

帕斯卡医生

[法]左拉著　张上赐译



Le Docteur Pascal

Par Zola

左拉性爱小说

帕斯卡医生

[法]左拉 著
张上赐 译

花城出版社

帕斯卡医生
〔法〕左拉著　张上赐译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中山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中山市沙溪宝珠路第四工业区）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25印张　1插页　236,000字
1998年2月第1版　199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册
ISBN 7—5360—2463—0
I·2123　定价：14.80元

帕斯卡医生

谨以

这本概括我全部作品的小说

纪念我的母亲并献给我亲爱的妻子

一

七月的午后，暑气蒸腾。大厅的百叶窗关得严严实实，大厅内一片寂静。只有三扇旧木窗的缝隙间，透进缕缕金箭似的阳光，浓荫中的家俱隐约生辉。室内比较凉爽，室外就大不一样，烈日高悬，酷暑闷得人透不过气来。

帕斯卡医生在窗户对面书柜前站着，他是来寻找一页笔记的。上世纪留下的这架巨大橡木书柜全敞开着，书柜镂刻精细，铜饰坚固而华美，隔板上杂乱地堆满了各种纸页、卷宗和手稿。医生从事遗传学研究已长达三十多年，他有闻必录，短笺长文全都扔在书柜里，现在要来查找，谈何容易。他耐着性子，细查慢找，终于找到时，脸上露出了喜色。

医生没有马上离开书柜，他借着中窗的一缕金色亮光，默读起他的笔记。他须发如雪，虽然年近六十，身子骨却很硬朗，气色清爽，脸庞俊秀，双眸清澄；栗色泥绒短上衣紧束之下，俨然是个白发少年。

“嘿！克洛蒂尔德，”他终于开了口，“这页笔记，你再抄写一遍。我这鬼字，拉蒙没法看懂。”

他把笔记拿到姑娘跟前，姑娘在右窗下一张高桌前站着，

正忙于作画。

“好的，老师！”她应声道。

她头也未回，只顾挥动着铅笔，大刀阔斧地修改一幅色粉画。身旁的花盆里，开着一枝蜀葵，花色紫黄相间，颇为奇特。姑娘金色的柔发剪得很短，神情既亲切又严肃。她聚精会神，扁平的前额上显出了皱纹。蓝蓝的眼睛，小巧的鼻子，坚毅的下颌，那前倾的脖颈乳汁似的白嫩，蓬松的金色鬈发，尤其可爱，显得青春勃发。她穿着长长的黑色工作衣，个子很高，身段苗条，胸部扁平，体态轻柔，宛如文艺复兴时代的女神画像。虽然她已经二十五岁了，仍是一身稚气，看上去只不过十七八岁。

“还有，”医生又继续说，“书柜太乱了，你把它稍微整理一下。”

“好的，老师！”她头也没抬，又应声道，“马上过来！”

帕斯卡又回到书桌前坐下。书桌就在大厅另一端，正对着左边的窗子。这是一张普通的黑色木桌，也一样堆满了大小纸页和各种小册子。宽敞的大厅约十米长，六米宽，除了大书柜和两排挤满书籍的书架之外，别无其他像样的摆设。地上零乱地放着陈旧的木椅和扶手椅。厅内绝无仅有的装饰品，是那陈旧的帝国型客厅专用蔷薇花饰壁纸，四壁挂满了各类色彩奇特、构思新颖的花卉色粉画。三道双扇木门，一道正对着楼梯口，大厅两端的另外两道门通向医生和姑娘各自的卧室，全都是路易十五时代的式样，炉烟熏黑的天花板雕饰也一样。

一个钟头过去了，四周很安静。帕斯卡忙中偷闲，顺手拿起一份遗忘在书桌上的《时报》，撕掉封条，轻声惊叹：

“怎么，你父亲当了《时代报》的社长？这是共和派的报纸，声势浩大，经常发表杜伊勒利王宫的文件。”

看到这个消息，他觉得很突然，因为他开心地笑了，既满意又悲伤，接着又低声地继续说：

“说句实话，美丽的故事可随意编造，事实却未必美丽……人生多怪异……这上面的一篇文章很有趣味。”

克洛蒂尔德没有答理，伯父说的话她充耳不闻。他也不再说话，拿起剪刀，剪下读过的文章，贴在一页纸上，又以粗大的字体草草加上几句旁注。然后，他拿着这页新笔记又向大书柜走去，想把它归类入档。但是，书柜太高了，虽然他身材高大，仍够不着，只好找一把椅子。

高高的隔板上，整整齐齐、分门别类地排列着许多大型卷宗。资料各种各样，有手稿，有印花公文纸上的文件，有报纸剪贴，全放在蓝色硬纸夹里，每个夹子上都写着大字体名称。这些资料显然是倍受主人青睐，每日取阅后又仔细放回原处，偌大的书柜，唯独这个角落陈列整齐。

帕斯卡站在椅子上，终于找到他要找的卷宗。卷宗夹装得鼓鼓的，上面写着《萨卡尔》的名字。他把新笔记放了进去，然后又按字母顺序放回原处。他一时忘乎所以，洋洋得意地将一堆倒下的文件重新理好，这才跳下椅子。

“你听见吗？克洛蒂尔德，你整理书柜时，那高处的卷宗不能动。”

“好的，老师！”她第三次顺从地回答。

他一脸的喜色，放声大笑起来：

“那里禁止翻阅。”

“我知道，老师。”

他使劲转动一下钥匙，书柜关上了，然后把钥匙扔进写字台的抽屉里。他的研究工作，姑娘无不知晓，各种手稿稍加整理即可。所以，他很乐意让她做自己的秘书；每当像拉蒙这样

的同行兼朋友来索取什么资料时，他总要她把笔记誊写清楚。然而，他认为她并非才女，凡她不必知道的，他一律禁止阅读。

此时，他突然发现姑娘陷入沉思，感到奇怪。

“你怎么老不说话呢？你对这些花草绘画就这么感兴趣！”

这也是他经常委托的一项工作：让她做素描、水彩画、色粉画，然后作为他著作的插图之用。五年来，他对一组蜀葵花进行了很有趣的实验，通过人工授粉方法取得了一系列色彩变异的葵花。她做画时，笔下一丝不苟，构图和着色都非常准确；如此诚恳的态度，总使他感到惊异，连声称赞她“小脑袋聪明、充实、清晰、顶用”。

但是，今天却不同，他走近她背后一看，厉声喊起来：

“啊！你真无聊，竟然对未知事物感起兴趣……你立刻把这给我撕掉！”

她抬起头，两颊通红，双眸中闪耀着工作的激情，纤细的手指沾满了红红蓝蓝的颜色。

“哦，老师！”

她并不以“伯父”或“教父”称呼，因为她觉得这太庸俗。在这如此亲切、如此温顺、充满信赖的一声“老师”里，第一次闪露出抗争的火焰，这是一个自强不息者求生的声音。

两小时前，她画完一幅精确而庄重的蜀葵花，推在一边；接着，又在另一幅纸上随意挥洒，画了许多朦朦胧胧、奇奇怪怪的花，漂亮极了。这是她的天性：有时正在精描细画，她忽然心血来潮，就需要奔放不羁，东想西想一番，顿时心满意足，在激情和幻想的带动下，她总是才华横溢，新意迭出不穷。她笔下的玫瑰，花心白中透黄，鲜嫩欲滴；百合花晶莹如玉器；各种花卉的形态人间无有，看上去彩云满目，光华四

射，宛如天星。这天，经过黑色铅笔一番大改的画幅上，繁星灼灼，雨线垂天，柔花似水，光流涓涓；其中有一个角落，一只净洁的花蕾微微开启，美不可言。

“你把这一幅也给我钉上去！”医生指着同样奇特色粉画已经排成行的墙壁，又说，“我要问你，这到底画的是什么？”

她始终面不变色，一边向后退去，审视着她的画作。

“我也不知道。画面挺美。”

这时，唯一的女仆玛蒂娜进来了。她为医生服务将近三十年，已经成了家里的真正主妇。她虽然年逾六十，但还保持着青年的朝气，只干活，不说话。一年到头是黑袍白帽，仿佛一位修女，脸色苍白而恬静，一对灰色眼睛死鱼一般的昏暗。

她一句话不说，径直向一只椅面裂了缝、露出棕绳的旧扶手椅走去，就地而坐，她从衣袋里掏出针线，动手缝补。她一直拖了三天，总想着抽一阵工夫了却此事。

“玛蒂娜，趁你在这里，”帕斯卡两手搂着克洛蒂尔德倔强的脑袋，大声开玩笑说，“顺便给我把这个小脑袋也缝补一下，它有裂缝。”

玛蒂娜抬头看了看她的主人，灰色的眼睛里流露出惯有的敬慕之意。

“老师为什么这样说我呢？”

“我的好姑娘啊，我敢肯定，是你把另一世界的种种观念，原原本本地塞进了这个成熟、清晰、坚毅的小脑袋里。”

姑娘和女仆会心地交换了一下眼色。

“哦！老师，宗教从不与人为恶……各人心思不同，当然是不说为好。”

一阵难堪的沉默。平素这三人团结一致，情同手足；有时却仅仅因为这一点分歧，竟大伤和气。初来时，玛蒂娜年仅二

十九岁，比医生年长一岁。那时，医生在普拉桑是个新手，在新城一家明亮的小诊所里行医。十三年之后，帕斯卡的一个兄弟萨卡尔，因为丧偶再娶，将七岁的小女儿克洛蒂尔德从巴黎送到了兄长家里。从此，玛蒂娜一手教养孩子，领孩子上教堂，一片赤诚之心使孩子受到了一定的感染。而医生则是个心胸开阔的人，她们相信与不相信什么，任凭其高兴；因为他觉得，信仰是一种幸福，他无权对任何人加以禁止。后来，他只重视姑娘的教育，只向她传授一切确凿、健康的思想。将近十八年来，主仆三人就这样在苏莱雅德过着隐居似的生活。这是坐落于本城某郊区的一所房子，离圣萨蒂尔楠教堂只有一刻钟的路程。生活一向是幸福的，各自都悄然地忙于工作；然而，幸福的生活却被一种日益严重的苦恼搅乱：主仆们信仰不同，相互间的碰撞一天比一天更加猛烈。

帕斯卡踱了一会儿方步，脸色阴沉沉的。然后，不加思索地说：

“你呀，我的心肝儿，好端端的脑瓜，竟被神秘的魔幻术糟踏了……大慈大悲的上帝不需要你，唯独我有义务收留你，这只会使你身心更加健康。”

听到此话，克洛蒂尔德却浑身战栗，两只炯炯发亮的眼睛大胆地与伯父对视，抗议说：

“老师，你一定会身心更加健康，假如你不拘泥于凡心肉眼……世界并非清一色，你为什么不放开眼量呢？”

玛蒂娜也开口声援。

“姑娘的话一点不错，先生，你是圣人，我逢人都这样说；你有义务陪我们到教堂去……上帝一定会拯救你的。不过，一想到你将来进天堂时可能不顺当，我就于心不安，浑身发抖。”

面对她们俩的共同反叛，他不再说话了。平素，她们被他

的欢乐和善心所征服，对他柔情似水，百依百顺。看来争论也是无益，他竟开口厉声说：

“别说啦，让我安静！我还不如去工作……记住，谁也不许再打扰我！”

他疾步走进他的卧室，闭门不出。那里早已成了他严禁外人出入的“实验室”。他的种种特殊实验，向来秘不告人。此时，“实验室”里，在一个乳钵里立即响起了捣锤均匀、缓慢的丁咚声。

“你听，”克洛蒂尔德微笑地说，“他就像祖母所说的又玩起他的鬼把戏。”

她又从容地描绘着蜀葵茎杆，笔下犹如数学般的精确，花瓣紫黄相间色调艳丽，连最细微的地方也不放过。

“啊！”过了一会儿，玛蒂娜还坐在地上修补着扶手椅，轻声地说，“真是不幸，这样的大圣人也随意糟踏自己的灵魂……因为不用说也知道，我认识他已经三十年，从来没见他做过一件伤损他人的事。真是黄金一样的心肠，为了他人，自己放着口福不享……待人客气，身体健康，心情欢乐……他不愿意和仁慈的上帝相安无事，这是天大的罪恶，不是吗？小姐，要逼他一下。”

听她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克洛蒂尔德感到惊奇，郑重其事地说：

“一定要逼，玛蒂娜，这决不能够宽容。我们要逼迫他。”

两人于是沉默。忽然，楼下大门口的门铃声响了。门铃之所以安在楼下，是因为这个家地方太大，又只住着三个人，怕有人来不知道。女仆觉得奇怪，低声抱怨：这么大热天谁会来呢？她站起身开了门，从楼梯栏杆向下看了看，又回来说：

“是真福太太。”

卢贡老夫人快步走进来了。虽然她已八十岁高龄，却轻盈如少女似地登上楼梯；她还保持着昔日的形象：肤色黑红，身材瘦削，声音尖锐。如今她一身黑色丝绸，气度颇为高雅；从背后看去，她身段苗条，说不定还会被误以为是一个爱火燃胸、壮心不已的痴情女子。从正面看，她面孔清瘦，两只眼睛依然炯炯有神；高兴时满脸甜蜜的笑意。

“怎么，原来是你，祖母!”克洛蒂尔德迎上前去，大声说，“这样毒辣的太阳，真能烤死人!”

真福太太吻了吻孙女的前额，大声笑了。

“啊，太阳可是我的好朋友呢!”

话音未落，她快步地前去扭动百叶窗的长插销。

“窗子要稍微开一开!整天关在黑屋子里，愁闷死了……我在家里就不怕太阳照。”

半开的窗上闪进一束束火炭似的烈光。淡蓝的高空烈日炎炎，烈焰笼罩下广阔的土地沉睡了一般。右边，耀眼的光海里一片淡红色的屋顶，屋顶上空竖立着遍体金黄屋脊雪白的圣蒂尔楠教堂钟楼。

“对了，真福继续说着，“我马上就要到图莱特去，我想知道夏尔是否在你们这里，以便带他一同去……他不在这里，我明白了。改天再说吧。”

但是，她一面说明来意，一面却用两只眼睛在大厅里到处搜寻。而且，她也不再追问；听到儿子卧室里不断传来的有节奏的捣锤声，她话题一转，立即谈起她的儿子帕斯卡。

“啊，他又在玩他的鬼把戏了……你们不要打扰他，我没什么话告诉他。”

继续修补着扶手椅的玛蒂娜点了点头，表示她绝无打扰主人的意思。又是一阵儿沉默，克洛蒂尔德用一块抹布擦着她沾

满色粉的手指，看着真福又像侦察员似地来回走动着。

卢贡老夫人守寡将近两年了。一八七〇年九月三日夜里，肥胖得挪不动身的丈夫听说色当战役大败，顿时痰气壅塞一病不起。他因为也是帝国的创始人而感到沾沾自喜，帝国崩溃了，他也一命呜呼；所以，真福也装出一副不过问政治的样子，从此像个退下宝座的王后似地生活着。尽人皆知，一八五一年，卢贡家族支持“十二月二日”政变取得成功，将普拉桑从无政府状态下解救出来；几年后，这个家族又从传统派及共和派候选人手中将该城重新夺回到手中，交给了一个波拿巴派议长。直到普法战争爆发，帝国在该城的势力还非常强大，万民交口称赞，公民投票时获得了压倒多数。自从色当战役大败以后，该城变成了共和党的天下，圣马克区又一次暗中进行保皇阴谋活动；同时，旧区和新城推选了一名自由派代表进入国会，此人略带保王党色彩，共和国如果胜利，他随时准备加入。所以，心明眼亮的真福太太对政治漠不关心，体制已被推翻，她甘愿只做她失去宝座的王后。

但是，在浓浓的悲凉之意包围之下，心头却还保留着一派高贵的境界。过去十八年间，她身居高位，关于她家两个沙龙的传说随着岁月的流逝更美丽动听：黄色沙龙曾是策划十二月政变的密室；后来，由黄而绿的中立沙龙成了征服普拉桑的指挥所。其实她很富有，而且在世人眼里她身败名不裂，顽固不化；八十岁高龄，对当年的一切仍念念不忘，自以为尊贵。现在，她唯一的快乐就是宁静地享受她的巨大财富和旧时的皇家威严；她只剩下一种激情，就是捍卫她的历史，在有生之年排除一切可能使之受到玷污的言行。她因为街谈巷议中至今还传颂着那双重功绩而感到骄傲，所以她两只眼小心翼翼地盯着，只要是赞美的史料必定紧抓不放；也因为这种传颂，她在该城

一露面，就像一个退位王后似地受到人们欢迎。

她一直走到儿子的卧室门前，听了听捣锤的响声。双眉紧皱，又向克洛蒂尔德走来。

“他又鼓捣什么呀，我的上帝！你知道吧，他弄的新药品给他自己造成了最大的损害。那一天我听人说，他差一点又把一个病人治死。”

“啊！祖母！”姑娘大吃一惊。

老夫人话已说出了口。

“是的，绝对没错！好心的女人们还说了其它许多事情……你到郊区她们家里去问一问，她们还会告诉你，他在婴儿血液里研磨什么死人骨头。”

这一回，玛蒂娜主动抗议，克洛蒂尔德受到刺激，面色不悦。

“啊，祖母，别再说这些惨痛的事了……老师胸怀广阔，他一心只想全人类的幸福！”

真福看到孙女和女仆都动了气，自知因为语言莽撞，于是又软了下来。

“可是，我的心肝，这些可怕的事情不是我说的，我把街上流传的蠢话对你转告，是想让你明白，帕斯卡不重视公众舆论是不对的……他自以为发现了一种了不起的新药！我和他的心愿一样，我甚至也想承认，他能给所有的人治好病。不过我要问，为什么要搞得这么神秘呢？为什么不有话直说呢？尤其是为什么偏要在这帮子旧区和乡下贱民身上做试验，而不在城里正派人中间施行高明医术为自己赢得声誉呢？……不对，你看看，我的心肝，你伯父向来与众不同。”

她话语中流露出痛苦，声音变低了，诉说起内心的这件隐

痛。

“感谢上帝！我们家人才倒是不缺，除了你的伯父，我的另外两个儿子都让我相当满意！不是吗？你大伯父欧仁步步高升，当了十二年大臣，和皇帝不相上下！你父亲手边经过的钱数百万千万，参加过不小的重建巴黎工程！我且不说你的多么富有、多么尊贵的哥哥马克西姆；也且不说你的两个表兄：奥克塔夫·穆雷白手起家创办商业，我们亲爱的穆莱神甫品行高尚有如圣徒！……那么，本来很可以像他们大家一样的帕斯卡，为什么偏要死守他的黑窟窿、过着老妖怪似的生活呢？”

姑娘还是不服，轻轻举起手，想劝阻祖母说话。

“不，不！让我把话说完……我很清楚，帕斯卡不是个笨蛋，他的研究工作很了不起，呈交医学研究院的报告书还为他在学者名流中赢得了声名……但是，这和我对他的急切盼望能相比吗？是啊！城里的患者尽是些上流社会，挣大钱戴勋章有荣誉有地位不辱门楣……啊，你看，我的心肝，我对他不高兴的就是：他是我们家的不肖子孙，他不愿意继承祖宗的遗愿。我说实话，他小时候我就常责备他：“哪里跑出来你这个东西？你不是我们家的根苗！”为了这个家我牺牲了一切，为了这个家的强盛辉煌，我曾冒过杀头的危险！”

她挺了挺瘦小的身体，生命里胀满了压倒一切和自我炫耀的欲念。她又要向前走去，忽然瞥见帕斯卡医生剪下的文章、存入萨卡尔卷宗袋之后扔在地上的那份《时代报》，不禁心头一惊；看到开在报纸正中间的天窗，她大概明白了，立即停下脚步，不由得倒在一张椅子上，好像前来打听的事她终于知道了。

“你父亲已被任命为《时代报》的社长，”她突然又冒出了这句话。

“是的，”克洛蒂尔德心平气静，“老师给我说过，消息就在报纸上。”

真福一脸认真担忧地注视着姑娘，因为萨卡尔的被任命就意味着归顺共和国，此事非同小可。帝国倒台之后，他竟敢顶着早在帝国时代因总管世界银行一败涂地而被判刑的大罪名，公然返回了法国。在新势力下，凭着一整套非凡的阴谋他又站稳了脚跟。他不仅得到宽恕，而且又一次大显起身手，投身声势浩大的报业，凡是攫取贿赂的好事都少不了他的一份。当年因发生争执而常使哥哥欧仁·卢贡蒙受牵连的记忆又浮现在脑际；现在，事情发生了讽刺性逆转，他说不定还要保护哥哥呢；因为这位当年的帝国大臣今非昔比，只是一名普通的议员，然而却像母亲死守家族荣誉，唯以死保其废黜主子为己任。她对长子仍然百依百顺，就是已被击落在地，在她眼里仍是一只雄鹰；就说萨卡尔吧，一言一动都合她的心意，因为她追求成功的欲望不可抗拒；另外，她还因为克洛蒂尔德的哥哥马克西姆而感到自豪。马克西姆在普法战争之后又回到了他在布洛涅森林大道的公馆，坐享妻子给他留下的巨大财富；遭受沉痛打击之后，变得更加谨慎明智。虽然他的身体随时都有风瘫的危险，脑袋里鬼点子却转个不停。

“《时代报》的社长，”她又重复说，“你父亲弄到手的这个职务真抵得上一个大臣……我忘了告诉你，我给你哥哥写过信，叫他一定来看我们，散散心，对他有好处。对了，还有这个孩子，那好可怜的夏尔……”

她没往下说，这又是一个大伤自尊心的话题：马克西姆十七岁时与一个女仆私通生下的这个男孩，现已十五六岁了，智力仍很弱，呆在普拉桑由这家混到那家，让大家共同负担。

她又等了一会，希望听到克洛蒂尔德的意见，好接上话茬儿亮出本意。看到姑娘漠不关心，只顾整理她桌子上的画纸，她又向继续不声不响缝补扶手椅的玛蒂娜瞥了一眼，索性自作主张。

"这么说，是你伯父剪下了《时报》的文章?"

克洛蒂尔德很沉静地微微一笑。

"是的，是老师放进卷宗的。啊，那里头全是他秘藏的笔记！有出生日期、死亡日期，生活的细微末节全都装了进去。还有那张家谱总表，你很清楚，他一直在探索我们家族的来龙去脉！"

卢贡老夫人两眼顿时发亮，死盯着姑娘。

"这些卷宗你知道吗?"

"噢！不知道，祖母！老师从来没对我讲过，也不允许我看。"

她不相信姑娘的话。

"算了吧！卷宗就在你手边，你一定看过。"

天真烂漫的克洛蒂尔德毫不防备，再次露出笑意，回答说：

"不是！老师不允许的事总有他的道理，我一定照办。"

"好吧！我的孩子，真福心急如焚，厉声说道："帕斯卡最喜欢你，他可能会听你的意见，你应该请求他把这些东西统统烧掉；因为他一旦死去，这里头见不得人的东西若被人发现，我们的脸上都不光彩！"

啊！这些可恶的资料常常鬼魂似地闯进她的梦乡，将卢贡家族中种种真正史实和生理缺陷，火红字幕似地显露在脑海里，这些是光辉家族的另一面。她多么想把它连同已死去的祖辈永远隐藏起来！她知道，医生如何在重大的遗传研究之初就

打定了主意收集这些资料；她也知道，医生在注意到与自己所发现的规律正相符合的典型病例时是如何震惊，从而导致以自己家族作为标准的。这不正是一个他随手可触、知根知底的天然观察场所吗？他是个胸襟开阔百无顾忌的学者，三十年来不断积累着关于亲友们的一切秘闻，汇编成册分类收藏，绘制成这整套评论精当、证据充实卷帙浩瀚的卢贡——马卡尔家世总谱。

“啊！是的，”卢贡老夫人怒火未减，“统统烧掉吧，烧掉吧，这堆乌七八糟的废纸会玷污我们清白的！”

这时，女仆看出事情不妙，正要站起身出去，被老夫人一挥手叫住了。

“别走，别走！玛蒂娜你别走！你不是外人，你是我们家的成员。”

紧接着，又是一阵突如其来的爆发。

“全是假话，全是造谣，是过去敌人恼恨我们胜利而强加在我们头上的一堆谎言……你动点儿脑筋想一想吧，我的孩子。你父亲、你母亲、你哥哥、我本人……我们大家身上都挨了这么多污言秽语！”

“是污言秽语吗？祖母，你怎么知道？”

卢贡老夫人顿时发起火来。

“得了吧，我才不相信……哪一家没遇到过七灾八难而遭人诽议呢？就说我们大家的老祖宗吧，这位人人尊敬爱戴的迪德姑姑——你的曾祖母二十一年来不是住在图莱特的疯人院吗？上帝固然宽容让她活了一百零四岁，但却又毫不留情地打击她剥夺了她的理智。当然，这也没有什么丢脸的；不过，最使我恼恨的是，不应该因此而认为我们全都是疯子……还有你的叔祖父马卡尔，关于他的传闻真令人伤心！马卡尔过去是做

过不少错事，我不为他辩护；但是今天，他不是在离我们不幸的祖宗两步路的图莱特小庄园里规规矩矩地生活、踏踏实实地侍奉长辈吗？……你听着，最后再举一个例子！你哥哥马克西姆跟一个女仆私通生下这可怜的小夏尔，这已经铸成了大错；而且，这苦命的孩子确实脑子又很不清楚。这倒没有关系！可是，如果你听到人说你侄儿是个白痴，三代后又要遗传，像我们有时领他去见见高祖母的面，那样你会高兴吗？……如果这样百般挑剔，说这个人脑子不聪明，那个人肌肉不发达，那就不可能有家庭了。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克洛蒂尔德站着洗耳恭听。她穿着那件黑色长工作服，脸色变得严肃，两臂低垂，眼睛始终不离地面。一阵沉默后，她慢慢地说：

“这是科学，祖母。”

“什么科学！”真福又气得直跺脚，大声说，“他们的漂亮科学反对世间的一切神圣事物！他们一旦推翻了一切，就会走得更远！……他们扼杀人的尊严，扼杀家庭，扼杀仁慈的上帝！……”

“哦！你不能这样说，夫人！”玛蒂娜极度虔诚的心在流血，她痛苦地反驳着。“你不能说先生是扼杀仁慈的上帝！”

“就是的，我的可怜姑娘，他就是扼杀上帝……而且，你们也知道，按照宗教观点，眼看着他走向地狱而不救，这是罪过。我断定，你们对他没有爱心，虽然你们俩有幸而信奉上帝；因为你们不做任何努力使他迷途知返……啊，如果是我的话，我就要把这个书柜用斧头劈开，高高兴兴地升起大火，把里头装的亵渎仁慈上帝的东西统统烧掉！”

她直撅撅地站在硕大无比的书柜前面，怒火满目地打量着，仿佛就要动手袭击它、打倒它、毁灭它似的；她竟忘记自

己已是八十岁年纪，且又骨瘦如柴，接着，她显出一副鄙夷的神态，讽刺说：

“但愿他的科学是无所不知！”

克洛蒂尔德始终屏息静听，两眼茫然。她又压低了声音，全然忘了另外两人，只顾自言自语：

“的确，他不可能什么都知道……无论如何，阴间却是另一回事……这就是我所恼火的原因，就是我们有时所争执的原因；因为我不能像他那样，对于神秘的事置之不理：我心里不安，心如刀绞……在黑影憧憧的阴间里，一切有意志、有行动者，一切不为人知的力量……”

她的话音逐渐降低，以至低得含糊不清。

于是，玛蒂娜一时脸色阴郁，也接上了话题。

“小姐，先生果真要背着这一大堆资料走向地狱，怎么样呢？你说说，我们能忍心他这样吗？我呢，你也知道，他说叫我往楼下跳，我就闭着眼往下跳，因为我知道他是个绝对有道理的人。不过，这也是为了拯救他呀！只要我能做到，管他同意不同意，我都尽力而为。不管是什么手段，真的！我会逼着他做的；一想到他不能和我们一起上天堂，心里难受极了。”

“说的太好啦，我的好姑娘，”真福满口称赞，“你是个聪明人，至少还知道爱护自己的主人。”

在祖母和女仆之间，到底该听谁的意见，克洛蒂尔德似乎还在犹豫。在她心中，自身的信仰与教义的清规戒律格格不入，宗教的感情并不体现在所谓亲人重逢、其乐无穷的天堂的希望之中。她心里只需要来世；只确信广阔世界远远超过人的感觉，对于另一番未知的新天地必须予以考虑。但是，她回头一想，祖母如此年迈，女仆如此忠厚，不禁又动了柔情，为伯父感到担忧。她们都希望伯父白玉无瑕，脱尽学者恶癖，成为

上帝的优秀选民；这不正是对伯父无微不至的爱护吗？各种劝教书籍中的话语又浮现在她的脑海：对邪恶观念要连续战斗，英勇斗争皈依正宗者光荣。她多么希望投身此项神圣事业，强行将伯父解救出来！于是，一种激情渐渐地占据了她的心头，她甘愿冒险大干一番。

"的确，"她终于开了口，"我太高兴了，只要他不再为积累这些文字资料而大伤脑筋，并且和我们一起到教堂去。"

看到孙女似有退让之意，卢贡夫人高喊立即行动，玛蒂娜也积极动用她的全部权威。她们紧密配合，对青年女子耳语切切尽力说教，犹如密谋者期待好事天成，整个大厅里洋溢着神仙似的欢乐。倘能使医生和上帝妥协，那将是何等重大的胜利！倘使大家齐心一致地共享天国之乐，那又将是何等的甜美！

"总之，我该怎么办呢？"已被征服的克洛蒂尔德败下阵来，问道。

但是，在这宁静的时刻，医生的臼槌偏偏又更大声、有节奏地响了起来。正要开口说话的胜利者真福，担心地转过头去，向身旁卧室的门看了一眼，低声问道：

"你知道书柜的钥匙在哪里吗？"

克洛蒂尔德半个字没说，她一脸的厌恶，决不肯背叛她的老师。

"你真是孩子气！我对你发誓，什么东西也不拿，甚至连翻也不翻一下……只不过，不是吗？既然现在只有我们三个人，而且帕斯卡不到晚饭时间绝对不会露面，我们可以弄清楚里面究竟藏的是什么东西……哦！只看一眼，决不食言！"

姑娘站着不动，总是不同意。

"而且，也许是我弄错了，我对你说的什么坏东西那里头

可能一件也没有。”

听她这样说，克洛蒂尔德主意一定，即刻跑到抽屉跟前拿了钥匙，把书柜门开得大大的。

“喏！祖母，资料就在那上头。”

玛蒂娜一句话不说，她向主人的卧室门前走去站着，两耳警惕地听着臼槌的敲击声；此时，真福激动得忘了挪脚，只顾看着眼前的资料。原来是它们，是这些可怕的资料勾起她夜夜恶梦，搅得她不得安生！她只顾看着，马上就要动手，全部带走！她的两条腿奋力伸了一伸，腰板挺得更直。

“这太高了，我的心肝，”祖母满口叫苦。“你帮我一下，给我都拿下来！”

“哦！这不行，祖母！……你搬一把椅子来。”

真福搬来一把椅子，一抬腿就登了上去。但是，个子还是太小。她猛一用力，手指尖立即摸到了兰色的卷宗；十个指头摸来摸去，尖利的爪子到处乱抓。突然，啪的一声巨响，低层隔板上一件地质学样品——大理石块被她不小心打落在地上。

臼槌声立即停止，玛蒂娜哑着嗓子说：

“小心，他来了！”

但是，大失所望的真福不听劝告，继续搜寻。此时，帕斯卡以为有人摔倒而发生了什么大祸，急匆匆走进大厅。他看到眼前的情形大吃一惊：竟是老母亲站在椅子上，一只胳膊高高举起；玛蒂娜远远地呆站着，克洛蒂尔德站在近旁，脸色煞白，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当他明白过来时，气得面无人色，一股怒火直冲上心头。

然而，卢贡老夫人却心平气静。她看到良机已失，索性跳下椅子，只字不提被儿子当场发现的这件极不光彩的事。

“啊，原来是你！我不是有意打扰你的……我是来看一看

克洛蒂尔德……不过，我已经闲聊将近两个钟头了，我很快就走，家里还有客人，我现在的境况不再应该让人知道……星期天再见吧！”

她冲着哑口无言、毕恭毕敬的儿子微微一笑，很悠然地走了。这是儿子为了避免解释长期以来所采取的一种态度，他觉得那样做未免太不近人情，总害怕开口说话。他了解母亲，他对母亲的一切过错都可以原谅，他的学者式宽容精神就是重视血缘、环境和时势的。而且，这不正是他的生身之母吗？这就足够了；因为在他的研究工作给卢贡家族带来种种可怕打击的危难之中，他对亲人们始终保持着深沉而巨大的爱心。

他母亲走了，他怒火爆发，全压在了克洛蒂尔德头上。他将目光从玛蒂娜身上移开，死盯着姑娘；姑娘也不示弱，她勇于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

“你呀！你呀！”他终于开了口。

他一把抓住了她的胳膊，抓得她直喊叫。但她始终正视着伯父，决不屈服，她有着独特的人格和思想，她的意志不可战胜。她长得美丽动人，身段苗条，身着一套黑色的工作服；她正在金发妙龄，前额端正，鼻子娇巧，下巴坚毅，在反抗中更显出战士般的妩媚。

“我亲手培养了你，你是我的学生，我的挚友，我的思想的化身，在你身上有我一部分的心血和思想！啊！的确，你应该完全属于我，不应该让仁慈而愚笨的上帝夺去自己的灵魂！”

“哦！老师，你这是亵渎神明！”玛蒂娜大声说着，凑上前去助战，试图吸引住先生的一部分火力。

但是，先生连理都不理。心里只有克洛蒂尔德。他仿佛换了一副新颜，激情焕发，银发白须的漂亮面孔上闪耀着青春之光；心间无涯的温情由受挫而转为盛怒。就这样，伯父和侄女

又对峙了一阵儿，你看我，我看你，互不相让。

“你呀！你呀！”他以颤抖的声音连说两遍。

“是的，我呀……那末请问老师，我为什么不能像你爱护我那样爱护你呢？我又为什么不能眼看你身处危难时去尽力解救呢？你是因为我的思想而深感不安，你是想强迫我和你的想法一样！”

她从来没有像这样反抗过伯父。

“但你还是个小孩子，你什么也不知道！”

“不，我是一个人，而且你知道的并不比我多！”

伯父松开她的胳膊，对着空中茫然猛一挥手，随即陷入一种异乎寻常的宁静；他压着满腔心事，争论无益，都只好闷在了肚子里。他猛一想，走过去把中间的百叶窗打开了；因为夕阳即将落下，大厅里渐渐暗了下来，他又向克洛蒂尔德走过来了。

但是，需要空气和自由空间的她却向着这个打开的窗子走过去。灼热、灰白的天空里只剩下最后一线落日的余辉，暑气未退的大地上，阵阵热气随着黄昏的轻风升起。在平台下，首先就是铁路线，以及举目可见的火车站附属建筑物；再远处，穿过广阔、干旱平原的一长行绿树，表示着维奥内小河的流向；小河过去，是圣玛尔泰丘陵，阶梯似的淡红色山坡上长满了橄榄树，山坡边山石壁立，丘陵高处松林郁郁葱葱：宽阔的弧形山地，风吹日晒之下像退了颜色的旧砖，山顶高处流苏似地蜿蜒着深绿色林带。左边，塞耶河诸峡洞开，血红色土地中央，聚集着一堆堆倒塌下来的黄色石块；山崖高处矗立着长长一道山石，仿佛一座巨大堡垒的高墙。右边就是维奥内河谷的入口，乱糟糟的普拉桑古城里，暗淡的玫瑰色屋顶密密层层，百年榆树参天林立；此时，洁净的金色斜阳里，安详的圣萨蒂

南教堂钟楼横空凸现。

“啊！我的上帝呀！”克洛蒂尔德缓慢地说，“简直太不谦虚，好像人家要抢劫他手里的东西，了解他的一切机密似的！”

帕斯卡登上椅子，仔细检查，惟恐少了一件资料。然后，他捡起掉在地上的大理石标本，放回原处；将书柜猛地重新关上，把钥匙塞进了衣袋里。

“是的，”他又接上了话题，“应该努力求知，尤其是不要因为无知而弄昏自己的头脑，不知道的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

为了表示她俩是同盟者，玛蒂娜又一次向克洛蒂尔德走来助威。现在，医生也看出了她的意图，只觉得她们俩结成了统一战线。经过了多年的暗中试探，终于公开宣战；这位学者看到，亲人们都反对他的思想，并且要毁灭他的思想。众叛亲离，故旧倒戈，人间苦痛，莫过于此。

突然，这个可怕的念头浮现在他的脑海。

“话说回来，你们俩都是爱我的！”

他看到她们俩泪水模糊了眼睛，在这个如此美丽、宁静的黄昏时刻，无限的哀愁向他袭来。在他心里，一切来自于生命激情的欢娱和善意全被动摇了。

“啊！我亲爱的孩子，还有你，我可怜的姑娘，为了我的幸福，你们就是这么干的，不是吗？唉！我们的痛苦就在眼前！”

二

第二天早上，克洛蒂尔德六点钟就醒来了。她坐在床上，对帕斯卡很不满意，他们互相赌气。她浑身地不舒服。心里隐隐悲痛，急切地需要和解，摆脱又一次压在心头的沉重负担。

她急忙跳下床，走过去将两个百叶窗半推开来。高高升起的太阳照了进来，卧室里划上两道金光。这屋子里睡意正浓，沐浴着美好的青春气息，晴朗的早晨带来了些许清新的快意；此时，姑娘又回到床边，若有所思地坐了一会儿；她只穿着一件紧身的衬衣，显得更瘦，两腿修长，身材娇美，粉颈酥胸，双臂圆阔灵巧；她令人心醉的双肩，白嫩如纯乳，光洁若白绸，真是说不尽的温柔。早在十八岁以前的青年期，她就是出了名的傻大姐，野得像男孩子似地上墙上树。后来，这个说不清是男是女的小顽童，出落得又细腻、又妩媚，又爱意切切。

她两眼茫然，久久地望着卧室四壁发呆。虽然苏莱雅德是上世纪留下的地方，时势变迁，到了帝国时代仍须重新布置一番，因为屋顶四周椽木漩涡饰上挂着陈旧的、印有连续性人面狮身图案的印度式帷幔。当年，这帷幔鲜红鲜红，如今已变成了近似于淡玫瑰的桔黄色。两个窗子和卧床上的帷幔都还在，

但必须洗一洗，洗过后颜色更加暗淡。真是一派温馨，这褪了色的紫红，这极温柔的曙光般色调。至于挂着同样印花布的卧床，早已陈旧不堪，只好从隔壁屋里搬来另一张床替换；这另一张床是帝国型的，低而宽敞，颜色棕红，铜饰锃亮，四周角柱和墙幔一样，也是人面狮身图案。而且，其余的家具都是配套的：十柱合门大橱、镶边白色大理石面五斗橱、极高大的活动式穿衣镜、安然不动的躺椅，以及若干竖琴式的坐椅。但是，一幅由路易十五时代旧绸裙改做的床罩，却给摆在护壁板正中、面对窗户的威严大床增添了不少欢悦；坚硬的躺椅上因为放着一整套坐垫而显得很软和；还有从壁橱里发现的两个书架和一张桌子，上面也盖着陈旧的提花丝绸。

克洛蒂尔德终于穿上长袜，披上白色凸纹布晨衣，她用脚尖勾过来灰色平布高跟拖鞋，立即跑进了正对着屋后的梳妆室。梳妆室墙上只简单地挂着白底蓝格斜纹布帷幔，除了几件油漆松木家具、一张梳妆台、两个衣柜和几把椅子外，别无它物。然而，它却给人一种天然、优雅、脂粉气十足的娇媚感觉。在她身上，这种气质美和容颜美是同时发展的。她有时仍然显得倔强、淘气，但同时又是一个柔顺、温存、喜欢受人宠爱的女子。她的真实情形是：自由自在地成长，从未学习读书写字，只是在协助伯父工作过程中获得了相当广泛的知识。但是，他们之间并无任何确定的计划，她只不过对自然史深感兴趣而已。因为自然史向她揭示了男人和女人的一切隐秘。她始终保持着处女的贞洁，仿佛一只从未遭受过触摸的果子，这可能是因为没有一个男子知道她对于爱情的虔诚期待；女人的这种深藏不露的感情，正使她保持着为了一个所爱的男子而勇于自我献身、自我毁灭的精神。

她拢起头发，打开水冲洗，刚一洗完，就急忙走过来轻轻

推开房门，大着胆子，蹑手蹑脚地穿过宽敞的工作室，只见百叶窗还全关着，但她看得很清楚，一件家具也没撞着。走到医生卧室门前时，她侧耳屏息静听。他已经起床了？他可能干什么呢？她清楚地听见，他在慢步走动，可能是在穿衣服吧。这房子她从来没进去过，那是他的密室，整天像圣体龛似的关着。她顿时恐惧不安，万一他推开门发现了自己怎么办？她只觉方寸大乱，却又倨傲心勃发，同时又急于表示顺从。一霎时，和解的心愿如此强烈，她几乎要动手敲门了，可是，她听到脚步声越来越近，撒腿就跑。

直至八点钟，克洛蒂尔德心急如焚坐卧不宁。每隔一分钟，她就要看一次壁炉上那个帝国型镀金青铜座钟，仿佛她在凝视着沉睡的时间老人。她的习惯是，到了八点钟，就和医生一起到楼下饭厅去吃早饭。此时，她会精心仔细地梳洗打扮，穿上鞋，穿上一件白底红豌豆花布罩衫。如果还剩下一刻钟时间要打发掉，她会坐下来满足一项久未完成的宿愿，给她的工作服上增添一小块仿尚蒂利式花边。因为穿的时间长了，她最终发现这件黑工作服过分男子气，缺少女性意味。但是，八点的钟声一响，她就放下手头的针线活，急忙走下楼去。

“小姐，你单独一个人吃早饭吧，”玛蒂娜在饭厅里平静地说。

“这是怎么回事?”

“是的，是先生告诉我的，我给他从门缝里递进去了鸡蛋。他现在还忙着弄他的捣臼和过滤器呢。中午以前我们别想见到他。”

克洛蒂尔德很吃惊。她站着喝完了牛奶，带着小面包，跟女仆一同进了厨房。楼底下，除了饭厅和厨房，就剩下这个空无一人、堆满土豆的客厅。过去，医生遇到上门求医的病人，

就在这里接待。但是，多年前，他的办公桌和扶手椅早已被搬到楼上的卧室里去了。现在，只剩下和厨房正相对的另一间小房子，这是老女仆的卧室，很整洁，里面摆着一个核桃木五斗柜，一个挂着白色床帏的修女式的小床。

“你想他是不是又弄起了什么溶液?”克洛蒂尔德问道。

“当然啦！只会是这件事，你也知道，他一弄上这，连吃饭喝水都顾不上的。”

于是，青年女子内心的一切懊恼都流露了出来，化做了一声声低怨。

“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

当玛蒂娜上楼整理她的卧室时，克洛蒂尔德从过厅的衣服架上取下一把阳伞，跑到外面去吃小面包；她很失望，不知如何挨过上午这段时间。

十七年前，早已决计离开新城的帕斯卡医生，花了约摸两万法郎买下了苏莱雅德这个地方。他的本意是避世独居，同时也给他弟弟从巴黎送来的小女儿以更多的活动场地和欢乐。苏莱雅德离城门不远，座落在平原的一处高地上，过去曾是一个极大的庄园；由于连续不断地出售——且不说修建铁路占去最后的耕地——如今只剩下不到两公顷地。原先的房子在一次大火中被毁掉了一半，两幢房子只剩下一幢。按照普罗旺斯人的说法，这是一幢方形楼房，四堵墙面，周围五个窗户，楼顶覆盖着大型玫瑰色屋瓦。医生是连屋里的家具全部买下来的，他为了安静，只是让人稍加修理，四周建起了围墙就作罢。

平时，克洛蒂尔德非常喜欢这里的宁静，这小小的王国她十分钟就可以走完，然而，有几个角落却保留着昔日的庄严。但是，那天早上，她带来的却是愤怒，她在平台上走了一会儿。平台两端矗立着高大的百年古柏，远远望去，仿佛两排未

点燃的蜡烛。接着，是伸向铁路边的大斜坡，四周块石壁立的赤色土地上，残余的葡萄树全死光了；在这巨大的阶梯似的台地上，举目所见，唯有一行行蔫叶弱枝橄榄树和扁桃树。田野上一片酷热，她注视着小蜥蜴们在断裂的石板上、浓密的山柑树间窜来窜去。

她似乎被天边的景色激起了兴致，径直穿越果园和菜园。玛蒂娜虽然年事已高，但她固执己见，一定要亲自管理这两处园子，只是干粗笨活时才每周两次请来一个男工。克洛蒂尔德又向右边高处的小松林走去，当年高原上遮天蔽日的苍松翠柏只剩下这一处了。但是，她又觉得不舒服了：干枯的针叶在脚下瑟瑟做响，松枝间散发着过分浓郁的松香气味。她索性沿着围墙走，从正对弗努伊埃勒路、离普拉桑边几所房子只有五分钟距离的大门前经过，终于来到了打麦场。这是一个很大的打麦场，半径为二十米，这足以证明旧日领地非同一般。啊！这片乡间的打麦场，到处铺着鹅卵石，仿佛罗马人的时代似的；这种广阔的平地上，到处都是金黄色的低矮枯草，好像覆盖着一层厚厚的地毯！过去，她曾在这里玩得多么开心：跑呀，跳呀，打滚呀，无涯的夜空里群星初现之时，她连续数小时地躺在地上凝视着天空！

她又撑开了阳伞，慢步从打麦场上走过。现在，她来到平台左边，走完了整个庄园。所以，她又回到了房子后面；这里梧桐林巨木参天，林下阴影沉沉。医生卧室的两个窗子正对着树林。她抬起眼睛，因为她只是抱着侥幸看到伯父的希望才到这里来的。可是，两个窗子却依然关着，她好像碰到硬钉子似的顿感伤心。这时，她才意识到手里还拿着小面包，一直忘了吃；她立即钻进了树林，急急忙忙、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这里是一处极好的隐蔽之地，古老的梧桐树均按梅花形排

列，仍不失苏莱雅德昔日的辉煌。炎夏如火的日子里，这些顶天立地的大树底下，几乎没有光线，绿茵茵，凉爽爽，好不惬意。从前，这里显然是一个法国式花园，现在只剩下四周的黄杨树，似乎因为天性随和，荫凉处竟能茁壮成长，仿佛灌木林一般。这是一个浓荫匝地的角落，最佳之处就有一股泉水。其实只是一根固定在石柱里的金属管子，即使大旱季节，手指粗的水流却昼夜不息，直流到一片宽阔的、长满苔藓的池溏里；池中被沾满绿苔的石块，要隔三四年才清理一次。附近的水井全干涸了，苏莱雅德却泉水不断，高大的梧桐树无疑是靠着它的甘露百年长存。数百年来，这股均匀的涓涓细流，日日夜夜唱着它水晶般清脆净洁的歌曲。

克洛蒂尔德在齐肩高的黄杨丛中转悠过后，回到屋里找来一块绣花布，又在泉水旁一张石桌前坐下，那里原本放着几把椅子，是家人喝咖啡的地方。此时，她不再抬头，好像在全神贯注工作的样子。然而，她却不时地向树林里、向火红的远方、向烈日烧烤之下火炭般耀眼的打麦场上瞥上一眼。实际上，长长的眼睫毛后面，她却目光流转，时时望着医生卧室的两个窗子，那里却毫无动静。一阵哀愁、一阵怨恨，在她心里增长起来：昨晚他们争执之后，伯父有意这样不理她，这样鄙视她。她起床时立即和解的愿望是如此强烈！既然他能做到隐而不发，难道说他心里不着急，不爱她吗？她渐渐变得忧郁，又想到了斗争，再次下定决心，寸步不让。

将近十一点钟，准备午饭的时间未到，玛蒂娜带着那件永不离手的长统袜找小姐散心来了。女仆是个闲不住的人，连走路时都要织上几针。

“小姐，你知道吗，他整天闷在楼上，像个不出窝的狼，捣鼓他的什么药品？”

克洛蒂尔德只耸耸肩膀，眼睛始终没离开她手上的绣花布。

“小姐，你听一听街上的传闻吧！真福太太那天的话没错，的确叫人脸红……我现在告诉你，人家当面对我指责，就是他胡乱用药害死了布坦老人。你还记得吧，这可怜的老头癫痫病发作死在一条马路上。”

一阵沉默。接着，女仆看到小姐脸色更加忧郁，继续说道，手指头动得更欢了。

“我呀，对他弄的那一套玩意一点不懂，可是我非常恼火……小姐，你难道赞成他那一套鬼药吗？”

突然，克洛蒂尔德抬起了头，心潮激荡不已：

“你听我说，我跟你一样，我并不赞成，可是我想，他是心系病人……他不喜欢我们……”

“噢！不，我的小姐，他喜欢我们的……”

“不，不，他不像我们爱他那样！……如果他真爱我们，他就会和我们在一起，而不是躲在楼上，拼命拯救世人，毁灭他的灵魂，他的幸福和我们的幸福！”

两个女人互相注视了一会儿，眼睛里温情灼灼，心头妒火熊熊。她们又开始工作了，谁也不再说话，安然沉浸在一片荫凉之中。

在楼上的卧室里，帕斯卡医生心平气静、快快乐乐地工作着。他是从巴黎到苏莱雅德避居的，在此地行医差不多十二三年了。他花钱仔细，已攒下十几万法郎，别无他求，只是潜心于他兴趣极浓的研究工作；不过朋友来求医时，他照例接待；不相识的人有病，他主动送医上门；从来不向病家索要诊金。每每收下医药费时，他随便往写字台的抽屉里一扔，在他看来，这是科学实验和不时之需的零用钱，因为他的年金收入已

经绰绰有余。他对于因为举止与众不同而招来的“怪异”恶名满不在乎，他的幸福全在于他深感兴趣的研究工作。看到这位想入非非、自毁天才的大学者，多年呆在这个既偏僻、又似乎不可能向他提供任何必需工具的普拉桑城不走，许多人觉得奇怪。但是，他却逢人便说，这里条件很方便。首先，这里是一处颇为宁静的退避之地，然后，除他以外，谁也想不到在这片地方就他所偏爱的研究——遗传问题进行连续性调查；在这个外省小城里，他却认识每个家庭，对于各家的隐秘，他可以连续两三代进行追踪式研究。另外，此地濒临大海，几乎每到晴朗季节，他都要前去研究生命及其无穷尽的繁殖现象，观察大海深处生命如何产生、如何传播。最后一个便利的条件是，普拉桑城医院里有一间解剖室，几乎只有他一人常进常出。这是一间明亮、宁静的大厅，二十多年来，所有的无主尸体都从他的解剖刀下经过。况且，他又是一个很谦虚的人，一贯谨小慎微，羞于交际；有时为了给医药学士院寄送几篇颇引人注目的论文，他只需要和几位旧师新友保持联系就行了。他天生是个胸无大志的人。

促使帕斯卡医生专门从事遗传法则研究的最初起因是，关于怀孕问题的试验。事情总有偶然，一次霍乱病流行期间，他得到了一大批孕妇的尸体。后来，他就特别留心死亡病例，填补有关知识的空白，终于弄清楚胚胎如何形成，胎儿在母体内每天如何发育；并且写下了最明确、最完备的观察记录。从这时起，做为万物之源的怀孕问题在他脑子里提出来了，刺激着他的神秘感。为什么会有新生命？它是怎么产生的？这世界上人流如潮，生命运行的规律又是什么？他不仅解剖人的尸体，而且还把他的解剖学研究扩大到活人身上；病人身上某些常见的病理事实使他感到震惊；他尤其注意观察他的家族成员；因

为他们的病例既明确又齐全，成了他的主要实验场所。从此，他一面积累病例，一面在笔记里进行归类，一面又试图建立起一整套可以解释一切有关病例的遗传学理论。

问题很艰巨，他多年来反复推敲着解决的办法。他的根据是创造原理和模仿原理，亦即遗传或物种在同类支配下的再生，天生或物种在异类支配下的再生。关于遗传，他只承认四种情况：一、直接遗传，即父母在子女肉体和精神方面的再现；二、间接遗传，即叔叔姑姑、表叔表姑、堂兄弟堂姐妹、表兄弟表姐妹等的旁系类再现；三、隔代遗传，即先辈在一代或若干代之后的再现；四、先父遗传，即先辈配偶的再现，例如遗孀在受孕中仍保留亡夫的性状。至于天生，则是新生一代，父母双方的身心性状合而为一，不露半点痕迹。因此，他笔下口中经常使用遗传和天生这两个术语。遗传又细分为两种情形：子女或像父亲，或像母亲，视个体优势与否而定；或者彼此以三种形式混合，即由劣而优的附着、播散、融合。至于天生，则只能有一种情形，即化合。在这种化学式的化合过程中，两种个体相遇，构成一种与亲代完全不同的新生个体。这是人类学、果树园艺学和普通园艺学三方面大量观察的总结。接着，困难开始了，面对分析过程中所带来的大量复杂事例，如何归纳，如何创立一套有问必答式的理论呢？这时，他只觉得陷进了一片流沙，这项假设很不稳定，每有新的发现都要彻底修改。于是，他抱着人类共有的心愿，急于得出结论，提出一项解决方案，另一方面，他胸怀宽广，对问题采取开明态度。所以，他先后研究过达尔文的胚芽说及其泛生论、哥尔登的优生论、海克尔的重演律。接着，他预感到魏斯曼的理论以后必将获胜，决定接受关于一种极其细微、复杂的物质——种质的概念。这种理论认为，种质的一部分永远保留在新生个体

中，如此世代相传，稳定不变。这似乎可以解释一切问题；但是，这生物世界又充满了无限的神秘，精卵结合，同类性状世代相传，即使最高放大倍数的显微镜下，人类肉眼也绝无所见！他心里明白，他的理论总有一天要过时的；所以，他认为，就问题的现状看，只要有一种过渡性的、满意的解释就足够了；因为在这场永久性的生命调查研究中，生命的起源、生命的涌现，人类似乎永远也无法明白。

啊！遗传这个题目竟激发起他无穷的思索！从父母到子女并非绝对完全相似，这难道不是出人意外、令人惊奇的事吗？首先，他按照逻辑推理，为他的家族编制出一整套"系谱树"，其中父系和母系的影响因素逐辈对称排列。但是，活生生的现实却与理论几乎完全矛盾。遗传并非完全相同，它只是一种贴近相同的努力，常常要受到时势和环境的制约。所以，他最终提出了细胞败育的假设。生命只是一种运动，遗传是生命运动的延续，细胞在繁殖过程中，互相推挤，互相践踏，互相结合，各自发挥着遗传努力；因此，在这场斗争中，如果最弱的细胞死亡，最终则必然产生严重的紊乱和绝然不同的器官。天生，这种他所厌恶的大自然的连续性创造，不正是由此而来的吗？他与父母亲秉性各异，不正是此类偶然事故的结果吗？不正是由于他曾一度相信过的潜在性遗传效应所致吗？因为一切家族的"系谱树"图表上，支派纷繁，初祖同一；祖宗不可能只有一人，但与某一不相识的先辈的相似性总是存在的。然而，他又不大相信隔代遗传；尽管他自己家族里就有一个很奇特的实例，他的意见仍然是，由于种种偶然事故、外界因素，以及可能发生的千差万别的两性结合，两三代之后，遗传性必然消失。所以说，在这种连续的努力中、在这种世代相传的功能中、在这种给物质带来全部生命的振动中，有一种永恒的变

化、经常的变异。然而，也有许多复杂问题摆在面前。在时代的长河里，人的身体和智力是否在进步？在与日益增长的科学的接触中，大脑的思维能力是否在增强？人类能否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获得更多的理性和幸福？接着，还有一些特殊问题，其中使他长期感到既神秘又无能为力的是：母体在受孕中何以有男女之分？胎儿的性别就永远不能科学预测吗？或者至少连性别的解释都不可能吗？关于这个问题，他曾写过一篇很有趣、充满事例的论文，进行过无比顽强的探索，但最后结果仍是一团漆黑。也许吧，遗传学之所以使他如此感兴趣的唯一原因是，它像一切刚起步、又被想象力所主宰的科学一样，始终晦涩、宽泛，而且深莫可测。最后，他在一项关于肺痨遗传性的长期研究中，心里跃跃欲试，萌发了做游医的信念，进而又异想天开，再造人类。

总之，帕斯卡医生只有一种信仰，就是生命。生命是神明的唯一显示。生命就是上帝，就是伟大的原动力，就是宇宙的灵魂。生命的唯一工具就是遗传，遗传创造着世界；所以，倘能认识它、掌握它、支配它，就能随心所欲地改造世界。他密切地注视着人间的疾病、痛苦和死亡，战士的怜悯就在心里觉醒了。啊！人类倘能不再生病，不再痛苦，尽可能长寿，那多么好！多年的梦幻使他最终形成了这样的思想，即通过外界干预，确保人人身体健康，则可能加速人类普遍幸福、完善与福乐的早日实现。待到人人身体健康、强壮、聪明之时，世界上将只有一种无限理智、无限幸福的优秀民族。这已有实例在先。在印度，不就是经过七代人的努力使一个“首陀罗”变成为“婆罗门”，从社会的最底层上升为人类的最完美的典型吗？

因为他在关于肺痨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肺痨不是遗传病，但是此类病患者子女们的体质都很糟糕，十有八九会染上

肺痨病毒的；所以，他一心只想丰富这种被遗传削弱了的体质，增强它对寄生虫类——或更确切地说——对早在细菌学说之前就曾疑心过的机体内破坏因素的抵抗力。增强力量，就是全部问题的关键；增强力量，也就是增强意志，在巩固其他器官的同时开拓大脑的思维能力。

就在这个时期，医生正在研读一本十五世纪的老医书，他为一种所谓“同种医疗”的药品而深感激动。在治疗某一患病器官时，只需要从一只绵羊或一头公牛身上取下相同的健康器官，经过煎煮，让患者喝下汤汁就行了。“这种理论就是同类相补，尤其是各类肝病，”老医书如是说，“治好的病人不计其数。”于是，医生的想象力激发了。为什么不试一试呢？既然他想要为神经质素缺乏、体质衰弱的遗传病患者们恢复健康，他只需给患者们提供正常的、健康的神经质素就行了。不过，他觉得煎汤这种方法有些幼稚，就独出心裁，在石臼里将绵羊的脑浆和小脑捣糊，掺上蒸馏水，接着将所得汁液澄清并过滤。随后，他用掺入马拉加酒的这种汁液在病人们身上做实验，毫无明显结果。他只觉得很灰心。有一天，他正在用普拉瓦氏小注射器给一位胆绞痛女患者注射吗啡时，他忽然有了一阵灵感。如果用自己配制的汁液作皮下注射，怎么样呢？于是，刚一回家，他立刻就在自己身上做起试验，在腰部早晚各注射一次。初次的剂量只有一克，没有效果。但是，药量增加一两倍后，他高兴极了，一天早晨，他起床时，腿脚轻便、仿佛又成了二十岁的年轻人。于是，他一直增加到五克，呼吸更加舒畅，工作起来又像多年前那样头脑清晰、四肢敏捷。他沉浸在一派安适和快乐之中。此后，他又在巴黎订做了一支能容纳五克的注射器，在病人们身上取得了可喜的效果，使他十分惊奇；出不了几天工夫，药到病除，病人身上又重新激荡着新

的生命春潮。不过，他的治疗方法只是凭着经验，且又落后而野蛮，他总觉得有种种危险，尤其使他担心的是，万一药汁稍有不纯，引起血栓怎么办。再者，他又疑心病人们在恢复期的毅力可能部分地来自于他所给予的热情。总之，他只是一个开拓者，方法以后会逐步完善的。不过，能使神经梅毒患者行走，使肺痨患者死而复苏，甚至使疯子们连续数小时头脑清醒，这不已经是一个大奇迹吗？这个二十世纪炼金术的发现，给人类带来了无限的希望，他以为已经找到了包治百病的万应锭；这种用于抵抗万病之源——人类身心虚弱的生命之汁，是真正的、科学的青春之泉，它给人类以力量、健康和意志，它将要创造出一个崭新的、优秀的人类。

那天上午，他一直呆在他的卧室里。这是一间坐南朝北的房子，由于邻近有梧桐林，里面有些阴暗，家具很简单：一张铁床、一张桃心木写字台和一张大办公桌。桌上摆着一个捣臼和一架显微镜。他在小心翼翼地制作着一瓶药汁。在蒸馏水中捣过绵羊神经质素之后，还必须澄清和过滤。他终于制成一小瓶混浊的、乳白色的、略带蓝色的药汁，他在阳光下久久地注视着，仿佛手里拿的是更新和拯救全世界的血液。

但是，一阵轻轻的叩门声和急促的说话声使他从梦中惊醒。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先生，已经十二点一刻了，你不想吃中午饭吗？”

的确，午饭已经在楼下阴凉的大餐厅里摆好。房间里除了一个百叶窗半开着以外，其余的都关着。这是一个色调明快的大厅，墙壁上镶着蓝色细线的浅灰色木质护壁板。从前，各个房间里一定是摆着帝国型的桌、橱、椅之类家具，古老的桃心木底色鲜亮，红光耀眼。一个铿亮的黄铜吊灯，太阳似地永远

闪闪发光，四面墙壁上悬挂着紫罗兰、石竹、风信子和玫瑰等四大束花朵的彩粉画。

帕斯卡医生喜笑颜开地走进来。

“啊！真糟糕！我糊涂了，我本来想结束……好啦，这一次完全是新的，很纯净，简直是奇迹！”

他用手指着兴冲冲带到楼下来的小药瓶。但是，他却发现克洛蒂尔德笔直地站着，一声不响，脸色很严肃。期待的落空惹起她心头的隐痛，使她充满了敌意；这天早晨，她心急如火，本想热情地扑向他的胸前，然而现在她却远远地一动不动地站着，好像遭到他的冷落似的。

“好吧！”他继续说道，欢乐的心情丝毫未减，“我们还在赌气。这太糟糕了！……怎么，我的药汁神通广大，能救活死人，你不赞赏吗？”

医生在饭桌前坐下，他的侄女一面在对面落座，终于开口说道：

“老师，你心里明白，我对你的一切都是很赞赏的……不过，我的愿望是让别人也一样赞赏你。可是，这个可怜的老布坦却偏偏死去……”

“哦！”他没等侄女把话说完就大声嚷了起来，“他是个癫痫病患者，是因为脑充血发作死的！……既然你的情绪不佳，我们就不要说话：说得多了，我心里难过，一天也不得安生。”

饭桌上摆着煮鸡蛋、排骨和黄油。谁也不说话。尽管她在赌气，胃口却蛮结实，吃得狼吞虎咽、毫无掩饰。所以，他终于笑着继续说：

“使我放心的是，你的胃口挺好……玛蒂娜，给小姐拿面包来。”

像平常一样，女仆侍候他们，带着宁静而亲切的神情看着

他们吃饭。甚至还经常和他们谈起家常。

“先生，”女仆一面说，一面切面包，“来的帐单，要不要付钱？”

医生抬起头，诧异地注视着女仆。

“为什么要问我这个呢？平常你付钱时不是不征求我的意见吗？”

的确，家里是由玛蒂娜掌管钱袋。存放在普拉桑公证处格朗居约先生的款项累计足足有六千法郎年金。每季度都有一千五百法郎留在女仆手里，她尽量为主人家的利益着想，买东西、付款不论多少，一切精打细算，她是个手紧的人，正因为这一点而常常被人取笑。克洛蒂尔德很少花钱，她没有自己的钱袋子。至于医生本人，他每年另有三四千法郎的收入，全扔在写字台的另一个抽屉里，他的实验费和零花钱全从这里头支出；因此，他自己还有个小金库，金币和钞票的确切数目他从来不知道。

“的确，每次都是由我付款，”女仆接口说道，“但是，那是由我亲手买的东西；这一次帐单上的数目真大哟，原因是肉店给你提供了这么多羊脑子……”

医生突然打断了女仆的话。

“啊，这个！你说说，难道你也反对我吗？不对，不对！这太过分了！……昨天你们两个真让我伤心，我很生气。这种情形必须停止，我不愿意看到我的家变成地狱……两个女人都反对我，而且还是两个绝无仅有的对我稍许有些爱心的人！你知道，我真想立刻走出这个家门！”

他并不真生气，他边说边笑出了声，尽管他颤抖的话音里透露出他心头的不安。他一脸憨笑地补充说：

“如果你担心月底钱不够用，我的姑娘，你告诉肉店帐钱

另外记在我的名下……你也别怕，不会要你的钱，你的钱一分一文也不会动！”

这句话语带双关，说的是玛蒂娜那一笔个人的小积蓄。三十年间，每年四百法郎的工资，一共攒下一万二千法郎，她花费极少；利息差不多增加到三倍，截至今天，她的积蓄总数已达三万左右。她不想存放在格朗居约先生家里，这是出于一种怪癖，出于一种单独存钱的意愿。钱放在别处利息稳定。

“闲置不用的铜子是最老实的铜子，”她郑重其事地说，“还是先生说的对，我告诉肉店帐单另送，因为这些羊脑子全是为先生厨房用的，与我无关。”

听了女仆这段解释，克洛蒂尔德只是微微一笑；要是平时，听到关于玛蒂娜如何吝啬的玩笑话，准要乐死的。今天的午饭气氛更为欢乐。医生想要去梧桐树下喝杯咖啡，他说在屋子里整整关了一上午，需要换一换空气。于是，咖啡送来了，放在泉水附近的石桌上。那里有树荫，有流水的清朗歌声，真是一片荫凉王国；咫尺之外的松树林、打谷场、整个的田野，却是正午的太阳在火辣辣地燃烧着！

帕斯卡得意地拿出神经质素小瓶，放在石桌上，久久地注视着。

“如此说来，”他带着生硬的玩笑态度继续说道，“你不相信我的起死回生的酏剂，却相信什么天国的奇迹！”

“老师，”克洛蒂尔德回答说，“我相信我们都是一知半解。”

他显得不耐烦起来。

“应该通晓一切……你应该明白，小顽固，从来没有人科学地发现一件违背宇宙永恒规律的事实。迄今为止，唯有人类的智慧参预其中，我料定你在生命之外难以发现一种真实的意

志，一种意愿……这是问题的关键，世界上没有其他的意志，只有这种力量在推动着一切走向生命，走向越来越发达的高级生命。”

他站了起来，举此落落大方，信念如此坚定。年轻姑娘惊奇地看着他，觉得他虽然满头白发，却显得如此年轻。

“既然你指责我不接受你的信条，你愿意听听我的信条吗？……我认为，人类的前途在于通过科学达到理智的进步。我认为，通过科学追求真理是人类应有的最高理想。我认为，一切都是梦幻和虚荣，只有日积月累的真理宝库将与世长存。我相信，这日益不断增加着的真理必将给人类一种无法估量的能力和宁静，甚至是幸福……是的，我相信，生命终将取得胜利。”

他更大幅度地活动着，他指着四周的广阔田野，仿佛要以这阳光照耀、生命力旺盛的田野为证似的。

“但是，连续不断的奇迹，我的孩子，就是生命……你睁开眼睛看看吧！”

她摇了摇头。

“我睁开了眼，可是什么也看不见……老师你才固执呢，你不承认那里有一块未知的境地，你永远也不会涉足的。哦！我知道，你太聪明了，不会不知道这个。不过，你是不愿意考虑它，未知之事你扔下不管，因为它妨碍你的研究工作……你让我远离神秘，从已知出发去征服未知，你是白费口舌，我办不到！我需要神秘，没有它，我心里就不安宁。”

他微笑着听她叙说，看到她很激动，他心里很幸福，用手抚摩着她的金色发辫。

“是的，是的，我知道，你和世人一般见识，离了幻想，离了谎言，你就无法生活……得了吧，我们终究是要互相了解的。保持身体健康，你就有了一半理智和幸福。”

接着，他又换了话题：

“好吧，你还是陪我一起去吧，帮我去巡回医疗，普送神药……今天是星期四，是我的出诊日。等热气稍稍减退时，我们一块儿出去。”

首先，为了表示不让步，她拒绝了；但看到对方脸色不悦，她又同意了。平时，他总是由她陪着。他们久久地在梧桐树下呆着，直至医生上楼去换衣服才分手。医生下楼时穿着一件整齐的礼服，头戴一顶宽边绸帽，说要让“忠厚者”套车。二十五年间，他每次出诊都是这匹马拉车。可是，可怜的老马眼睛已看不清楚了；为了对它的服务表示感谢，为了对它本身表示爱怜，几乎没有人再打扰它了。那天晚上，老马正在休息，它两眼茫然，四只腿因为风湿病而全部瘫痪。医生和姑娘跑到马厩来看它，在它的鼻子左右两边亲吻了一番，叮咛它躺在女仆送来的干麦秆上好好休息。然后，他们决定步行前往。

克洛蒂尔德仍穿着她的白底红点布罩衫，头上只戴着一顶插有一簇紫丁香花的大草帽；阔帽边的阴影下，两只大眼睛炯炯有神，脸上白里透红，看上去十分可爱。就这样，她挽着帕斯卡的胳膊出去了；她身段瘦削苗条，又很年轻；他喜笑颜开，胡须银白，脸色发亮，而且四肢矫健，每遇到小河流，都是由他扶着她越过。他们俊美，他们欢乐，一路上的行人都对他们微笑示意，而且回过头去目送着他们远去。那一天，当他们从弗努伊埃勒小路来到普拉桑城门前时，一群七嘴八舌的女人们立即停止了谈话。简直好像看到图画上常见的一位古代的国王，一位既威严、又温柔、而且永远年轻的国王，他一只手搭在一位青春焕发、温顺柔和、美若天仙的少女的肩上。

他们绕过索韦勒林荫大道，来到了柳条筐街，这时，一个三十上下年纪、棕色头发的大个子男人突然挡住他们的去路。

“啊！先生，你忘记我了，我还等着你关于肺痨的笔记呢。”

这是拉蒙医生，来普拉桑行医已两年了，上门求医的患者络绎不绝。他容貌出众，既刚强，又笑口常开，深受妇女们爱慕；幸而他又是个极聪明、极理智的男子。

“哦！拉蒙，你好！……哪里，哪里，亲爱的朋友，我不会忘记你的，是这个小姑娘，我昨天就把笔记交给她抄写，到现在一个字还没写呢。”

两个年轻人握了握手，既亲密又热烈。

“你好，克洛蒂尔德小姐。”

“你好，拉蒙先生。”

一年前，姑娘得了副伤寒病，幸好不很严重，帕斯卡医生急昏了头，竟怀疑自己的医术；他要求这位青年同仁帮助会诊，并说不要害怕。就这样，三人之间结成了一种亲密关系，一种同志式的友谊。

“明天早上，你就会拿到笔记，我向你保证，”她笑着说。

拉蒙陪着他们走了几分钟，一直陪到柳条筐街的尽头。再向前两步，就是他们所要前去的旧区。在他俯首向克洛蒂尔德微笑示意的方式里蕴涵着一片爱心，这爱心在静静地等待，以期最理想的时刻到来。他对帕斯卡医生的话总是洗耳恭听，对其研究工作颇为赞赏。

“喏！亲爱的朋友，我正要到吉罗德家里去，你知道这个女人吧，五年前，她的皮革匠丈夫因患肺痨死了。他身后丢下两个孩子：女儿名叫索菲，很快就要十六岁了，父亲故世前四年，幸亏由于我的安排，被送到离这里不远的乡间一个姑母家里去住；儿子名叫瓦朗坦，年纪刚满二十一岁，母亲爱子心切，尽管我告诫她后果如何可怕，但她死活不让儿子离开她。

你听一听，我的话是否有道理：肺痨不是遗传病，患肺痨的双亲只不过给子女留下很糟糕的体质，这种体质稍遇传染，则病毒就很快发展起来。事到如今，瓦朗坦由于和父亲天天接触，染上了肺痨；而索菲是在阳光充足的地方长大，却身健体康。

帕斯卡医生胜利了，他笑呵呵地补充说：

“不管你怎么说，瓦朗坦的病我可能治好，因为自从我给他打了针，他眼看着又活了，人也长胖了……啊！拉蒙，我的注射疗法，你会相信的，你会相信的！”

青年医生紧握着他们两人的手。

“我不会有相反的说法。你们知道，我永远和你们站在一起。”

只有他们俩时，他们的步子更快了，一眨眼就到了康库安街。这是旧区最狭窄、最阴暗的一条街。在这骄阳似火的季节，这里却是一片灰暗、一片地窖似的阴凉。吉罗德和她的儿子瓦朗坦就住在这里的楼下。她来开门了，她身材瘦削、憔悴，由于慢性贫血而显得有气无力。她每天的工作就是，从早到晚用羊骨尖端在两膝间夹着的一块石板上砸扁核桃。儿子停下一切重活之后，母子俩就靠这唯一的营生过活。然而，这一天看到医生时，吉罗德却是面带喜色；因为瓦朗坦刚才吃下一块排骨，吃得很香，数月以来还未曾这样真正大嚼过。他身体消瘦，须发稀少，红颧突起，面色如蜡，为了表示自己身体健壮，他也很迅速地站起身来。看到病人像大救星似的接待帕斯卡，克洛蒂尔德心里深为感动。可怜的母子二人紧握着他的手，跪倒在他的脚下，眼里闪灼着感激的泪光，久久仰视着他。于是，他成了一个全知全能的人，成了大慈大悲的上帝，成了起死回生的活神仙！眼看着这种疗法如此神奇，他自己也忍不住笑出了声。可能病人并未痊愈，也许只是一种临时的刺

激，因为他觉得病人像患有热病似的坐卧不宁。难道这只是苟延时日吗？他又给病人打了一针。他们离开时，克洛蒂尔德看见伯父在桌子上留下二十法郎。这是常有的事，他不但不向病人收取诊费，反而自己掏钱给病人。

他们在旧区访问了另外三家病人，接着，又来到新城一位贵妇人家里。随后就出现在大街上。

“我不知道，”他说，“你是不是一个勇敢的女子，在未访问拉富阿瑟之前，我们不妨先去塞吉拉纳，看一看住在她姑姑家的索菲，好吗？我很高兴马上就去。”

只有不到三公里的路。天色这么晴朗，走在路上该是多么惬意！她愉快地接受了。她不再赌气，紧紧依偎着他，扶着他的手臂，心头一片幸福。下午五点钟，斜阳染得大地一片金黄。可是，刚一走出普拉桑城，他们又得穿过广阔平原的一个角落。这平原就在维奥内小河的右岸，久旱无雨，寸草不生。新修建的灌溉渠本应消除本地区的严重干旱，却还没有润湿这一区域。在阳光的笼罩之下，红红的、黄黄的土地一望无涯。地面上只看到瘦弱的扁桃和低矮的橄榄，年年修剪，枝杆扭曲歪斜，痛苦万状，斗争不息。远处光秃秃的山丘上，黑魆魆的柏树整齐地排成一行，其间古老的城堡隐约可见。然而，这见不到树木、大起大落的土坡、色调忧伤的旷野上，却保持着肃穆、典雅、美妙的曲线。大路上雪白的尘土竟有二十公分厚，稍有风吹，烟尘漫天飞扬，路旁的无花果和荆棘涂上了白粉似的。

克洛蒂尔德听着脚下尘土的扑哧响声，心里乐得像个小孩似的，竟忽然想到要帕斯卡并肩站在她的阳伞底下。

“太阳照着你的眼睛，你还是站在我左边吧。”

谦让的结果是，他一把夺过阳伞，要亲自打。

“怪你没打好，你一个人老打着也太累……而且我们马上就到了。”

火海似的原野上，一片绿荫已经闪现在眼前。好大的一片树林！这就是索菲姑娘所赖以生存的姑母的家园——塞吉拉纳。在这片炎热的土地上，只要有一小股泉水或溪流，就会草木葱茏，绿意勃然。梧桐树、栗子树、小榆树遮天蔽日。他们漫步在一条碧绿的橡树林荫道上，由衷地感到愉悦。

看见他们走来，一个正在草场上翻晒干草的女子，扔下手里的长叉，跑着迎上前去。这就是索菲。她一眼就认出了医生和他所说的小姐克洛蒂尔德。她非常崇敬两位客人，可是，她又显得局促不安，两眼发呆，满腹的话儿半个字也说不出来。她和哥哥瓦朗坦长得很像，身材低矮，颧骨突起，头发灰白；但是，因为住在乡间，远离病父的传染环境，她似乎长胖了，强壮的两腿站得笔直，两颊丰满，头发浓密。她的非常美丽的眼睛里闪灼着光亮。也在翻晒干草的“天赐”姑姑，老远地就高声打着招呼走过来了，她以普罗旺斯的粗鲁口吻开起玩笑。

“啊！帕斯卡先生，我们这里不需要你！没有人生病！”

医生来这里不过是为寻求美好的健康景象的，他也以相同的口吻回答道：

“我很希望是这样。不过，这里有一个小女孩，还欠你我二人一炉高香呢！”

“一点儿没错！孩子自己也知道，帕斯卡先生，她天天都说，没有你，她现在的下场和她可怜的哥哥瓦朗坦一样。”

“啊！他的命我们照样能救。瓦朗坦的病好多啦，我刚才见过他。”

索菲紧握着医生的双手，眼里涌出大颗泪珠，她只能嗫嚅地说：

"噢！帕斯卡先生！"

人们对医生是多么热爱！听到这一连串的热肠话语，克洛蒂尔德觉得她对伯父的爱心更增加了。他们在清新的绿荫下又继续交谈了一会儿，接着就返回普拉桑，因为还要去看另一个病人。

这是一家坐落在十字路口边的下等酒馆，屋顶上盖满了白色的灰尘。正对面就是一家蒸汽机磨坊，是不久前利用上世纪帕拉杜庄园旧房子改建而成的。小酒馆的老板拉富阿瑟，凭着磨坊的地利，多少还能拉些小生意。每逢星期天，邻近的小村庄阿尔杜的几个村民也来光顾他的酒馆。然而，恶运却打击着他，三年来，他拖着病体，叫苦连天，医生终于看出他是脊髓痨的初期；可是，他很固执，一个女仆也不雇，硬是扶着桌椅走来走去，侍候各位顾客。待打过十几次针后，刚能直起腰，他就逢人便说大病已经痊愈了。

此时，他正好在店门前站着。身材高大粗壮，一头赤色的头发，显得满面通红。

"我一直等你呢，帕斯卡先生。你知道吧，我昨天倒了两桶酒，一点儿不累！"

克洛蒂尔德在外面的一条石凳上坐下，帕斯卡独自进店给拉富阿瑟打针。他们的说话声直冲出店外。店主人虽然长得膀阔腰圆，却又十分娇气，嘴里直嚷着打针疼痛；但是他回头一想，为了治好大病，小小的皮肉之苦总能忍受得了。然后，他动了肝火，逼着医生答应喝上一杯。小姐为了不伤和气，只好同意喝几口果子露。他在门外拉来一张桌子，不跟他碰杯是绝对不行的。

"为了你的健康，帕斯卡先生；也为了一切得到你救治的可怜的病人们的健康！"

克洛蒂尔德脸上挂着微笑，心里却想着她从玛蒂娜口中听到过的流言蜚语，想着据说是被医生误诊弄死的布坦老头。当然不能说他毒死了所有的病人，但是，他的药品真的就是神药么？她又恢复了对老师的信念，爱的暖流涌上了她的心头。当他们离开小酒馆时，她的全部亲情又回到了他的身边，他可以指挥她，感动她，随意支配她。

数分钟以前，还在石凳上时，她看着蒸汽机磨坊，朦胧之中想起了一件往事。今日，这里是黑煤白粉的房子，昔日，不是曾发生过一场爱情悲剧吗？玛蒂娜讲过的一些细节，医生本人透露过的一些话语……全部故事又回到了她的脑际。这是一场悲惨的爱情历险。事情发生在时任阿尔托本堂神甫的表兄赛尔日·穆莱和一个家住帕拉杜的、野性十足、爱火燃胸、令人倾倒的女子之间。

他们又上路了。克洛蒂尔德停下脚步，用手指着那些灰暗、辽阔的旷野、茅屋、低矮的庄稼、多年荒芜的田地。

“老师，那里不是曾经有过一处很大的花园吗？你不是曾经给我讲过这个故事吗？”

沉浸在这良辰美景的欢乐中的帕斯卡，心头不禁一跳，脸上露出一种温情的、无限悲哀的微笑。

“是的，是的，那就是帕拉杜，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花园，有树林，有草地，有果园，有花圃，有泉水，有汇入维奥内河的条条溪流……那是一个荒芜了一百年的古老花园，它的名字叫“睡林美人”，在那里，造化至尊无上……你看，他们把树林全砍光了，全弄成平地，分成一块一块，准备向外拍卖。泉水都干了，那里现在只剩下一片臭水坑……啊！我每次从这里经过，心里痛如刀绞！”

她又大胆地问道：

“我的表兄赛尔日和你的女友阿尔比娜是不是就在帕拉杜相爱的?”

他好像忘了她，只顾自言自语，两眼茫然，陷入了往事的回忆。

“阿尔比娜，我的上帝！我在花园的阳光下又看见了她，好像一束芬芳的鲜花，头向后仰着，脸上喜气洋洋，她的金发间、脖子上、短上衣、娇小裸露金黄色的两臂全是野花，说不尽的幸福景象……当她在重重繁花中被窒息时，我又看见了她，她死了，脸色刷白，两手合十，微笑着躺在一层风信子和软香玉上……她在爱的渴望中死去。阿尔比娜和赛尔日在诱人的大花园里，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尽情地相亲相爱！强大的生命浪潮冲决了一切伪善的束缚！生命获得了辉煌胜利!”

克洛蒂尔德听到这段热烈的喃喃低语，心里一阵慌乱，直瞪瞪地看着他。她从来没有向他谈过如此不同一般、众口交传的故事。他内心里唯一深爱的贵妇人也正是此刻故世的。据说他曾经给她治过病，却甚至连她的手指尖也不敢亲吻。如今快六十了，医学研究和胆怯的性格转移了他对女人们的感情。但是，他爱心依旧，头发白了，人老了，一颗火热的心并未老。

“她死了，活人的眼泪正流淌着……”

他继续自言自语，声音颤抖，两颊上莫名其妙地泛起了红晕。

“难道赛尔日不喜欢她，眼看着她死去吗?”

帕斯卡如梦初醒。发现她仍在自己身边，他不免心头一颤。她是如此年轻，大草帽的阴影下，一对眼睛如此美丽、闪亮。似乎有什么东西掠过，一种同样的感觉在他们俩的心中发生了。他们松开了手，并肩而行。

“啊！亲爱的，如果人类珍爱一切，那就太美了！阿尔比

娜死了，赛尔日现在是圣厄特罗珀的本堂神甫，和她的妹妹“人人爱”在一起生活着，此人挺不错，不幸是个半傻子。他是个圣人，我从来没说过相反的话……一个人既能杀人，也能侍奉上帝。”

他继续说着生活中粗俗的事，污浊而黑暗的人间，脸上始终带着欢笑。他热爱人生，为了人生，他沉静勇敢地进行着坚持不懈的努力，不管它是多么险恶，是多么令人作呕。人生不必如此丑恶，它应该是伟大的、美好的；因为人们在生活中的意志是如此顽强，其目的无疑是在于这种意志本身，在于日常的、默默无闻的伟大工作。的确，他是一位学者，是一个洞明世事的人，他不相信田园诗所赞美的什么人生如画处处有牛奶面包；正相反，三十年来，他两眼关注着丑恶和缺陷，他揭示它们，搜索它们，将它们分门别类编成宗卷。他对生命的激情，他对生命力量的赞赏，使他永远处于快乐之中，那里仿佛天然地流淌着他热爱他人的源泉；这是人们在他这个解剖学家的粗暴里，在他研究工作的冷酷里感觉到的兄弟般的友爱和无限的同情心。

“呸！”他结束道。最后一次向辽阔的旷野回过头去，“帕拉杜已不复存在，他们已经洗劫它，玷污它，毁灭它。不过，这没关系！葡萄树将被栽上，小麦会长起来，新的庄稼又遍地都是；到了收获季节，人们仍将相爱……生命是永恒的，它周而复始，永无止境。

天边，落日的余辉渐渐暗灭，像是一片宁静的、淡紫色和玫瑰色的平湖。他们又挽起手臂，一对好友似的互相依偎着回家去。他就像当年的国王，威严而又温和，一只手搭在一位年轻、美貌而又柔顺的女孩肩上。村妇们坐在家门口，眼里露出深情的微笑，目光一直注视着他们。

玛蒂娜在苏莱雅德等着他们，她远远地就向他挥手致意。怎么，今天就不吃晚饭？接着，等他们走近时，她说：

“啊！你们稍等一会儿。我一直没敢做羊腿呢。”

日色将尽，他们高兴地留在外面。被阴影所淹没的小松林里散发着松脂香味；灼热的打谷场上空，最后一缕玫瑰色余辉将要暗灭，一阵颤动升了起来，这仿佛是一种宽慰，一声舒叹，整个庄园即将休憩；肃穆、净洁、灰白的天空底下，散立着瘦弱的扁桃树和弯曲的橄榄树；而屋子后面的梧桐树林黑漆漆的，一丝亮光也没有，其间传来的清脆如玉的泉水声不绝于耳。

“怎么，”医生惊疑地说，“‘美影’先生已经吃过晚饭，他在外面乘凉了。”

他用手指着邻家门前一条凳上坐着的人，此人又高又瘦，七十岁年纪，长长的面孔，满脸皱纹，眼睛大而呆滞，紧紧系着领带，规规矩矩穿着一身礼服。

“他是个有理智的人，”克洛蒂尔德说，“他很幸福。”

帕斯卡很不以为然，惊呼道：

“他呀！我看不是吧！”

“美影”先生的确对任何人也不憎恨。他当年曾做过中学教师，如今已退休，生活在他的小院子里，没有妻室，只有一个年纪更老、又聋又哑的园丁的老婆子和他相依为伴。他偏偏有办法惹怒这个老婆子。

“这个家伙就是惧怕人生，你明白吗？惧怕人生……是的！自私，生硬、吝啬！他之所以不愿意和女人交往，就是害怕掏钱给她买高腰皮靴。他只认识别人家的小孩子，因为受过他们的苦，由此而对小孩子特别仇根，把小孩子视作替罪羊……惧怕人生，惧怕重担，惧怕义务，惧怕烦恼，惧怕灾祸！他因为

惧怕人生，身陷痛苦，只知恐怖，决不去追求欢乐！啊！你知道吗，我憎恶这种卑怯行为，我不能容忍……人必须活着，一心一意痛痛快快地活着；宁可受苦受难，也不要放弃斗争，落个行尸走肉的下场！”

“美影”先生站起身，沿着他家园子的一条小路缓步走去。克洛蒂尔德只是注视着邻家老头，一言未发，终于还是开了口。

“不过厌世中也有欢乐。悲观厌世，离群索居，这不也是过去圣徒们的大幸福吗？”

“没有经历过人生，”帕斯卡大声反驳道，“那他们就不能真是圣徒。”

他只觉得侄女是有意反抗，再次想摆脱他的控制。

“算了，算了！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不必再争论，我们要亲亲热热……喏，玛蒂娜叫我们吃晚饭呢。”

三

一个月里，烦恼日益加重。现在，克洛蒂尔德一见到帕斯卡锁抽屉，心里就特别难过。他不再像过去那样对她坦然放心，为此，她痛感伤心。所以，只要看见书橱门开着，她一定要像祖母催促的那样，将那些卷宗扔到火里全部烧光。呕气又开始了，常常一连两天谁也不说话。

一天上午，大前天赌过气之后，玛蒂娜来叫他们吃午饭了。

“刚才，我从县政府门前广场穿过时，看到一个不相识的人进了真福老太太的家，这个人我觉得很面熟……对了，可能是你哥哥，小姐，如果真是，我觉得这也不奇怪。”

这一下，帕斯卡和克洛蒂尔德又说话了。

“你哥哥！祖母在等着他吗?”

“不是，我想不是……祖母等他六个多月了。据我所知，一个星期前，祖母又给他写过一次信。”

于是，他们都向玛蒂娜询问。

“真的！先生，我也说不清，因为我是四年前见了马克西姆先生一面，他去意大利途中在我们这儿呆过两小时，也许他

变化很大……不过，我想他的背影我总能认得出的。”

谈话继续进行，克洛蒂尔德显得很高兴，多亏这个小插曲，终于打断了不堪重负的沉寂。帕斯卡得出了结论：

“好吧，如果是他，他会来看我们的。”

果然就是马克西姆。在卢贡老夫人一再催促下，他拒绝了几个月之后终于让步了，因为老夫人家里有一尚待解决的难题，事情由来已久，却一天天地在加重。

十五年前，马克西姆十七岁，少不更事，顽劣异常，竟与一个女仆私通，养下了孩子。其父萨卡尔倒没说什么，其后母勒内只是觉得对象不合适，心头不悦，做为长辈，他们对儿子的这件蠢事也只是一笑了之。女仆名叫朱斯蒂娜·梅戈，家住附近的村庄，长着一头金发，年龄也是十七岁，性格温柔。主人家给了她一千二百法郎年金，打发她回到普拉桑，抚养小夏尔。三年后，她嫁给了郊区一个马具匠昂塞尔姆·托马。这是个懂道理的小伙子，干一手漂亮的活，也看上了姑娘的这笔年金。而且，她的行为规范，人也长胖了，因上代酒精毒遗传的咳嗽病似乎已经痊愈。她婚后生了两个孩子，一个是男孩，十岁；一个是女孩，七岁，胖乎乎的，脸色红润，长的都很结实，如果夫妻间没有夏尔这场麻烦，她就是最受人尊敬、最幸福的人。托马虽然得到了年金，但对这个非亲生儿子却恨得要命，经常推推搡搡，母亲表面上服服帖帖、不声不响，肚子里却总是流着泪。所以，她虽然疼爱儿子，却也甘愿将儿子交还父亲的家族。

十五岁的夏尔看上去几乎不到十二岁，说话磕磕巴巴，智力还不及五岁的儿童。他和关在图莱特神经病院的高曾祖母迪德姑姑相似极了，模样秀气，身材瘦长，很像一个贫血病的末代王子，头上长着细丝般的苍白长发。两只明亮的大眼睛毫无

表情，令人担忧的美貌闪现着死亡的阴影。没有头脑，没有感情，只是一只脾气古怪的小狗，喜欢依偎着人，受人抚爱。他的曾祖母真福，为这种美貌所感动，装着承认这是她的骨血，把他送进学校，由自己承担一切费用；但是，过了六个月后，据指控他犯了不可告人的邪恶行为，被学校当局驱逐出校门。她固执己见，接连换了三个寄宿学校，结果总是被不光彩地赶出校门。因为他不愿读书，对读书绝对地不入门，走到哪里都坏事，于是只好关在家里，由家族的长辈们轮流照管。帕斯卡医生是个软心肠，想到要医好孩子的病，接到他家里治了将近一年，毫无疗效，又担心克洛蒂尔德被传染上，只好放弃治疗。现在，小夏尔在母亲家里无法继续生活，只好呆在真福或其他亲属家里。他被打扮得很漂亮，身边摆满了种种玩具，像古代的一个败落王族不男不女的小王子似地生活着。

然而，卢贡老夫人却因为这个长着漂亮金发的私生子而感到痛苦，她的计划是，决定让马克西姆收养，带他到巴黎去，免得让孩子在普拉桑听见那些闲言碎语。这又可以抹掉卢贡家族的一段家丑。可是，马克西姆总是装聋作哑，不听老祖母的决定，他一直担心病儿子坏了他的事情。战后，他因为死去的妻子而发了财，又回到布洛涅森林街的公馆里，安安宁宁地享着他的清福；因为早年的荒唐使他明白了享乐的可怕，他尤其下定决心，避开一切欢娱、一切责任，尽可能多活几年。一个时期以来，他只觉是两只脚疼痛难忍，各处关节不适，他已经成了一个废人，整天被钉在扶手椅上；父亲突然返回法国，萨卡尔的这项新举措，简直使他吓破了胆。父亲是个挥金如土的人，他非常清楚，倘有一天，受制于人，因两腿疼痛，不能走动，他不是要被吃掉吗？想到这种孤寂的苦境，他怕极了，终于同意了与病儿子恢复关系的主张。如果孩子既温和，又聪

明，身体又健壮，他何不领回来呢？这将给他增添一个伙伴，增添一个继承人，可以阻挠他父亲的一切不良企图。渐渐地，他为自己自私的想法所陶醉，不许有半点儿悖逆；然而，倘使医生不打发他去圣热尔韦温去治病，他恐怕还没有勇气大胆走出家门呢。于是，他绕道几十里路，一天早上突然来到卢贡老夫人家里，询问过老祖母，见过孩子之后，决计搭乘当晚的火车直赴圣热尔韦温泉。

下午两点左右，帕斯卡和克洛蒂尔德正在梧桐林下的泉水边饮用着玛蒂娜端来的咖啡，真福领着马克西姆赶来了。

“我亲爱的，真想不到啊！我带着你哥哥来了。”

姑娘大吃一惊，站起身来，面对这个面黄肌瘦的陌生人，她几乎无法辨认。一八五四年分手以来，她只见过两次哥哥，第一次是在巴黎，第二次是在普拉桑。但是，她在心中还保持着哥哥明晰、优雅和活泼的形象。此刻，他面孔瘦削，头发稀少，而且还银丝纷披。她终于还是认出了哥哥：面目俊秀、女态十足、未老先衰。

“你身体挺不错的！”他拥抱着妹妹，不动声色地说。

“但是，”她回答说，“你应该生活在有阳光的地方……啊！见到你，我真高兴！”

帕斯卡以医生的眼光对侄子严加审视。然后也和侄儿拥抱亲热一番。

“你好，我的孩子……妹妹说得对，人就像树木一样，只有在太阳底下才能健康成长！”

真福急步跑进屋里。出来后又大声问道：

“夏尔没到这里来吗?”

“没有，”克洛蒂尔德回答说。“昨天我们见过他。马卡尔叔公把他带走了，他可能要在图莱特呆几天。”

真福大失所望。她一心想着在帕斯卡家里一定能找到孩子。这可怎么办呢？帕斯卡不慌不忙，他建议给叔公写信，第二天早上立即把孩子带回来。接着，他又得知马克西姆不愿在这里过夜，非要搭乘九点钟的火车不可，他改变了主意。立刻派人去租一辆双篷四轮马车，打算四人一同去马卡尔叔公家里见孩子。这还是一次美妙的散步呢。从普拉桑到图莱特不到三十里路：去一个小时，回来一个小时，如果想七点钟赶回来，还可以在那里呆上两个钟头。等玛蒂娜准备好晚饭，马克西姆有足够的时间吃饭和搭火车。

可是，真福却心慌意乱，显然是因为要去拜访马卡尔而感到不安。

"啊！不行！你们还以为我在这样的雷雨天气会到那里去……派一个人去把夏尔领回来不是更简单吗？"

帕斯卡只是摇头。夏尔可不是想领回就能领回来的。这是个不懂道理的孩子，有时任性起来，就像个无法驯服的动物，胡乱奔跑。卢贡老夫人的计划遭到反对，思想上毫无准备，恼火得很，又事遇偶然，终于只得退让。

"总之，按你们的想法办吧！我的上帝，事情真糟糕！"

玛蒂娜跑出去找马车。时间不到三点。两匹马上了通向尼斯的大路，沿着斜坡直向维奥内桥奔跑，然后向左边拐去，继续沿着河边将近两公里的林荫路前进。接着，道路进入塞耶峡谷。这是一条很窄的路，两边夹立着被热烈阳光晒得焦黄的石壁。石缝间挺立着松树；沿着山脊长满了树丛，仿佛低处的野草，悬挂在万丈深渊的上空。这里是一片乱石滩，景色荡然无遗，是通向地狱的一条走廊，弯弯曲曲，高高低低，血红色的土地沟壑交错，除了天上飞的雄鹰，处处空寂无声。

真福咬着牙关不说话，脑子里却转个不停，脸色不胜忧

虑。天气十分沉闷，巨大的铅灰色云团背后烈日熊熊。几乎只有帕斯卡一个人在说话，他为眼前这热烈的大自然所激动，他竭尽全力想使他的侄子也得到分享。但是，他的热望落空了。他对巨石间的橄榄树、无花果树和荆棘、对这块块巨石本身，以及这庞大、坚强的山体下涌动着的生命力，边指划边说，赞叹不已。马克西姆听了却冷冰冰的，他被眼前这威严、荒野的块块巨石压得抬不起头，心里又受着煎熬。他宁愿把目光移到坐在对面的妹妹身上。她渐渐引起了哥哥的兴趣，她的圆圆脑袋很漂亮，前额端正而匀称，显得很健康、很幸福。有时候，他们的目光在一起相遇，她只要露出温柔的微笑，他就立即受到鼓舞。

此时，峡谷的景色渐渐缓和，路旁的山地渐渐平坦，其间的百里香和熏衣草随处可见。眼前仍是荒无人烟，淡绿色和淡紫色的空地一片接着一片，稍有风吹，都会卷起一阵强烈的香味。接着，转过最后一个弯之后，突然来到泉水叮咚、清凉如秋的图莱特溪谷。溪谷尽处是一片片的草地，偶而也有参天的大树。村庄就在半山腰上，周围长满了橄榄树；再向正南边不远处才是马卡尔住的地方。马车必须沿着通往正对面白色墙壁疯人院的大路继续前进。

真福的沉默更加严重了，因为她不喜欢让人看到马卡尔叔公。他哪一天死了，谢天谢地，大家族又减轻了一份负担！为了大家的光荣，他早就应该长眠于地下。但是，他偏偏不肯死去，八十三岁了，仍是个老酒鬼，见了酒没命地往肚里灌，似乎靠着酒精保存他的老命。在普拉桑，他的名声极坏，四体不勤，杀人越货，无恶不作；老人们至今还在窃窃私议，自他而始的卢贡家族成员们屠刀下冤死鬼们的故事真是骇人听闻。一八五一年十二月动乱的日子里，他暗中设计、公然使自己的同

伴一个个倒在血泊之中。后来，他回到法国，他谢绝已得到允诺的好位置，因为他更喜欢真福替他购置的图莱特这份小产业。从此，他在这里过着富裕的生活，他只抱着一个野心，就是继续扩大自己的产业，再次等待好时机；当他的兄嫂要战胜正统派，再次夺回普拉桑时，他又想出办法，向她提供力量，因而将一块眼红已久的田地弄到手。这又是一段可怕的故事，至今仍在人群中相传：一个疯子暗中打通关节，被从疯人院释放出来，夜里东奔西跑，伺机报仇，放火烧了自己的家，致使四个人葬身火海。但是，这都是些陈年旧事，如今的马卡尔已变得规规矩矩，不再是当年的那个使家人担忧惧怕的土匪。他装出一副正人君子的面孔，与人交往中貌似憨厚，却心藏诡计，脸上皮笑肉不笑，拿世人压根儿不放在眼里。

“叔公在家，”快到目的地时，帕斯卡说。

农舍是典型的普罗旺斯建筑，只有一层，屋瓦都褪了颜色，四壁涂得炸黄耀眼。屋前是一片小土坪，土坪上的百年老桑树林枝桠交错，浓荫满地。每逢炎夏，叔公就在土坪上抽着烟斗。听到车马的喧嚣声，他来到土坪边上，挺直他的高大身躯，他穿着一件干干净净的蓝呢短上衣，戴着一顶冬夏不离头的毛皮鸭舌帽。

当他辨认出四位来客时，他话中有话地大声说道：

“哈！高朋自远方来！感谢各位光临，好好在这里凉快凉快。”

看到马克西姆，他大惑不解。这是谁啊？为什么到这里来？听到马克西姆的名字，以及有关错综复杂血统关系的补充解释，他立即挥手制止。

“是夏尔的父亲，我知道，我知道！……是我侄儿萨卡尔的儿子，没错！他喜结良缘，不料妻子死啦……”

他凝视着马克西姆，看见侄孙才三十二岁年纪就满脸皱纹，须发皆白，他显出很高兴的样子。

“啊！真的！”他补充说，“我们都老啦……我倒没有什么大的病痛，身体很结实。”

他是个胜利者，腰板很硬朗，面色红如火炭。长期以来，普通烧酒对他来说等于是一碗清水；唯有“三六烧”烈酒才能给他已硬化的喉咙搔一搔痒；他不知喝下去了多少酒，肚子灌得满满的，全身的肌肉像一堆海绵似的泡在酒水里。他身上渗透着酒汁。他只要一张口呼吸、说话，就是酒气熏天。

“是的，叔父，你的确很结实！”帕斯卡赞叹说，“你是局外人，你有理由不拿我们放在眼里……你知道吧，我只担心一件事，就是，总有一天，你一点燃烟斗，就会像一大碗潘趣酒一样全身起火。”

马卡尔听得乐滋滋的，放声大笑。

“你这是玩笑话，我的孩子！一杯白兰地远远胜过你的臭药品……你们都来几杯吧，嗯？好让叔父为大家增光增光。臭舌头的话，我不在乎。我有麦子，我有橄榄，我有扁桃，有葡萄，有土地，我是个有产者。夏天，我在桑树林的荫凉里抽我的烟斗；冬天，我换个地方，靠在我那个墙下，晒着太阳，照样抽烟斗。像这样一个叔叔，没有什么脸红的吧，不是吗？……克洛蒂尔德，如果你想喝，我有果子露。你呢，真福，我亲爱的，我知道你比较喜欢茴香酒。我告诉你们，我这里什么都有！”

他摊开两臂，好像怀里拥抱着他这个由老流氓而变成隐士的一切财富似的；其时，真福听着他口中连续列举自己的巨大财富，心里深感不安，眼睛一直盯着他，几次想打断他的话。

“谢谢，马卡尔，我们什么也不要吃，我们很着急……夏

尔到底在哪儿?”

“夏尔，好的，好的！稍等一会儿！我明白了，爸爸是为看孩子来的……先喝上一杯总无妨吧。”

听到客人们绝对不愿接受他的款待，他感到伤心，冷冷地笑着说：

“夏尔，他不在这里，他和老太婆在疯人院呆着。”

接着，萨卡尔把马克西姆领到土坪尽头，指着远处的一片白色高大建筑物，建筑物周围的园子像监狱的院子似的。

“你瞧！我的侄儿，那前面不是三棵大树吗，左边那棵树下就是一个院子，院子里有一股泉水。底楼右边第五个窗子就是迪德姑姑的房子。孩子就在那屋里住着……我刚才把他送到那里去的。”

这是管理当局的一项特许。她在那里住了二十一年，从来没有给女管理人员带来过任何麻烦。她寡言少语，性格柔顺，静静地坐在扶手椅里两眼发呆，日复一日地捱着漫长的岁月。因为孩子在那里玩得高兴，因为她本人也似乎喜欢孩子，所以，管理人员虽明知这是违背规章制度，却也装着看不见，有时竟允许孩子连续两三个小时呆在那里，专心专意地剪图像。

又是一件不顺心的事，真福的情绪坏到了顶点。马卡尔建议五人一同前往，她一听就大发脾气：

“什么馊主意！你一个人去吧，赶快把他领回来……我们没有时间跟你磨蹭。”

她气得浑身打颤，叔公却觉得好笑；于是，他觉察到，她对他是多么反感；但他却继续傻笑，不改初衷。

“当然啰！我的孩子，我们趁这个机会见一见老祖宗，这是我们大家的老祖宗。这还用说吗，你们也知道，我们都是她的骨血，如果不去问问她好，总不礼貌吧，既然我的侄孙大老

远赶来这里，而且多年又没再见过她……我呀，并不否认她，啊，他妈的，我并不否认她！确实，她是个疯子；不过，百岁以上的老太太可不常见，所以，大家还是对她表示亲热一点好吧。”

一阵儿沉默。一缕冰冷的震颤在奔流。始终不赞一词的克洛蒂尔德首先开了腔，她的话音里充满了激动。

“你说的对，我的叔公，我们都去。”

真福本人只好同意。大家又上了马车。马卡尔坐在车夫旁边。马克西姆心里很不自在，疲倦的脸色更显得苍白。短短的路途中，他向帕斯卡不断询问着关于夏尔的情况，俨然一副慈父般的神态，内心的不安却在不断增加。医生碍于母亲的严厉目光，没有完全照实回答。天哪！孩子的身体很不好，正是这个原因，才一连几个星期被安顿在乡下叔公家里。然而，孩子却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帕斯卡没有多言多语；其实，他曾一度做过美梦，试图通过脑素注射，给孩子恢复大脑和肌肉功能。但是，他连续碰到困难，只要一打针，孩子就大出血，每次都必须用压迫绷带才能止住血。这是由于种族衰退而引起的组织松弛，淡红的血液从皮肤里渗出，尤其是鼻子出血，每次都是来势甚急，血流如注，吓得家人们不敢让他一人独处，只怕他的血管里的血一下子流尽流光。医生最后说道，因为孩子智力迟钝，他倒希望在脑力活动比较强烈的环境里使其智力得到发展。

马车到了疯人院跟前。马卡尔听着听着，从座位上下来了，说：

“这孩子真是温柔，而且模样又很俊，简直是个小天使！”

马克西姆的脸色更加苍白，闷热天里打着寒颤，其余的问话都咽下了肚子。

他凝视着疯人院的巨大建筑物，凝视着被花园分割开来的各个区间的房子。疯人院里按男女性别病情轻重分别居住。一尘不染，一片死寂，脚步声、钥匙声显得格外响亮。马卡尔认识所有的男女看管人员。而且，病室的门都对帕斯卡医生开着，院方特许医生给某些重病人治病。大家沿着一条走廊走着，一转弯，进了一处院子。就在那里，是底楼的一间屋子，四壁贴着浅色壁纸，家具很简单：一张床、一个衣橱、一张桌子、一个扶手椅和两把椅子。按规定不能随意离开病房的女看护员这时正好不在。桌子两端只有女疯子和病孩子两人。女疯子木头似地枯坐在扶手椅里，孩子坐在椅子上，聚精会神地用剪刀剪着图画。

“进来！进来！”马卡尔连声说道。“没有危险，她很安静！”

老祖宗名叫阿代拉伊德·富凯，儿女成行，子孙满堂，大家亲切地称她迪德姑姑。虽然听到人语喧嚷，却连头也不回一下。自从年轻时期，她就染上了瘾病，身心失去平衡。她性格热烈，情欲如炽，时常因为病情发作而心绪不宁、坐卧不安。活到八十三岁高龄时，突然因为一次可怕的精神打击而痛苦不堪，陷入了癫狂状态。此后二十一年来，她智力停滞不前，体力突然衰弱，任何良药也无可挽回。今年一百零四岁了，她还活着，仿佛一个被忘却的人，一个精神安定、大脑僵化的疯子。神智总是不清，但不至于导致死亡。然而，她毕竟年逾百岁，筋骨不免渐渐消瘦起来。她的肌肉好像被漫长的岁月吃光了，瘦得皮包骨头，每次都需要人从床上背到扶手椅里，这具枯黄、干瘪的骷髅，好像一棵只剩下树皮的百年老树，直挺挺地靠着椅背端坐，瘦长的脸上只有两只眼睛，表示还是个活物。她直瞪瞪地看着夏尔。

克洛蒂尔德身上有些打颤，走上前去。

“迪德姑姑，我们想来看看你……你不认识我吗？我是你的小孙女，有时还来这里和你拥抱呢。”

但是，老疯子似乎没听见。她的目光始终不离开孩子，孩子用剪刀剪了一张紫脸金衣国王的图像。

“妈妈，”马卡尔也开了口，“你真老糊涂了，你看看我们吧。这位先生是你的孙子，他是特地从巴黎赶来的。”

听到老儿子的声音，迪德姑姑终于转过头来。她的虚空而明亮的眼睛在子孙们身上缓缓移动，接着又落到小夏尔身上，陷入了冥思。谁也不再说话。

“自从那次受到可怕的打击以来，”帕斯卡低声地解释道，“她一直就是这样：她的智力、她的记忆力似乎全部被摧毁了。她经常闭口无言，有时候却结结巴巴说出一长串谁也听不清的昏话。她哭笑无常，成了一件没有任何感情的东西……然而，我也不敢断言，智光已经死灭，心灵深处的记忆荡然无存……啊！可怜的老祖宗，倘若她还没有陷入绝境，我真为她深感痛惜！假如她没有失去记忆，二十一年来，她又能想到什么呢？”

一挥手间，他丢开了他所熟知的、可怕的、过去的话题，他仿佛又看到了青年时期的老祖宗。当年的老祖宗是个大个子，身材瘦削，面色苍白，两眼惊愕，与脑袋迟钝的园丁卢贡自愿结婚后不久，她就成了寡妇；服丧期未满，她又投进走私贩马卡尔的怀抱，爱火中烧，如狼似虎，甚至连正式结婚也顾不上。就这样，她拉扯着一个婚生子和两个私生子在吵闹不安中熬过了十五年，常常一连数星期不见踪影，归来时被打得鼻青眼肿，两臂脏兮兮的。接着，马卡尔被一名宪兵像狗似的开枪打死了。这第一次的打击，使她的心冰凉如死，失去血色的脸上唯有清泪泉涌。她退出了人间舞台，躲进情夫留下的破

屋，在那里度过了整整四十年的修女式的生活，其间精神病时时发作，不胜悲苦。但是，又一次打击使她完全陷入疯狂。帕斯卡想起了那个凄惨的场面，因为他曾身临其境。老祖宗曾将一个名叫西尔韦勒的苦孩子收养在家里，家族内的怨恨和血腥斗争使孩子深受其害，一八五一年镇压暴动期间，一个宪兵用手枪将孩子的头颅击碎。血污总是伴随着老祖宗。

然而，真福却向夏尔跟前走去。夏尔只顾聚精会神地剪他的图片，来了这么多人对他却没有影响。

“我的小宝贝儿，这是你的父亲，这位先生……你拥抱他吧。”

这时，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夏尔身上。他穿得漂亮极了，一件短上衣和一条饰有金黄色条纹的黑绒短裤。脸色粉白如百合花，和他剪刀下的小王子颇为相似，眼睛大而苍白，一头金色柔发似水。但是，此时此刻，尤其使人感到惊奇的是，他的长相竟和迪德姑姑相似。这种相似已经超过了三代，一下子直接反映到孩子身上。娇嫩的孩子脸上却是百岁老人似的干瘦和憔悴，仿佛也已抹去了亮色，老态实足，和家族末世一样灯尽油干。祖孙相对而坐，愚蠢的孩子死尸般的漂亮，仿佛是被人遗忘的老祖宗的结束。

马克西姆俯下身在孩子的前额上吻了吻。他的心凉了，孩子如此漂亮使他感到恐惧不安，呆在这个充满人类沉重苦难的神经病室里，他只觉得心里不是滋味。

“你多么漂亮，我的小宝贝儿！……你爱我吗？”

孩子只是看着父亲，听不懂说的是什么，又去剪他的图像。

大家都感到心酸。迪德姑姑忧郁的脸色没有改变，她哭了，一串泪珠从活着的眼睛流出来，在死人似的两颊上滚动。

她始终看着孩子，她慢慢地哭着，无休无止地哭着。

这时，帕斯卡心里极为悲恸。他拉住克洛蒂尔德的胳膊，死劲抓着，克洛蒂尔德不解其意。呈现在他眼前的就是整个家族的缩影，有婚生的和非婚生的，都总根于这个受到神经官能症损坏的老祖宗。五代人都在：卢贡族和马卡尔族、阿代拉伊德·富凯算是根源，接着是老土匪叔公，接着是帕斯卡他本人，接着是克洛蒂尔德和马克西姆，最后是夏尔。真福填补了亡夫的位子。中间没有空缺，生物链按照它不可更改的逻辑一代一代向下遗传。这个悲凉的破屋代表着整整一个世纪，这里的苦难渊远流长，气氛如此惊惧，人人都不寒而栗！

"怎么啦，老师?"克洛蒂尔德浑身打颤，低声问道。

"没什么，没什么！"医生悄声说道。"我以后再告诉你。"

马卡尔独自说着风凉话，大声训斥老祖宗。"想法真奇怪，人家大老远来看你，你拿眼泪接待人家，这不礼貌。"接着，他向马克西姆和克洛蒂尔德转过身去。

"总之，我的侄孙，你见到了你的孩子。他长得很漂亮，对你毕竟是件光彩的事，是不是?"

真福急忙插了言，事情弄成这个样子，她很不满意，一心想着尽快离去。

"当然是个漂亮孩子，他不像大家所说的那么迟钝，你看看，他的两只手多么灵巧……到了巴黎你让他见见世面，开开眼界，那时你再看，是不是？我们在普拉桑办不到的事，一经你的手就是另一番情形。"

"可能吧，可能吧。"马克西姆低声回答。"我没有相反的意见，让我考虑考虑。"

马克西姆面有难色，又补充说：

"你也明白，我来这里只是想见见他……现在我不能带他

走，因为我还要去圣热尔韦呆一个月。可是，我回巴黎后立即考虑，并给你写信。”

他掏出了怀表，说：

“真见鬼！五点半啦……你知道，我绝对不能误了九点钟的火车。”

“好，好，我们走吧，”真福说。“我们呆在这里也没什么事。”

马卡尔挖空心思，想把他们拖住。他叙说着各种往事。在提到当年迪德姑姑爱说话的那段日子里，他肯定地说，一天早上，他发现老祖宗在唱着一段青年时期的浪漫曲。而且，他也不需要坐马车接送，既然马克西姆把孩子交给他管，他就带着孩子步行回去。

“跟你的爸爸拥抱吧，我的孩子，因为他是来和你见见面，以后能不能再次见面，谁也不知道！”

夏尔既惊奇又冷淡，他抬起了头，马克西姆动情之下，再次在孩子前额上亲了一下。

“你要好好听大人的话，我的好孩子……你要爱我。”

“好啦，好啦，我们要抓紧时间，”真福连声说道。

女看护人员回来了。这是个很壮实的胖女人，专门为女疯子服务。她像对待小孩似地，照管病人起床、睡觉、吃饭和洗澡。帕斯卡医生向她询问时，她有问必答 。医生最大的梦幻就是通过他的打针方法为一切精神病患者治病。既然病人们的大脑失去了作用，为什么就不能通过神经质素的注射修复器官的创伤、增强他们的抵抗力和意志力呢？所以，他忽然想到要在老祖宗身上试验这种疗法；接着，他又感到恐惧不安，认为必须谨慎小心，且不说到了这个年纪，精神错乱已经到了最后阶段，丝毫没有办法。他于是选了另外一个病人，名叫萨尔

特，是个制帽工人；一年前，为了避免发生事故，主动请求关入疯人院。萨尔特每每病情发作时，身不由己，总想杀人，见了行人就要扑上去。他身材短小，肤色深红，脑门塌陷，面孔如鸟，鼻子高大，下颌极短，左颊显然比右颊更大。在这个性情很冲动的病人身上，医生取得了奇迹般的效果，一个月以来，病情再没有复发过。这天，女看护士正好被问及此事，回答说，萨尔特情绪安定，病情一天比一天要好。

"你听见了吧，克洛蒂尔德！"帕斯卡高兴极了，大声说道。"今天我没时间见他了，我们明天再来。这是我的出诊日……啊！如果我有勇气，如果她还是年轻时期……"

他的目光又移到了迪德姑姑身上。克洛蒂尔德为他的激情所感动，微微一笑，低声说：

"不行，不行，老师，你不能再造生命……你快来，就剩下我们在最后。"

的确，其余三人早已出去了。马卡尔站在门前，望着远去的真福和马克西姆。马克西姆总是一副玩世不恭的神色，被人遗忘的迪德姑姑瘦得可怕；一动不动地坐着，眼睛又盯着金发白面、疲惫不堪的小夏尔。

归途充满了艰难。地面上热气蒸腾，马车轮子沉重地向前滚动着。天空里乌云滚滚，落日的余辉变成一片灰黄。刚开始，还互相敷衍两句话；一进了塞耶峡谷，谁也不想说话；眼前巨石林立，连成一片，似乎挡住了去路，人人心里恐慌不安。那前头不就是天尽头吗？不就是叫不上名字的万丈深渊吗？一只雄鹰尖叫着从天上飞过。

眼前又是杨柳依依。马车在维奥内河岸边快速行驶着，真福突然又说起话来，好像接着前面的谈话似的。

"你没有必要担心他的母亲。她很喜欢小夏尔的，她是个

很讲道理的女人，她完全明白，孩子的兴趣是想跟你一块儿生活。另外，应该对你直言相告，可怜的孩子跟她在一起并不幸福，当然是因为丈夫更偏爱自己的儿子和女儿……总之，你应该什么都知道。”

她继续说着，可能是想说服马克西姆，从他口中得到正式许诺。她一直说到普拉桑。接着，马车到了郊区的石板路上，突然一声震动。

“你瞧，那不是他母亲么……就是这个金发胖女人，就在这个门前。”

这就是马具皮件工的家门口，挂满了马具和笼头。朱斯蒂娜坐在一把椅子上，她一面乘凉，一面织着袜子；她的姑娘和男孩就在她身边的地上玩耍；娘们三个后面，店铺里黑洞洞的，褐发胖男人托马正在修补一个马鞍。

马克西姆拉长了脸，不动声色，只是感到好奇。面对这个三十二岁的胖女人，他感到很吃惊。胖女人显得如此明智，如此高雅，脱尽当年的顽劣之气；那时他们年龄相同，刚进入十七岁，他和她刚懂得人事。现在，他是个病人，而且显得很老，发现她很美丽，很沉静，又很肥胖，也许他只觉得心里痛苦。

“我哪里能认识她呢，”他说。

马车继续行驶，一拐弯进了罗马大街。朱斯蒂娜消失了。这过去的不同景象，连同托马、两个孩子、店铺都融进了模糊的暮色里。

在苏莱雅德，晚饭已经摆好了。玛蒂娜烧了一条维奥内河鳗鱼、一只兔子、一大块牛排。七点的钟声响过，晚饭吃得从从容容。

“别发愁，”帕斯卡医生对侄子重复说，“我们陪你到铁路

上去，十分钟不到……你只要放好箱子，拿上车票，跳上火车就行了。”

接着，他再次发现克洛蒂尔德在前厅里挂起她的帽子和阳伞，便低声对她说：

“你知道，我为你哥哥感到担心。”

“怎么回事?”

“我仔细观察过他，我不喜欢他走路的姿势。我的眼力从来没错过……总之，这个孩子是共济失调症。

她脸色刷白，重复说：

“共济失调症!”

一个残酷的景象出现在她的眼前。邻居家一个年岁不大的男孩，整整十年间，被仆人用小车推来推去。残废，这是最可怕的疾病，它是一把利斧，砍断活人生命的权利。

“可是，”她悄声说道，“他只说是风湿病。”

帕斯卡耸了耸肩膀，把一个指头放在嘴唇上，示意不要说话。他向饭厅走去。真福和马克西姆已坐在那里等候。

晚饭的气氛很友好。克洛蒂尔德心中突然不安，使她对坐在身边的哥哥变得更加温存。她高高兴兴地照料他，硬让他捡最好的东西吃。她两次将玛蒂娜喊回，因为菜上得太快了。这位妹妹心肠好、身体好、讲道理，马克西姆越来越感到欢心，仿佛坠入温柔之乡似的。他被妹妹折服了，一个朦胧的计划渐渐在脑子里明确起来。既然他的儿子小夏尔像死尸般的漂亮，富贵的神色中又透露出病态的愚蠢，使他如此恐慌不安；为什么不带妹妹到自己身边呢？一想到家里有一个女人，他不禁毛骨悚然，因为他害怕一切女人，他过早地领悟过女人的滋味；可是，这个女人对他的确是亲如母子。另外，他家里如果有一个诚实的女人，他的境况就会改变，那真是太好了。至少，他

父亲再不敢打发婊子勾引他来了。据他猜测，父亲这样做的目的是叫他纵欲身亡，立即把他的钱弄到手。对父亲的恐惧和憎恶使他下定了决心。

“难道你就不结婚了吗?”他问道，试图探听虚实。

妹妹笑了笑，说：

“嘿，不用着急!”

接着，她赌气似地注视着抬起头的帕斯卡。

“知道不知道……我是永远不结婚的。”

真福气得大声叫嚷。看到孙女对医生如此钟情，她经常想着通过婚姻把两人隔断，使儿子陷于孤立，使他的内心世界遭到摧毁，由她自己取而代之，主宰一切。所以，她把孙女叫来作证：一个女人要结婚，这对不对？终身不嫁，这是不是违背自然？他一脸的严肃，同意了母亲的意见，目光始终不离开克洛蒂尔德。

“是的，是的，应该结婚……她是个非常懂道理的人，她一定会结婚的……”

“得了吧，”马克西姆打断了对方的话，“她真的懂道理吗?……也许是为了活受罪吧，吵吵闹闹的夫妻还少吗?!”

他下定了决心。

“你不知道该怎么办吗？……好吧，你可以去巴黎跟我一起生活……我已经考虑过，像我这样的身体状况，负担一个孩子，我有点害怕。我自己不就是个需要人照顾的孩子吗？……你可以照顾我，你可以留在我身边，如果我最后失去双腿的话。”

想到自己的前景，他动了心，语不成声。他在想象之中自己已经成了残废，仿佛妹妹就在床边，体贴入微的照料他。倘若妹妹同意终身不嫁，他则甘愿把自己的家业完全留给妹妹，

以断父亲的妄念。想到孤独的可怕，想到不久的将来可能需要一个女看护人侍候，他显得非常激动。

“你真是一片好心，你不会后悔的。”

可是，端着烤牛肉走过来的玛蒂娜大吃一惊，停下脚步。听到这项提议，四座为之愕然。真福第一个表示同意，她觉得克洛蒂尔德如能成行，将有助于她的各项计划的实现。她看了看克洛蒂尔德，克洛蒂尔德仍然闭口无言，仿佛失神落魄；与此同时，帕斯卡医生脸色刷白，不知如何是好。

“噢！我的哥哥，我的哥哥，”妹妹说得结结巴巴，她一时找不到其他合适的词语。

这时，老祖母插了话。

“这就是你的全部想法吗？不过，你哥哥对你的建议是很不错的。如果他不愿意现在带夏尔去，你总是可以去的；以后，你可以让小孩也去……你看，这样安排不是挺美的吗；你哥哥对你说的是心里话呀……帕斯卡，她是不是应该有个明确的回答呢？”

医生经过一番努力，又恢复了宁静。不过，他的心显然是冰凉了。他的语气很缓慢。

“我再告诉你一遍，克洛蒂尔德是很懂道理的，如果她应该同意，她会同意的。”

姑娘心里很不平静，她抗议说：

“老师，这么说，你是要赶我走吗？……诚然，我对马克西姆是很感激的。但是，丢开一切，我的上帝！丢开一切爱我的，一切被我爱过的！”

她感到茫然失措，用手指着眼前的一切，心头拥抱着整个苏莱雅德。

“那么，”帕斯卡看着她，接口说，“如果马克西姆身边需

要你，你怎么办呢?”

她的眼里充满了泪水。她打了一个寒噤，因为只有她心里明白。那残酷的景象又浮现在她的眼前：两腿残废的马克西姆，就像她经常遇见的那个邻居一样，整天被佣人用小车推来推去。但是，她的情欲与她的怜悯发生了冲突。对于一个十五年间与自己形同陌路的哥哥，她有没有一项义务呢？她的义务是不是发自她的内心呢？

“你听我说吧，马克西姆，”她终于说道，“你让我也考虑考虑。我看……你放心，我对你是非常感谢的。如果有一天你真的需要我，我肯定自有主张。”

姑娘的话已说到尽头。一直头脑发热的真福已感到筋疲力尽。此时，医生言不由衷地说什么诺言不必再三。玛蒂娜端来一盘奶油蛋糕，她丝毫没想到掩饰自己内心的喜悦：让小姐走！这倒是一个好主意，不过先生一个人呆着，准会愁死的！由于这个“插曲”，晚饭吃到最后时速度减慢了。八点半的钟声响了，饭后果品还没有吃完。这时，马克西姆急得直跺脚，执意要走。

大家一起送他到了车站。他最后一次和妹妹拥抱了一番。

“你可要记住!”

“你别怕，”真福大声说道，“我们会提醒她的。”

医生微笑了。火车开动了，三个送行的人各自挥动着手帕。

那一天，老祖母一直被送到她家门口。帕斯卡医生和克洛蒂尔德慢步回到了苏莱雅德，他们度过了一个温馨的夜晚。连续几个星期的苦恼和内心的分裂对抗情绪似乎烟消云散了。他们从未感受过这样的甜蜜，这样的心连着心、亲密无间。他们好像大病初愈，一种希望、一种生之欢快在他们心中萌发了。

闷热的夏夜里，他们久久地呆在梧桐林间，静听着泉水的清脆响声。他们甚至不说话，只是深深地品味着幽聚的幸福。

四

八天以后，家里又陷入了苦恼。和先前一样，一连几个下午，帕斯卡和克洛蒂尔德你不理我，我不理你，互相赌着气；他们的情绪忽冷忽热，不断变化。玛蒂娜心浮气躁，很不自在。三口之家成了一座地狱。

接着，一切情形突然更加恶化。一个享有巨大圣名的嘉布遣会修士来到普拉桑退省。这在南方各城市是常有的事。圣萨蒂尔楠教堂的讲坛上响起他的震耳声音。这是使徒一类的人，他的口才通俗易懂，充满激情，辞藻华丽，极富形象性。他的感情极为奔放，极为狂热，他大肆宣扬现代科学的空虚，否定现世的真实，展示未知境界和来世的奥秘。本城全体女信徒的心一律被搅翻了。

从第一夜起，克洛蒂尔德在玛蒂娜的陪同下参加了讲道集会；帕斯卡发现她回到家时仍然带着宗教的狂热。在以后的日子里，她兴趣极浓，回家的时间更晚了，回家之前总要在小教堂的黑暗角落里祈祷一个钟头。她天天泡在教堂里，回到家时已是精疲力尽，两只晶莹的眼睛直透人心。修士的热烈话语时时萦回心头。她对万事万物似乎产生了愤怒和轻蔑的情绪。

帕斯卡心里很不安静，他想从玛蒂娜口中了解情况。一天早晨，他很早就来到楼下，女仆正好在打扫餐厅。

“你也知道，如果你和克洛蒂尔德高兴去教堂，这是你们的自由，我并不限制。我对任何人的良知都没有施加压力的意思……但是，我也不希望你把她折腾成了病人。”

女仆继续扫她的地，低声回答说：

“恐怕只有不相信自己是病人的人才是真正的病人。”

女仆说这句话时神色非常自信，听得医生不出声地笑了。

“是的，是我的精神有残疾，你们都恳求我变好；你们都是拥有良好健康和完美智力的人……玛蒂娜，如果你们继续折磨我，并且折磨你们自己，我可要生气的。”

医生说话的声音是如此失望、如此生硬，女仆突然站住了，她面对面地注视着主人。无限的柔情，无穷的悲凉在她终生勤苦的、老处女的、憔悴的脸上拂过。泪水充满了她的眼睛，她一面走开，一面结结巴巴地说：

“啊！先生，你不喜欢我们！”

帕斯卡的情绪平静下来，心里的哀愁不断增长。他以往态度宽容，对克洛蒂尔德的教育和训练未曾绝对严加管理，他的懊悔更增加了。他的信念是，不要人为地去强迫，树木才能成长；所以，他对克洛蒂尔德的作法是，简单地教会她阅读和写字以后，让她自由自在地成长。事先没有任何计划，纯粹是在日常生活过程中，她几乎无书不读，在帮助伯父搞研究、改清样、抄手稿、对手稿进行分类中，她对自然科学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他平时是漠不关心，今天他是多么后悔！对于这个极为清晰、求知如渴的大脑，他本应给予坚强的领导，然而，他却听之任之，使之按照老祖母真福和善良的玛蒂娜的意愿，陷入了来世的需要。他自己是个注重事实的人，他努力做到，现象

以外的情形绝对不闻不问；他严守学者的纪律，在现象之中获取成功；然而，他天天看到的却是，她只关心未知境界，神秘境界。这在她心里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顽念，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她得不到满足时，就犹如受酷刑一般。那是一种无法满足的需要，是不可知世界发出的一种不可抗拒的召唤。她早在小的时候，尤其是后来当了闺女，她就喜欢问这问那，总要问个水落石出。如果他让她看一朵花，她就要问，为什么这朵花会结出一粒种子，为什么这粒种子又会发芽。接着，她又要问到关于怀孕、性别、生命、死亡之类的神秘现象，种种人所未知的力量、上帝，她无所不问。每一次问到第四个问题时他注定回答不出来。他不知如何回答、而且也不愿意和她继续纠缠时，他就显出既愤怒又滑稽的神态；她则笑声朗朗，表示自已胜利，又茫然地回到她的梦幻世界，回到人所未知以及可能相信的无边无际的虚幻世界。听到她的解释，他常常感到惊愕。他的头脑是由科学滋养而成，其出发点总是已被证实的真理；可是经过她的联想，一下子却跳入神话传说的天堂。许多中间媒介往来其间，有天使，有圣徒，有神奇的灵感，改变了物质的面貌，给物质以生命；或者这还只是一种相同的力量——世界的灵魂，上下五千年间，它在努力工作，使万事万物融合成最后的爱的亲吻。对此她已做过计算，她如是说。

她如此心烦意乱，帕斯卡从未见过。一个星期以来，她天天去教堂听修士的传道；白天里，她焦急地盼望着天黑去祈祷。她带着虔敬而激动的心情前往，仿佛一个姑娘初次幽会似的。接着，第二天，她的全部身心都说明她已脱离外界人生，脱离她所熟悉的生存环境；仿佛我们眼前的世界、我们每分每秒必做的行为，只不过是引诱人上当的陷阱和接二连三的蠢行。所以，她几乎放弃了她的工作，她被一种战无不胜的惰性

屈服了，一连几个钟头地坐着不动，两手垂在膝盖上，两只眼睛茫然地向梦境中的远方望去。她本来是个勤快人，每天黎明即起，如今却是早睡晚起，只是吃午饭时才露个面。她花在梳洗打扮的时间并不长，因为她失去了女人爱好俊俏的习惯，头发几乎不梳，一件罩衫钮扣胡乱扣着；但是，她依然很可爱，因为她正在得意的青春岁月。已往的早晨，她很喜欢在苏莱雅德散步，在长着橄榄树、扁桃树的台地上从高向低地跑来跑去，到散发着松香气的小松林里去看看，到炽烈的打麦场上久久地站着，接受日光浴；而今这些活动全取消了，她喜欢门窗紧闭、无声无息地呆在卧房里。下午，进了工作室时，她懒洋洋的，只觉得有气无力；无所事事地在椅子间慢步走来走去；面对着眼前的曾使她感兴趣的一切事物，她很疲倦、很恼火。

帕斯卡只得放弃请她帮助工作的念头。一份笔记交给她清誊，三天时间过去了，仍原封不动地放在桌子上。她再也不进行分类工作。一页手稿掉在地上时，她也懒得弯腰去捡。尤其是，彩粉画她竟半途而废。那非常准确的花卉是为一部关于人工繁殖的著作插图用的。花瓶里色泽艳丽而奇特的红色锦葵大花已凋谢了，她还没有临摹完毕。整整一个下午，她兴致勃勃地信笔乱涂着一张画。这是梦中的花，奇迹般的阳光下鲜花怒放，有如金色的麦穗，四周包围着紫红色的大花冠，看上去和打开的心脏一模一样，一束束数不清的“星体”向天空挺立，流成了一带“银河”。

“啊！我可怜的女儿，”那一天医生对她说道，“怎么能把宝贵的光阴浪费在这些胡思乱想方面呢？这些锦葵的临摹我等着用呢，你扔着不管，全给弄死了！……你这样下去要生病的。现实之外，既没有健康，也不可能有美丽。”

她常常是有问无答，一味固守自己的信念，不想与人争

论。但是，刚才医生的一段话正打中了她信仰中的要害。

“没有现实，”她明明白白地宣布。

他乐得笑了起来，因为出自于这个大孩子之口的这句大话具有哲学意义。

“是的，我知道……我们的感觉是有缺点的，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又只能通过我们的感觉，所以，世界可能是不存在的……那么，让我们打开通向狂想的大门吧，让我们接受最荒谬的幻想吧，让我们向不受规律和事实制约的恶梦迈进吧……可是，你如果取消了大自然，那么，你一定会看到，规律不复存在，生命的唯一兴趣就是相信生命、热爱生命，运用智慧的一切力量更进一步了解生命。”

她满不在乎、又愤愤不平地挥了一下手，谈话立即停止。现在，她拿起蓝色铅笔，嚓嚓几下一幅彩粉画画完了：清朗的夏夜天空里光焰四射。

但是，过了两天，又发生了一场争论，事情更加糟糕。刚吃过晚饭，帕斯卡又上楼继续工作，而她却是在室外的平台上坐着。几个钟头过去了，半夜的钟声响了，还没有听见她进屋的声音，他心里十分惊奇不安。她要回屋必须从大厅通过，由此可以肯定，她没有从大厅通过。他下楼时，发现玛蒂娜睡着了。过厅的门没上锁，克洛蒂尔德肯定还在外面。遇到天热的夜晚，这样的情形她时有发生；但是，从来没有晚到这个时候。

医生发现，姑娘的坐椅上空无一人，他的不安情绪更增加了。他本来希望能在那找到她。既然不在那里，那她为什么不回屋呢？如此深夜，她又能到哪里去呢？夜色美极了。九月的夜晚，气温仍然很高，无边无际的、黑色丝绒般的夜幕上，缀满了繁星。在这没有月亮的夜空里，星光显得更亮更大，连大

地都照亮了。首先，他俯身在平台的栏杆上，仔细察看各处斜坡和通往铁路线的石头阶梯，任何动静也没有，他只看到小橄榄树静止不动的圆形顶端。于是，他想到，她一定是在泉水附近的梧桐树下，静听那永恒的潺潺流水声。他向着梧桐树间跑去，向着黑暗冲去；一片漆黑里，白天很熟悉每棵树的他只得两手平伸地摸索着向前走，否则就会撞在树上。接着，他继续在小松林间摸索了很长时间，还是一个人影也没遇到。他终于悄声叫了起来。

“克洛蒂尔德！克洛蒂尔德！”

无踪无影。回声似乎睡着了，他的呼叫声淹没在无限温柔的蓝色夜幕里。他尽力喊着，他又来到梧桐树下，又转回小松林里，心里一团慌乱，在田庄各处察看。忽然，他来到打谷场上。

这时候，巨大的打谷场也沉睡着。很多年以来，这里不再簸扬谷物，杂草丛生，立刻被太阳晒成焦黄，仿佛一片厚厚的地毯。草丛间的鹅卵石永远是热的，从黄昏起，就散发着酷烈中午聚积起来的热气。

圆形的打谷场上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帕斯卡穿过它向果园跑去，差一点被平躺在地上的一个人体绊倒。他发出一声惊呼：

“怎么，你在这里？”

克洛蒂尔德甚至不屑回答。她躺在地上，两只手紧紧搂着后颈，仰面朝天；苍白的脸上瞪着两只大眼睛，闪闪发亮。

“我心急火燎，叫了你老半天！……你听见没有？”

她终于开了口。

“听见。”

“愚蠢！为什么不回答呢？”

她又陷入了沉思，拒绝做任何解释，一脸的倔强神色，两眼直瞪瞪地看着天空。

“好吧，你回来睡吧，不听话的坏孩子！有什么话明天再说。”

她仍然不动，他十遍八遍地苦苦哀求，无济于事。他只好坐在她的身边，忍受着石板地上的凉气。

“你总不能躺在外面……你至少也要回答我的问题。你呆在这儿干什么呀？”

“我看一看。”

她的两只大眼睛直瞪瞪地看着天上的星星。她的整个身心都溶入了这夏夜的万里晴空。

“啊！老师，”她又接上了自己的话题，语调缓慢、匀称、流畅，“天空高处的确切情形，你知道的太有限了……是的，我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因为我在想念你，我心里太痛苦了……不要以为我是个不听话的坏孩子。”

她的声音里掠过一缕柔情，使他深受感动。他在她的身旁躺下，两人肩并肩地交谈起来。

“亲爱的，我认为，你的痛苦是没有道理的……你想念我，你有痛苦，这是为什么呢？”

“噢！有些事情我不好对你说。我不是一个学者。可是，你教会了我许多知识，生活在你的身边，我自己也学会了更多的知识。而且，这都是我亲身感受到的事情……也许我会告诉你的，因为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天色又如此美好！”

宁静可爱的夜幕下，她连续思考了几个小时，心里挤满了说不尽的话。

“我小的时候经常听到你谈论科学，我觉得你好像是在谈论仁慈的上帝，你心头燃烧着希望和信仰。在你的心目中，世

上再也没有办不到的事。只要有了科学，就可以洞悉世间的奥秘，就可以实现人类的完美幸福……在你看来，人类是以巨人的步伐在前进，每天都有新的发现、新的真理。再过十年，再过五十年，也许再过一百年，天堂就展现在眼前，我们将会直面真理……看吧，岁月永是流失，眼前一无所见，真理越退越远。”

“你太性急了，”他简单地回答道。“即使等一千年，也要耐心等下去。”

“是的，我不能等待。我需要的是知识，是眼前的幸福。万事皆知，绝对的、永远的幸福！……噢！你知道吧，这就是我的痛苦：我在知识方面不能一步登天，我不能无忧无虑地享受人间的最高幸福。蹑手蹑脚地在黑暗中前进，一小时的安静也尝不到，一想到即将来临的忧虑就心惊肉跳，这叫做生活吗？不，不！一切知识、一切幸福，必须在一天之内实现！……科学曾经对我们做过许诺，它如果不能兑现，那就是它的破产。”

于是，他自己也兴奋起来了。

“你这是胡说八道，我的孩子！科学不是神明的启示，它和人类共同前进，它的光荣在于人类自身的努力……而且，这也不符合事实，科学并没有许诺过幸福。”

她急忙打断了他的话。

“怎么，不符合事实？打开你的书吧。你知道，我全都读过。每一本书都充满了许诺！只要读一读，就会觉得，人类是在战天斗地的征途上前进。你的书摧毁一切，你在书中宣誓要取代一切；这是纯粹的理性，是踏实的，是明智的……也许，我和所有的孩子们都一样。别人向我许诺了什么，我就要得到什么。我的想象力很活跃，目标必须是很美的，我才能满

足……过去，对我没有任何许诺，真是太便宜了！尤其是在这样的时刻，面对我的强烈、痛苦的欲望，却说什么对我丝毫没有做过许诺，这就很不合适。”

巨大宁静的夜幕下，他又一次表示抗议。

“总之，”她继续说，“科学打破了一切，天上地上空无一物；即使你为科学推卸责任，说我所抱的希望与它无关，你叫我怎么办？……没有确信，没有幸福，我是无法生活下去的。既然旧世界已被摧毁，新世界又迟迟不能建设，我到哪里去找一块坚实的土地建造我的家呢？整个古老的城市，在这场审查和分析的灾祸里全部倒塌；只剩下恐惶不安的居民在废墟上东奔西跑，不知如何是好；暴风雨的袭击之下，灾民们要求坚实而固定的避难场所，以便能够重新开始生活……所以，对于我们的灰心，我们的急躁，不必大惊小怪。我们再也不能等待。科学的步子太慢了，它已经破产，我们宁可向后倒退。是的，退到过去的信仰里，千百年间，这些信仰曾经满足过世人的幸福。”

“啊！确实如此，”他大声说道，“现在是世纪末的转折点，人们感到疲劳，面对一大堆可怕的新知识人们感到紧张……人类永远需要谎言，永远需要折磨自己的幻境，需要向后倒退，需要遭受美妙的未知世界的诱惑……既然知识是无止境的，多知道一些有什么用？既然掌握了真理不等于提供直接而确切的幸福，为什么不以远古人类似的绝对无知为满足呢？……是的，这是神秘世界的反攻，是对长达百年的实验调查的反动。当人们不能同时满足一切需要时，事情就是这样，中途背叛是在预料之中的。不过，这只是暂时的停顿，人类前进的步伐将永无休止，直到超出我们的视野。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一动也不动，眼睛直盯着昏暗天空中

闪烁着的数不清的繁星。一颗流星火箭似地穿过了仙后星座。天空里放射着神圣的光彩，而他们四周的黑暗土地上，只吹起一阵微风，像睡眠中的妇人的柔和温暖的气息。

“你告诉我，”他以和善的语调问道，“今天晚上你的脑子如此混乱，是不是由于你的嘉布遣会修士的原因呢?”

她坦率地回答说：

“是的，他在讲台上说了许多事，搅乱了我的思想，他的意见和你教给我的一切知识完全相反，我从你那里学到的科学都是毒药，它在破坏着我的身心健康……我的上帝！我怎么办呢?”

“我可怜的孩子！……你这样自寻烦恼，太可怕了！然而，关于你的为人，我是相当平静的，因为你是个很沉着的女子；我经常告诉你，你的脑袋小巧圆熟、明快坚定。你会安静下来的……你本来是很健康的，一旦神志不清，头脑的损坏太大了！你是不是没有信仰?”

她闭口无言，只是叹了口气。于是，他补充说：

“真的，单单从幸福的观点看，信仰是人生之旅的坚实拐杖；如果有幸掌握了它，生活将是平坦的、宁静的。”

“唉！我也不知道！”她说。“有些日子里，我相信上帝；有些日子里，我相信你，相信你的书。是你搅乱了我的心，因为你我感到痛苦。这也许就是我的全部痛苦，我与你既相爱，也抗争……不、不！你什么也别说，别对我说我会平静的。此时此刻说这样的话，我会更加愤怒……你否认超自然力量。神秘，只是暂时没有得到解释而已。甚至你还承认，人的认识是无止境的。那么，人生的唯一兴趣就是无休无止地征服未知世界，为了求得更多的知识永远地做着努力……啊！我知道的太多了，我已无法相信，你已经过分地征服了我，有时候我好像

要因此而死去。”

他在微热的草丛里紧紧地握着她的手。

“是人生使你感到害怕，我的孩子……你说的很对，唯一的幸福在于不断努力！因为从今以后，绝对的无知是不可能的；别指望中途歇下脚步，一旦有意识地陷入了盲目就别想安宁。必须紧跟着永不停止的人生前进、再前进。世人的一切建议，什么向后倒退。什么死去的种种宗教，什么按照新的需要重新乔装打扮起来的种种宗教，全都是引人上当的诱饵……你要认识人生，热爱人生，要真实地生活：这才是真正的聪明才智。

她一气之下抽回了自己的手。她的颤抖的声音显示出一种厌恶的情绪。

“人生本来就是丑恶的，你怎么能让我宁静幸福地生活呢？……你的科学给世界带来了可怕的光明，你的分析直指我们人类的创伤，将可怕的创伤揭示出来。你有什么说什么，你说话不留情面，你留给我们的只是万事万物的厌恶，没有一句安慰的话。”

他用热烈自信的叫声打断了她的话。

“有什么说什么，啊！是的，那是为了认识一切，治愈一切！”

她一怒之下，立即坐起。

“但愿你的本性里还保留着平等和正义的观念。不过，你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人生属于最强者，弱者注定要失败的，因为他是弱者。无论是在健康、美貌或智慧方面，没有两个完全平等的人，这完全是靠个人的机遇和选择……一旦没有伟大神圣的正义，一切都要垮台！”

“真的，”他声音压的很低，仿佛是自言自语，“平等是不

存在的。一个社会想要以平等为基础，它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千百年来，人们总想以慈善治疗邪恶。但世界却垮台了。今天，人们又提出了正义的观念……自然是公正的吗？我的想法是，它是逻辑的。也许，逻辑是天然的、最高级的正义，它与共同工作的总和，与伟大的、最后的辛苦劳动直接相通。

“你说说，”她大声喊道，什么正义？那是为了种族的幸福而压迫个人，为了养肥胜利的种族而摧毁弱小的种族……不，不！这是犯罪！人间只有肮脏和屠杀。他今晚在教堂说的话很有道理：土地被糟踏了，科学只是向人们揭示腐败，我们大家的出路在天上……噢，老师，我恳求你，让我逃命吧，让我救救你吧！”

她激动得泪流满面，哭泣声直冲上晴朗的夜空。他试图使她安静，结果她的嗓门更大。

“你听我说，老师，你知道，我之所以爱你，因为你是我的一切……我的烦恼是由你造成的，我一想到我们之间意见不合，如果我们俩明天就要死去，我们将永远分离，我心里难过得简直要闷死了……你为什么不相信上帝呢？”

他还竭力要说服她。

“唉！你疯了，我亲爱的……”

她跪在了地上，抓住他的两手，狂热地和他拥抱，以更高的声音向他恳求。她呼天抢地，悲痛欲绝，哭泣声传到了远方黑暗的旷野。

“你听听，他在教堂里说过……必须改变他的生活，要他赎罪，必须根除他过去的一切错误，是啊！你的书籍，你的卷宗，你的手稿，统统烧掉……你要做出这项牺牲，老师，我跪在地上求你，你将会看到我们共同的甜蜜生活。”

他终于忍不住了。

“不！太过分了，住口！”

“我偏要说，你听我的，老师，你按我的意思去办吧……请你相信，即使我这样地爱着你，我也是非常非常痛苦的。我们的爱情是有缺陷的。直到现在，这种爱情是空洞的，无用的，我真想用一切神圣、永恒的精神充实起来……我们缺少的不是上帝还能是什么？你跪下吧，跟我一起祈祷！”

他挣脱着，他也生气了。

“住口，你这是胡说八道。我向来允许你自由，你也允许我自由吧。”

“老师，老师！我需要的是我们的幸福！……我要将你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我们将去上帝的世界宁静地生活！”

“住口！……不，永远不！”

一时间，他们面对着面，谁也不说话，互相瞪着眼睛。苏莱雅德的田庄附近，夜阑人静；橄榄树影影绰绰，黑魆魆的松林和梧桐树林间，清泉悲鸣；万里长空，繁星闪耀，虽然离黎明的时刻还很远，天上却微微露出了一点儿苍白。

克洛蒂尔德举起胳膊，仿佛是指着这无限的、颤抖的天空。帕斯卡很快又握住了她的手，直往地下摁。他们一句话也不说，气得要命，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

突然，她抽出自己的手，向一旁跳去，像一只不可制服的动物似的；接着，她穿过无边的黑暗，向家里跑去。打谷场的碎石子路上，她的小皮靴咯噔咯噔地响着，然后，到了沙子小路上时声音听不见了。他已经感到很伤心，用急促的声音不断呼喊着她的名字。她装着听不见，不回答，只顾向前跑着。他感到很害怕，心里发憷，紧跟在她后面，从梧桐树林边绕过，刚好看到她一阵风似地跑进了前厅。他也紧跟着冲了进去，跑上楼梯，撞到了她的门上，她猛地把门闩推上。现在，他安静

了，巨大的努力之下，他停下脚步，竭力克制着大声喊叫、继续呼喊她、为了再次拥有她、征服她、占有她的全身心而破门直入的欲望。他站了一会儿，她的卧室里静悄悄的，一点儿声音也听不到。也许，她是横躺在床上，脸捂在枕头里，强忍着她的喊声和哭泣声。他终于决定再次下楼去关上前厅的大门，然后，他又轻轻地上了楼，仔细听着，看她是否有哭声。天色刚亮，他很失望地躺在床上，被泪水哽住了喉咙。

这是一场无情的战争。帕斯卡只觉得被人窥视、围赶、威胁。他离开了家，他不再拥有自己的家：敌人一刻不停地守在那里，逼着他惧怕一切，封闭一切。他制作的两瓶神经质素被不断地从地上捡起来。他整天躲在卧室里。尽量把捣锤的声音弄得很小很小，连吃饭的时间他也不肯露面。出诊的日子，他不再带着克洛蒂尔德一同前去，因为她的态度既不信任，又不友好，使病人见了只觉得懈气。不过，他刚一走出家门，就急着要回家，因为他最担心的是，回来晚了，不是锁被撬开，就是抽屉被翻得乱七八糟。自从许多笔记不翼而飞以来，笔记分类、笔记抄写之类的工作，他不再交给姑娘去做了。他甚至再也不敢让她校对清样了，因为她曾发现，一篇文章中的一整段文字伤害了她的天主教信仰，被她全部删去。于是，她终日无所事事，在各个房子里转来转去，总是窥伺着能够把大书柜钥匙弄到手的机会。这一定是她的美梦。她整天不说一句话，两只眼睛亮晶晶的，两只手急得直哆嗦，脑子里不停地琢磨着她的计划：把钥匙弄到手，打开大书柜，把里面的东西全部拿出来，付之一炬，好让上帝开心。有一次，几页手稿被他忘在了书案上，他去洗了洗手、换了件礼服，回来时就不见了，在壁炉深处变成了一撮灰烬。一天晚上，他在一个病人身边呆得很晚，到天亮时才回到家里。刚一到郊区，就看到一团黑烟向上

直冲，弄得苍白的天空脏兮兮的，使他吓破了胆。是不是整个苏莱雅德在燃烧？是不是他的手稿被火点着了？他跑步回家，看到邻近田地里一堆草根在缓慢燃烧，他这才放下了心。

学者的智慧和研究工作如此地受到威胁，真可怕！真痛苦！他的一系列发现，一系列文稿，这是他的骄傲，是他的血汗，毁灭了它们，放火烧了它们，就等于烧了他的血肉。他的思想一天到晚都在被监视之中，这个敌人就在他的家里，和他心连着心，赶也赶不走，反倒被他爱着。他放弃了斗争。心里毫无设防，也不愿意行动，他只有一条办法，就是小心地监视。包围圈从四面八方收拢，他只觉得女贼的那两只手滑入了他的衣袋深处，他的心不再宁静，即使关着门，他也怕有人从门缝进来偷他的东西。

"唉，可怜的孩子，"一天，他大声说道，"你在世界上是我唯一所爱的人，你又是杀害我的凶手……然而，你也爱着我，你的这一切举措，都是因为你爱我。这太糟糕了，最好立即停止，我们还是给脖子上绑一块石头投水自杀吧！"

她一句话不说，只是勇敢的目光里热烈地表示，她愿意立刻和他一起死去。

"假如我今夜里突然死去，明天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你要把大书柜、各个抽屉一抢而空吗？你要把我的一切著作弄成一大堆放火烧掉吗？是这样吗？……你知道吗，这是一场真正的谋杀？扼杀一个人的思想，这是最卑劣的行为！"

"不！"她低声说道，"扼杀的是邪恶，阻止它流播，阻止它死而复活！"

他们之间越解释火气越大。有几次争吵得很厉害。一天晚上，卢贡老夫人正好遇上了这样的争吵。克洛蒂尔德躲进卧室后，只剩下她和帕斯卡两人，谁也不想说话。尽管她外表看上

去很悲伤，但是眸子里却深藏着喜悦之情。

“你们的家是一座地狱！”她终于大声说道。

医生手一挥，表示不愿意回答。他总觉得母亲在背后支持着姑娘，在姑娘心中激发起种种宗教信仰，利用这种反叛的因素在他家里制造混乱。他是个头脑清晰的人，他清楚地知道，白天里，两个女人已经见过面，在他看来，这场可怕争吵的起因就是这场会晤，这是一系列富于机智的毒化过程。母亲可能是来检验中毒效果的，来看看是否可以很快解决问题。

“不能老这样继续下去，”她接着又说，“既然你们已经意见不合，为什么不分手呢？……你应该把她送到她哥哥马克西姆那里去，最近几天，她哥哥给我写信，还要她去呢。”

他又挺起身，脸色苍白而有精神。

“让我们生气地分手，啊！不行，不行，那将是永远的懊悔，无法医治的创伤。如果她哪一天离去，我希望我们能够身离心不离……不过，为什么要离去呢？我们之间谁也没有怨言。”

“真福”觉得她的步骤太快了。

“也许吧，你们喜欢这样吵吵闹闹，与别人毫不相干……不过，我可怜的朋友，在这种情况下，允许我向你进一言吧，我觉得克洛蒂尔德有道理。你强迫我向你承认我刚才见过她：是的！还是让你知道这一点好，尽管我答应保持沉默。的确，她是不幸的，她的怨言很多；你想一想，我训斥过她，我劝她要完全服从……但是，我对你并不理解，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竭尽努力使自己不幸。”

她坐下来，逼着儿子也在大厅的一个角落里坐下。她高兴极了，因为可以单独随意支配儿子。已经有好几次，她就是这样企图强迫他做出解释，他却竭力避免解释。虽然多年以来，

她一直虐待着他，关于她的情形他并非一无所知，然而，他始终是个恭敬孝顺的儿子，他发誓永远坚持这种尊重长辈的态度。所以，母亲一开口谈及某些话题时，他是绝对闭口无言。

“唉，”她继续说道，“我明白，你的意思是不想对克洛蒂尔德让步；那对我呢？……假如我恳求你把大书柜里的这些胡说八道的卷宗全部毁掉，你同意吗？比方说吧，我哪一天突然死去，这些资料落在了一伙不相识的人手里，我们大家谁也不光彩……你的意思不是这样吧？那么，你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搞这种危险的游戏呢？……你答应我把那些卷宗都烧掉吧。”

他一直不说话，终于不得不回答母亲的问题：

“母亲大人，关于这件事，我已请求过你，我们永远也不要谈论它……我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但是，”她大声说道，“你总得给我说个道理啊。你对我们这个家庭的态度似乎太冷淡了，就像对待那里的一群牛一样。然而，你也是这个家的一个成员……哦，我知道，你是竭力想摆脱这个家。我有时感到惊奇，我心中自问，你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我总觉你的用心太坏了，你公然玷污我们家的名声，你也不想一想，你给我——你的母亲——带来了多少痛苦……这确实是一件恶劣行为。”

他抗争了，一时间不由得想为自己辩护，尽管他的决心是要沉默到底。

“你的心很硬，你错了……我向来相信的是必然，是真理的绝对效应。真的，关于别人，关于别人，我是无所不言；因为我坚信，我的无所不言都是为了对社会有益……首先，这些卷宗不是写给一般读者看的，只是我个人的笔记，我与它们是难分难舍。其次，我的意思是，你烧掉不仅仅是卷宗，我的其

他研究资料也将被投进火里，是不是？这是我所不愿意的，你懂吗？……只要我活着，一行字也不能毁掉。”

但是，他已经后悔，不该说那么多的话，因为他看到，母亲不断向自己逼近，试图引诱他做出极其严格的解释。

“那么，你就说个明白吧，告诉我，你对我们有什么意见……比方说，对我自己有什么意见？把你们养大成人，我花费了多少心血！啊！财富可不是一天积累起来的！如果说我们今天享了一点福，那可是来之不易。既然你什么都见过，而且把什么都写在纸上，你将可以证明，我们家族对于别人给予的多，得到的少。因为没有我们，普拉桑曾两度陷入困境。假如我们的周围都是些忘恩负义、心怀嫉妒之辈，那是自然不过的事。今天，一旦有什么丑闻玷污了我们，那全城的人都会高兴死的……你是不愿意看到这个的，我确信，自从帝国垮台、法兰西一蹶不振之后，你对我的庄严态度一定会做出公正的评价。”

“别谈法兰西吧，母亲大人！”她有意说到他的痛处，惹得他又开口说话，“法兰西的生活是艰难的，我觉得，她正在迅速地恢复，而且引起世界各国的惊奇。当然，腐败因素是不少的。对于它们，我毫不掩饰，我揭露得可能过分。但是，你如果想象，由于我指出了大量的伤痕和裂缝，就以为我相信法国的最后没落，那你是不大理解我的。我的信念是，生命不断淘汰有害之物，除陈布新；生命在污秽与死亡之中走向健康，连续不断更新。”

他很激动，他也意识到自己的激动。脸色一怒，他不再说话了。他母亲艰难地挤出了几滴眼泪。她又想起了自己年事已高，晚节不幸；她也恳求儿子至少以家族为重，与上帝相安无事。她自己不就是勇气的表率吗？圣马克区、旧区、新城——

整个普拉桑城不是对于她的光荣的失败已表示敬意吗？她只是要求给予帮助，她要求所有的子孙都要像她一样地努力。所以，她举了欧仁的例子。欧仁原本是个大人物，一旦失去高位，只以普通议员为满足，为了那个曾给予他以殊荣的、现在已消亡的制度，他战斗到最后一口气。对于阿里斯蒂德，她也是满口称赞，说他从来不失去信心，尽管“万国银行”一败涂地，那场横祸中他曾一时遭到灭顶之灾，然而在新制度下，他经过努力仍然夺得了一个肥缺。而他帕斯卡能是个例外吗？他能够无所事事，而让母亲在卢贡家族最后胜利的喜悦中安静地死去吗？他是个多么聪明、多么温和、多么善良的人啊！得了吧。这是不可能的！下星期天他就得去做弥撒了，就得将这些可恶的资料统统烧掉，一想到这里，他痛苦得要命。她时而哀求，时而命令，时而威胁。但是，他却再也不回答，头脑很沉静，毕恭毕敬的态度丝毫不改。他不想争论，他对母亲太了解了，不奢望劝服母亲，不敢与她争论往事。

“唉！”她觉得儿子的意志不可动摇时，大声喊叫起来，“你不是属于我们的，这句话我说了不知多少遍。你给我丢脸。”

他低下了头。

“母亲大人，请你想一想，你会原谅我的。”

那一天，真福气昏了脑子。走出家门时，她在梧桐林前碰见了玛蒂娜，这才松了口气。她不知道，帕斯卡已回到了他的卧室，窗子全开着，所说的话全被听见了。她吐露了胸中的怨气，信誓旦旦地说，她终于把卷宗抢到了手，而且要全部毁掉，因为儿子不愿意自动地毁灭它们。但是，最使医生感到寒心还是玛蒂娜。她用含蓄的声音劝慰着医生的母亲。显然，她也是个同谋者，她反复地说，要耐心等待，不要冒然行事，并

且说，她和小姐已经发过誓，一定要制服先生，叫他一刻也不得安宁。说到做到，一定要叫他和仁慈的上帝言归于好，因为一个圣杰如先生的人却没有宗教信仰，这是不可思议的事。两个女人的说话声越来越低，不久就变成了几乎听不清的窃窃私语，其内容无非是恶语中伤、阴谋诡计。他断断续续地只听见一言半语的命令、措施，总之，要对他的自由人格实行进攻了。交待完毕，母亲终于走了。他眼看着母亲怀着很满足的心情、步履轻盈、身材瘦削如青年女子似地远去。

帕斯卡一时昏厥，心如死灰。他心中不断自问，既然所有爱他的人结成同盟，矛头一致对准了他，斗争下去有什么益处。就说这个玛蒂娜吧，只要他有一句话，就是赴汤蹈火她也在所不辞；而今却为了自身的利益背叛了他。克洛蒂尔德竟也和这个女仆结成一党，暗中出谋定计，互相帮助，给他设下陷阱！现在，他已经非常孤立。他身边被叛徒全包围了，连他所呼吸的空气中都有了毒汁。这两个女人平时还是很爱他的，时间长了，说不定会受他的感化的；但是，自他知道她们的背后有母亲的支持以后，他明白了她们为什么拼命反对的原因，对她们完全失去信心。他是个性格内向的男子，是个为研究而活着的人；尽管内心欲火熊熊，外表上却总是远离女色；现在，这三个女人都想把他弄到手，使他完全屈服；一想到这里，他心头苦闷极了。他总觉得其中的一个女人在追赶着他。当他一人斗室独处时，她们三人好像就在墙壁的正对面站着，魔影似地不肯离去。他始终感到恐慌不安，只怕被人窥破隐藏在大脑深处的心思。

这肯定是帕斯卡一生中最不幸的时期。他时时刻刻都处于防御状态，弄得他身心交瘁。有时候，他只觉得天旋地转，站也站不稳。于是，他非常后悔自己没有结婚，没有孩子。难道

他也惧怕人生吗？难道他没有因为利己主义而受到惩罚吗？有时他由于没有孩子而感到苦恼，在大路上看到目光晶莹的小女孩们对他笑眯眯的时候，他的眼睛就被泪水模糊了。克洛蒂尔德不是就在他身边吗？但那是另外一种温情，其间充满了暴风雨；而不是无限温柔的、平安无事的温情，不是那种能够减轻心中隐痛的孩子般的温情。其次，他觉得生命之终结即将来临，他尤其想到要有个儿子继承他，使他永垂千古。他越是痛苦，越是增强生活的信念，摆脱这种痛苦，以求得到安慰。他自以为，家族的种种生理残疾在他身上没有任何反应；但是，他即使想到了遗传有时是隔代的，先辈的种种生理障碍可能在他养下的儿子身上再次出现，也仍然挡不住他要生儿子的强烈愿望。他明明知道，本家族古老的根基已经腐朽，祖祖辈辈都是些病魔缠身的人；但是，到了某些时日，他还是祝愿这毫无踪影的儿子的到来，仿佛在期待出乎意料的功利，千载难逢的幸福，使人永远快乐、富足的命运之神的降临。他的其他情爱已在摇摇欲坠之中，他的心在流血，原因是为时已晚。

九月末的一个夜里，天气沉闷，帕斯卡不能入眠。他打开卧室的一扇窗子，天空一片漆黑，远处什么地方一定在打雷，因为隆隆的焦雷声不断传来。梧桐林里黑乎乎的，看也看不清楚，时断时续的、暗绿色的电光在黑色的夜空划过时，林子的轮廓才显露出来。他的灵魂里充满了极大的悲伤，他重温着最近几天的恶劣经历：日益增长的争吵、背叛和猜疑。突然，他回想起一件事，心里大吃一惊。他怕遭到抢劫，最后决定，大书柜的钥匙始终不离身。但是，那天下午，他因为天气太热，便脱掉短上衣；现在，他想起来了，衣服是克洛蒂尔德挂在大厅的一个钉子上的。一阵突然的恐惧从他心头掠过：她一定感觉到钥匙就在衣袋里，一定偷走了。他急忙走出卧室，仔细地

搜查刚才扔在一把椅子上的短上衣。钥匙不见了。正是在这个时候，他被人偷了，他只觉得事情就在眼前。凌晨两点的钟声响了。他没有正式穿上衣服，只穿了一条长裤，光脚穿着拖鞋，胸膛裸露，睡衣散开。他使劲推开了卧室的门，手里端着蜡台，冲进了大厅。

“啊！我早就知道，”他大声喊道。“女贼！杀人凶手！”

果然，克洛蒂尔德就在大厅里。跟他一样，她也是光着脚，只穿着一双粗布拖鞋、腿、臂、肩全部裸露，穿着一件很短的短裙和她的短袖衬衫。她出于谨慎，没有点燃蜡烛，只是将一扇窗户的百叶窗撑开。正南面黑暗的夜空里，雷声隆隆，电光闪闪，照如白昼，屋里的一切东西被染上铅灰色的磷光。旧书柜的门完全大开着。她把最高一层的东西全拿空了，怀里抱着一大堆卷宗，乱七八糟地扔在大厅中央的长桌上。她心急如火，只怕来不及烧掉这些卷宗，正在打包，先准备藏起来，然后再送给祖母；这时，蜡烛的亮光突然照遍她的全身，使她吓呆了，一动也不动，显出一副惊愕与抗争的姿态。

“你偷我的东西，你谋害我的生命！”帕斯卡气势汹汹地重复说道。

她裸露的臂膊里还抱着一份卷宗。他想夺回它，她却死劲抓住不放，非要破坏不可；她既无惭愧，亦无内疚，仿佛一个女战士为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搏斗似的。他于是气昏了头，冲了上去，两人扭打起来。他紧紧抓着她裸露的肌肤，狠狠地殴打她。

“你杀了我吧。”她结结巴巴地说，“你杀了我吧，不然的话，我将它们全部撕毁！”

但是，他还是不肯松手，下死力气搂着她，使她喘不过气来。

“女孩子偷东西是要受到惩罚的!”

几滴鲜血出现在她夹肢窝旁的圆肩膀上，绸缎般细腻的皮肤留下了一道伤痕。忽然，他发现她呼吸急促，处女的修长的躯体是那么婀娜多姿，两条腿呈流线形，两臂柔和，胸脯清瘦而硬挺，他为之心动，松开了手。最后的努力之下，他夺回了卷宗夹。

“你帮我把这些东西重新放在那上面，真他妈的！你到这里来，先把它们摆在桌子上……你要听我的话，知道吗?”

“是的，老师!”

她走了过来，帮着他整理卷宗。伯父狠命地搂抱她，仿佛要化入她的肉体，她被征服了，累倒了。沉闷的夜里，烛光高照；远方雷声隆隆，窗外电光闪闪。

五

帕斯卡朝着工作室中央长桌上随意扔下的大堆卷宗扫了一眼。好几份蓝色硬纸皮的卷宗已被打开，资料全都露出来了，有信函、剪报、印花公文纸、札记等等。

为了重新整理卷宗，他在每个卷宗夹上仔细查找着粗体字写的各种名称。忽然，他猛一挥手，从阴郁的思考中摆脱出来，向哑然无声、脸色苍白、直端端站在一边等候的克洛蒂尔德转过身去，说：

“你听着，我向来不允许你翻阅这些资料，我知道你是听我的话的……是的，我有很多顾虑。我并不认为你也是一个无知的姑娘，因为关于男人和女人的事我什么都允许你知道；肯定地说，这只是对于本性不良的人很有害的……不过，过早地陷入这种可怕的人间真理有什么好处呢？所以，我不愿意让你知道我们家族的历史，它就是所有家族的历史，也就是全部人类的历史：其中有许多坏事，也有许多好事……”

他停止了批评，主意更加坚定，情绪不再激动，精力极为充沛地说：

“你今年二十五岁了，你应该知道……而且，我们再也不

能生存下去了。你胡思乱想，整天沉溺在恶梦之中，逼得我也跟你一样。现实无论是多么丑恶，我总喜欢它展示在我们眼前。它即将给你带来打击，使你可能走上女人的正路……我们一起来将这些卷宗重新归类，或者浏览，或者细读……真是一场可怕的人生教训!”

她仍然站在那里不动。

“要看清楚呢，你去把另外那两个蜡烛点着。”

一种巨大光明的需要向他袭来，他恨不得在黑夜里看到耀眼的阳光。他还是认为，三枝蜡烛也不顶用，便亲自到卧室里拿来两个枝形大烛台。七枝蜡烛明晃晃的。他们的身上都是凌乱不堪，他袒胸露腹，她的左肩上血痕斑斑，胸脯和两臂一丝不挂。俩人中间谁也不看谁一眼。两点的钟声刚刚响过，两人都失去了时间的意识。今夜里，他们的心头燃烧着求知的欲望，他们没有睡意，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地点。开着的窗外雷鸣电闪，一声高过一声。

克洛蒂尔德从来没看到过帕斯卡的目光如此光芒炯炯。数星期以来，他一直忙忙碌碌，尽管他是个很善良很随和的人，精神上的焦虑有时也使他变得粗暴起来。但是，一旦钻研起人生的真实痛苦，他的心里却激烈地颤栗着无限的兄弟般的手足之情。就人格而论，他确实是个非常宽宏大度的人，他就要当着姑娘的面，对可怕的事实逐条加以辩解。他有这种毅力，他有什么就说什么，因为讳疾忌医是治不好病的。这些近在身边的生灵的历史，难道不是必然的进化，不是最有力的证据吗?人生就是如此，必须勇往直前。毫无疑义，她将受到锻炼，成为一个充满宽容之心和勇气的人。

“你是受人指使而反对我的，”他继续说，“你的所作所为是恶劣的，我要使你恢复良知。等你知道时，你就会判断，就

会行动起来……你过来，跟我一起阅读。”

她服从了。然而她却有点害怕，因为祖母说起这些卷宗时总是带着震怒；同时，一种好奇心又在她脑海里觉醒和增长起来。另外，在伯父刚毅的权威的禁锢和压迫之下，她完全被驯服了，遇事保持沉默。难道她不能听取他的意见、和他一起阅读卷宗吗？难道她不给自己保留先谢绝后献身的权利吗？她迟迟拿不定主意。

“你到底愿不愿意？”

“是的，老师，我愿意！”

首先，他让她看了看卢贡·马卡尔家族的“系谱树”。这张“系谱树”他平时不在大书柜里放，而是保存在他的卧室的写字台里，刚才去找蜡台时拿出来的。二十多年以来，他有闻必录，其中包括出生、死亡、婚姻、家庭重大事件，一律按照他的遗传理论分类批注。这是一张变黄了的大纸，由于长期磨损而布满了折皱，纸上清清楚楚地画着一株象征性的大树，枝杆四展，每个枝杆又细分为五片大叶，每叶上都标着名称，密密麻麻地写着每人的自传，以及遗传病症。

面对着这幅二十年的杰作，医生心里充满了学者式的喜悦，他所确立的遗传法则既清楚又完整无缺。

“你看看吧，小姑娘！我的手稿你抄写的不少了，基本情况你大体了解，没有什么不懂的地方……这一整套资料既确切又完整，天衣无缝，难道不漂亮吗？简直可以说是实验室的一项实验，是写在黑板上的一道有答案的数学试题……你看这下面就是树干，就是共同的根基迪德姑姑。然后，这是三个枝桠，一个是婚生儿子皮埃尔·卢贡，两个非婚生子女于絮勒·马卡尔和安托万·马卡尔。然后，又是新的支派：一边是萨卡尔的三个子女马克西姆、克洛蒂尔德、维克托和西多妮·卢贡的

女儿昂热利克；另一边是利萨·马卡尔的女儿波利娜，及其姐姐热尔韦瑟的四个孩子克洛德、雅克、艾蒂安、安娜。这里是最后一个，是他们的兄弟让。你看看，这里是中心部位，我叫它核心，婚生系统和非婚生系统都集中在马尔泰·卢贡和她的表兄弗朗索瓦·穆莱的身上，他们夫妇又生下了奥克塔夫·塞尔日和德西雷·穆莱三个支系；另外于絮勒和制帽工人穆莱还生下了西尔韦勒——他的惨死你是知道的，埃莱娜和她的女儿让娜。这最高处就是末流：你哥哥马克西姆的儿子——我们可怜的夏尔，和另外两个早夭的孩子——克洛德·朗蒂埃的儿子雅克·路易和安娜·库波的儿子路易塞……永恒生命的汁液源源不绝，冬去春回，年复一年，五代人像一棵大树似地长出枝枝桠桠！"

他很激动，手指在泛黄的旧纸页上指来指去，仿佛那是一张解剖图。

"我再次告诉你，这里什么都有……你看看，这是选择性直接遗传，也就是母系遗传，有西尔韦勒、利萨、德西雷、雅克、路易塞、你自己；父系遗传的有西多妮、弗朗索瓦、热尔韦瑟、奥克塔夫、雅克——路易。然后是三种混杂情况：一种是粘连的，有于絮勒、阿里斯蒂德、安娜、维克托；一种是扩散的，有马克西姆、塞尔日，艾蒂安；一种是并合的，有安托万、欧仁、克洛德。我甚至必须详细注明很值得注意的第四种情况——平衡性混合，例如皮埃尔和波利娜就是。各类变种也就发生了，例如母系的选择，经常和父系体格相似性有关，或者也有截然相反的情形发生；同样，在混杂过程中，体格与精神的优势的起因如何完全视具体条件而定……其次是间接遗传或旁系遗传：确凿的例子我只有一个，就是奥克塔夫·穆莱和他的舅父欧仁·卢贡在体态方面惊人地相似。影响遗传的事例

我也只有一个：热尔韦瑟和库波的女儿安娜跟她母亲的第一个情夫朗蒂埃长的惊人地相似，尤其是在她的童年时期，仿佛那个情夫永远影响着母亲似的……但是，对我来说，例证最丰富的还是隔代遗传：马尔泰·让娜、夏尔三代人与迪德姑姑之间的隔代相似足以说明这个问题。这种偶然事例确实是个例外，因为我对于隔代遗传不大相信。在我看来，由配偶双方带来的各种新因素——偶发性症状和混合体的无穷无尽的变种——应该很快地使个体特征消失掉，使个体归于一般类型……还有一个先天性问题，例如埃莱娜、让和昂热利克。这是化合现象，是化学式的混合，父母双亲体格、精神特性的融合，而他们的素质在新生代身上找不到半点痕迹。”

一阵儿沉默。克洛蒂尔德非常仔细地听着，想把事情弄个明白。他现在陷入了沉思，目光总是注视着“系谱树”，他需要对自己的研究成果做出公正的评判。他慢慢地讲述着，仿佛在对自己说话。

“是的，这是尽可能科学的……我这里列举的只是本家族的各个成员，对于家族以外的父系和母系双方配偶，我本应该一视同仁，他们的血统和我们混合在一起，并且早已改变了我们的血统。我制作的这幅系谱表像数学一样准确，父亲和母亲一半对一半逐代向子女遗传；比如说，在夏尔身上，迪德姑姑的血统只占十二分之一。这真是荒唐，因为两代人在体格方面完全相似。所以，我认为，只要指出来自其他方面的因素，同时注意到婚姻状况，以及每场婚事所带来的新作用就足够了……啊！这些新兴的科学，还处在模糊不清的假设阶段，想象的成分居多，既是诗人们的领域，也是学者们的领域。诗人们一路领先，他们不断地发现处女地，指明解决问题的答案。在确知和未知之间有一块空地是属于他们的，那里是人们争夺

明天的真理的战场……为了说明遗传是家族、社会和整个世界的起因，需要画出一幅多么巨大的彩图，需要写出多么巨大的人间喜剧和悲剧！”

他两目茫然，顺着自己的心思一路想下去，越想越糊涂。忽然，他又来到卷宗跟前，把“系谱树”扔在一边，说：

“我们过一会儿再说它吧，因为你现在要想把事情弄个明白，就必须让事实逐项展开，在故事情节中根据人物简介观察每个角色……你按照我的吩咐把卷宗给我一个一个拿来，其中的详细内容我逐项对你讲述，然后再放回去……我不是按照字母顺序，而是按照事实顺序。我很早就想这样进行分类……好吧，你给我在卷宗夹上把各人的名字找出来，首先是迪德姑姑。”

这时，苏莱雅德的地面上，一道火红的电光像披巾似地闪灭，一霎时，屋顶上落下滂沱大雨。但是，他们连窗子也不去关。隆隆的雷声、屋顶上噼哩啪啦的雨水声，他们一概听不见。她给他送来了粗体字写着迪德姑姑名字的卷宗，他从中立即抽出多年前写下的各种笔记，仔细阅读起来。

“把皮埃尔·卢贡的给我……把于絮勒·马卡尔的给我……把安托万·马卡尔的给我……”

她一言不发，只知道服从命令，无论听到什么她都感到心惊胆战。卷宗一份接着一份地送过来，资料一页接着一页地展示在眼前，然后又整整齐齐地堆放在大书柜里。

先从老根基说起吧。大个子疯女人阿代拉伊德·富凯是家族里第一个神经病患者，她的婚生子是皮埃尔·卢贡，两个非婚生子女是于絮勒和安托万·马卡尔。在一八五一年十二月政变这场资产阶级血淋淋的悲剧中，卢贡、皮埃尔和真福诸人拯救了普拉桑的秩序，用西尔韦勒的鲜血浇灌了他们刚起步的财

运。到了年老力衰之时，可怜的迪德姑姑却被关进了图莱疯人院，像个等待着赎罪的鬼魂似的。此后，各种贪欲横流，仿佛一群被放开的猎犬。就说欧仁·卢贡这位大人物吧。他的最高欲望就是权力，他是家族的雄鹰，高高在上，不为一般小利所动，天生地喜爱权势。他穿着破旧的长统靴，和第二帝国的冒险家们勾结在一起，共同征服巴黎。他从国务院总理转到内阁大臣的职位，身边总包围着一大帮贪得无厌的追随者，他们捧他上台之后又腐蚀他。顷刻间，他被一个女人——年轻美貌的克洛兰德打倒；这个女人挑逗得他神魂颠倒，又无法克制。他胸间燃烧着主宰一切的强烈欲望，为了重新夺取政权，他不惜否定自己的全部生涯，向着“副皇帝”的宝座胜利进军。阿里斯蒂德的迫切愿望则是低级享受：金钱、女人、奢侈。激烈的竞争刚一开始，一种大发横财的欲望驱使着他四处奔走。那时候，无所不为的投机之风无空不入地吹遍巴黎全城，使整个城市变了模样。六个月间，不义之财就堆积如山，吃掉了又重新聚敛。黄金梦搅得他心里始终不安，妻子昂热勒尸骨未寒，他为了取得十万法郎的“救命钱”，就改名易姓，和勒内结了婚。后来，由于手头一时拮据，他竟容许家里出现乱伦的丑事。巴黎一片辉煌，如同盛大节日，他的儿子马克西姆和后母公然通奸，他也闭着眼不管。过了没有几年，萨卡尔又操办起拥有百万巨资的“世界银行”，萨卡尔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萨卡尔不断在壮大，他具备了大金融家的智慧和胆量，他懂得金钱的野蛮和教化作用。他在交易所这个战场上，有进攻，有退却，有胜利，有失败，就像拿破仑一样，先在奥德里茨打了胜仗，后来却在滑铁庐一败涂地。他使一大批可怜的人们沉没在莫大的灾祸里；对于他的婚外生儿子维克托从不过问，听任其犯罪，在黑夜里逃亡。而他自己则受到不公正的大自然的坚决保护，

受到可爱的卡罗利娜夫人的钟爱，这无疑是对他罪恶生活的补偿。在这片肥沃的田野上，生长着一株洁白的大百合花。西多妮·卢贡和她的胞兄萨卡尔勾结在一起，做为女掮客从事过数不清见不得人的职业；她与一个男人鬼混的结果生下了纯洁的、天仙似的昂热利克；女儿是个心灵手巧的小刺绣女工，整天在金线祭披上编织着她心意中美男子的梦；在女圣徒们中间忙来忙去；对严酷的现实天生地缺乏思想准备；命运恩赐给她的苦果是，结婚的那一天，婚礼极为隆重，教堂里钟声阵阵，在未婚夫费利西安·德·奥特科尔的初吻下，她在爱情的渴慕中离开了人间。于是，合法的和私生的两个支派结合在一起了。马尔泰·卢贡嫁给了她的表兄弗朗索瓦·穆莱。当初，夫妇二人相安无事，后来渐渐有了不和，终于导致成极严重的灾祸。这个温柔、忧愁的女人遭人利用，被卷进了为征服一座城而构造的庞大的战争机器，压得粉身碎骨。她的三个孩子简直是硬被人抢走了，她忍气吞声，始终被控制在福雅神甫的铁拳里。卢贡一家人再次拯救了普拉桑，而她却在大火的亮光中死去，她的丈夫由于多年的积恨和复仇心理气得发疯，和神甫一同葬身火海。三个孩子中就数奥克塔夫·穆莱是个大胆的征服者。他头脑清晰，坚决要求妇女们遵守巴黎的王权；完全陷入到腐败的资产阶级阵营，在那里进行一场可怕的情感教育；时而莫名其妙地拒绝一个女人，时而却柔情似水地钻进另一个女人的怀抱；尝尽了当奸夫的苦处；幸而还始终是个活跃、勤劳、好斗的人，故能从这个腐朽的、摇摇欲坠的世界的泥坑里逐渐摆脱、乃至成长壮大起来。不断取得胜利的奥克塔夫·穆莱在高级商界发动了一场革命，他把谨小慎微的旧式小商店全部干掉，在狂热的巴黎城中心建立起高大的、诱惑人心的商业大厦；大厦里灯火辉煌，充满了呢绒、绸缎和花边；他靠着剥削

妇女发了横财；他对女人的策略是骨子里鄙视脸上堆笑；直至有一天，一个喜欢复仇的小女子却制服了他；这就是极平凡极聪明的德尼兹姑娘，她把他控制在自己的石榴裙下，整得他好不痛苦；因为他在卢浮宫里至尊至荣，财源滚滚，黄金白银多得像淌海水似的，不愿意娶她这个贫寒女子为妻，她能饶了他吗？还有另外两个孩子：塞日尔·穆莱和德西雷·穆莱。后者秉性天真，身体健康，活像个快乐的小动物。前者则秉性高雅、深藏不露，由于家族遗传的神经方面的疾病，他不知不觉地倒向神甫的角色；他又像亚当在有口皆碑的巴拉图花园里那样干起了偷食禁果的事情；他在和阿尔比娜的恋爱中又活了过来，他占有她，在大森林的掩护下抛弃了她；然后，他再次进入宗教界，这是对人生的永恒战争；他因为男性的死亡而努力奋斗；他在当主祭时将一把土扔在阿尔比娜的遗体上；与此同时，特别喜欢各种动物的德西雷却在她的鸡鸭群里兴冲冲地奔忙着。更远一点，就是一段既甜蜜又悲哀的人生插曲。埃莱娜和她的小女儿让娜相依为命，在俯瞰巴黎城的帕西高地上过着宁静的日子。高地下是无限深广的人海，就在这人海对面发生了这场令人悲痛的故事。一天夜里，埃莱娜突然爱上了一个偶然来到她女儿病床前的医生。让娜的嫉妒心已到了病态，她与母亲争夺着爱情；母亲早已因为痛苦的激情而受尽折磨，女儿因为母亲道德上的过失而死去了。为了片刻的欢娱而毁掉了贤明的一生，这是多么可怕的代价。巴黎永在，寂静的公墓的松柏下面孤独地永眠着可怜的、亲爱的小死者。利萨·马卡尔代表着非婚生一派，她脸色鲜活，身体结实，显示着肚子的繁荣。她系着鲜亮的围裙，站在她的肉店门槛上对着中心菜市场笑眯眯的，那里的人们饥肠辘辘。这是持续了千百年的肥人与瘦人之争。瘦人弗洛朗是她的表兄弟，经常遭受大腹便便的女

鱼贩子们、女店主们的憎恶和围攻，就连绝对正直、然而缺少宽容的利萨·马卡尔本人也对他不肯放过，叫人将他作为违反放逐令的共和党人逮捕了，她深信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一切诚实的人的口福。这位母亲生下一个最健康、最有人情味的女儿，名叫波利娜·凯尼，她性格沉稳、深明事理、行为端正，她理解人生，接受人生。在热爱他人的同时，她是那么地富有激情，虽然自己也在鲜花怒放的季节，竟将她的未婚夫拉扎尔让给了一个女友。接着，她为了挽救这对关系已经破裂的夫妇的苦命孩子，便当上了真正的母亲。她在孤独寂寞的小天地里牺牲自己，受苦受穷，踌躇满志，永远快乐；她面对着广阔的海洋，整天和一些在痛苦中呻吟而不甘心死去的病人们泡在一起。瘸腿热尔韦瑟前后生了四个孩子，她是漂亮、勤劳的女人，被她的情夫朗蒂埃赶出了家门，在大街上遇到了做白铁工的库波。库波是个省吃俭用的好工人，她于是嫁给了他。起初，她很幸福，洗衣店里雇了三个女工；后来，和丈夫一起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恶劣的环境：丈夫渐渐被酒精征服，受其支配，以至因发酒疯而丧命；她自己也堕落了，成为懒鬼，朗蒂埃回来后，三人同居，相安无事地过着可耻的生活；从此，她就可怜地遭受着贫困的折磨，终于在一个夜晚被活活地饿死了。她的长子克洛德是一位天才的画家，精神失常，不堪痛苦；他只觉得自己身怀绝艺，然而手指却不听使唤，无从显露，心中憋闷；他是个巨人般的斗士，屡屡遭受致命性打击，艺术事业的宏愿使他受尽煎熬；他一生崇拜女性，他的妻子是个多情的女人，一度曾得到过他的欢心；为了理念中那个天仙似的女人，他忍痛割爱，忘记了自己的妻子；仙女那绝顶美妙的裸体使他手中的彩笔相形见绌；这是贪婪的艺术构思的激情，是永远无法满足的创造的需要；他陷入了绝境，终于自缢

身亡。雅克给他带来的是罪恶，这是由遗传而得的毛病，他嗜血成性，在大街上遇到了一个过路的女人，便用钢刀捅开她的胸膛，让鲜血直流；他经常与自己内心的这种恶念进行着斗争，然而无济于事；一天夜晚，他和他的情妇塞弗丽娜正在做爱，心头又产生了这种恶念；柔顺性感的女人胆战心惊地对他叙述着一场谋杀事件；看到她那白嫩的胸脯，他一气之下，病情发作，狠命地一刀下去把她捅死了。最后又发生了他和司机在机车上的激烈搏斗，他们开足马力，轰隆轰隆的火车在黑夜里狂奔。他终于被他喜爱的机车压得粉碎，机车像脱缰的野马，在没有司机的情况下，无目的地向远方飞驰而去。埃蒂安也被从工厂驱逐出来，他无家可归，在三月的一个寒冷的夜晚来到黑色的煤城，下了吃人的煤井。他爱上了苦命的卡特琳，却被一个粗野的伙伴勾引跑了。他和矿工们住在低矮、拥挤不堪的工棚里，过着贫困的、暗无天日的生活。一天，饥寒交迫，人心骚动，矿工们刮起了反叛的风暴，成群结队冲到旷野上，大声喊着要求面包的口号；他们冒着矿井崩塌和大火的危险，和荷枪实弹的宪兵队对抗；可怕的激变预告着一个世界的末日。马厄一家也是有血性的，后来也加入了复仇的行列；阿尔齐雷被饿死了，马厄饮弹身亡，扎卡里死于瓦斯爆炸，卡特琳饿死在矿井里；只剩下马厄的老婆一人活着，她为了挣那三十个铜子的活命钱，眼泪还没有擦干，就又下了矿井。至于矿工们的领袖艾蒂安，他虽然被打败了，但未来的要求却丝毫没有放弃。四月的一个温暖的早晨，他走了，听着新世界的隐隐搏动，幼芽很快就要破土而出了。娜娜却是相反，她是在城郊地区社会渣滓里长大的一只“金苍蝇”，她到处飞舞，畅行无阻，受到人们的掩藏；她在两翼振动中带着破坏性的酵素，对贵族们既挑逗、又腐蚀；她从窗口飞进王宫，只要停落在男人

们身上，就能使他们家败身亡；如此作为在她自己是无意识的。周围全是灾祸：旺德夫尔引火自焚；富卡尔蒙在中国海上凄凉地过着日子；斯泰内由于破产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做人；拉法卢瓦兹的痴心得到了满足；米法一家一败涂地；乔治的白色尸体旁，有先天才出狱的菲利普在守着灵。那时代的空气充满了病毒，到处是污染，连她自己也因为在儿子小路易灵床边守护染上了天花，终于腐烂、死掉。而在她的窗外，巴黎的群众涌上了街道，被战争的狂热冲昏了头脑，酒醉似地向着毁灭奔去。最后就是让·马卡尔，他是个工人，当兵复员后又变成了农民，一天到晚和坚硬的土地打交道，一滴汗水才能换得一粒粮食；尤其是要跟乡间的居民斗争；乡间人爱土如命，长期激烈地争夺土地，胸间无时无刻不燃烧着占有土地的欲望。富昂夫妇因为年迈力衰，终于忍痛割爱让出了他们的肥田沃土；比托夫妇为了加速一片苜蓿地产权的分配，一怒之下，竟动手将自己的父亲杀死；倔强的弗朗索瓦兹一句话没说，被人用长柄镰刀砍死，家里的土地她一寸也不想让出去。这是尚未脱尽古代野蛮习性的普通人之间的一连串悲剧；这是永恒大地上人为的污秽。大地是人类的母亲，也是人类的归宿；人类因为热爱它而犯罪；它盲目地、不断地制造着生命，制造着贫困和仇恨。又说到了让。他失去了妻子，枪炮声刚一响，他又上了前线。他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是土地使他永葆青年。在总崩溃中，让是一名最坚强的士兵，他总是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信念……

帕斯卡停止了解释。克洛蒂尔德将卷宗逐件交给了他，他逐件审读，重新分类，又放回大书柜的顶层。他经过一场非凡的努力，检阅了这部活生生的人间历史，累得喘不过气来；姑娘听得糊里糊涂，她一动不动，一句话不说，只是静静地等

着，脑子里一片空白。黑魆魆的旷野上，雷雨刷刷地下个不停。嘎巴一声巨响，附近的一棵大树被雷电击断，真吓死人。窗户大开，夜风强劲，蜡烛光影摇曳不定。

“啊!”他用手指着卷宗，又接着说，“这就是一个世界，一个社会，是一种文明；整个人生就在这里，其中好事坏事都有……是的，今天我们家就是科学的明证。科学的希望在于，有朝一日能够数学般地确定，一个家族在第一例器质性病变之后，发生神经及血液疾病的各种规律是什么；这些疾病随着这个家族成员环境的变化是如何决定他们的感情、欲望、嗜好的。人类的一切表现无论是天然的、或本能的，其结果都带上美德或邪恶的名称。我们家也是一部历史文献，它代表了第二帝国从政变到色当惨败的全部历史；因为我们的祖辈是老百姓，整个现代社会都有他们的足迹……关于先辈们，我已详细地告诉过你，他们是从普拉桑起身，现在我们回到了普拉桑。”

他又停止了。梦幻使他的语速放慢了。

“多么可怕的一大堆事实被搅动了，多少甜蜜的或可怕的冒险，多少欢乐和痛苦！这是纯粹的史实，帝国是建立在血泊之中的，当初它一味地独断专行，只知享受，对于敢于反叛的城市一律镇压，后来又慢慢地瓦解，崩溃在血泊里；血流成河，整个民族几乎被淹没了……其中有各种社会问题研究：大小商业、卖淫、犯罪、土地、金钱、资产阶级、平民阶级。平民们在城镇郊区的垃圾堆里腐烂，在庞大的工业中心里造反，他们代表了极端社会主义日益增长的力量，孕育着新世纪的产儿……有普通的人文研究：叙述亲密关系的篇章，爱情的故事，智慧和心灵对于非正义的自然的斗争，不堪重负而敢于呐喊的人们遭到镇压，自我牺牲、战胜痛苦的善良人们的呼声……有胡思乱想，有脱离实际，天马行空式的想象，有四季如

春的巨大花园，有建筑非常精美的教堂，有美丽的天堂故事，有耳鬓厮磨、亲亲热热……真是包罗万象，有最优秀的，有最卑劣的，有庸俗的，有高尚的，有鲜花，有污泥，有悲泣，有笑声，这简直是无穷无尽的人类生命的洪流！

他又拿起了桌上的系谱总表，将它展开，用手指头指着依然健在的家族成员，逐个解释。欧仁·卢贡如今是倒了台的大人物，现在仍在议会里供职，他是崩溃了的旧世界的见证人及死心塌地的捍卫者。阿里斯蒂德·萨卡尔摇身一变，东山再起，又混进了共和派的行列；他现在是一家大报社的社长，又成了新制度下的百万富翁。他的儿子马克西姆住在布洛涅森林大街的小楼里，无所事事，靠年金吃饭；他行为端正，行事谨慎，只是得了一种险症，行动不大方便；另外一个儿子维克托再也没有露面，他已陷入了罪恶的深渊不能自拔；因为他没有遭到流放，说不定哪一天要被推上断头台。西多妮·卢贡早已失踪，她厌倦了那些不明不白的职业，从此进入了一家宗教团体，专门帮助那些失了身的姑娘们解决婚姻问题。奥克塔夫·穆莱当上了"妇女乐园"公司的老板，家资巨万，财源滚滚，冬春之交，他和妻子德尼兹·博迪有了第二个孩子，事情虽然有点忙，视幼子却如掌上明珠。穆莱神甫在穷山恶水的圣厄特罗珀教堂担任堂长，他和妹妹德西雷只以卑躬屈节为念，谢绝神职方面的任何升迁，虽然遭受着肺痨的折磨，却不肯服药，圣哲似地等待着死亡。埃莱娜·穆蕾的生活很幸福，她远离亲人；改嫁之后，新夫朗博先生对她敬若神明；夫妇俩在离大海不远的马赛城郊区拥有一份田产；再婚后她没有孩子。波利娜·克尼始终住在博纳维尔城，自从尚托表叔死后只剩下了她和小保罗，她决心终身不嫁，一心一意照料表兄拉扎尔的儿子；拉扎尔丧偶之后只身跑到美国发财去了。蒙苏罢工事件之后，埃莱娜·

朗蒂埃回到了巴黎，他由于狂热地为公社的思想辩护，后来竟参与了公社起义；先是被判处死刑，后来又改为流放，因此之故，如今流落到南太平洋的努美阿岛上；据说他在那里很快就结了婚，并且有了一个孩子，是男是女却说不准。最后要说的就是让·马卡尔，流血的一周之后被辞退了，他又回到普拉桑城附近的瓦尔凯拉定居下来。时来运转，他和一个体格壮实的姑娘梅拉妮·维阿相爱。这是一个富裕农家的独生女儿。他从此干起了庄稼活。他的妻子自从新婚之夜就有了身孕，五月间分娩生下一个男孩，不到两月又有了身孕；生育如此频繁的母亲们自然没有工夫去喂养她们的孩子。

"的确是这样，"他低声地又说了起来，"种族是一代不如一代，迅速没落，山穷力尽；好像我们这一家族的嗜欲之火，在疯狂的享乐中，在贪婪的满足中，燃烧得实在太快了。小路易早夭；弱智儿雅克·路易被一种神经病夺去了生命；维克托又回到野蛮状态，迅速坠入黑暗的深渊；我们可怜的夏尔如此漂亮，却又如此脆弱：这是大树的最后枝桠，非常软弱，似乎得不到树液的营养。蠹虫早已进入树干，现在又进入果实，并且不断地在吞噬它……但是，千万不要失去信心，家庭总是在变化着……你看一看我们家族的"系谱树"：只有五代人，在浩瀚的人类大森林里，连一株小草也算不上，这大森林中的各族人民都是千年的大橡树啊！不过你要想一想，泥土里的树根多得不可计数，高空中的树叶连成一片，永恒的生命之风吹拂之下，树颠的海洋此起彼伏，不停地翻滚……是的，希望就在这里，只要有外部的新鲜血液加入，种族就会日新月异。每次结婚都会引入其他各种因素，有好的，也有坏的，其结果都是阻止渐进的、数学般的衰退。缺口被修补好了，缺陷消失了，几代之后平衡必然恢复，演变的结果就是普通人，茫茫人海执

著于神秘的劳动，漫无目的地向前涌动。

他停了一会儿，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啊！我们家呀，它将要变成什么样子呢？它的最终结局是什么呢？”

他继续说着。他对于还活着的家族成员失去了信心，他知道他们都有些什么能耐，然而对于几个年龄尚小的孩子却抱着极大的兴趣。他曾给努美阿的一个同事写信，要求告诉埃蒂安的妻子及其孩子的确切情况；但是没有回信，他担心“谱系树”不完整。关于奥克塔夫·穆莱的两个孩子，他的资料更为丰富，因为他和两个孩子的父亲一直保持联系：小姑娘一直很虚弱，健康状况令人担心；小男孩和他母亲长得很像，发育状况极为良好。他的最坚实的希望还在于让的一群孩子。头生儿是个胖男孩，似乎带来了新生。他有时候也到瓦尔凯拉去，回来时总是高高兴兴。那里是个富饶之地，父亲寡言少语，深明事理，天天都在田间劳动；母亲天性快乐纯朴，膀宽腰园，能扛起一个世界。谁知道这健康的一支是哪里来的？也许吧，人们所期待的明智者和有力者就从那里发芽的。他的“系谱树”美中之不足是，这些男女小孩年龄还小，他无法进行归类。说到这未来的希望，这些金发小孩，他的语气缓和下来，因为自己独身心里有说不出的惋惜。

帕斯卡始终凝视着摊开在眼前的“系谱树”，大声嚷道：

“这难道是完整的、具有决定性的？你看看吧！……我再次告诉你，一切遗传情况这里都有。我的理论基础就是这种种事实的总和……总而言之，最神奇的就是，人们可以直观，同根所生的子女们何以截然相反。从树身可以推知树枝，从树枝可以推知树叶。就拿你父亲萨卡尔和你伯父欧仁·卢贡来说吧，两人的气质和生活是那么相反，血统完全一样，结果一个是生

活放荡，另一个是野心勃勃。昂热利克是一枝纯洁的百合花，她的母亲西多妮是个不诚实的女人，随着环境的变化，热情奔放的“百合花”不是深藏不露，就是多情多意。穆莱的三个孩子都被卷入了同一潮流：聪明的奥克塔夫变成了一个富有百万的绸缎商；信教的赛尔日成了贫穷的乡村本堂神甫；患呆痴症的德西雷成了一个幸福美貌的女子。但是，热尔韦瑟几个孩子的事例更令惊奇：神经官能症传布之下，娜娜卖淫，埃蒂安造反，雅克杀人，克洛德成了天才；然而，他们的表妹波利娜则不一样，她是个诚实的女子，敢于斗争，敢于自我牺牲，敢于胜利……遗传和生命本身造就了白痴、疯子、罪犯以及伟大人物。一些细胞失败了，另一些就取而代之；所以，生下的产儿不是混蛋、疯子、就是天才，或者老好人。人流滚滚，泥沙俱下！”

他的思路换了一个新的方向。

“动物界和我们人类一样，有痛苦，也有爱情……我真想让它们进入“方舟”，在我们家里有一席之地，和我们打成一片，因为我们的生存方式是不完整的。我曾见过许多猫，一个家里有了它们，就平添了几分美妙和神秘；我曾见过许多狗，它们很受主人的爱怜，一旦死亡，主人们就痛苦流涕，心中留下不可平复的创痛。我还见过许多母山羊、母牛和驴子，它们的重要性非同一般，它们的品格起了如此巨大的作用，值得人们写一部历史大书……你看，我们家的“老好人”，我们可怜的老马，它服侍我们四分之一世纪，难道你不认为它的血和我们混在一起，从此也成为我们家的一员吗？我们改变了它，它也对我们发生了一些影响，使我两方的形象最终达到一致；的确是这样，现在我看到它双目几乎失明，四条腿因患风湿病而行走不便，我就在它的脸上亲吻，它现在好像一个贫病交加的

"亲人"，该由我来负担照料了……啊！在人类脚下爬行、呻吟着的整个动物界，生命历史应该给予极大的关注和同情！"

这是最后的一声感叹，其中蕴涵着帕斯卡对生物的全部爱心。他渐渐激动起来，终于说到他的真实信仰，说到生物界的艰辛努力和胜利。克洛蒂尔德始终不说一句话，她听了这么多与她有关的不愉快的事实，脸色刷白；她急于弄个明白，终究还是启齿相问：

"这么说，老师，我也在其中了？"

她看到了她的名字，立即将纤细的手指按在谱系表上。他总想放过去不讲，她却坚持非讲不可。

"是的，我算什么呢？……为什么我的卷宗你不读给我听呢？"

问题似乎太突然了，他一时哑然无声。

"为什么呢？什么也不为……真的，我直言相告……你看一看，这里是怎么写的："克洛蒂尔德，一八四七年出生。母亲的选择。隔代遗传，外祖父精神与体格占优势……"白纸黑字，一清二楚。在你身上主要体现着你母亲的性格，你有她的美好欲望，你还像她一样非常妩媚，有时候却像她一样显得懒散，显得柔顺。是的，你跟她一样，脂粉气太重，这一点你是想不到的，我的意思是说，你很喜欢得到别人的宠爱。另外，你母亲非常喜欢看小说，她几天几夜地躺在床上，围绕着一本书想得天花乱坠；她读起奶妈的故事就废寝忘食，她整天在纸牌里讨运气，见了梦游者就问长问短；我向来认为，你心理素质方面的缺陷都是由她遗传的……但是，你天赋中的二重性是由于受了你的祖父西卡尔多司令官的影响。我认识他，他虽然不是一只雄鹰，但他是个很正直、很刚毅的人。我很坦率地告诉你，假如没有他，你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庸才，因为其他的外

界影响几乎全是坏的。你勇于斗争，你有自豪感，有心地坦白，你身上的这些优秀品格，完全是他给予你的。”

她认真地听着，轻轻点了一下头，表示伯父说的全是真话；尽管这些关于她母亲及其他亲人们的新鲜细故引起了一点儿小伤感，连嘴唇也颤动起来，但她内心里并不十分在意。

“那么，”她继续问道，“老师，你自己呢？”

这一次，他不加思索地大声说道：

“噢！我呀，何必问起我呢？我就不是这个家的人！……你看看这里是怎么写的：‘帕斯卡，一八一三年出生。先天性。两亲组合。长辈身心特征兼具，合而为一，无任何明显倾向性……’我母亲经常对我说，我不属于这个家，她不知道我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这对他来说是一声自我轻松，是一种不自觉的欢乐。

“的确，人民是不会错的。你在城里听到过有人叫我帕斯卡·卢贡吗？不可能！大家向来都称呼我帕斯卡医生。因为我是特殊情况……这种称呼听起来也许不太亲切，但我很高兴，因为遗传的负担的确太重，难以忍受。我对他们徒然一律相爱，当我觉得与众不同、格格不入之时，我的心照样欢跳。我不在他们的行列，不在他们的行列，我的上帝！这是一阵纯洁的空气，是它给了我勇气，我对他们一律承认，我在这些卷宗里对他们丝毫不加掩饰，而且我得到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

他终于不说话了。一阵儿沉寂。大雨停了，雷声渐渐远去。黑色的旷野上一片清新，窗外吹进一缕湿土的清香。宁静的空气里，蜡烛即将燃尽，火苗很高，纹丝不动。

“啊！这可怎么办呢？”克洛蒂尔德摊开沉重的两只手。

一天夜里，她站在打麦场上，曾经忧郁地这样大声说过：人生是丑恶的，人们怎么能够平静而幸福地生活呢？科学是撒

向人间的一道可怕的亮光，分析已深入到人类的一切创伤，显露其丑恶。他又一次说话不讲情面，加深了侄女对人间万事万物的憎恶，因为他将他家明明白白地展示在解剖刀下。污泥浊水在她眼前流淌了将近三个小时，这是最为恶劣的揭示，是关于她可爱的亲人们的可怕的真情实话：她的父亲是在金钱的罪恶里长大的；她的哥哥有乱伦行为；她的祖母是个肆无忌惮的人，双手沾满了正义之士的鲜血，其余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有缺陷，不是酒色之徒，就是杀人的凶手，都是“人树”上的丑恶之花。冲击太大了，她在人生苦海中迷失了方向。然而，这场教训仿佛是无害的，她的思想没有受到任何不良因素的侵蚀。强劲的海风吹荡之下，她的胸襟更加开阔，更加健康。他无话不说，说到他母亲本人时口无遮拦，对于她始终保持着学者式的敬重态度，只列举事实，不加评判。说出一切的目的在于认识一切，认识的目的在于治疗一切；这难道不是他在美丽的夏夜发出的呼声吗？从他口中听到这一长串过火的话语，她的心灵被震撼了，这过分强烈的亮光使她目迷；但是，她终于理解他，承认他在尝试一桩极其巨大的事业。无论如何，这是健康的呼声，是未来希望的呼声。他是一个心肠慈善的人，现在是遗传创造着世界，他想确定遗传的规律，以便支配遗传，重新创造一个幸福的世界。

这波涛汹涌的江水中难道只有污泥吗？不知有多少黄金混合着岸边的花草流过去了！成千上万的人影从她眼前掠过，她们是多么善良、多么纯洁，多么美丽！整个激情在流血，整个心都充满了柔情。她们人数众多：让娜们、昂热利克们、波利娜们、马尔泰们、热尔韦瑟们、埃莱娜们。在她们和其他女子们中间，甚至是不太好的女子们中间，甚至是可怕的男子们之间，一种兄弟般的友情正在兴起。她确实感到了这种气氛，他

表面上是学者式的严格教育，内心里却是广泛的同情。他似乎无动于衷，始终保持着示范者的纯客观态度；但是，内心深处却蕴藏多么巨大的悲痛和善意，多么火热的献身精神，他为了他人的幸福要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心血！他的全部事业结构极其严谨，即使在他最伤心的讽刺中，也饱和着痛苦的兄弟情谊。他不是曾经以受苦受难的同类的兄长身份谈论过许多动物吗？痛苦使他激怒，他恼怒自己的梦想太高，他看到别人弄假做虚、敷衍了事就憎恶，就态度粗暴，他一心想着要工作，倒不是为了暂时的文明社会，而是为了全人类度过历史上一切危难时刻。也许是因为对现存平庸的反抗，才使他在理论和应用中敢于应战。他的事业始终与人类有关，它充满了世间的无限悲哀。

其实，这不就是人生吗？世间没有绝对的恶事。从来没有一个大家公认的坏人，任何人都是为他人创造幸福。所以，当我们不是从单一的角度看问题时，我们终究会意识到每个人的用处。凡是信仰上帝的人应该心里明白，上帝之所以不处死坏人，那是因为上帝看到的是自己事业的全部进程，是因为上帝不可能降临到某一个具体人身边。繁重的劳动周而复始，永无止境。活着的人们毕竟是令人钦佩的，他们勇敢，不怕苦累。对于生命的爱心战胜了一切。人类的这种巨大工作，这种对于生存的执著，完全是为了自我辩解、自我赎罪。那么，从太空向下一望，上帝看到的不只是连续的斗争，即使有很多恶，无论怎样，也有很多善。人们进入了普遍的宽容，人们饶恕恶行，人与人之间从此只有无限的怜悯和热烈的善心。安全港肯定就在这里，它在等候着那些对教条失去了信仰的人到来，等候着那些在暗无天日社会里寻求生活目的的人们。人活着就必须努力，必须为遥远的、神秘的事添砖加瓦；在这个大地上，

唯一的和平就在于努力的喜悦。

又一个小时过去了。整夜的时光就是在可怕的人生教育中度过的。时间在流逝，身在何处，帕斯卡和克洛蒂尔德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几个星期以来，他劳累过度，受尽了猜疑和悲伤的折磨；此时，他如梦初醒，打了一个寒噤。

“现在，你什么都知道了，你已经感到自己心志坚强、充满宽恕与希望了吗？……你真的和我站在一起了吗？”

她由于经受了一场可怕的精神冲击，浑身颤抖，懵懵懂懂，难以自持。一切旧信仰在她心里全然崩溃，她开始向一个新的世界转变；这世界新在何处，她既不敢思考，也不敢下结论。她从此只觉得自己被不可抗拒的强大真理所征服，她忍受着这个真理，心里并不信服。

“老师，”她嗫嚅地说，“老师……”

他们面面相觑。净洁如玉的曙光初现，万里长空被雷雨洗得一派澄澈。淡蓝色的天空里一丝云也没有，渐渐地被染上玫瑰色。向窗外一望，潮湿的旷野初醒，一片欢悦；屋内渐渐明亮起来，十枝蜡烛燃到了尽头。

“你说，你还想烧毁这里的一切吗？……你全心全意地跟我站在一起吗？”

此时，他以为侄女马上会哭着扑向自己的怀抱。突然间，她心血来潮。他们互相注视着，两人都是半裸着身体。她到现在才意识到，她只穿着一件短裙，上半身一丝不挂，披头散发；她低头一看，左腋下还流着血，那是伯父为了制服她，和她狠命拥抱时弄下的创伤。这时，她羞愧得要死；的确，这次拥抱使她信服，他将永远成为她的全知全能的主人。这种感觉一直在持续着，她失去了自己的意志，自我献身的需要压倒了一切。

突然，克洛蒂尔德又直起了身子，她要考虑一下。她两臂紧抱着裸露的酥胸，羞愧得脸色紫胀，一缕清风似地逃走了。

“老师，老师，你别挡我……我再想一想……”

她还像往日一样，迈着少女轻盈的步子，胆怯怯地躲进了她的卧房。她很快地将门紧紧关上。大厅里只剩下他一个人，突然间他失去了勇气，浓愁满胸；他心里想，他的直言不讳是否有道理，真理是否能够在这个亲爱的人儿心中发芽，是否有朝一日成长起来，结出幸福的果实。

六

好多天过去了。十月初，景色壮丽，秋日暖烘烘的，天上一丝云也没有。后来，天气变坏，刮起了大风，最后一场雷雨过后，山坡上坑坑洼洼。苏莱雅德的庭院里死气沉沉，初冬带来了无限的哀愁。

这里仍然是地狱。帕斯卡和克洛蒂尔德不再像以前那样激烈争吵了。猛烈的开门、关门声再也听不到了，玛蒂娜再也不必像从前那样，一听到大声说话就要跑上楼去。现在，叔侄二人几乎不说话；夜幕降临后，更是闭口无言。他出于一种难于启齿的顾虑，出于一种他自己也不明白的奇特的羞耻心，那天夜里的谈话不再想继续下去，不要求立即说出期待中的答案，说出一句信仰他、服从他的话。经历了那次重大的精神冲击之后，她彻底变了，她仍然反省着、斗争着，在本能的反抗中抛弃了那种守身如玉的做法。误会越来越严重，可怜的家里一片死寂，一点儿幸福也没有了。

这个时期，帕斯卡痛苦得一句话也不说。这种和平是表面的，他心里反倒不踏实。他的疑心很重，在他的想象中到处都是陷阱；敌人表面上与他相安无事，暗地里却在编织着最黑心

的阴谋。他心里越来越不安定，每天都觉得要大祸临头，他的所有文件突然都掉进万丈深渊，整个苏莱雅德被夷为平地，到处乱飞。对他在思想、精神和知识生活各方面的迫害都是以隐蔽的形式进行，令人心烦，难以忍受，晚上就寝时他浑身发热。他经常身上打颤，猛地转过身去，以为敌人在他背后想暗算他。实际上一个人也没有，只有暗夜里心惊胆战的他。还有好多次他突然起了疑心，就接连几个小时躲在窗户下，或一条走廊的深处，认真地窥视着敌人。但是，连个人影也没看见，他听到的只是太阳穴强烈的跳动声。他整天都是心慌意乱，不知所措；晚上睡觉之前，他必定要对每个房间进行检查；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稍微有个响动就醒来了，气喘吁吁，准备搏斗。

不断加剧帕斯卡痛苦的是这个挥之不去、日益严重的念头：创伤竟然是由他在世界唯一亲爱的人儿给他造成的，这位克洛蒂尔德被他视为掌上明珠，二十年来，他亲眼看着她长成一个美丽、动人的姑娘；现在，她的生命到了鲜花开放时期，连他的生命里都是花香四溢。她呀，我的上帝，用一种绝对的温情占据着他的心思，这种温情他从未加以分析！她已变成了他的欢乐、他的勇气、他的希望；蓬勃的青春使他觉得有了第二次生命！她的脖颈是那么圆润，那么鲜嫩，每次只要她从身边走过，他就觉得一身清爽，沐浴在健康和欢乐的气氛中，仿佛久违的春天又回来了。其实，他的全部生活就说明，为什么这个女孩进入他的身心，进入他的还算不上宽阔的感情世界，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占据了主宰地位。自从他定居普拉桑以来，他嗜书成癖，好学不倦，远离女色。大家只知道他曾一相情愿地爱上了一个女人，那女人未死之前，他连她的指尖也不曾吻过。诚然，他有时候也去马赛走动，而且在当地过夜；不

过，都是来去匆匆，与萍水相逢的女人们只是一日之雅。多年间，他一直过着独身生活，而今虽然老境将至，男子的那股雄风却丝毫不减当年。即使看见一个动物，他也会动情的；比方说在外面捡了一条狗，那狗也会在他的手上舔来舔去；然而，正是他所喜欢的这位克洛蒂尔德，这个令人娇美健康的年青姑娘，现在支配着他、折磨着他，乃至成了他的敌人。

原本快乐、善良的帕斯卡一时间情绪变得极坏，态度生硬得令人难以忍受。他一听见有人说话就发脾气，弄得玛蒂娜也莫名其妙，像挨了打的动物似的，低眉顺眼地抬起头看着他。他从早到晚在悲凉的家里走来走去，垂头丧气，脸色很不好，吓得没人跟他讲话。他再也不带克洛蒂尔德外出，每次出诊，都是他一人独去。一天下午，他就是这样回到家里，因为一场意外事故搅得他心烦意乱，一个男病人之死沉重地压迫着他作为风险性很大的医生的良心。他是给小酒馆老板拉福阿斯打针去的，患者的共济失调症突然急转直下，在他看来是预后不良。但是，他毫不退缩，继续坚持治疗。那一天，不幸的事却发生了，小注射器偏偏从小药瓶底部吸进了一点儿未经过滤的不洁之物。真是倒霉透顶，正在这时，注射器里出现了一点儿血迹，因为他刚刚进行了一次静脉注射。看到小酒馆老板脸色苍白，气喘吁吁，冷汗淋漓，医生也十分惊慌。接着，死神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降临下来，病人嘴唇绀紫，脸色墨黑；医生明白过来，这是血栓梗塞。他只能责怪自己的药品不好，治疗方法实在太落后了。这病险恶，恐怕连六个月都活不过去，现在真的突然死去，又死得那么惨痛，他感到太遗憾、太失望了，信仰也动摇了，想到科学无能、科学杀人，他怒火中烧！回到家时他脸色铁青，衣服也没脱，无声无息地横躺在床上，在他的卧室里连续静躺了十六个小时，到第二天才露了面。

这天下午，克洛蒂尔德也进了大厅，她坐在他的身边缝补着衣服，突然，死一般的沉寂被打破了。她抬起了头，看着他气恼地在翻阅一本书，查找一份什么资料却找不到。

“老师，你病了吗？……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呢？我会照料你的。”

他只顾埋头于书本，嘴里咕哝着：

“我有了病，与你什么相干？我谁也不需要。”

她很和气地继续说：

“你如果有什么伤心的事，对我说出来，说不定心里还宽畅一些……昨天，你回到家时一脸的忧愁！你不应该这样地萎靡不振。我整夜里心神不安，我到你的门上听了三次，想到你的苦闷我心如刀绞。”

听了侄女一段柔肠软语，他反倒像挨了一鞭似的。他的衰弱是病态的，一气之下将书推到一边，猛地站起来，浑身打颤。

“这么说，你是个间谍，我在我的卧室连觉也睡不成了，隔墙有耳啊……你们竟然听到我的心里来了，你们等着我死了，企图把这里的东西抢光、烧光……”

他提高了嗓门，一肚子无名的苦水全部倾泄出来，时而呻吟，时而怒吼。

“我不允许你管我的事……你还有别的事对我说吗？你想过没有，你能堂堂正正地对我说，我们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吗？”

但是，她却闭口不再说话，两只明亮的大眼睛只是注视着他，明确表示她寸步不让，面对这种态度，他更加愤怒，完全失去了克制。

他一时语塞不清，一挥手要赶她出去。

“你走吧！你走吧！……我不要你呆在我身边，我不愿意敌人呆在我的身边！我不愿意你们呆在我的身边，把我逼成疯子！”

她站起身，脸色刷白，直直向前走去，头也不回，手里还拿着正在做的活。

连续一个月，帕斯卡试图逃避现实，只知拼命地工作，一刻也不肯停止。现在，他整天整天地闷在厅里，甚至晚上也不休息，将多年的陈旧资料按照遗传学说重新加以整理。他好像急疯了，总想说服自己，他的一切希望是合理的，总想强迫科学向他证实，人类是可以改造的，最终会变得健康、优秀。他不再走出家门，停止接待病人，整天埋头于案头，没有新鲜空气，没有室外活动。这样的疲劳战持续了整整一个月，累得他像个散了架的木头人似的，家庭的种种苦恼却并没有平息；疾病早已在体内萌芽，若待一旦爆发，一定叫人吃惊。

现在，帕斯卡早晨起床时只觉得精疲力尽，比先天夜里躺下时更加身重意懒。悲痛不断袭上他的心头，走不了五分钟两腿就发软，稍微用点力气腰杆就像断了似的，只要活动一下，痛苦和忧伤就接踵而至。有时候，他竟然觉得脚下的土地也似乎突然晃动起来。接连不断的耳鸣使他头脑昏乱，头晕目眩、满眼金星时他只好闭上眼睛。他闻见酒味就作呕，很少吃东西，因为消化不良。他越来越懒散、麻木不仁，有时却突然心血来潮，无事瞎忙。他心理失去了平衡，时而衰弱、时而激动，无缘无故地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心中稍有感动，他就热泪盈眶。他终于陷入了绝望，不能自拔，以至接连几个钟头放声大哭；眼前的一切伤心事且不说，仅仅天下万事万物的无限愁苦就压得他抬不起头。

他的病更加严重了，尤其是去了一趟马赛之后。我们的老

单身汉有时身不由已，不免梦游一番。也许是他希望在一次放荡之中，能够痛痛快快地消遣，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他在马赛只呆了两天就扫兴而回，男子汉的气度好像永远从他的脸上消失了。这是一种说不出的耻辱，是一种由跃跃欲试而确信无疑的恐惧；他本来就是个羞于接近女人的人，现在更加胆怯了。这件事他原本从不放在心上，现在却好像着了魔，弄得神魂颠倒，痛苦不堪，以至想到要自杀。他尽管在心里也经常对自己说，这无疑是暂时的，必有一种病源在暗中作祟；但是，无能的羞耻感对他的打击仍然是不小的；他在女人们面前，简直和那些情窦初开的青少年没有什么两样。

大约是十二月的第一个星期，帕斯卡突然觉得头疼难忍。头骨里响声不断，他以为时刻都有破裂的危险。卢贡老夫人得知此事，一天，她决定前来打听关于儿子的消息。她进了厨房，想和玛蒂娜先交谈一下。玛蒂娜脸色惊慌、忧伤地对老夫人说，先生肯定是疯了；还说他的举止反常，在卧室里不停地跺脚，所有的抽屉都上了锁，楼上楼下走来走去，直至凌晨二时。她一边说着流下了眼泪，终于大胆地说出了自己的见解：可能是一个魔鬼进了先生体内，最好是告知圣萨蒂楠的本堂神甫。

“一个多么善良的人啊!”女仆又重复说，“为了他即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真是天大的不幸，咱们不能带他到教堂去，只要去了那里，他的病肯定马上治好!”

克洛蒂尔德听见“真福”祖母的说话声音，也进来了。她也一样，在各个空房子里走出走进，大部分时间是呆在楼下弃置不用的大厅里，而且，她一句话不说，只是听着别人说话，一脸的凝思和期待。

“啊！是你呀，小宝贝。你好！……玛蒂娜告诉我，帕斯

卡身体内钻进去了一个魔鬼。这也是我的意见，不过，这个魔鬼的名字叫骄傲，他自以为什么都知道，他既是教皇，又是皇帝，当然啰，他一听见别人的说法跟他不一样，他就大为光火。

她耸了耸肩膀，脸上显露出无限的轻蔑，接着又说：

"这真叫我好笑，但愿不是那么悲哀……他是个什么事也不懂的男子，一辈子独身，像个傻瓜一样只知道死读书。你们把他送到一个沙龙里去吧，他内心里很天真，好像刚出生的婴儿。至于女人们，他到底是缺乏了解……"

她忘记了是面对这位姑娘和这个女仆讲话，于是压低了嗓门，显出一副很知己的神态。

"当然啦！太聪明了也要付出代价的。没有妻子，没有情妇，什么也没有。最后，他脑子里转来转去老想的是这些事。"

克洛蒂尔德站着不动，只有眼睑缓缓垂下，遮住了两只沉思的大眼睛。接着，她又睁开眼睛，还是她那种守口如瓶的姿态，内心里的活动半个字也说不出来。

"他就在楼上，是不是？"真福又接着说。"我是看他来的，因为不能再继续这样了，太愚蠢了！"

她上楼去了，玛蒂娜又继续忙着做饭，克洛蒂尔德又在空荡荡的屋里游来转去。

在楼上的大厅里，帕斯卡惊得发呆，面对着一本打开的书。他再也读不下去了，眼前的字句在晃动，在消失，没有任何意思。但是，他仍然坚持着，挣扎着，以至失去了他一直很旺盛的工作能力。他母亲立即严厉斥责他，夺去他正在阅读的书，扔到远处的一张桌子上，同时还大声说道，有了病就要保养身体。他突然站起身，怒气冲冲，像对待克洛蒂尔德那样，准备把母亲赶出门外。接着，他竭尽最大努力，恢复了平时的

恭敬态度。

“我的母亲，你也知道，我从来不想和你争论……你不要管我，我恳求你。”

她并不退让，和儿子谈论起他的持续不断的疑心来。他的热病是自找苦吃，他总以为敌人在他身边设下了许多陷阱，窥视他，抢劫他。难道一个有良知的人会想象别人对他如此进行迫害吗？另外，她还指责儿子，说他火气太大，自以为他发明的什么药水能包治百病。以仁慈上帝自诩毫无意义。因为失望所带来的痛苦是很残酷的。她的言外之意是指拉福阿斯，此人就死在他的手中，当然，她也明白，这对他来说不会是一件愉快的事，因为他正是因为此事而病倒的。

帕斯卡一直是克制着自己，头也不愿意抬，只简单地重复说：

“我的母亲，我恳求你，你不要管我的事。”

“啊！那不行，我不能不管你，”尽管年事已高，她还是像平时那样气势汹汹地大声嚷道，“我来这里的目的就是稍微催促一下你，使你摆脱这种苦恼的热病……不行，你不能继续这样下去，我不希望因为你的麻烦事，使我们家再次成为全城的诽谤对象……我的意思是，你要好好保养自己。”

他耸了耸肩膀，心里既确认，又不安，声音压得很低，仿佛对自己说话似的：

“我没有病。”

但是，真福跳了起来，大发脾气。

“怎么，没有病！怎么，没有病！……确实，只有一个医生才是目不自见……唉，我可怜的孩子，凡是和你接近过的人都感到惊奇：你由于骄傲和恐惧变成了疯子！”

听到这话，帕斯卡很快抬起头，直盯着她的眼睛，而她却

滔滔不绝地说着：

“这就是我要对你说的话，因为没有人想管你的事。你说不是吗？你早已到了懂事的年龄……你要反抗，要有不同一般的想法，不应该让一种固定的想法占据自己的头脑，尤其是出身于像我们这样家庭的人……我们家你是了解的。你要小心，要保养自己。”

他脸色刷白，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仿佛在测量她，想要知道在自己身上有哪些是她的遗传因素，他只是简单地回答：

“你说的对，我的母亲……我感谢你。”

接着，大厅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他又坐在桌前，想继续读他的那本书。但是，和刚才一样，他仍然不能静下心来，眼前的字句一片模糊。母亲的一番话语在他的耳畔不断嗡嗡作响。一个时期以来，他心中有了一种苦闷，这苦闷在不断增长，固定在心中，挥之不去；现在，一种危险明明白白地摆在他的眼前。两个月以前，他还以胜利者的口吻自鸣得意，他并不属于这个家庭；难道他现在要遭到最严厉的否定吗？他将要痛苦地看到前辈人的缺陷在他的骨髓里再次出现吗？他将要感受到落入遗传怪物魔爪的恐怖吗？他母亲已经说过：他由于骄傲和恐惧而变成了疯子。使他激动的、在他心中的、确定无疑的信念是消灭痛苦，增强人类的意志，再造人类，使之身体健康，灵魂高尚。肯定地说，这还只是自大狂的初期。他总怕上了敌人的圈套，他总想窥视敌人，因为他觉得敌人正在向他猛扑，要把他干掉，显而易见，这都是迫害狂的症状。家族的一切意外事故发展到了这种可怕的地步：先是短期的疯狂，接着是全身性瘫痪，以至死亡。

从这天起，帕斯卡就病魔缠身。神经衰弱、疲劳过度、心情忧郁，重重压迫之下他简直抬不起头，精神病和死神的阴影

始终笼罩着他，他无力抵抗。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病态感觉——身乏无力、耳鸣目眩、消化不良、痛哭流涕——在他看来，这都是机体行将崩溃的确证。他已经完全失去对自己进行仔细观察、精确诊断的能力了，即使他的理智活动还在继续，其结果是他由于长时期的身心交瘁，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是非颠倒。他已经不再属于他自己，他好像疯了，时时刻刻都以为自己就要变成疯子。

寒冬时节，天色灰暗，他整天整天地陷入在病痛里，越陷越深。每天早晨起床后，他都想摆脱掉烦扰；但最终还是躲进大厅的深处，接着前一天的乱麻继续清理起来。多年的遗传研究终于毒害了他的思想，弄得他日夜心神不安。他心里老想着关于他自己的遗传情况，卷宗里可能找到的答案太多了。现在，他迷失了方向，心乱如麻。假如是他自己搞错了，假如他不能算做先天性的特例，那么，他应该算做隔代遗传吗？他的情形更简单，只是潜在性遗传的一种表现；那么，这不是给他的胚芽原生质理论又增加了一条新的证据吗？或者只应该看作是连续相似的特殊现象，是某一位远祖在生命衰退时的突然显示吗？从这时候起，他就不再休息，追究他的根源，翻阅他的笔记，重读他的书籍。他进行自我分析，捕捉最细微的感觉，从中找出事实，以便能够自我判断。他在智力疲软、精神恍惚的日子里，就更倾向于认为是原始性神经损伤占主导地位；如果他觉得腿、脚既沉重又疼痛，他就想到是受了家族以外某个长辈的什么间接影响。一切都混淆不清，他整天胡思乱想、浑浑噩噩，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每天晚上，他都得出相同的结论，脑袋里都是同样的丧钟：遗传，可怕的遗传，将要成为疯子的恐惧。

元月初的一天，克洛蒂尔德无意中遇到了一个揪心的场

面。她正在大厅的一个窗前读书，忽然，她发现帕斯卡进来了，他从昨天晚上起就一直躲在卧室里。他两手捧着一张变黄了的纸，她认出了纸上的"系谱树"。他读得那么聚精会神，即使她出现在眼前，他也不会发现的。他把图表在桌子上摊开，继续长时间地研读着，满脸的疑惧，渐渐地又显出信服、哀求的神色，以至泪眼盈眶。为什么呀，我的上帝！难道"系谱树"不愿意回答他和哪位祖宗有遗传关系吗？如果说他一定要变成疯子，那又为什么"系谱树"不明确告诉他呢？这会使他心情平静下来，因为在他心中最使他痛苦的是"说不清"。但是，脸上的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他还是不停地看着，总想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他的理性终于动摇了。看到他向大书柜走去，克洛蒂尔德很快躲了起来。他抓起一大堆卷宗，向桌子上一扔，急匆匆地翻阅起来。雷雨之夜那个可怕的场面又开始了。恶梦联翩，一切被唤起的幽灵从故纸堆里跑了出来，列队前进。每拿起一份卷宗，他都要提出一个问题，一项热烈的恳求，追问他的病根，希望得到一个字，一句喃喃低语，给他一个中肯的答复。开始时，他只是磕磕巴巴地说着，接着就或整句或半句地说了起来。

"是你吗？……是你吗？……是你吗？……噢，老母亲啊，我们大家的老母亲，是你给我遗传了疯狂症吗？……难道是你，老酒鬼叔父，老土匪叔父，你们要我付出饮酒成癖的代价吗？……难道是你，患脊髓痨的侄儿，或者是你，患呆痴症的侄女，是你们给我带来了爱真理的品格吗？……也许是你，自缢身亡的小表侄，也许是你，杀人放火的表侄，也许是你，腐化堕落而死的堂侄女，你的悲惨结局向我预示了我的悲惨命运吗？"

恶梦在继续着，幽灵一个一个地都站起来了，风驰电掣般

地从眼前闪过。所有的无声卷宗好像都获得了人的生命，苦难的人类前拥后挤、互相践踏着。

“啊！谁能告诉我，谁能告诉我，谁能告诉我？……难道是这个疯死鬼吗？难道是这肺痨死鬼吗？难道是这个因瘫痪而死的人吗？难道是这个因为生理痛苦而早夭的女子吗？……我将因为谁身上的毒素而致死呢？什么是歇斯底里、酒精中毒、结核症、痨病呢？一个癫痫病患者、一个脊髓痨患，或一个疯子，能把我怎么样呢？……一个疯子！谁说是一个疯子？他们众口一词，都说是一个疯子、一个疯子、一个疯子！”

帕斯卡泣不成声，无力地垂下头，趴在一堆卷宗上，他哭个不停，浑身颤抖。克洛蒂尔德被一种宗教般的恐惧控制住了，她只觉得支配种族的命运之神一闪而过，于是屏声敛气、蹑手蹑脚地退去；因为她很明白，如果他疑心她就在身边，他就会觉得是奇耻大辱。

沮丧的气氛长期持续不断。一月的天气非常寒冷。但是，天空湛蓝，令人赞叹，一轮红日永远照耀在万里碧空，在苏莱雅德，大厅的窗户都是向南开着，室内和暖房一样，温暖舒适。屋子里甚至用不着生火，白天总是有阳光照进来，地面上是一片浅黄色，越冬的苍蝇缓慢地飞来飞去。除了嗡嗡飞舞的苍蝇，别的什么也听不到。这里显得密实、沉静、温暖，仿佛是保留在古老房子里的春天的一隅。

一天上午，帕斯卡也是在这里听到了一场谈话的结局，他的痛苦更加严重了。午饭之前，他很少走出卧室。克洛蒂尔德在大厅里接待拉蒙医生，他们坐得很近，在一片阳光里轻声地交谈着。

八天中，拉蒙第三次来这里。由于个人的种种琐事，尤其是他作为医生要在普拉桑真正站稳脚跟，迫使他再也不能推迟

他的婚期了。他想从克洛蒂尔德口中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前两次都是因为有他人在场，他不便开口。因为他只想听到她本人的意见，所以，他决定通过一次坦率的交谈，直接了当表明自己的心迹。以他们之间的交谊，他们俩人理智、正直的头脑而论，这样的做法是许可的。谈话结束时，他满脸微笑地注视着她。

“请你相信我的话，克洛蒂尔德，这样的结局是最明智的……你也知道，我爱你时间已经很长了。我对你的爱心和尊敬是发自肺腑的……但是，这恐怕不够吧，我们还应该做到心心相印，共同幸福，对此我是确信无疑的。”

她并没有低下眼光，坦然地注视着他，脸上也是友好的微笑。他确实是个年富力强的美男子。

“为什么，”她问道，“你不和诉讼代理人的女儿莱韦克小姐结婚吗？她比我更漂亮、更有钱，我知道，她会很幸福的……我的好朋友，我担心，你选中我是不明智的。”

他很沉静，总以为他的决定是很明智的。

“但是，我不喜欢莱韦克小姐，我是爱你……而且，我已经周密地思考过，我再次告诉你，我不是个糊涂人。你就答应我吧，对你来说这是最好的主意。”

于是，她转喜为悲，一道阴影从脸上掠过，这是思虑的阴影，是几乎不自觉的、长期以来使她缄口无言的内心斗争的阴影。

“好吧！我的好朋友，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请允许我今天暂时不作答复，你再给我几个星期的考虑时间……老师确实病得很厉害。我自己也心烦意乱，请你不要催促我对重大问题做出冒然决定……我也请你相信，我十分爱你。但是，此时此刻要做出决定是很糟糕的，我们家目前的处境太痛苦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不会让你长期等待下去的。”

她为了改变话题，又补充说：

“确实，老师的病情让我担心。我本来想告诉你这件事……那一天，我突然发现他哭得很伤心；我可以肯定地说，他时刻都担心自己变成疯子……前天，你跟他谈话时，我看到你很仔细地观察他。请你直言相告，你觉得他的病情怎么样？有危险吗？”

拉蒙医生大声反对。

“不对！他是疲劳过度，精神有点不正常，不是什么险症……像他这样一个聪明有才智、曾经那样精心研究过各种神经病的人，怎么能错误到这个地步呢？如果最精明强干的人有了这样的失误，的确是悲哀的……像他这种病情，他所发明的皮下注射是最有效的，他为什么不给自己注射呢？”

因为年轻姑娘很失望地摇了摇头，意思是伯父不再听从她的建议，她甚至连话都不能对伯父讲，拉蒙医生补充说：

“好吧，我去对他说。”

这时，帕斯卡听到有人说话，颇感兴趣，从卧室里走出来了。但是，看到他们俩坐得那么近，那么充满活力，那么年轻，那么漂亮，沐浴着金灿灿的阳光，他又在门前停下了脚步。他的眼睛瞪得很大，苍白的脸色难看极了。

拉蒙拉着克洛蒂尔德的手，一时还不想丢开。

“这就说定了，是不是？我很希望今年夏天就结婚……你知道，我是多么地爱你，我等待你的答复。”

“好的，”她回答说，“不要一个月，一切都会解决的。”

帕斯卡感到一阵眩晕，险些跌倒。现在，竟是这个小伙子——既是朋友又是学生——钻进他的家里，想要骗去他的幸福！事情弄到这个地步他应该是预料到的，只是两个年轻人打

算结婚的消息突如其来，祸从天降，压得他抬不起头，生命终将崩溃。这个女孩是他抚养长大的，他视同己出，如今却自作主张离他而去，使他孑然一身，垂死挣扎！昨天夜里，他还因为侄女的去留问题大伤脑筋，夜不能寐，因为他弟弟三番五次要求女儿回巴黎去。就是方才，他已打定主意，同意侄女离去，叔侄两人落个安宁。然而，事有不测，他竟发现侄女和这个男子在一起亲亲热热，听见侄女亲口答应结婚，不久的将来离他而去，这不啻是给他心窝里捅了一刀。

他步履沉重地走了过来，两个年青人转过头去，脸色有些不自然。

“喏，老师，我们正在说你呢，”拉蒙终于笑嘻嘻地开了口。“是的，实话实说吧，我们私下议论……你看看，你为什么不注意保养呢？你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病，半个月内就可以恢复过来。”

帕斯卡在一张椅子里颓然落座，继续注视着他们。他有自我克制的能力，内心里受了创伤，脸上却无任何表露。他自觉必死无疑，致死的病因却没有一个人能猜得着。能够发一通脾气，严厉拒绝一杯苦酒，对他来说是一次放松。

“自我医治！有什么用处？……我的这把老骨头还没完蛋吗？”

拉蒙脸上露出沉静的微笑，坚持说道：

“你的身体比我们大家都结实。这不是什么大病，你也知道，你有很好的药……自己打一下针就行了……”

他把话说到了尽头。帕斯卡非常生气，竟然想到这是不是想让他用药物自杀，就像他因为药物使拉福阿斯丧生一样。他的针剂啊！这是他引以为自豪的了不起的发明！他否定了医学的价值，发誓再也不接待任何病人。一个人已经成为废物，死

了拉倒，对大家也是一件好事。而且，这正是他的迫切愿望：只求速死。

拉蒙决定告辞，他怕惹恼了老师，“只要克洛蒂尔德在你身边，我就放心了……克洛蒂尔德会安排的。”

这天上午，帕斯卡受到的打击非同一般。天一黑，他就上床睡觉，一直睡到第二天晚上，卧室的门也不愿意开。克洛蒂尔德终于着急了，使劲用拳头在门上敲，结果大失所望，无人应声。玛蒂娜也跑来了，她对着锁孔向先生恳求，希望他至少回答一声是否需要什么。死一般的寂静，卧室里仿佛是空的。接着，第三天早晨，克洛蒂尔德无意中转了一下门的把手，门却开了。也许，几个钟头以前门早已开了。这个房子她从来没进去过，现在可以自由进出了。这是个门窗向北开的房子，又大又冷，只放着一张没有帐子的小铁床，设在拐角处的一套淋浴设备，一张黑色条桌，几把椅子；条桌上、靠墙的木板架上摆满整套的炼金术器具：石臼、小炉、机器、小匣。帕斯卡已经起床穿好衣服，他费尽力气收拾好他的床铺，在床边坐着。

“你不愿意让我服侍吗?”她远远地站着，激动、胆怯地问道。

伯父有气无力地点了点头。

“噢！你可以进来，我不会打你的，我身上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

从这一天起，他容忍侄女呆在自己身边，照料饮食起居。但是，他的脾气古怪、喜怒无常，一旦躺在床上，被一种近乎病态的羞涩感所控制时，他是不会同意侄女进屋的，一定要逼着她把玛蒂娜叫来。其实，他很少躺在床上，因为任何工作全都无法进行，他只好在几把椅子间走来走去。病势日笃，心如死灰，头痛头重，胸闷恶心，身困无力——就像他所说的那

样——连向前挪一步脚都挪不动，每天早晨起来后就想到，晚上一定会被人用粗绳捆着送到图莱特疯人院去。他日渐消瘦，脸色痛苦，满头银发如波，显出一种悲凉之美，他是个非常爱整洁的人，病中也照样梳理头发。他虽然同意别人照料他的起居，但对一切药物却断然拒绝，他对医学已陷入了深深的疑虑。

于是，克洛蒂尔德除了担心伯父的病情之外，别无牵挂。她从俗务中摆脱出来，起初只去参加小弥撒，随后，她索性连教堂也不去了。她急于得到一种确信和幸福，似乎从现在开始，足不出户，分分秒秒地都守护在一个亲爱者的身边，希望他早日恢复健康，欢欢乐乐。这是她与生俱来的品格，忘我精神，一种与他人共同幸福的需要。对此，她是意识不到的，在她经历的这场危机中，她的感情起了深刻的变化，个中道理并未想过，她唯有女子芳心的冲动。对于她和伯父之间的意见分歧，她始终只字不提，她还没有一下子就扑到伯父怀抱中的心愿，还不想大声对他表明她是属于他的，他可以完全放心，因为她已经以心相许。以思想而论，她只不过是个柔情似水的弱女子，对于伯父的照料，就像亲属之间的情形一样。这是一片纯洁的真情，精心护理，无微不至，将全部生命投入进去，现在，她觉得日子过得很快，免去了来世的烦扰，心中只有一个祝愿：伯父早日康复。

现在，她所面临的真正斗争是，千方百计说服他自我注射。提起他研制的新药，他就发火，否认它的价值，骂自己是笨蛋。她也一样，严词驳斥。现在，她对科学笃信无疑，看到他不相信自己的天才，就很生气。他抗争了很久很久，接着又软了下来，听任她的控制，每天早晨她都要爱意切切地和他吵闹几句，他只是退避了事。刚打了几针，痛苦大减，嘴上就是

不说。头脑清爽起来，体力也渐渐恢复。这也是她的胜利，她因为他而感到自豪，夸奖他的新方法，认定是天字第一号的奇迹，可是，他对自己的作为并不欣赏，这使她大为光火。他脸上露出了笑意，开始看清了他的病情。拉蒙的话千真万确，他只是用脑过度而已。也许吧，他最终将会摆脱病痛的。

“嗨！是你治好了我的病，”他感叹说，内心的希望却深藏不露。“你知道吧，药品有效与否，取决于送药的那个手。”

疾病恢复得很慢，持续了整整二月份一个月。天气始终晴朗、寒冷、温暖的大厅里沐浴着浅淡的阳光，天天如此。然而，忧郁的情绪不时地袭上心头，接连好几个钟头病人感到恐惧不安，看护他的侄女也很悲伤，为了缓和他的情绪，只好远远地坐在大厅的另一端。他又一次对药物治疗失去了希望，心情痛苦、动辄语含讽刺。

一天，天气照例很冷，帕斯卡来到玻璃窗前，向外一望，他的邻居——退休在家的贝隆布尔教授——正在他的果树周围走来走去，数着花蕾的数目。老教授举止端庄，挺胸昂首，心平气静，心无旁骛，疾病似乎从来没有侵扰过他，帕斯卡目睹此情此景气得要命。

“啊！”他嘟哝着，“此人永远不会疲劳过度，永远不会害身伤心！

他开始说话了，以讽刺的口吻对利己主义进行了一番赞颂。独来独往，没有朋友，没有女人，没有孩子，何等幸福！这个极端吝啬的家伙，整整四十年间，只知道打别人家的孩子，从来不与别人交往，家里除了一名既聋又哑、比他年纪更老的园丁外，连一只狗都没有，这样的人不体现了地球上最大幸福吗？没有负担、没有义务，除了关切自己亲爱的身体，别的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这是个长命百岁的圣人。

“啊！惧怕人生，的确是无耻之尤……还说什么我有时惋惜在这里没有自己的孩子！难道人们有权利生育许多可怜的儿童吗？必须消灭恶性遗传，消灭生命。你看，世上唯一的规矩人，就是这个老家伙！”

三月的阳光下，贝隆布尔心平气静地继续在他的梨树林周围散步。他尽量避免过分猛烈的动作，节省他暮年的精力。因为在路上碰到了一个小石子，他都要用拐杖拨开，然后才不慌不忙地走过去。

“你看看他！……他真是保养得好，真是漂亮！天上的一切幸福都降临在他的身上！据我所知，他是世上最幸福的人。”

克洛蒂尔德始终不说话，听着帕斯卡的这段痛苦的讽刺话，她也觉得痛苦。平时，她也是袒护贝隆布尔先生的，现在她觉得心中萌发了一种抗议。热泪泉涌，低声地挤出了一句话：

“倒也是，不过，没有人喜欢他。”

这句话刚一出口，难堪的局面打破了。帕斯卡好像背上挨了一拳，立即转过身，注视着她。他心头一软，眼睛也湿润了。为了克制住泪水，他一走了之。

多少天又过去了。病情反复无常。体力恢复得很慢，使他感到失望的是，只要做一会儿工作就大汗淋漓。如果继续坚持，就必定发生昏厥；不工作吧，他就觉得病情总是拖着。然而，他对习惯了的研究工作又发生了兴趣，重新阅读着早已写好的最后几页书稿。他又记起他是个学者，往昔的担忧也再次出现了。有时候，他的情绪非常低落，仿佛这个家已不复存在：一定会有人要抢劫他，夺走一切，毁灭一切，他连灾祸的意识都没有了。现在，他又是小心翼翼，疑神疑鬼，经常用手摸一摸他的衣袋，看大书柜的钥匙是否丢了。

一天上午，他一直在床上躺着，将近十一点钟才从卧室里出来，他看到克洛蒂尔德坐在大厅里，不慌不忙地画着一枝扁桃花，画得很准确。她抬起头，微微一笑，顺手从画案上拿起一把钥匙，想还给他。

“拿去吧！老师。”

他感到惊奇，还没明白过来，仔细地端详着她递给他的东西。

“怎么回事？”

“这是大书柜的钥匙，一定是你昨天从衣袋里掉出来的，我今天早上在这里捡到的。”

帕斯卡接过钥匙，心中异常激动。他看看钥匙，再看看克洛蒂尔德。事情就这样了结了吗？她不再折磨他，恼恨他，偷光他的一切，烧光他的一切吗？看见她也很激动，他心里高兴到了极点。

他紧紧地把她拥进了怀里。

“啊！我的孩子，但愿我们的日子不要过分痛苦！”

接着，他向自己的书案走去，拉开抽屉，还像过去那样，把钥匙扔了进去。

从此，他身上又有了力气，病情也恢复得更快了。有时还有复发，因为大病之后他的身体仍然很虚弱。但是，他可以伏案写作了，日子不像先前那么沉重。太阳也恢复了活力，大厅里气温开始上升，有时候百叶窗也需要半开半闭。他仍然闭门谢客，玛蒂娜也难得见上一面，他母亲偶而来打探消息时，他竟拒之门外，推说他正在睡觉。唯一使他满意的是，叛逆者昨天还是他的敌人，今天却成了他柔顺的弟子，对他仔细照料，这种宁静何等美妙。他们之间久久无言，谁也不觉得有什么不愉快。他们沉思着，在无涯的甜蜜梦乡徜徉。

然而有一天，帕斯卡忽然一脸的严肃。他现在相信，他的疾病纯属偶然，与遗传问题毫无关系。但是，他内心里免不了感到羞耻。

“我的上帝！”他低声说道，“我们实在太渺小了！我向来自信自豪，以为自己身强力壮，心明眼亮！没想到一点儿愁苦、一点儿疲劳就弄得我险些成了疯子！”

他不说话了，继续思考着，眼睛一亮，终于又自我克制着。接着，在理智和勇气的推动下，他打定了主意。

“如果我的病好了，我很高兴，这首先是看在你的份上。”

克洛蒂尔德没听懂这话的意思，她抬起了头。

“这是怎么回事？”

“这还用问吗，就是因为你的婚姻……现在，就可以决定一个日期。”

她感到惊奇。

“啊！的确就是我的婚姻！”

“从今天算起，我们就挑选六月的第二个星期，你同意吗？”

“同意，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太好啦。”

他们不再说话了。她把目光又收回到手中的针线活上，他的目光凝视着远方，脸色沉重，一动也不动地站着。

七

这一天，卢贡老夫人来到苏莱雅德，远远地看到玛蒂娜正在菜园里栽葱秧，便趁机向女仆走去，和她交谈，从她那里得到几句口风，见到儿子之前心里也有个谱。

时间过得很快，老夫人心里很悲伤，按她的说法，克洛蒂尔德是个变节者。她很明白，想通过孙女把卷宗弄到手再也根本不可能了。这小家伙昏了头脑，自从照料帕斯卡以来，和他越来越亲近，她变坏了，教堂里再也见不到她。所以，老夫人又回到她原来的主意，把孙女支开，等儿子耐不住寂寞时再去征服他。既然她没能说服孙女到哥哥那里去，于是就对孙女的婚姻问题发生了极大兴趣，按照她的如意算盘，孙女等不及了，就立即扑进拉蒙医生的怀抱。今天下午她急忙跑来，就是要加速事情的进展。

“你好，玛蒂娜……这里的情形怎么样?”

女仆跪在地上，两手沾满泥土，抬起苍白的脸。为了防止日晒，她给帽子上还扎着一条手绢。

“跟平常一样，没有变化，夫人，轻声一点。”

主仆二人交谈起来。老夫人对待女仆就像心腹知己，家庭

的一个成员，对她无话不说。她先是向女仆询问，想要知道拉蒙医生上午是否来过。他倒是来过，但说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话。老夫人大失所望，因为昨晚她本人也见过拉蒙医生，医生对她实言相告，他因为没得到确切的答复而感到难过。现在，他急于要得到的是克洛蒂尔德的一句话。事情不能这样继续下去，必须逼着姑娘明确保证。

“他太胆小怕事，”老夫人大声说道。“我给他已经说过，我很清楚，就是今天上午，他还是不敢把她逼得太紧……看来这件事我非管不可，我不信这个小家伙就不拿个主意。”

接着，老夫人平静下来：

“我儿子已经好了，他不需要她。”

玛蒂娜又继续栽着葱秧，听见这话，忽然直起了腰。

“啊！确实是这样的！”

三十年的辛苦使她的脸色一片憔悴，这时又燃起一线生机。自从主人几乎不容许她留在身边以来，她的心里在流血。卧病期间，主人疏远了她，很少叫她侍候，最后连卧室的门也不允许进去。她隐约觉得事情不妙，一种本能的嫉妒折磨着她，多年来她一直崇敬这位主人，和他形影不离，现在却落了这样的下场。

“肯定的，我们不需要小姐……服侍先生，我一个人就够了。”

于是，本来不大开口的她却谈起菜园的各种活路，说她可以挤出时间管理蔬菜，节省男劳力的开支。院子的地方固然不小，但是，只要你不怕干活，活就怕你，总能干到头的。而且，小姐一走，还少了一个不干活只吃饭的人。想到小姐走后，家里只剩下她和主人，清清静静、安安宁宁、舒舒服服地过日子，两只眼睛不知不觉地闪闪发光。

她降低了声音：

"我很难过，因为离了她先生一定非常难过。我从来也没想过要他们分手……不过，夫人，我跟你的想法一样，不这样做不行，因为我很担心，长期这样下去姑娘要变坏的，仁慈的上帝又要失去一个灵魂……啊！真伤心，我常常感到难过，心快要碎了！"

"他们两个都在楼上，是吗？"老夫人问道。"我上去看看他们，我一定要强迫他们断绝关系。"

过了一个小时，她从楼上下来，又看到玛蒂娜跪在松软的地上继续栽种。在楼上，刚一开口，她就说和拉蒙医生交谈过了，医生急于要知道自己的命运，她亲眼看到帕斯卡同意她的意见：他面孔严肃，点了点头，意思是说心里着急是年轻人的天性。克洛蒂尔德收起笑容，恭恭敬敬地听着。但是，她也显得有些惊奇。别人为什么催促她呢？老师已经把结婚的日期定在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她还有整整两个月的时间。她不久就要和拉蒙商量这件事。婚姻是件非常严肃的事，人们一定会给她足够的考虑时间，不到最后时刻不让她做出保证。而且，她说到这类事时神色宁静，胸有成竹。显而易见，他们俩都希望事情有个最合理的结局，老夫人对此感到心满意足。

"的确，我认为事情已经成功，"老夫人断然肯定。"看他样子没有任何阻拦，她的态度是，事情不要办得太急促，要深思熟虑，一旦决定，终生不悔……所以，我又给了她八天的考虑时间。"

玛蒂娜两膝着地，一直低着头，脸色阴阴沉沉。

"是的，是的，"她低声说道，"一个时期以来，小姐心事很重……我到处都见到她。你跟她说话，她不理你。她就像那些病人一样，眼神慌乱……事情真不少，她变了，变了……"

她又拿起小铲，很认真地栽下一棵葱秧。卢贡老夫人心绪感到稍许宁静，她走了，说孙女的婚事她完全放心。

果然，帕斯卡表面上同意了克洛蒂尔德与拉蒙的婚事，此事已经决定，不可避免。他不再和她谈起此事。平时交谈中，偶而闪烁其辞，他们也不为之心动，仿佛眼前剩下的两个月是两万年，看不到头。尤其是她，总是满脸笑意，什么烦恼，什么主意，她纤指随意一摆，置之脑后，一心只想着健康的生活。他病体痊愈，体力一天胜过一天，只有到了晚上一人独守空房时才感到忧愁。他浑身发冷，立即想到孑然一身的时代就在眼前。这就是老境伊始，使人不寒而栗吗？人老了，他只觉得眼前那遥远的地方，是一片无边的黑暗，身上的全部气力早已消溶在其中。于是，没有女人的遗憾，没有孩子的遗憾，使他愤愤不平，心如刀绞，痛苦不堪。

啊！他一生都是隔房独宿！有些夜晚，他竟然诅咒科学，说科学夺去了他的男子雄风。多年来，他在工作中消耗着自己的生命，他的大脑，他的心脏，他的肌肉。他没有其他爱好，他完全是为了书籍而生存，这些书必定随风吹散，翻阅时书页冰冷如铁。没有女人的酥胸供他拥抱，没有孩子的柔发供他亲吻！他孤零零地一个人躺在冰冷的床上，将来一个人孤零零地死去。真的，他就要这样走向死亡吗？窗外正在甩着响鞭的普普通通的车夫脚夫们的幸福他品尝不到吗？想到必须加快脚步，他心里热乎乎的，因为时间不等人啊。他的全部未经利用的青春、全部压抑、聚集在心头的欲望，这时都在血管里汹涌奔流。他发誓还要恋爱，要继续生活下去，在真正成为一个老人之前，要耗尽一切未曾体味过的激情，品尝人生的一切幸福。他想要去敲所有的门，要拦住一切过路的人，要走遍乡野和普拉桑全城。接着，第二天，他用很多冷水洗了脸走出卧室

时，夜间的狂热平息了，炽烈的画面消失了，他又回到天生的胆怯心态。接着，第二天夜里，寂寞、恐惧又使他陷入了失眠，他的血液再次燃烧起来，这是同样的失望、同样的反抗、同样的需要——见不到女人心不死！

这些狂热的夜晚，黑暗中他大睁着眼睛，反复地做着同样的梦。大路上走来了一位姑娘，芳龄二十，美若天仙；她进来了，跪在他面前，既崇敬又柔顺，他就娶了她。这是一位崇拜爱神的美女，就像古代历史里描绘的那样，她跟随着天上的一颗明星，前来为一个很有权势、荣耀满身的老国王恢复健康和力量。他就是老国王，她崇敬他，以二十岁的妙龄青春献身于他，创造这项人间奇迹。他离开了她的臂膊，他胜利了，重新恢复了生活的信念和勇气。在他所收藏的一本十五世纪的圣经里，装饰着许多朴实无华的木刻画，其中的一张图像最使他感兴趣：老国王大卫与童女亚比煞。他读着图像旁边的文字："大卫王年纪老迈，虽用被遮盖，仍不觉暖。所以，臣仆对他说，不如为我主我王寻找一个处女，使她侍候王，奉养王，睡在王的怀中，好叫我主我王得暖。于是在以色列全境寻找美貌的童女。寻得一个童女亚比煞，就带到王那里；这童女极其美貌，她奉养王，侍候王……"暗淡无色的天花板下，他一人独寝，不寒而栗，形同冰窖，这与暮年国王的心境有什么两样？他梦幻中的那个少女不就是虔诚、柔顺的亚比煞吗？不就是全心全意献身主子的女侍臣吗？他眼前总是看到她的身影，服服帖帖，快快乐乐，和他身心交融，留心他的任何需求；她美艳绝顶，时时满足他的欢心；她柔情似水，使他觉得沐浴在一片馥郁的香气之中。他有时也捧着陈旧的圣经翻阅，其他的木刻图像在眼前一幅一幅地闪过，他在想象中又回到了这个早已消逝的族长和国王们的世界。他坚信男人能长命百岁，富有创世

之力，对于女人有经天纬地的威权。这些奇妙故事中的男人们，活到了百岁暮年还能使妻子受孕，和女仆们同衾共枕，陌路相逢的年轻寡妇和处女们也一律亲切接待！这就是百岁老人阿布拉哈姆，他是伊斯马埃尔和伊萨克的父亲，娶自己的妹妹萨拉为妻，女仆阿加尔对他百依百顺。这是路得和波阿斯之间田园诗般的甜蜜故事：年轻的寡妇到了伯利恒，收割大麦的季节，一个温暖的夜里，她躺在了主人的脚边，主人明白她的意愿，就根据法律，以至亲的身份娶她为妻。这是一个顽强的、生机勃发的民族，它的事业一定要征服世界。男人们人老心不老，女人们女儿成群；犯罪、通奸、乱伦、两性关系混乱，使这个民族得以迅速繁衍。面对着古老而简朴的版画，他的梦幻终于变成了现实。亚比煞带着光明和芬芳走进了他那阴郁的卧室，她天女似地裸着身子，向他伸开两臂，奉献出壮丽的青春。

啊！他渴望着失去的青春。他的生命到了暮年，岁月催逼，老境将至，他抗争着，热切希望返回青春，以图再干。在这力图再干的需要中，他对初次领会到的幸福是多么惋惜，记忆中死去的岁月是何等美妙，至贵无价；而且，这一次他决心已定，要享受自己的健康，自己的气力，爱情的欢乐紧抓不放。啊！青春，他多么想将它一口吞下，临老之前，他多么想吃掉它，喝下它，重新体验人生的幸福。回想起二十岁时的情景，他心情懊恼，无法平静。那时，他年轻如燕，像一棵茁壮成长中的橡树，齿皓眸明，黑发浓密。这些天赋美质当年是看不上眼的，如今倘能奇迹地再现，他一定会欣喜若狂！只要是女子身上的青春，比如说一个陌路相逢的姑娘吧，他见了都要怦然心动，柔情万种。他对女子的钟情常常进入了幻境，只要有了青春的形象，都会使他陶醉：例如纯洁的气味，娇艳的芳

容，明亮的美目，丰润的朱唇，鲜活的面颊，尤其是圆润、细柔、光洁如缎的颈项上，细柔的短发蓬蓬松松，犹如乱云。青春在他的心目中始终是一尊女神，她秀丽高雅，身段苗条，赤身裸体，心平气静，观之令人销魂。他的目光紧跟着青春女神的倩影，心中激起无穷的欲望。只有青春是美好的，令人羡慕的，一个人有了健康的身体，青春就是世界之花，唯一的欢乐，唯一真正的善事。啊！力图再干，回归青春，让一切青年女子进入自己的怀抱！

四月里，艳阳满天，果树林鲜花盛开。现在，帕斯卡和克洛蒂尔德又在苏莱雅德附近散步了。这是他病后休养期间初次走出家门。她领着他来到了暖烘烘的打麦场上，继而又漫步在小松林间，最后又回到被两棵百年老树遮得严严实实的平台附近。太阳光照得一片片古老的石板白花花的，灿烂的天空下，远方的地平线无穷无尽地伸延开去。

一天上午，克洛蒂尔德急匆匆跑回家中，她欢蹦乱跳，笑声朗朗，高兴得昏了头，园子里遮阳用的帽子、系在脖子上的轻柔的花边都顾不得解下，就噔噔噔地向楼上的大厅跑去。

"啊！"她说，"我好热！……我真傻，我上楼之前忘了把这东西丢在下边。我马上就把它拿下去。"

她进了门，把花边扔在一个扶手椅上。她手忙脚乱的，想把大草帽的带子解开。

"来呀！我弄了个死疙瘩，这可怎么办呢，你一定帮帮我。"

帕斯卡由于闲走了一阵子，也感到兴奋，看到侄女如此美丽、幸福，他高兴起来，走上前去，和她胸对胸地站在一起。

"你别急，抬起下巴……噢！你总是动来动去，你怎么让我能看清楚呢？"

她的笑声更高，他看得分明，那笑声激荡之下她的胸部高高隆起。他的手指在她的下巴下面——脖子这个敏感部位——摸来摸去，无意中摸到了温热和软缎似的肌肤。她穿了一件胸背丰露的罩衫，通过这裸露部分他尽情地嗅着她全身鲜花似的芬芳，呼吸着骄阳下青春的纯洁气味。突然，他感到头晕目眩，身子木了半边，几乎酥倒在地上。

"你别动手动脚，我受不了啦！"

一股热血冲上了太阳穴，他的两手慌乱，迷失了方向；而她的身体却更加向后翻仰，不知不觉地显示出她童贞的诱惑。这是富丽青春的化身：明亮的眼睛，健康的红唇，鲜活的面颊，尤其是圆润如玉似的脖颈，细柔的短发蓬蓬松松，犹如乱云。他只觉得她是那样地娇嫩、苗条，她的酥胸是那样地娇柔，令人神往！

"好啦，已经解开了！她大声说道。

他不知不觉地把帽带解开了。四壁在旋转，他还能看见她，现在头上没戴草帽，皓月似的脸上笑口大开，金发发环不停地晃动。于是，他害怕再次和她拥抱，疯狂地和她亲吻，吻她身上一切裸露部位。他手里紧握着她的草帽逃走了，嗫嚅地说：

"我把它拿到门厅里去，你等一等，我有话要和玛蒂娜讲。"

他躲进了楼下久已弃置不用的客厅，把门紧紧地关上。他浑身颤抖，只怕她在楼上担心，跑下楼来找他。他心情慌乱，惴惴不安，仿佛犯了什么罪似的。他大声说："我始终爱着她，发疯似地想着她！"这是他大胆迸发出的第一次心声。是的，自从她长成大姑娘以来，他在内心里一直宠着她。他忽然眼前一片明亮，发现她已经长成了大姑娘。她脱尽儿时的野气，出

落成一个有风趣有爱心的女人：修长的双腿，坚实而苗条的身躯，丰满的酥胸，圆润的颈项，圆而柔软的胳膊。她的后颈，她的两臂就像洁白的乳汁，雪白而光滑的绸缎，显露出无限的甜美。淫心是丑恶的，然而又是真的，他渴望得到这一切，面对着这如诗如画的青春，这香甜美艳有血有肉的花朵，他恨不得一口吞下。

此时，帕斯卡摇晃着身子倒在一把椅子上，他两手捂着脸，怕看到光明，抽抽噎噎地痛哭流涕。我的上帝！他是怎么啦？弟弟把小闺女委托给他，多年来他视同己出，精心栽培；而今，女孩到了二十五岁芳龄，对他成了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他只觉得束手无策，比一个少年儿童还要软弱。

除了生理欲念，他对她怀着无限的柔情，他迷恋她的品德和智慧，她的正直的情怀，她的高尚、勇敢、明洁的精神。直至他们之间发生了分歧，这种对神秘的担心纠缠着她，使她作为一个异性在他心目中越来越显得更加珍贵，使他对于无边无际的大千世界获得了一点儿认识。她在反抗中，在和他赌气时，给他增添了欢乐。她是他的伙伴，是他的学生，在他眼里，她是他伟大的心灵、热情坦直的情怀、强盛不衰的理智的产儿。她始终是他的组成部分，与他形影不离；他无法想象没有她的地方他还能够呼吸，他需要她的气息，需要她穿着裙子在身边舞动，需要包裹在她的思想和情爱之中，需要她的传情美目，需要她鲜花似的笑脸，需要她作为女性的全部日常生活情趣，这情趣已经奉献给了他，再要收回，她于心不忍。一想到她就要舍他而去，好像天塌在了他的头上，一切都完了，天下漆黑一团。世界上只有她一个人，只有她是高尚的、善良的，只有她是聪明的、理智的，只有她是美丽的，人世间所见不到的美人。既然他钟情于她，又是她的老师，那又为什么不

跑上楼去把她搂在怀抱，像崇敬一尊偶像一样和她亲吻呢？他们两个都是很自由的，她并非无知无识，她已到了成熟的年龄。幸福的日子就要来了。

帕斯卡不再哭了，他站起身，要向门前走去，忽然，酸楚的泪水又涌上心头，重压之下他又倒在了椅子上。不，不！这是丧尽天良，是胡作非为！他只觉得满头白发像一块坚冰似地压得他心灰意冷；想到她正当二十五岁妙龄，自己却是五十九岁高龄，他懊恼极了。恐惧又向他袭来，确然无疑，她占据着他的心灵，日复一日的诱惑他将无力抵抗。他想起来了，她让他帮着解草帽带子，她呼唤他，强迫他俯在她的背后，帮助修改工作中的错误；他越想心里越是狂乱，狠不得一口咽下她娇嫩的脖颈。到了夜里，那就更糟糕了，他们俩迟迟不肯叫人把油灯拿来；天从人愿，夜幕徐徐落下，双方都疲倦了，出于无奈，彼此身不由己地抱在了一起。这样的结局不是不可能。倘使他没有勇气立即撒手，那甚至是必定无疑的；想到这里，他非常恼火。对于他来说，背信弃义，不择手段地引诱他人，那可是弥天大罪。他的反抗如此强烈，这一次他竟勇敢地站起身来，再次跑到楼上大厅，下定决心去斗争。

在楼上，克洛蒂尔德又平心静气地作画。她连头也不回，只简单地说：

"你下楼去时间真长啊！我还以为玛蒂娜算帐少了十个苏。"

这句平常的玩笑话是说，女仆是个吝啬鬼，他听了直发笑。他也无声无息地坐在桌前。直至中午吃饭，他们谁也不说一句话。刚一来到她跟前，他就沐浴在一片温柔之中，心平气静。他大胆地看着她，她的娇柔的身影，她的大姑娘的专注、严肃的神情，勾起了他心中的万种柔情。他刚才在楼下难道是

一场恶梦吗？他能轻而易举地克制自己吗？

“啊！”听到玛蒂娜叫他们吃饭，他大声说，“我好饿，你马上看到我的筋骨恢复得多么坚强！”

她高高兴兴地走过来，扶着他的胳膊。

“是的，老师！应该高兴，应该坚强！”

但是，到了夜间，他一走进卧室，就又是那么不死不活。一想到就要失去她，他把脸深深埋在枕头里，以免哭出声来。脑子里的各种影像越来越确切，他看到她已被拥入别人的怀抱，向别人奉献她净洁的玉体，一时妒火中烧，苦刑似地受着折磨。这样的牺牲，他岂能英雄海量，大度包容！各种各样的计划在他可怜的发热的头脑里来回翻腾：让她不要结婚，留在他身边，同时还永远不能让她看出他内心的激情；和她一起远离家门，各地漫游，永远潜心于学术研究，以保持他们的师生之谊；或者，有必要的话，打发她去她哥哥那里，看护重病缠身的哥哥，这样总比让她嫁人要好。以上三种方案，想到哪一种他都觉得心疼欲裂，愁肠百结，又心急火燎，多么想占据她的全部身心。他不再只满足看到她的倩影，他要她属于他，倾心于他，和他交融一体，要她裸露玉体，柔发如浪，光彩夺目，照亮他黑暗的卧室。他伸出两臂，在空中抓来抓去，忽然又跳下床，摇摇晃晃地走着，仿佛喝醉了酒似的；到了黑暗、宁静的大厅里，光脚挨着冰凉的地板，他这才从狂乱中清醒过来。天哪，他要到哪里去？小姑娘已进入了甜蜜的梦乡，他要敲她的门吗？或者索性破门而入吗？一片沉静之中，他只觉得一缕纯洁的气息袭上脸来，神魂飘荡，酥倒在地。他又回到卧室，扑倒在床上，既羞愧，又绝望透顶。

帕斯卡整夜失眠，第二天起床时感到疲惫不堪，但是决心不改。他照例洗过淋浴，觉得更加健壮。他已拿定主意，要强

迫克洛蒂尔德做出保证。她一旦正式同意嫁给拉蒙，在他看来这似乎是个一劳永逸的方案，减轻他的心理负担，断绝他的一切妄念。这将是她和他之间又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从而，他也可以对付自己的欲念。倘若他还是那么痛苦，那也只是生理上的痛苦，他不必提心吊胆当一个不老实的男人，不必半夜里起来和另外的男人为了她而打抢夺战。

这天早上，他对姑娘说，她不能再拖下去了，好心的小伙子等她这么长时间了，她应该做出一项确切的答复。听到这话，她先是感到惊奇。她久久注视着他，他很沉静，并不改变自己的意见，脸上有点儿悲伤，好像内心里很难过，这些事不能不对她直言相告。最后，她淡然一笑，转过头去。

“老师，你的意思是要我离开你?”

他没有直接回答。

“我亲爱的，我肯定地告诉你，这样下去是要弄笑话的，拉蒙当然有权利生气。”

她过去收拾了一下桌子上的画稿。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

“真奇怪，你和祖母、玛蒂娜现在是一条心。她们迫害我，要我死……我以为还有几天时间，可是，说真的，你们三个是把我推向……”

后面的话她没有说完，他也没强迫她把话说清楚。

“那么，”他问道，“你想让我什么时候告诉拉蒙到家里来呢?”

“他想什么时候来都可以，他来过多少次，没有一次我不高兴……你别担心，我会让他知道我们在等着他来，时间就定在最近的某个下午。”

第三天，争执又开始了。克洛蒂尔德什么也不干，这一

次，帕斯卡的态度很粗暴。他太痛苦了，眼前只要少了她那娇嫩的笑脸，他心里就不平静，就很阴郁，他粗声粗气，严厉地要求她，要庄重严肃，不要再拿一个高尚的、钟爱她的男子继续开玩笑了。

“真见鬼！既然是该办的事，我们就尽快了结！我告诉你，我马上给拉蒙写信，让他明天下午三点钟就到这里来。”

她只是听着，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婚姻的事到底是否已经决定，他们谁也不想提及。他们的共同出发点是，此事先前早已明确决定。他看见她又抬起了头，浑身打颤，因为他觉得她的嘴唇微微一动，似乎是说，她已经考虑过了，她拒绝这场婚事。天哪，这可怎么办？一时间，巨大的欢喜和恐怖袭上他的心头。但是，她仍然注视着他，嘴角上始终是这种似有若无、情意切切的微笑。她温顺地回答说：

“只要你乐意就行，老师。你告诉他明天下午三点钟到这里来吧。”

这一夜太可怕了，帕斯卡起得很晚，借口说他的偏头痛病又犯了。洗了冰凉的淋浴他才觉得清爽一些。接着，将近十点钟，他走出家门，说他要亲自去找拉蒙。实际上他还另外有一个目的：他在普拉桑一家零售店里见过一套配有花边的胸衣，做工极为精美，尚未出售，专等着一个出手大方的情夫前来购买。夜里，他左思右想，受尽煎熬，忽然想到一个主意，把这件漂亮的胸衣买来，做为结婚礼物送给克洛蒂尔德。想到要由他亲手打扮她，使她显得格外美丽，一身洁白如雪，这个主意够痛苦的，本来就因为极大牺牲而枯竭的心不禁为之一动。这件胸衣她也知道，有一天她和他一起见过，特别满意，她只希望把它披在圣萨蒂南教堂老圣母木橡的肩上。女店主人把胸衣装进一个小纸盒里，卖给了他，带回家后，他藏进写字台的抽

屉里。

下午三点，拉蒙医生来了，在楼上大厅里见到了帕斯卡和克洛蒂尔德。他们很兴奋，非常高兴，然而关于他的来访，却尽量避而不谈。大厅里笑声朗朗，亲热极了。

“你已经完全恢复了，老师!”年轻客人说，“从来没见过你这样结实。”

帕斯卡点了点头。

“噢！噢！结实，也许吧！不过，心脏不行了。”

这句脱口而出的知心话听得克洛蒂尔德心里一动，她注视着他们，不由得将二人加以比较。拉蒙满脸笑容，相貌出众，颇受女人们的钟爱。乌黑的须发生气勃勃、硬挺有形，全身焕发出一派青春的光彩。而帕斯卡呢，须发皆白，犹如雪白、浓密的羊毛。他虽然经历了长达六个月的精神苦刑，却保持着忧伤之美。他苦涩的脸上显得有些老了，只有孩子般的大眼睛保持不变：棕黄、灵活、清澈。但是，这时候，他的脸上处处显示出温柔、善良和激情；克洛蒂尔德深为感动，她的目光终于停止在他的身上。沉静无语之中，两颗心在颤动。

“好吧，我的孩子们，”帕斯卡鼓起勇气继续说，“我看你们有必要在一起交谈一下……我到楼下去有点儿事，过一会儿我再上来。”

他微笑着走了。

帕斯卡刚一走，克洛蒂尔德非常坦率，伸出双手，向拉蒙跟前走去。她久久抓着他的手，一面说话。

“你听我说，我的朋友，我将要给你造成巨大的悲伤……不要过分责怪我，因为我老实告诉你，我对你怀有很深的友谊。”

他立刻听明白了，脸色变得苍白。

"克洛蒂尔德，请你不要给我回答，不用着急，如果你还愿意考虑的话。"

"这不必要，我的朋友，我已决定。"

她用美丽而诚挚的目光注视着他，一直没有放开他的两手，目的是让他感觉到，她是个面不热而心热的人。他低声地接着说：

"你不同意吗？"

"是的，我不同意，我老实告诉你，我心里太难受了。你什么也不要问我，以后你会知道的。

他坐着，内心里悲伤极了，外表上却坚强而沉着，再大的痛苦也不能使他失去平衡。从来没有一件忧愁的事像这样搅动他的心。他一句话也不说，而她却站着继续说：

"我的朋友，你千万不要以为我在你眼前卖弄风情……如果说我给你留下了希望，让你等待我的答复，实际上这是因为我内心里不明……你简直不能想象我最近经历的危机是多么严重，这是黑暗中的一场大风暴，吹得我几乎迷失了方向。"

他终于开口说话了。

"既然这是你个人的意愿，我什么也不用问你了……不过，你只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你不爱我吗，克洛蒂尔德？"

她毫不犹豫，严肃地说了起来，热烈的同情减弱了语言的坦直。

"真的，我并不爱你，我对你只不过是一种真挚的友情。"

他站起身要走，她还想继续说些很友好的话语，被他一挥手止住了。

"完了，我们到此为止。我祝愿你幸福。我的事你不用担心。现在，我的心情很沉重，但是，我一定会自我解脱的。"

一腔热血冲上了他苍白的脸，他感到憋闷，向窗前走去，

然后，拖着沉重的步子又走过来了，试图恢复镇静。他大口地呼吸着。大厅里死一般的寂静，忽然听到帕斯卡在楼梯上很重的脚步声，表示他又来了。

"我恳求你，"克洛蒂尔德很快地低声说，"我们对老师什么话也不要说，他不知道我的决定，我想委婉地亲自对他说一说，因为他坚持这件婚事。"

帕斯卡在门口停住了。他摇摇晃晃，气喘咻咻，好像上楼时走得太快了。不过，他还有力量对他们表示微笑。

"好吧，孩子们，你们商量好了吗?"

"肯定好了，"拉蒙回答时的心情和他一样的激动。

"你确定了吗?"

"完全确定了，"克洛蒂尔德也说话了，她只觉得头晕目眩。

帕斯卡扶着桌椅来到写字台前，身不由己地倒在他的扶手椅里。

"唉呀，你们看，两条腿还是不行啊。这把老骨头……没什么！我很幸福！我很幸福，我的孩子们，只要你们幸福，我的病就要好了。"

交谈了几分钟之后，拉蒙回家去了，又只剩下他和姑娘两人，他再次感到慌乱。

"完了，真的完了，你对他说的是实话吗?"

"绝对完了。"

于是，他不再说话，只是点着头，一再表示他很高兴，万事大吉，大家终于将要安安宁宁地过日子了。他闭上了眼睛，假装睡着了。但是，胸部起伏得很厉害，紧闭的眼眶里噙着热泪。

这天晚上，大约十点左右，克洛蒂尔德到楼下去给玛蒂娜

下了一项命令，帕斯卡趁此机会把装着花边胸衣的小纸盒放到了姑娘的床上。她又回到了楼上，和往常一样向他道了晚安。二十分钟以前，他就上床睡觉了，忽然门外响起了清脆的笑声。一只小拳头在门上轻轻地敲着，说话声是那么娇嫩，笑声朗朗：

"你来呀，你来看一看！"

这是青春的呼喊，这种欢乐使他深受感染，他不由得起来把门打开。

"噢！你来呀，你来看看，不知是哪个好心的年轻人给我床上放的好东西！"

他很顺从地被她引到她的闺房里去。她已点起两个烛台上的蜡烛：陈旧的卧室顿时欢快起来，淡红色的帷幔显得那么轻柔，仿佛变成了一处小教堂；她在床上摊开的旧式花边胸衣，仿佛是信徒们为了表示崇敬所奉献的一件神圣的衣物。

"不，你想不到的！……你想一想，刚开始我没有发现这个纸盒子。我像平时一样，每天晚上都要稍微整理一下屋子。我脱了衣服正要上床睡觉，这时忽然看到你的礼物……啊！我心里高兴死了！只觉得等不到明天，我又穿上短裙，急忙跑来找你……"

这时，他才发现她半裸着身体，就像那个暴风雨之夜，她正在窃取卷宗时被他抓住。她美丽极了，处女的身体亭亭玉立，两腿修长，两臂灵活，白皙的胸脯细嫩而矫健。

她拉着他的两手，轻轻地握在她那娇巧而温暖的手中。

"你真是个好人，我太感谢你了！这样漂亮的礼物送给我这个微不足道的人！……你还记得吧：对这件古老的艺术遗产，我非常欣赏，我曾对你说过，只有圣萨蒂楠教堂的圣母才配消受它……我很满意，很满意！因为，真的，我喜欢打扮自

己，有时就胡思乱想，需要的衣物是人间所无：金光闪烁的长裙，天蓝色的轻纱……我多么漂亮！我多么美丽！”

她容光焕发，心里一片感激兴奋之情，紧紧地依偎着他，目光总是注视着花边胸衣，强迫他和她一样地赞赏感叹。接着，她忽然感到好奇。

“你说说，为什么要给我赠送这件豪华的礼物呢?”

看到她这么欢声笑语地跑来找他，帕斯卡仿佛走进了梦境。听到如此动听的感激话语，他激动得热泪盈眶，站在那里，并无猜想中的恐惧，相反他很平静，很高兴，仿佛遇到自天而降的大喜事。这个他从未涉足过的闺房里，馨香四溢，犹如教堂，即使贪得无厌的人也会得到满足。

然而，他却满脸的惊疑，回答说：

“这件礼物吗，我亲爱的，是为你结婚时穿罩衫用的。”

她也是惊奇了一阵儿，显示出不解的样子。接着，她脸上挂着几天以来那异样的、甜蜜的微笑，又快活起来。

“啊！真的，我要结婚了！”

忽然，她又一脸严肃地问道：

“怎么，你要摆脱我吗？你是为了把我从这里赶走才坚持要我嫁人……你始终以为我是你的敌人吗?”

他觉得心里又在受着酷刑，他不再看她，为的是保持心中的勇气。

“我的敌人，肯定无疑，你认为不是吗？这几个月里，我们彼此之间经历了多少痛苦！还是分手为好……而且，我也不知道你的心愿，我等了这么长时间，你半句答复也没有。”

她又抓住他的双手，强迫他把目光转到自己身上。

“难道说因为我是你的敌人你才要赶我走吗？……你听着，我不是你的敌人，我是你的佣人，我维护你的事业，维护你的

利益……你明白吗？我和你是一条心，我支持你，我心中唯独只有你！”

他顿时容光焕发，深邃的目光里闪耀着巨大的欢乐。

“我要穿上这件花边胸衣，是的！新婚之夜穿上它大有用处，因为我希望变得美丽，非常美丽，为了你呀……但是，你却不明白我的心意！你是我的老师，我爱的是你……”

心头一乱，他想阻止她说话，没用，她反而喊声更大。

“我就是选中了你！”

“不，不！你不要说，你气死我！……你和另外一个人订了婚，你已立下了誓言，这简直是胡思乱想，荒唐可笑。”

“另外一个人！我把他和你作了比较，我选中了你……我已谢绝了他，他走了，永远也不会回来的……现在只有我们两人，我爱的是你，你爱的是我，我心里明白，我要以身相许……”

他浑身打颤，他已不再斗争，永恒的欲念激动着他，他要紧紧拥抱这个如花似玉的女子，吸尽她身上的一切芬芳。

“你来拥抱我吧，我是属于你的！”

这不是堕落，是光辉的生命力推动着他们向高空飞扬，在一片欢悦之中他们融为一体。顷刻间，陈列着旧式家俱的巨大闺房变成了他们的爱巢，仿佛充满了光明。再也没有恐惧，没有痛苦，没有顾忌：他们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她委身于他是自觉自愿，他接受她的玉体，犹如一件无价珍品，是他的爱情的力量所赢得的。地点、时间、年岁已不复存在，只剩下永恒的自然，占有和创造一切的情欲，要继续生存下去的幸福。她感到眩晕和甜蜜，她由于失去了童贞而发出了一阵儿轻柔的叫声；他高兴地低声抽泣着，紧紧地拥抱着心爱的人儿，感谢她再次给予他发挥男子汉雄风的机会。然而她并不理解这一层深

意。

帕斯卡和克洛蒂尔德久久地拥抱着，完全淹没在一片狂喜之中，他们尽情地欢乐，他们胜利了。深夜的空气是甜蜜的，幽静之中充满了柔情。他们品尝着人间最大的欢乐，不知多少个钟头悄悄过去了。忽然，她在他耳边低语，声音是那么轻柔、缓慢，好像有说不完的话：

“老师，噢！老师，老师……”

“老师”这个词儿她过去不知说过多少遍，此时此刻却别有一番深意，它不断地扩大，不断地延长，仿佛表现了她的全部生命。她怀着真诚的感激，反复地说着这个词儿，她是个贤明而柔顺的女子。神秘的人儿已被征服，现实已被认可，生命已被赞扬，爱情终于得到承认和满足，难道不是吗？

“老师，老师，此事由来已久，我必须向你说明，向你忏悔……真的，为了幸福，我过去经常到教堂里去。不幸的是，我不能成为信徒：我想知道的太多，他们的教义违背我的理智，他们的天堂在我看来是不可相信的儿童游戏……然而，我认为世界不等于感觉，还有整个一个未知世界，必须加以注意；老师，关于这一点，我仍然相信，这就是关于来世的观念，尽管终于在你的胸口上得到了幸福，但这个观念是不会消失的……但是，这幸福的需要，这现世幸福的需要，这确凿性的需要，让我吃了多少苦头！我之所以常常到教堂里去，是因为我缺少了什么东西，我要去寻找它。我太苦闷了，我铁了心要满足我的欲望……你还记得，你说我老想着梦幻和谎言。一天深夜，在打麦场上，繁星满天，你还记得吗？那时，我憎恶你的科学，它给大地上播下了灾祸的根苗，我很气愤；它揭示出那么多血淋淋的创伤，我不忍心去看。老师，那时我真想引你到一个非常幽静、绝对无人知晓的地方去，我们远离尘世，

和上帝心心相印……啊！有了这样的渴望，拼命挣扎，却又不能如愿，这是多么大的痛苦！”

他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在她的脸上轻轻地亲吻着。

“老师，你还记得吧，”她轻声慢语地继续说着，“在那个狂风暴雨之夜，你对我讲起人生的教训，当着我的面将你的卷宗一字不漏地对我详细分析，这是多么巨大的精神冲击。你曾经对我说过：认识人生，热爱人生，真实地生活。多么可怕、多么宽广的江河向着人海汹涌而去，日积月累，人海不断上涨，前景如何，谁也不知道！……老师，你看，我心中隐秘的工作就是由此而引起的。从此，现实的巨大力量在我的心里，在我的肉体里诞生了。刚开始，沉重的打击使我抬不起头，不知身在何处，我就保持沉默，因为我确实没有什么明确的感受要说。后来，渐渐地发生了变化，我竭力反抗，拒不承认我的失败……然而，真理在我的心中逐日形成，我只觉得你是我的老师，唯独你，你的科学，你的善心才是人间真正的幸福。你就是人生本身，你宽容大度，你畅言一切，接受一切，你一心一意只喜欢人类的健康，只喜欢辛勤努力，你相信人类的事业，你认为人类命运的意义就在于这艰苦的劳动，我们大家都要热情奔放地工作，要顽强地活着，相亲相爱，再造人生，尽管我们丑恶，我们贫困，我们仍然要生存下去……噢！生命，生命，这是伟大的工作，这是连续不断的事业，到了黄昏必定完成！”

他始终无言，只是微笑着，和她亲吻。

“老师，我向来就爱你，很小的时候我就爱上了你，因为在那个可怕的夜晚，你在我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彼此不再分离……你还记着吧，你那么死劲地拥抱我，抱得我喘不过气。现在我肩上还留着几处伤痕。我当时半裸着身，你的身体

好像进入了我的身体。我们在一起扭打着，你强如猛虎，我多么需要得到一个人支持。开始，我心里觉得很受屈辱；后来，我又发现这不过是无限的柔顺。我总觉得你就在我的心中。你在远距离的一举一动都使我怦然心跳，因为我觉得你好像就在我的身边。我那时恨不得让你再次紧紧拥抱，把我永远融入你的身体。我有了经验，朦胧中觉得你的欲望和我一样，你对我的强暴也是对你自己的强暴，你斗争的目的就是拒绝我，不愿意把我搂在怀里……当你有病我服侍你的时候，我才稍微得到了一点满足。从那时起，我明白过来。我不再到教堂里去，我开始在你身边感到幸福，你成了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你记得吧，我在打麦场上曾对你大声说过，我们的温情里还缺少了什么东西，它是空的，我需要填补它。除了上帝，我们还能缺少什么呢？的确，只有身心交融，爱情和生命的行为，才是最神圣的。”

接着，她不停地喃喃低语，他因为共同的胜利而欢笑。他们又紧紧拥抱在一起。整夜里，幸福的闺房弥漫着青春和情欲，真是真福无量。天刚亮，他们把所有的窗户打开，迎接春天的到来。四月的暖日冉冉升起，碧空万里，一丝云也没有；春芽骚动，大地为他们的新婚在欢唱。

八

于是，这是幸福的占有，幸福的爱情之歌。春回大地，克洛蒂尔德在帕斯卡垂暮之年来到了他的身边。她穿着新娘的礼服给他带来了阳光和鲜花。这青春的甜美，在他经历了三十年的艰苦工作之后，她才奉献给他。他由于进入了人类惨不忍睹的创伤，早已筋疲力倦、黯然失色。面对着她明亮的大眼睛，嗅着她口中纯洁的呼吸，他仿佛再次获得了生命。这还是对人生、对健康、对力量、对永恒的世代繁衍的信仰。

新婚之夜后的这第一个早上，克洛蒂尔德首先走出了新房，不过已是十点钟左右。在工作大厅的正中央，她一眼发现玛蒂娜直挺挺地站着，神色惊慌。昨天夜里，医生跟着姑娘出来时门一直开着。女仆可以自由进出，她发现医生的床连动也没动过。而且，从另外的卧室里传出有人说话的声音，使她大吃一惊，她只觉得滑稽可笑。

克洛蒂尔德满面春风，神采飞扬，欣喜若狂地冲着女仆走过去，大声说：

“玛蒂娜，我不走了……我和老师结婚了。”

这一打击可不小，老女仆打了个趔趄。真是撕心裂肺，痛

苦不堪，可怜的老脸变得刷白，白色的便帽下显露出修女般弃绝尘世的神情。她一句话没说，扭身就走，下楼躲进了厨房，两肘撑在菜墩上，两手抱着头低声地哭泣。

克洛蒂尔德心里感到不安，又很扫兴，紧跟着女仆下楼来了。她竭力想弄明白事情的原因，并想安慰她。

“唉呀，你真傻！你是怎么啦！……我和老师还会爱你的，我们永远让你留在这里……不要因为我们结了婚你就会痛苦，正相反，家里今后从早到晚将是欢乐的。”

听了这话，玛蒂娜却伤透了心，哭得更加厉害。

“你至少也得回答我的问题。你告诉我，为什么要生气，为什么要哭？……知道老师这么幸福，这么幸福，你怎么倒不高兴呢？……我去叫老师来，他一来，你一定会回答的。”

听到这句威胁的话，老女仆立即站起身，急忙向她的和厨房正相对的卧室里走去。猛一推，她走进去后，卧室的门又关上了。姑娘又是喊叫，又是敲门，用尽了力气，没有用。

听到楼下的吵声，帕斯卡终于下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

“玛蒂娜这个人太固执了！你想一想：她知道了我们的喜事，就呜咽着哭起来了。她把门关死了，一动也不动。”

真的，她不再动了。帕斯卡也在门上喊叫敲打了一阵子，又生气，又激动。他们轮番着喊叫敲打，一点儿动静也没有，女仆小卧室里死一般的寂静。他们的脑海里浮现出这个小卧室的景象：清雅净洁，一尘不染，胡桃木的五斗橱，简朴的修女似的木床，洁白的床帏。肯定无疑，女仆终生就是在这床上度过的，她已扑倒在床上，嘴里咬着长枕，只怕哭出声来。

“唉，算了吧！让她赌气去吧！”克洛蒂尔德一心只想着自己的高兴，终于这样说。

接着，她伸出娇嫩的双手，紧紧拥抱着帕斯卡，热情地抬起她娇柔可爱的脸，恨不得立即化入他的身体。

“你不知道，老师，今天我就是你的仆人。”

他亲了亲她的脸，心里充满了感激；她立即动手要准备午饭，把厨房里弄得乱七八糟。她穿着一件宽大的白色工作服，漂亮极了，又卷起袖子，露出两只娇嫩的白臂，仿佛要大干一番似的。正好，排骨已经买来，供她显露身手。她还加了一盘炒鸡蛋，甚至做成了拔丝土豆。这是一顿精美的午餐，她热情极高，手忙脚乱，忽儿去找面包和水，忽儿又忘了一个叉子，来来去去跑了二十次。要是他允许的话，她简直要跪在地上侍候他。啊，在这个宽敞温暖的家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形影相随，独立自主，既远离尘世的喧嚣，又有大声欢笑、和睦相爱的自由，这是多么幸福！

整个下午，他们一直在做家务，打扫房间，整理床铺。他也想帮着她干。这简直是一场游戏，他们你呼我叫，好像孩子们在玩笑。然而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却要下楼来敲一阵子玛蒂娜的房门。唉，这简直是发疯了，她不至于让自己活活饿死吧！谁见过这样的犟驴，没人动它一指头，没人说它一句话呀！但是，打门的声音一直在空寂的卧室里响着。夜幕降临了，他们又得亲手准备晚餐。他们肩并肩地在同一个盘子用饭。上床睡觉之前，他们又试图做最后一次努力，声言要破门而入；耳朵贴在木门上听了半天，仍毫无动静。第二天，他们醒来了，又走下楼去，大吃一惊，发现仍然毫无动静，女仆的门关得死死的。二十四小时过去了，女仆仿佛死去一般。

接着，隔了一会儿，他们再次走进厨房，克洛蒂尔德和帕斯卡突然发现，玛蒂娜坐在菜墩前正为午餐准备酸模菜，不由得很惊讶。她不声不响地又恢复了她女仆的位置。

“你到底是怎么啦?”克洛蒂尔德大声问，“你现在愿意说吗?”

她抬起苦涩的、老泪纵横的脸，然而心里很平静，一句话也不说，只显露出黯淡、衰老和顺从。她注视着姑娘，脸上带着无穷埋怨的神色；接着，她又低下了头，一句话没说。

“你难道是怨恨我们吗?”

看着她这样沮丧、沉默，帕斯卡也开了口：

“你真的怨恨我们吗，我的好玛蒂娜?”

于是，老女仆注视着他，和过去一样地崇敬他，好像很爱着他，愿意忍受一切，并且继续留下去。她终于说话了。

“不是，我谁也不怨恨……老师是自由的，只要他满意，就一切都好。”

从此，新的生活已建立起来。克洛蒂尔德长到了二十五岁，现在开出了甜美而丰盛的爱情之花。自从有了生命以来，她就像一个聪明的男孩，圆圆的头，短短的鬈发，而今出脱成一个可爱的女子，和一切喜欢被人宠爱的女子一样。尽管在阅读中偶而得到了一些学问，她的巨大魅力仍然是处女的天真纯朴；仿佛是她对爱情单方面的期待使她始终保持着自我献身精神，遇见所爱的男人就心驰神往。的确，她的献身精神既是出于感激、出于钦佩，也是出于内心的柔情；她因为他的幸福而幸福，品尝着一种忘我的喜悦，觉得自己在他的怀抱里只是个小女孩，只是他宠爱的一件东西，只是他虔诚地跪在地上亲吻着的一件珍贵物品。她原来是个虔诚的信女，现在柔顺地落入一个年事已高、身强力壮的男人手中，从他那里得到安慰和力量，除了生理感觉之外，还保持着她始终做为女信徒的圣洁的战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恋人是那么富有女人的情味，那么如痴如醉，是一个绝妙的事例。她是个身体健康、性情欢

乐的女子，饭桌上胃口很好，身上带着当过兵的外祖父的一点儿勇气，走起路来身轻如燕，家里处处看到她的身影，她娇嫩的皮肤、苗条的身段，温暖柔和的脖颈，处处洋溢着青春的气息，都显得那么柔媚娇艳。

热恋中的帕斯卡又是一番英俊气象，虽是满头白发，但身体依然健壮如初，静穆漂亮。前几个月里他经历了许多悲伤和痛苦，而今脸上的苦涩一扫而光。他又恢复了他的美好容颜，他那充满稚气的明亮的大眼睛，他的慈善祥和的笑脸；他的白发、白须长得更加浓密，仿佛狮子一般，须发如白色雪浪，使他显得更加年轻。他是个品行端正、洁身自好的人，数十年间远离女色，一人独处，只知顽强努力地工作；现在他又恢复了男子汉的雄风，犹如获得新的生命，终于一夜间得到了满足。他复苏了，一种青年男子的狂热爆发成强有力的举止和呐喊，他时刻需要努力，需要生活。在他眼里，一切又变得新鲜和迷人，辽阔的地平线上，任何一个细小的地方都会引起他的赞叹，一个普通的花朵都会使他觉得香气扑面心醉神迷，一句极平常的亲切话语都会使他感动得热泪盈眶，仿佛是什么发自内心的新发明，千百万张口也没使它失去鲜活的亮色。克洛蒂尔德的一声“我爱你”就是一种无穷的爱怜，其中的美味非世上一般人所能理解。除了健康，除了美貌，喜悦也回到了他的心中，这种宁静和喜悦是来自已往对生活的热爱，如今在情欲的照耀下更加光辉，他有一切理由觉得人生更加美好。

在他们两人身上，青春如鲜花开放，生命力已经成熟，显得那么健康，那么欢快，那么幸福，他们成了一对光彩夺目的夫妻。整整一个月里，他们闭门谢客，一次也没离开过苏莱雅德。首先，姑娘的闺房对他们就足够了，这房间里挂着古老的色调柔和的印花布，摆着各种帝国型的家具，一把宽阔而坚挺

的躺椅，和一个极高大的穿衣镜。他们一看到座钟就不由得高兴，黄铜边上微笑的爱神凝视着沉睡的时光。这不正是一种暗示吗？他们对此也偶而说几句玩笑话。这里的一切细小物件，这些温柔的古老东西，都显得可亲可爱；远在他们之前，其他不相识的人曾在这里营造过爱巢，此时此刻，她也在这里奉献青春。一天晚上，她坚持说，在穿衣镜里看见一个脱了衣服的、非常漂亮的女子，又说肯定不是她自己；接着，她又想入非非，进入了更高的梦境，一百年之后，一个幸福的夜晚，她将在另一世纪的一个恋人身上显示出自己的形象。他很高兴，非常喜欢这个房间，在这里他能感到她的全部存在，直至他所有的呼吸里都有她的存在。从此，他就住在这里，他原来的卧室再也不住了，那里阴暗冰冷，他偶而不得已曾进去过几次，仿佛走进了一个地窖，不寒而栗，急忙溜出来了。随后，他们两个都喜欢的地方是工作大厅，那里到处都是他们当年习俗及友爱的印痕。他们整天整天地呆在那里，然而却不大工作。橡木雕刻的大书柜沉睡着，双门紧闭，仿佛书库似的。书案上的纸张和书籍成堆成摞，谁也不去挪动一下。好像是一对青年夫妻，他们完全沉溺在激情之中，将往日的工作和日常的生活全然置之度外。他们常常坐在同一个陈旧宽阔的沙发里，相依相偎，只觉得品尝这美味的时间太短了；头顶高处这色调柔和的天花板，这简朴的、无秩序的、完全属于他们的小天地使他们感到幸福；四月的阳光从早到晚暖烘烘的，使他们心情欢悦。当他由于懊悔而说起要开始工作时，她举起柔软的臂膊搂住他，笑声朗朗，说不愿意眼睁睁看着他由于过度的工作再次病倒。他们也喜爱楼下可爱的餐厅，它的镶着蓝色线条的鲜明板壁，它的陈旧的红木家具，它的巨型彩粉画，它的金光闪耀的黄铜吊灯，一派赏心悦目的景象。他们在那里吃得津津有味，

每次吃过饭后才急忙离开，跑回楼上，又躲进他们亲爱的安乐窝。

随后，他们又觉得家里地方太小了，就到园子里走一走，在整个苏莱雅德走一走。四月将尽，红日普照，玫瑰花处处开放。这个地方四周都是墙壁，密闭幽静，外面的一切都不会引起他们的担忧，这是多么欢乐！他们久久地站立在土坪上，凝神远眺辽阔的旷野，从塞耶的岩坝直至远处灰蒙蒙的普拉桑河谷之间，维奥内河绿水蜿蜒，圣玛尔泰山峦起伏。他们眼前只有两棵百年的老柏树，仿佛淡绿色的大蜡烛两端相望，老远的地方都可以看到。有时他们也走下斜坡，为的是返回时攀登巨大石阶的乐趣；同时沿途中可以观赏橄榄树和扁桃树的长势。他们最常去散步的地方是小松林，那里空气清新，阳光充足，阵阵强烈的松香沁人心脾。他们沿着围墙不断地走来走去，墙外弗努伊埃勒小路上偶而传来一阵儿车马的喧闹声；古老的打麦场上空一碧万顷，好不开心；他们舒坦地躺在地上，忆起过去伤心落泪的事，十分感动；那时他们倾心相爱，但彼此都不知道，星光下争吵不息。但是，他们最喜欢去的地方是排列成梅花形的梧桐树林，那里浓荫匝地，绿荫荫的，好像一幅花边。梧桐树下是大片的黄杨和毁掉的法国式花园的围墙，成了一座永远找不到出口的迷宫。永无休止的清泉细流丁丁冬冬，清脆如玉，仿佛是他们心中的歌声。他们手拉手、嘴对嘴地坐在长满苔藓的水池边，一任夜幕渐渐落下，树林里一片黑暗，看不见的流水不断地发出芦笛似的响声。

直到五月中旬，帕斯卡与克洛蒂尔德就这样深居家中，甚至没出过一次远门。一天早晨，她还在床上躺着，他出去了，过了一个小时才回来。发现她仍然睡着，身上一丝不挂，床上一片零乱，他顺手将两颗石子戴在她的耳朵上。他想到这一天

正好是她的生日，刚才跑出去买来的。她非常喜欢这件首饰，感到一阵惊喜，不再愿意起床；像这样光着身子，耳边戴着亮晶晶的宝石，她显得多么美丽动人。从这一天起，每个星期都要像这样在早晨溜出去一两次，带着一件什么礼物回来。无论什么事到了他的口中都是充分的借口：例如一个节日，一个心愿，或一时的高兴。她那一天睡了懒觉，他都要充分利用，想方设法在她起床之前赶回家里，亲手给她在床上打扮一番。接连不断买回来的礼物是：戒指、手镯、项圈和冠冕形发饰。他取出其他许多装饰品，要做一次游戏，在共同的笑声中全部给她戴上。她仿佛是一尊偶像，背靠枕头坐着。她全身戴满黄金，头上、脖子、两臂上都是黄金，赤裸裸，黄灿灿，流光溢彩，犹如仙女下凡似的。她的爱打扮的心理完全得到了满足，她让男子爱她爱得五体投地，只有这样她才觉得是热烈的爱情。但是她也开始对他有了微词，对他进行明智的批评，总之，她认为送这么多礼物是瞎胡闹，对她毫无用处，她什么地方也不去，随后只得塞进抽屉里去。这些礼物固然给他们带来了满意，引起他们一时的感激，使他们焕然一新，但过后却被忘得一干二净。对于她的劝告他一个字也听不进去；他的奉献心理已到了疯狂地步，只要一想到给她买件什么东西，他就克制不住，非买不可。这是一种慷慨大度、一种迫切欲念，他要向她表明他永远想念着她；这是一种骄傲，希望看到她成为最美丽、最幸福、最受人羡慕的女子；这还是一种发自内心最深处的感情，他要把自己的金钱、血肉、生命，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奉献出来。随后，当他以为确实给她带来了乐趣，看到她满脸绯红地扑到他的胸前，心怀感激地和他热烈亲吻，那是何等甜美的滋味！买过各种首饰之后，接着又买了衣衫、布料和梳妆用品。房子里挤满了东西，各个抽屉已装不下了。

一天上午，他又买回来一只新戒指，她生气了。

“这些东西我永远也不会戴的！你看一看吧！我要是全都戴上，指头上全套满了……我求你不要失去理性。”

他觉得很羞惭。

“你不高兴我吗？”

她只得拥抱着他，眼里满含着热泪，发誓说她感到非常幸福。他那么好心好意。为了她绝对舍得花钱！这天早上，他竟说起要布置房子，给墙壁上挂丝毯，给地上铺地毯。她又一次劝阻他不要这样破费。

“噢，你不要这样，饶了我吧！……不要动我的古老房间，这是个充满了美好记忆的地方，我在这里长大，我们曾经在这里相爱，经过一番布置，这里就不像我们的家了。”

在家里，玛蒂娜始终不说一句话，表示对这种过分、无益花费的不满。她的态度不像先前那么随便了，仿佛自从新形势以来，她从朋友似的管家又降回原来的女仆地位。尤其是对克洛蒂尔德的态度变化最大，以少夫人相待，像对待女主人似地敬而远之。当她走进他们的卧室时，侍候还在床上躺着的两个男女主人时，她的脸上显得既服从又无奈，对于主人一味地尊崇。然而有两三次，早晨起来后，她的脸色憔悴，两泪汪汪，口称没有什么，只是受了一些凉，对于主人的问话不愿意直接回答。各个抽屉里的礼物塞得满满的，她从来不发表任何意见，好像视而不见，只是擦一擦，整理整理，赞美与否，不置一辞。不过在内心里，她对这种无节制的自我奉献是很反对的，思想上根本无法接受。她以独特的方式表示抗议，拼命地节省，压缩家务开支，日常零用一分一文也要死抠不放。因此，她取消了三分之一的牛奶，只是到了星期天才弄上一点甜食。帕斯卡和克洛蒂尔德也不敢有什么怨言，对于这种出奇的

吝啬，十年来他们背地里笑声朗朗地大开其玩笑，说她做菜拌黄油时还要用滤锅接住，惟恐损失一点黄油。

然而，到了季度末，她却要求汇报帐目。平时，每隔三个月她都是亲自跑到公证人格朗吉约先生那里领取一万五千法朗的年金，领回后由她随意支配，日用开支全记在一个本子上，多年来医生早已停止查验。她把帐本交给医生，要求过目。医生一口谢绝，说一切都对。

“先生，这是因为，”她说，“我现在可以把剩下的钱存起来了。你看，这一共是三百法郎……”

他看了看她，感到很惊奇。平时，每季度的开销勉强够用。真想不到她用的是什么奇妙办法省下了这么多钱。他终于笑了。

“啊！我可怜的玛蒂娜，原来是这么回事，难怪我们上顿下顿都吃的是土豆！你真是勤俭持家的高手，但是也得让我们吃点好东西吧！”

这句温和的批评深深地刺伤了她的心，她忍不住，终于明话暗说起来。

“先生，这不知是哪一家的道理，一方面胡乱花钱，一方面却又小心谨慎。”

他明白这是对他的教训，听见了不但不生气，反而倒觉得高兴。

“哈，哈！你原来是在清算我的帐目！你知道吧，玛蒂娜，我的积蓄分文没动呢！”

他说的是病人们有时送给他的酬金，他全扔进了写字台的一个抽屉里。十六七年来，他每年都有将近四千法朗的进入，如果不是日常的花销，不是科学实验和意外的巨额开支，到现在也会积累成一个小金库。现在，买礼物用的全部花费都是从

这个抽屉里不断取出来的。而且，他以为那是个无底洞，藏着无穷无尽的黄金，就用，成了习惯，从来没担心过一旦用完了怎么办。

“节省下的钱当然可以享用，”他高兴地继续说，“你既然每季度都到公证人那里去领钱，玛蒂娜，你不会不知道我另外还有年金没动用过。”

于是，她愕然失声，仿佛大祸临头，恶梦初醒似的。

“没有年金时你怎么办呢?”

帕斯卡一听感到惊骇，凝视着女仆，只是茫然地挥了挥手，一句话也没说，因为他脑子里压根就没有什么灾祸的可能性。他只觉得女仆的吝啬使他气昏了头，到了晚上他就这个话题和克洛蒂尔德又说又笑。

在普拉桑这个地方，因为买赠礼物之事也会招惹无穷无尽的非议。苏莱雅德点燃的这股爱情烈火如此奇特，又如此炽烈，消息传开，墙外的人没有不知道的。但是，这消息是如何走漏的就不得而知了。女仆肯定不会对外人谈及此事。不过，看见她那副神色也许就足以明白，口耳相传，尽人皆知。墙外的人随时都在注视着这对恋人的动静。突然间买来各种各样的礼物，这就证明了一切，使事态日益严重。医生一大早起来就走街串巷，从首饰店、绸布店、服装店和鞋帽店里出出进进，无数双好奇的眼睛就瞄准着他。他只要稍微买件东西，当晚全城的人就都知道，他又赠给她一顶阔边软帽，几件花边衬衫，一只蓝宝石手镯。这位伯父大人竟将自己的亲侄女引向邪恶的道路，对待侄女就像年轻人那样轻狂，把她打扮得一位圣母似的，最终演成了不堪入耳的丑事。最难听的故事到处流传，从苏莱雅德路过的人不免指手划脚地要议论一番。

尤其是卢贡老夫人，怒火冲天。得知克洛蒂尔德和拉蒙医

生的婚事已经破裂，她再也不到儿子这里来了。没有人把她放在眼里，没有人接受她的任何意愿。断绝往来整整一个月间，人们见了她都是哀怜的态度，谨慎的问候，淡然的微笑，她一点也不明白；突然真相大白，挨了当头一棒似的。帕斯卡患病期间，她既骄傲又恐惧，与人大吵大闹，惟恐再次成为普拉桑人的非议对象。这次情形更糟糕了，丑恶之极，到处都是七嘴八舌的议论。卢贡家族的声誉又一次遇到了危险，她不幸的儿子一个心眼地东想西想，把费尽千辛万苦挣得的家族的光荣毁灭殆尽。所以，一怒之下，她扮演起光荣历史的捍卫者，下定决心，用尽一切办法保卫荣誉的纯洁性。她戴上帽子，不顾八十岁的高龄，急急忙忙地跑到苏莱雅德来了。这时已是上午十点钟了。

和母亲断绝了往来，帕斯卡心里乐滋滋的，这一天幸而也不在家；一个钟头以前，他就上街去买一颗腰带上用的旧银扣子。真福老太太正好碰见了克洛蒂尔德。孙女正在梳洗，还只穿着一件短上衣，两臂裸露，头发散乱，兴致勃勃，鲜艳得如同玫瑰花似的。

第一次打击太厉害了。老夫人倾诉衷肠，怒火中烧，激烈地谈起了宗教和道德的问题。最后，她结束说道：

“你回答，你们为什么要干这种可怕的事情，向上帝和人类挑战呢？”

姑娘面带笑意，而且毕恭毕敬，只是心平气静地听着。

“我们就是喜欢这样，祖母。难道我们就没有这个自由权利吗？我们对任何人也不承担责任。”

“没有责任？对我就有责任，对我们家族就有责任！你还以为我高兴这件事，你错了，人家又要骂我们难听话了！”

忽然，她的怒火平息了。她注视着孙女，觉得孙女非常可

爱。实际上，眼前所发生的这件事她并不觉得十分意外，若无其事，她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这件事的结局应该体面一点儿，以免引起流言蜚语。她以调和的语气大声说道：

"那好，你们还是结婚吧，你们为什么不结婚呢?"

克洛蒂尔德一时感到惊愕。她和医生谁也不曾想到要结婚的事。她又微微一笑。

"祖母，结了婚我们就会更幸福吗?"

"这与你们无关，这又是一次和我，和你们所有的亲人有关的事……我亲爱的孩子，你怎么拿这些神圣的事情随意开玩笑呢? 难道你不知羞耻吗?"

姑娘听了这话，却没有抗争，总是一副温顺的态度，只是挥了挥手，意思是对于她的过错并不感到羞愧。啊，天哪! 人生途中既然有这么多的腐朽和弱点，光天化日之下互相以身相许，大福大乐，何罪之有? 而且，她的固执没有任何理性基础。

"祖母，既然你同意这件事，我们一定会结婚的。他的做法和我的意愿将是一致的……以后什么事也不用着急……"

姑娘脸上始终保持着欢乐和平静。既然他们是与世隔离的人，世上的事又何必担心?

卢贡老夫人该走了，她只是泛泛地做出这项许诺。从现在起，她在普拉桑城里装出一副和苏莱雅德这个罪恶、耻辱的地方断绝一切关系的样子。她再也不进儿子的家门，表面上气宇轩昂，内心却遭受着这次新的悲痛。但是，她并不退让，随时提高警惕，利用一切机会，企图恢复自己的主导地位，不取得胜利决不罢休。

于是，帕斯卡和克洛蒂尔德开始走向了社会。他们并不主动发起挑衅，对于恶意的流言置之不理，外表上显露着幸福的

神情。这一切都很自然，表现出他们内心的喜悦。慢慢地，他们的爱情有了一种扩大和空间的需要，首先是走出卧室，然后是走出家门，现在是走出了花园，进入了普拉桑城，进入了旷野。他们的爱情充满了一切，充满了世界。医生又开始从从容容地出门看病了，他经常带着姑娘，在大街小巷里一同出出进进。她挽着他的手臂，穿着鲜艳的衣服，头戴一束鲜花；他穿着礼服，头上戴着宽边礼帽；一个是须发皆白的老人，一个是金发碧眼的姑娘。他们昂首挺胸，满面春风，喜气洋洋，仿佛在一条金光大道上迈进。起初，他们的举止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店主们站在店门前，女人们扒在窗台上看热闹似地观望，不相识的过路人停下脚步，用目光凝视着他们。人们窃窃私议，笑声朗朗，对他们指手划脚，评头论足。这种带有敌意的好奇心来势凶猛，立即传到了街上的顽童们中间，使他们尝到了石子的苦处。但是，他们却显得那么美；他精神焕发，气势不凡；她年轻美貌，既柔顺，又很自负，众人们渐渐地为他们所折服，打心坎里宽恕了他们。温情迅速地传播着，人们不由得对他们由羡慕而热爱起来。他们的魅力搅动着每颗心灵。居住在新城里的资产阶级官吏和富人们最终也被征服了。圣马克区的居民们尽管风尚严谨，但是，当他们走在荒凉而杂草丛生的人行道上时，沿途的旧公馆里静悄悄的，大门紧闭，昔日的艳香拂拂，也立刻表示欢迎和适度的容忍。尤其是老区，不久也对他们表示热烈祝贺；小民百姓们本能地受到了感动，只觉得古代传说的优美，美丽的姑娘依偎着返老还童的“国王”。人们对医生的善心大加赞赏，他的伴侣很快就出了名，只要出头露面，就受到颂扬与赞叹。初始的敌意他们似乎是不知道的，现在却一清二楚，到处都是友情与宽恕；这使他们变得更加美丽，在普拉桑城里见了人总是满脸的笑意。

一天下午，帕斯卡和克洛蒂尔德来到巴纳街口时，忽然看见对面人行道上的拉蒙医生。昨天晚上，他们才听到人说，拉蒙医生已做出决定，要和诉讼代理人的女儿——莱韦克小姐结婚。这肯定是最合理的主意，因为他的处境不允许他继续等待下去；而且，那位姑娘既漂亮又富有，对他很喜欢。他自己也一定会喜欢她的。所以，克洛蒂尔德感到非常幸福，对他微微一笑，以热情友好的态度表示祝贺。帕斯卡亲切地向他打了招呼。大街上偶然相逢，拉蒙心头激动，一时茫然不知所措。他已走出第一步，正要穿过街道。接着，他心肠一软，忽然想到，他们正在甜美的梦中，在拥挤的行人中保持着一份难得的平静，如果冒然地去打断，未免太不礼貌了。他只是友好地笑了一下，对于他们的幸福表示谅解。三个人心里都乐滋滋的。

大约在这个时期，克洛蒂尔德一连好几天高高兴兴地做了一幅巨型彩粉画，画中描绘了老国王达维和苏娜米特姑娘的美妙景象。这是一幅梦幻境界，是作者想入非非、追求神秘口味的心灵的投影。画面上花雨纷纷，笔触粗犷，老国王正面站立，一手搭在苏娜米特姑娘裸露的肩上；姑娘又白又嫩，上半身一丝不挂。老国王穿着豪华的衣服，珠宝满身，雪白的头上戴着无边的王冠。但是，相形之下姑娘显得更加豪华，她的肌肤白嫩如丝绸、如百合花，她的身段苗条轻盈，她的胳膊娇柔，犹如仙女。他是强大的、受人爱戴的君主；她是百里挑一的侍臣，她因为被选入宫中而骄傲，因为以其娇嫩的躯体与老国王侍寝而非常高兴。她一身都是明洁和浩然之气，在万民眼前，在光天化日之下，显示出她内心的宁静和柔顺，她绝对无牵无挂的自我奉献精神。他很伟大，她很纯洁，他们就像天空中的一轮红日光芒四射。

画到最后的时候，克洛蒂尔德笔下两个人物的面目仍是模

糊不清。站在背后的帕斯卡看得动了心，他猜准了她笔下的用意，随口与她说了两句玩笑话。于是，她又加了几笔，两个人物的眉目清楚了。老国王达维就是他，苏娜米特姑娘就是她。他们像神仙一样，沐浴在一片梦幻的光海里，一个是须发皆白，一个是金发飘柔，好一幅皇家的气派：眉飞色舞，满面春风，喜盈盈的目光里流动着无穷无尽的爱意。

"啊！我亲爱的，"他大声说道，"你把我们画得太美了，的确，你又在做梦！你还记得吧，过去我经常指责你，说你笔下的花草完全是神秘虚无的胡思乱想。"

他一面说着，一面用手指着四周墙壁上的各种旧色粉画。

她并不以为然，高兴地说：

"画得太美吗？我们不可能太美！我老实告诉你，这就是我的感觉，我的眼光，我们的真实形象……你看，这难道不是纯粹的现实！"

她拿起了身边的那本十五世纪旧圣经，用手指着其中天真的木刻版画。

"你看一看，这完全一样。"

面对这种从容不迫、不同寻常的表白，他渐渐地笑了。

"噢！你笑呢，你只停留在绘画的枝节方面，没有深入精神实质……你看一看其他版画吧，还是一样！我将来要画的是阿布拉哈姆和阿加尔，路德和博兹，要画所有的先知、牧师和国王，就是贫家女子奉献自己青春的那些人。你看得明白，他们都是美丽和幸福的人。"

于是，他们停止了笑声，她用纤细的手指揭着，他们共同欣赏着古老的圣经。他站在背后，白色的胡须和姑娘的金发贴在了一起。他亲吻着她那鲜花般娇嫩的后颈，书中简朴的版画一页接一页地翻动着。这圣经的世界，这强盛而活泼种族的自

由增长，展现在泛黄的书页上，他们的事业一定会征服世界，征服这些精力充沛的男人，征服这些生育能力旺盛的女子；这个种族顽强不息，世代繁衍，他们犯罪，他们乱伦，男女结合，不顾年岁的差异，不顾理智，只知感情的冲动。他非常激动，心里充满了无限的感激，因为他的美梦实现了；在他垂暮之年，他的情侣带着青春和香艳终于来到了他的身旁。

接着，他在情侣耳边低声急切地问道：

"噢！你的青春，你的青春，我渴望已久的精神食粮！……你是这么年轻，我是这么衰老，难道你为了占有我这个老头子就不渴望青春吗？"

她感到惊奇，回过头看着他。

"你老了？……不对，你年轻，比我更年轻！"

她笑了，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他看见了，不由得也放声笑了。声音有点颤抖，继续问道：

"你没回答我的问题……你是这么年轻，难道你不渴望青春吗？"

她伸出了红唇，亲吻着他，很低声地说：

"我只有一个渴望，就是被人一心一意地爱着，就像你爱我这样。"

有一天，玛蒂娜发现了墙上的彩粉画，她观赏了一会儿，一句话没说；接着，她在胸前画了个十字，不知是因为看见了上帝或者魔鬼。复活节的前几天，她要克洛蒂尔德陪她一起去教堂，遭到拒绝，她打破了一贯的沉默，她发火了。家里的新事层出不穷，使她感到奇怪；最使她感到震惊的是青年女主人突然抛弃宗教。所以，她又像当年那样训斥已经长大成人的年轻主人。难道她不再惧怕天主？难道她不再惧怕下地狱永久受苦受难吗？

克洛蒂尔德不由自主地微微一笑：

“噢！地狱，你也知道，我从来就不怕……你想错了，我并非没有宗教。如果说我不再到教堂里去，那是因为我的虔诚信仰转到其他地方去了，如此而已。”

玛蒂娜张口结舌，不解地注视着对方。完了，小姐的确变坏了。从此，她再也不提到圣萨蒂南教堂去的事。不过，她比以前更加虔诚，终于由虔诚而变成怪癖。除了服务的时间，人们再也见不到她了，她总是织着袜子，连走路时也不例外。从此，她一有空闲，就往教堂里跑，没完没了地跪在地上做祷告。一天，疑神疑鬼的卢贡老夫人在一根大柱背后看到了她，羞得她满脸通红，连声辩解，好像因为偷懒被主人发现似的。

“我正在为先生祈祷。”

现在，帕斯卡和克洛蒂尔德的活动泛围更加扩大了，散步的时间一天比一天更长，先是在普拉桑城里，现在来到了广阔的田野。一天下午，他们跑到了塞吉拉纳，只觉得一阵儿激动。这里是新开垦的荒地，一片灰暗；当年曾是帕拉杜欢乐的园林所在地。阿尔比娜的幻象闪现在眼前，帕斯卡只觉得是一朵春花再度开放。他以为自己年事已高，来这里不过是高高兴兴和这位小姑娘见个面；现在，他的生命枯木逢春，鲜花再现，哪里会想到小姑娘多年前就离开了人世。克洛蒂尔德经历着同样的幻觉，温情再起，不由得向他凑过脸去。她就是永远充满着爱心的阿尔比娜。他亲吻着她的香唇，彼此一句话也不说。一阵风儿掠过播种着小麦和荞麦的平坦土地；昔日的帕拉杜一碧万顷，绿波起伏不止。

现在，平原上一片干旱，寸草不生，帕斯卡和克洛蒂尔德漫步在灰土飞扬的路上。他们喜欢这热烈奔放的大自然。田野上到处是瘦弱的扁桃树和低矮的橄榄树；荒山秃岭间，白色的

小农舍星星点点，许许多多的百年老树排列成行，纵横交错。这仿佛是古老的风景，是人们在老派画中常见的色调粗犷线条匀称而端庄的古典风景。烧焦了这片土地的阳光流进了他们的血液；湛蓝的天空，无休无止地洒下鲜亮的爱情火焰，使他们更生气勃勃，更加美丽。她撑着阳伞，精神焕发，幸福地沐浴在这片光海里，仿佛烈日下的一棵小树。他好像一枝再度开放的鲜花，只觉得大地中炽热的生命液在涌动，在升腾，注入他的全身，使他精力充沛，心情欢畅。

• 他们之所以到塞吉拉纳来是出自医生的主意。他因为从“天赐”姑母那里得知，索非不久就要和附近一个开磨坊的男子结婚；他想看看这里的人身体怎么样，日子过得是否幸福。他们刚一进入高大的橡树林，就立刻感到清凉甜美，心闲意适。大路两旁浓荫遮蔽，流淌着无穷无尽的泉水。接着，他们来到了佃户们家里正好碰到索菲和她的未婚夫正在井边互相拥抱，相拥亲吻，因为姑母不在家，动身到维奥内柳林背后洗衣坊那里去了。这对未婚男女神色尴尬，羞得满脸通红。但是，医生和他的女伴却善意地笑了。两个恋人放下心来，说起他们的婚事，结婚仪式将在圣约翰日举行，时间虽然很远，但终究要来到的。肯定地说，索菲在健康容貌两方面都有长进，摆脱了遗传病的纠缠；她长得很结实，就像一棵树似的，脚下是水草，头顶是太阳。啊！这热烈而广阔的天空，它给万物带来了多么强大的生命力！她只剩下一件伤心的事。她谈起一周之内可能死亡的哥哥瓦朗坦时，辛酸的泪水涌出了眼帘。她昨天晚上得到消息，哥哥没有希望了。为了安慰她，医生只得说几句谎话，因为死亡已成定局，随时可以发生。离开了塞吉拉纳，克洛蒂尔德和他漫步又回到了普拉桑，他们因为这对健康男女相爱的幸福和不幸凶信而感到惊喜交集。

在老区里，帕斯卡的一个女患者说，瓦朗坦不久前已经死亡。吉罗德死死抓着儿子的尸体不放，号啕痛哭，几乎要疯了，只得被两个女邻居拉走。他进到家里，让克洛蒂尔德留在门外。最后，他们一句话也不说，又向苏莱雅德的路上走去。自从他重新开始出诊以来，他不再鼓吹他治疗的奇迹，给人治病只是一种职业上的义务。瓦朗坦的死亡到现在才发生，他感到惊奇，他内心里深信，病人的生命确实被延长了一年。尽管取得了非凡的效果，他心里很明白，妙手不能回春，死亡是无法避免的。然而，他将死神控制了许多月，使之不能得逞，自己心里得到慰藉，无意中使拉福阿斯少活了几个月，他心里常常难过得流血；这一次死神的暂时失败使他内心的惭愧不安得以平复。他们回到自己家里时，似乎没有遇到什么难堪的事，只是他的前额上有了一道深深的皱纹。但是，回到家里，又是一场新的激动等待着他。他在家门外梧桐林下认出了一个由玛蒂娜招呼坐下的来客，名叫萨尔特，是个制帽工人，住在图莱特疯人院里，很久以前他常去给病人打针。动人的实验看样子成功了，注射过神经质素之后，病人恢复了意志。因为病人就在眼前，他是当天上午从疯人院里出来的，他说危机已经过去，杀人狂的病完全得到根治。过去，他遇见了过路人就要扑上去把他掐死。医生注视着他：矮个子，深褐色头发，塌脑门，面孔极小，面颊一大一小；很有理智，性情很温和；心里充满着感激之情，要亲吻救命恩人的两手。医生深受感动，亲切地打发他回家去，恢复他的劳动生活，认为这是身心俱健的最好方式。然后，他平静下来，来到饭桌前坐下，高兴地谈起了别的事情。

克洛蒂尔德注视着他，觉得诧异，甚至还有点不服气。

“怎么，老师，你对自己不是更满意吗？”

他开起了玩笑。

“噢！对我，我向来是满意的！……关于医学的事，你也知道，那说不定，要看是哪一天！”

这天夜里，他们在床上发生了第一次争吵。他们吹灭了蜡烛，屋子里漆黑一团，互相拥抱在一起。她是那样的苗条，那样的娇嫩，紧贴着他；他死劲儿地搂着她，让她的头对着自己的胸口。她生气了，认为他失去了往昔的自信；她又提起了白天的怨言，指责他说，给萨尔特治好了病，长时间地延缓了瓦朗坦死亡的到来，自己却没有显示出胜利。现在轮到她有了欣赏他光荣的激情，她回想起他在医治方面的成就：他不是治好了他自己的病吗？他能否定他的方法有效吗？一想起他过去做过的伟大的梦，她禁不住打了个寒颤：他要和疾病的唯一原因——虚弱进行战斗，要为人类解除痛苦，使人类身心俱健，要加速幸福的早日到来，使未来的完美福乐社会立刻实现，要通过医学的干预使一切人享受健康！他已经掌握了生命的溶液，这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前途无量！

帕斯卡沉默无语，只是吻着克洛蒂尔德裸露的肩膀。接着，他低声说道：

“真的，我为自己治好了病，我为其他许多人治好了病，我仍然相信，我打的针在很多情况下是有效的……我并不否认医学，虽然因为像拉福阿斯这样的痛苦事件使我内疚，但我仍然是个正直的人……而且，工作是我的唯一爱好，迄今它在吞噬着我的生命，我想证明自己有能力改造衰老的人类，使之最终强壮聪明起来，为了这件事，我不久前几乎死去……是的，这是一场梦、一场美丽的梦！”

她举起娇柔的双臂，也搂住了他，贴在他身上，恨不得钻进他的体内。

“不对，不对！这是现实，是你天才的现实，老师！”

于是，他们面对面地紧紧搂在一起，他的声音更低了，轻声地吐露着他的心曲。

“你听着，我对世上任何人也没说过我的心愿，我只是在心中暗暗地想着……改正自然，干预自然，更改自然，与大自然反其道而行之，这就是一场可赞扬的事业吗？为人治病，为了一个人的快乐而推迟他的死亡，为了减少同类的损失而延长一个人的生命，这难道不是对大自然的反动吗？梦想一个更健康、更强壮、符合我们关于健康和力量理想的人类，我们有这样的权利吗？这是一段艰难的生命历程，其手段与目的我们一无所知，我们如何去参预，我们能干什么？也许是一切顺利，也许我们要冒风险，毁灭爱情，毁灭天才，毁灭生命本身……你明白吧，这些内心话我只对你一个人讲，疑虑向我袭来，一想到我二十世纪的炼丹术我全身发抖，我终于相信，更伟大、更健康的做法是，顺其自然，让进化自我实现去吧。”

他顿住了，又补充说，声音是那么低微，她几乎听不见。

“你知道，我现在只是用清水给他们注射。这情形你自己也注意到了，你再也听不到我的捣槌声了。我曾对你说过，我还存有不少汁液……清水可以减轻他们的痛苦，其中可能有简单的机械效应。啊！减轻痛苦，防止痛苦，这也是我的愿望！这可能是我的最大弱点，我不忍心看到别人受苦受难，我憎恨人间的苦难，这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残酷……我给人治病的唯一目的就是防止痛苦。”

“老师，”她下命令似地说，“如果你不再愿意为人治病，那么，其余的话不必多说，因为迫切需要指出创伤的唯一理由就是，希望弥合伤口。”

“不对，不对！应该让人们知道自己的创伤，不必隐瞒，

要事事坦诚相待……无知就没有幸福，只有确知才能使生活安定。人们的知识越多，肯定会接受一切道理……想治愈一切，更新一切，这是我们私欲的无限膨胀，是对生命的反抗，我们宣布生命已经恶化，那是因为我们评判的观点是自私，你不明白这个道理吗？我清楚地感觉到，自从我尊重进化学说以来，我的内心更加宁静，我的智慧更加扩展和提高。我的生命激情胜利了，关于它的目的我并不挑剔，我对它毫无保留，完全相信，与它化为一体，也不愿意按照自己的善恶观念去改造它。生命至高无上，它知道如何作为，何去何从，我只能尽力认识它，按照它的要求去生活……你看，自从有了你，我才明白了人生的意义。在没有得到你之前，我在其他地方寻求真理，我为了拯救世人的固定观念而挣扎。你来了，生活更加充实，人类依靠爱情，依靠空间一切活物的巨大、永无休止的劳动每时每刻得到自救……完美的生命，强大的生命，不朽的生命！”

在他只有对道德行为的肯定，只有完全信任优越力量的叹息。她不再思考什么道理，也一样地倾心相诉。

“老师，我唯一的愿望就是你那颗心，你接受我吧，我是属于你的，让我消失吧，让我再生吧，和你化为一体！”

他们亲热地抱成一团。接着又是一阵儿低语声，他们打算过一种纯朴的爱情生活，在乡间享受宁静与健康的幸福。这就是医生生命历程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他诅咒一切城市生活。要得身体健康，要得幸福，只有来到艳阳普照的广阔平原上，而且不要贪财，不要有野心，甚至在脑力工作方面也不要追求虚荣。一心扑在生活上，倾心相爱，辛苦耕耘，生儿育女，这才是人生的佳境。

“啊！”他轻声地接着说，“孩子，我们总有一天会生下孩子的……”

他没有说完，想到迟至今日还没有当上父亲，他心里十分混乱。他避免谈及此事，散步途中，如果遇到什么女孩或男孩向他们微笑，他就落泪，转过头去。

她既确信又平静，只是简单地说：

“当然总会有孩子的！”

对于她来说，生孩子是性行为天然的、必不可少的结果。他的每次亲吻都使她联想到孩子问题。因为在她看来，凡不是以生孩子为目的爱情都是无益的、可耻的。

她对小说不感兴趣是有原因的。她和爱读小说的母亲大不一样，她满足于自己虚无飘渺的想象，见了凭空捏造的故事立即生厌。尤其是看到所谓爱情小说里孩子问题从未得到重视，她总是感到惊奇，感到愤怒。孩子问题甚至就没预想过，作者笔下偶然提及，陷入爱情纠葛中的孩子不是一场灾祸，就是一场惊骇，或是极大的为难事。情男情女们只知在一起亲亲热热、搂搂抱抱，却似乎从未想过他们是在进行着生命的事业——一个孩子即将诞生了。然而，她的自然史研究向她表明，果实是大自然唯一关心的事。唯有果实最重要，唯有果实是目的，一切预防措施的目的在于保留种子，在于母亲能够生儿育女。男人们则相反，他们进入了文明社会，一味地净化爱情，连果实的思想也排除在外。著名小说里的男女主人公们纯然成了爱情的机器。他们互相崇拜，互相占有，互相分手，万死不辞，互相拥抱，互相暗杀，挑起天下大乱，一切为了淫乐，置自然规律于不顾，甚至似乎忘了，床上做爱就是为了床上有个孩子。这是多么恶浊，多么愚蠢！

她高兴地搂着他的脖子，爱意切切地大着胆子，又略带羞涩地连声说道：

“孩子会有的……因为我们现在的行为正是为了这件事，

你为什么不愿意有孩子呢?”

他没有立即回答。她只觉得他四肢冷冰冰的，显然是内疚和疑虑在他的心中作祟。接着，他忧愁地低声说：

“不是，不是！为时已晚……你想一想，亲爱的，我已到了这把年纪！”

“你还年轻！”她又一次大声说着，用自己的躯体温暖着他，不断地亲吻着他。

然后，他们都笑了。他们在拥抱中睡着了。他仰面躺着，左臂搂着她；她用那修长、娇柔的四肢紧紧搂着他，脸贴在他的胸口上，散乱的金发和他雪白的胡须混合在一起。苏纳米特姑娘迷迷糊糊地睡着了，脸颊贴在国王的胸口上。漆黑的大房子里一片寂静，香艳四溢，只听见缕缕轻微的呼吸声。

九

帕斯卡在普拉桑城及附近的乡间继续出门行医。几乎每次出门，他都要和克洛蒂尔德挽着胳膊，和他一起在穷人们家里出出进进。

一天夜里，他曾对她低声诉道，现在出门行医只不过是给病人减轻痛苦，使病人得到精神安慰。在此之前，他已经厌恶了医道，原因是他觉得医疗是空洞无用的。医学是全凭经验办事，这一点使他很犯难。既然医学不是一门实验性的科学，而是一门艺术，对症下药是因人而异，极为复杂多变，使他总觉得心中无数。用药是随着诊断的变化而变化的：过去不知有多少人扼杀了今天已被抛弃的种种治疗方法！真正的医生全部本领在于他的嗅觉；巫医则不同，他是摸索着前进，靠着他偶而的天才立意，对病人实施治疗。所以，行医十余年之后，他渐渐放弃了病人，转而投身于纯粹的医学研究。接着，他在巨大的遗传研究工程中突然萌发了用皮下注射方法治疗疾病的希望，使他再度感到兴奋，直至他在生命信念驱使下修补生命真能，扩展生命的那一天，他坚信不疑，生命本身有自足能力，它是健康与力量的唯一源泉。他仍然乐于为人治病。不过只限

于那些向他大声求救的病人，他们就是打上几针清水也会奇迹般地减轻病症。

现在，克洛蒂尔德竟偶然就这件事和他开几句玩笑。其实她在骨子里始终是个神秘的热烈信仰者。她高兴地说，他之所以奇迹不断，是因为他心中自有一位真正的好上帝，使他法力无边。他也很高兴，他们一起出诊时药到病除，功劳应该归于她；如果她不在场，他一个病人也治不了，是她带来了来世的气息——未知的必不可少的力量。因此，得不到她光顾的有钱人、有产阶级仍然在痛苦中呻吟，得不到任何缓解。这场善意的争论使他们很开心，每次出诊他们都好像有新的发现，到了病人家里，他们常常会心地相视而笑。啊！这可恶的病痛激起了他们的愤怒，他们还要集中力量狠狠打击；一旦认为顽敌被击败了，他们是多么幸福！当他们看到病人不再冷汗淋漓，大声呼喊，死灰的脸上有了生气，他们感到极大满足。他们肯定是带来了温暖的爱心，解除了这个小角落人们的痛苦。

"死亡算不了什么，这是自然规律，"帕斯卡经常这样说。"但是，为什么要受苦呢？真是可恶，愚蠢！"

一天下午，医生带着姑娘到圣马尔泰小村庄去看一个病人。他们是沿铁路去的，车站上发生了一场意外的相遇。他们等候的火车是从图莱特开来的。圣马尔泰是通往马赛的第一站。火车到了。他们看到卢贡老夫人好像是从一个空车厢里下来的，便急步走上前去打开了车门。老夫人不再和他们说话，她不顾八十岁高龄，轻轻一跳，下了车，然后走开，态度生硬而高傲。

"今天是七月一号，"克洛蒂尔德正说着，火车开动了，"祖母是从图莱特回来的，她每月都去那里看望迪德姑姑……她看我时的眼神你注意到了吗？"

帕斯卡内心里因为和母亲的这场争执反而感到高兴，这使他不再老担心和她见面。

“得了吧！既然说不到一起，最好是不要往来。”他简单地说。

但是，姑娘却神色悲伤，忧心忡忡。她低声说道：

“我觉得她变了，苍白的面孔……你没注意到吗？她平时衣帽整齐，今天却只是右手戴着绿色手套……我不知道为什么见了她我心里很不安定。”

他也感到很不安，只是表面上若无其事。母亲和大家一样，最终肯定要老的。她闲不住，她太兴奋了。据他说，母亲打算将她的家产赠给普拉桑城，准备修一座养老院，以卢贡家族命名，他们又微笑了，他大声说道：

“明天，我们也要去图莱特，看望我们的病人。你知道，我已经答应把夏尔带到马卡尔叔父那里去。”

那一天，卢贡老夫人的确是从图莱特回来的，她每逢月初必定去那里打听迪德姑姑的消息。多年来，她对女疯子的健康状况非常关心，看到她还活着感到惊奇，对于她异乎寻常的长寿感到很气愤。女疯子是历史的见证人，是期待与赎罪的幽灵，她老而不死，活生生体现着家族的丑恶历史，有朝一日如能看着她死去，真是大快人心！其他许多人都相继下世，女疯子却还活着，眼底还保留着生命的火花，仿佛已被人忘却。那一天，卢贡老夫人发现她还一动也不动地枯坐在沙发里。按照女看护士的说法，她是不会死的。她今年一百零五岁。

卢贡老夫人走出疯人院时非常气愤。她想起了马卡尔叔叔。这又是一块绊脚石，偏偏长生不死，令人气恼！他虽然八十四岁了，长她三岁，年纪老得不像话，超出一般常规。此人是个酒肉之徒，六十年来，贪杯如命，醉生梦死！明哲节俭之

流一个一个地都走了；然而他却是鲜花怒放，一身都是健康与欢乐。从前，他被收进图莱特疯人院时，她经常带着葡萄酒、甜酒和烧酒各种礼物赠送给他，她的不可告人的意图是，让家族尽早摆脱掉这个只能带来麻烦和耻辱的头号大坏蛋。但是她很快发现，与她的初衷相反，酒水落肚，这个家伙活得更旺，手舞足蹈，红光满面，看人时眼睛里白多青少；于是她把礼物一律取消，因为她觉得大失所望，送去的毒品喝得他更加壮实。对此，她悔恨极了，真想把他杀死了事。她每次见了面，他都是酒气熏天，腰板更加硬朗，当她的面说风凉话，说她盼他死去；她高兴得太早了，他没死，家丑依在，两次征服普拉桑城过程中的污秽和鲜血未被清除，对此他感到洋洋得意。

“你知道吧，真福，”马卡尔经常带着一副凶狠、嘲弄的神色说，“我在这里是为了看护老母亲，一旦哪一天我们决定死去，没说的，那是为了你好，就是为了免得你辛辛苦苦，好心好意每月这样跑来看望我们！”

平时，她不会自讨没趣，跑到马卡尔叔叔这里来的，他的情景她在疯人院里一概知晓。但是这一次大不一样，她在疯人院里听说，他喝得酩酊大醉，一连躺了半个月不醒人事，说不定一命呜呼。她一时起了好奇心，要亲自看一看究竟如何。返回车站途中，她有意绕道来到马卡尔叔叔的住处。

这一天美极了，风和日丽，骄阳满天。狭窄的土路两边，满目皆绿，肥沃的土地连成一片。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来之不易，是靠着谨慎小心、认真管理挣得的。骄阳之下，粉红色的屋顶，黄灿灿的墙壁，好一派欢乐景象。站在有百年之久的桑林下，她品味着甜美的阴凉，享受着美丽的景色。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说，这个角落是多么幸福、宁静啊！

但是，她没有见到他，也没有听到他的说话声。到处是一

片寂静。只听到硕大的锦葵花周围蜜蜂的嗡嗡飞鸣。平台上只看到一只小黄狗，它在阴凉的空地上平直地躺着。小狗是认识女客人的，它不高兴地抬起头，几乎要叫出声来；接着，它又躺下，不再动弹了。

在这幽静里，在这阳光的欢乐里，她感到一种异样的激动，大声叫道：

“马卡尔！……马卡尔！……”

桑林下，农舍的门大开着。但是，她不敢进去，这房子空无人声，又大开着，使她心里感到不安。她又一次大声叫道：

“马卡尔！……马卡尔！……”

无声无息。又是一阵沉寂，只有蜜蜂们在硕大锦葵花的周围发出更高的嗡嗡叫声。

真福对于自己的胆怯感到耻辱，她勇敢地走了进去。前厅的左侧，厨房的门关闭着。平时，叔叔就喜欢呆在里头。她推了推厨房门，没有任何动静，因为他怕太阳的热气跑进去，一定是关闭了百叶窗。房子里弥漫着浓烈的酒气，似乎每件家具都散发着这种气味，她刚一进来就只觉得喉咙里发紧。接着，她的眼睛已适应了半明半暗的环境，她终于发现了马卡尔叔叔。他就坐在饭桌旁边，桌上放着一个酒杯，和一个“三六烧”空酒瓶。他醉得要死，耷拉着脑袋在椅子上睡着了。看到这种场面，她满脸的愤怒和鄙夷。

“算了吧，马卡尔，看你这副样子，成什么体统，真不知羞耻，醒来吧！”

他睡得真死，呼吸的声音都听不到。她大声地喊着，拍着手，都没用。

“马卡尔！马卡尔！马卡尔！……啊！……我亲爱的，你真讨厌！”

她不理他了，放开胆子气势汹汹地走来走去。她从疯人院出来后，一路上灰尘飞扬，她口渴得嘴里直冒烟。她心里烦躁，索性脱下手套，扔在桌上。接着，她一眼看见了水壶，洗了一只水杯，满满地倒了一杯，正要一口气喝光，忽然一个奇特的景象搅动了她的心，顺手将水杯放在手套旁边，不喝了。

屋子里越来越亮堂，细弱的阳光从旧窗缝射了进来。叔叔赫然出现在她的眼前，他仍然整整齐齐地穿着那件兰呢短上衣，头上戴着一年四季都离不开的那顶皮帽子。他发福已经五六年了，长成了一堆肥膘，滚瓜流油。她发现他是抽着烟睡着的，因为他的短小的黑色烟斗掉在了膝盖上，接着，她惊呆了，烟头散落在裤子上，烧成一个铜钱般的大洞，露出鲜红的血肉和一缕青烟。

起初，真福还以为是他的衬裤或衬衣烧着了。但是，不容置疑的是，她看见了血淋淋的肌肉。一瓶燃烧着的酒精表面，轻柔的火苗灯焰似的，甜丝丝的，稍有风吹，就摇摇曳曳，缭绕不断。火苗由小而大，不断地迅速扩展，烧破了他的皮肤，脂肪开始熔化了。

真福情不自禁地喊出声来。

“马卡尔！……马卡尔！……”

他仍然纹丝不动，面部完全失去了表情，好像因为酒精中毒而陷入休克似的，一点感觉也没有。不过，他还活着，因为他的胸部在缓慢地、均匀地起伏着。

“马卡尔！……马卡尔！”

现在，马卡尔身上各处的裂口都在渗着油脂，使燃及肚皮的火势更加猛烈。真福心里明白，叔叔是自燃的，他好像一块浸满了酒精的海绵。多年以来，他的五脏六腑积满了最浓烈、最易燃的酒精。转眼间，他的全身一定会变成一把火炬。

于是，她再也不想叫醒他，因为他已经长眠不醒。她胆怯怯地看了他好大一会儿，渐渐地铁了心。然而，她的两只手却微微颤抖起来，想停也停不住。她口渴得透不过气来，再次两手端起水杯，一饮而尽。她蹑手蹑脚地正要离去，忽然想起她的手套，又转过身来，战战兢兢地在饭桌上摸来摸去，好像两只手套一同被抓到了手中。她终于走了。关门时仔仔细细，轻手轻脚，惟恐惊动了什么人似的。

她又来到了平台上。阳光灿烂，空气洁净，面对光海似的大地，她如释重负地叹了一口气。旷野上空无一人，她来了，她走了，肯定没有被任何人发现。还是只有那只躺着的小黄狗，懒得连头也不想抬一抬。她迈着急促的小步，小姑娘似地微微摇晃着身子走了。向前走了一百步远时，她忍无可忍，身不由己地转过头，最后一次看了一眼马卡尔的家。美丽的夕阳照耀下，座落在山坡上的这个家是如此宁静，又如此欢悦。她已上了火车，想起要戴手套，这才发现少了一只。不过，她一心认定，那只手套是在上车之前遗失在月台上了。她自以为很镇静，然而，一只手戴手套，一只手没戴，其结果只会使她感到恐慌不安。

第二天，帕斯卡和克洛蒂尔德乘三点钟的火车到图莱特去了。夏尔的母亲——马具皮件女工给他们引来了小孩，因为他们很乐意带他到叔叔家里去呆上一个礼拜。孩子家里又是争争吵吵的：这孩子是别人的，模样像个小王子，既懒惰，又愚蠢，丈夫决定再也不能容忍他留在家里。因为是曾祖母卢贡老夫人给孩子提供衣食，那一天真的他还穿着黑色天鹅绒短上衣，腰间系着金黄色丝带，活脱脱像个少年王子，像个当年王宫里的国王侍从。火车行驶了十五分钟，车厢里只坐着他们三人，克洛蒂尔德想和孩子逗乐，拿掉他的无边软帽，用手摩挲

着他可爱的满头金发。但是，她手上戴着金戒指，轻轻用手在他的后颈上一摸，就留下一道血痕，她看见了不由得一阵惊骇。他的皮肤是不能动的，稍一摸就鲜血淋漓。这是由于肌肉组织松弛所致，家族的生理退化使之更加严重，只要有一点摩擦就必定出血。医生立即感到担心，问他是不是还经常流鼻血。夏尔几乎不知道怎么回答，先说不是，想了一下，又说前几天曾经流过大量鼻血。的确，他比以前更瘦弱了，年龄越增长，体形越瘦小，像个长不大的孩子；智力从未得到发育，反而越来越糊涂。这个十五岁的男孩，看上去还不足十岁，活像个美丽的小姑娘，像个见不到阳光的花朵。克洛蒂尔德动了柔肠，心里颇为悲伤，先是把他抱在膝上，不料这小东西人小淫心却不小，竟试图将手伸进她的胸衣去乱摸；于是只好又把他放回了车凳上。

到了图莱特，帕斯卡决定他们先把孩子带到叔叔家里去。他们一路上爬着相当陡峭的山坡。从远处看，叔叔的家和昨天一样，骄阳普照之下，喜气洋洋，红瓦黄墙，青翠的桑林枝繁叶茂，纵横交错，平台上浓荫匝地。这里是多么的甜美，多么的宁静和平，只听到蜜蜂们在硕大的锦葵花周围嗡嗡地鸣唱。

“啊！这个坏蛋叔叔，”帕斯卡微笑着低声说，“我真羡慕他！”

但是，使他感到惊奇的是，经常在平台边站着的叔父已经见不到了。夏尔快跑起来，拉着克洛蒂尔德一定要去看看兔子；医生单独继续向前走去，到了高处，一个人影也没见，他觉得奇怪。百叶窗紧闭着，前厅的门敞开着。门前只有那只小黄狗，它四腿挺直，黄毛竖起，嘴里不停地呜呜叫着。看到这位来客，它一定认识，立即停止了叫声，又向前跑去，接着，又开始轻声叫了起来。

帕斯卡顿时恐惧不安，嘴唇不停地颤抖，情不自禁地喊道：

“马卡尔！……马卡尔！”

没有人回答，屋内死一般地寂静，只有门大开着，仿佛一个黑色的洞口。小黄狗仍然叫着。

他着了急，喊声更高：

“马卡尔！……马卡尔！”

没有一点响动。只有蜜峰们在鸣唱，天空里一片宁静、澄彻。也许叔叔已经睡着了。但是，他刚一推开左侧的饭厅门，就有一股可怕的气味冲了出来，这是一种烈火中尸骨焦臭气味。屋子里雾气弥漫，直令人作呕，几乎无法呼吸。窗缝间射进来的光线很微弱，他什么也看不见。他急忙向壁炉边跑过去，他放弃了刚进来时关于火灾的猜想；因为屋里既没有明显的火，而且各种家具都完好无损。他想来想去弄不明白，浊臭的空气里，他只觉得头晕目眩，难以自持，跑去嚓地拉开了百叶窗，一片阳光潮水似地涌了进来。

这时，眼前的景象终于使医生大惑不解。一切物件原封未动，酒杯和空酒瓶仍在饭桌上，只是叔父曾坐过的椅子带着火灾留下的痕迹，前边的两个椅腿完全变成了焦墨，椅面被烧了一半，叔叔是怎么啦？他到哪里去了？椅子前头脏兮兮的，是一滩油脂，紧跟前只有一小堆烟灰和一个烟斗，虽然掉在地上，却也没被摔断。其实叔叔还在，他就在这撮细微的烟灰里，而且也就在这橙黄色的烟雾中从窗口飘然而去，厨房的四壁和地面上是一层黑乎乎的烟炱，可怕的人肉、油脂笼罩一切，用手一摸，滑腻腻的，恶臭逼人。

在医学界，人体自燃现象还是个空前的特例。我们的医生的确曾在某些文献中见到过一些惊人的事例，例如一个皮匠的

老婆，因为酒精中毒而被烧死在脚炉旁边，最后只剩下一只脚和一只手，此前，他从未见过，无法相信，一个充满了酒精的人体竟然散出一种叫不上名字的气味，能够自动燃烧，并且吞噬人的皮肉和骨头。但是，他不再否认，而且还能清楚地解释眼前发生的一切事实：酒精中毒，衣服起火，饱和着酒精的肌肉由燃烧而龟裂，油脂熔化，一部分流在地上，另一部分加速燃烧，最后，肌肉、内脏、骨头一起燃烧，全身变成了火炬。叔叔的形象历历在目，他穿着一身蓝色衣服，头上戴着那顶一年到头都离不开的皮鸭舌帽子。很有可能是，他刚一着火就向前倾倒，所以，他的木椅也被烧成焦墨似的；骨头、牙齿、指甲全没了，只剩下一堆儿白灰，几乎要被门口吹进来的风一下子吹走。

此时，克洛蒂尔德也进来了。夏尔还在门外呆着，小狗的呜呜叫声使他发生了兴趣。

"啊！我的上帝，这是什么气味！发生了什么事？"

听了帕斯卡关于这场奇特灾祸的详细解释，她浑身发抖。她立即拿起了酒瓶观察，她吓了一跳，放回原处，她只觉得酒瓶湿漉漉的，沾满了叔叔的血。什么东西也不能摸，到处都是这黏糊糊、灰黄的羊脂。

她感到既厌恶又恐惧，哭了，结结巴巴地说：

"死的真凄惨……真可怕！"

帕斯卡恢复了镇静，脸上几乎露出了笑意。

"可怕，为什么呢……他活了八十四岁，一天苦也没受过……我倒觉得他死的不亏，这个叔叔是个老土匪。我的上帝！他的一生——现在可以这样说了——几乎没有什么天主教的气味……你还记得有关他的生平记录吧，他一生作恶多端，良心受到责备；但是，后来他又改邪归正，浸沉在欢乐的气氛中渐

渐老去；他为人耿直、傲慢，却也破天荒地广积恩德，将功补罪，心里很坦然……现在他死了，死得有声有色，酒神似的，像一把人体火炬，熊熊燃烧！”

医生面对现场，惊叹不已，指天划地。

“你看到过这种情形吗？……一个人醉成了这个样子，全身烧得热火朝天，化为青烟，连一根骨头也不剩，却一点感觉也没有！……嗯？你看看，叔叔已经无踪无影，首先他散落在这房子的四壁上，在空气里飘浮着，所有的家具上都沾着他的气味；接着，我把窗子一打开，就看到一团烟雾飘出去了，遮天盖地……但是，他的死可不同寻常！除了身旁的一堆儿骨灰和一只烟斗，别的什么也没留下！”

他捡起了那只烟斗，声称是为了珍藏叔叔的一件遗物；此时，克洛蒂尔德听出了弦外之音，他表面上情意切切，极力赞赏，实际上却闪烁着辛辣的讽刺；于是，她心里一颤，也说出了她的恐惧和厌恶。

这时，她在饭桌下忽然发现了什么东西，也许是一件遗物吧。

“你看一看，这是一块破布！”

他弯下腰一看，出乎他的意外，竟是一只女人的手套，绿颜色的手套。

“喂！”她大声说道，“这是祖母的手套，你记得吧，就是昨天她缺少的那一只。”

他们俩互相看了看，不约而同地说出了相同的看法：真福昨天一定来过这里。医生突然在心里坚信，母亲看见了叔叔身上着火，但没有去扑灭。他是根据好几种迹象得出了这个结论，首先，他发现屋子里已经冷冷清清，其次，他计算了一下燃烧所需要花费的时间。他清楚地看到，他的女伴恐惧不安的

眼里也流露着相同的意思。但是，真实情况到底怎么样，看来他永远也不会知道，他就信口说出了他的猜想。

“肯定的，你祖母刚从疯人院回来就来看望叔叔的，那时他还没喝酒。”

“我们走吧！我们走吧！”克洛蒂尔德大声催促着，“我闷死了，不能在这里呆了！”

而且，帕斯卡也想去做死亡报告。他跟在她后面出去了，关好门，把钥匙放进衣袋里。出了门，他们又听到小黄狗的不断叫声。小狗躲在夏尔的两腿之间，孩子很高兴，用脚踢了一下，小狗又悲伤地叫了起来，他并不解其意。

医生直接跑到同时兼任本村村长的图莱特公证人莫兰先生家里去了。此人丧妻十多年了，和女儿在一起生活着，女儿也是孤身一人，没有孩子，他向来和老马卡尔和睦相处，有时还把小夏尔接到家里照管，一住就是好几天，因为女儿对这个很漂亮、很可怜的孩子很感兴趣。莫兰先生听到这个消息，惊慌不安，要和医生一同前去观察这场意外事故，并答应写出死亡证书。至于说什么宗教仪式，什么丧礼，看来十分困难。他们进了厨房，门一开，骨灰就被风吹走了；恭恭敬敬地收集了老半天，只捡了些地面上的碎屑，全是些旧日留下的肮脏东西，很少有叔父的骨灰。那么，埋葬什么呢？还是免了吧，大家终于放弃了葬礼。而且，叔父生前也不大到教堂里去；后来，为了他的灵魂安息，亲人们只不过做一做弥撒了事。

公证人冲口大声说道，他手里收存着一份遗嘱，立即决定，医生务必第三天来他家，等候正式通知。因为他觉得可以告诉医生，叔父生前已经指定医生是遗嘱的执行人。最后，他出于好心，自愿把夏尔收留两天；他明白小孩的处境，在母亲家里受人虐待，夹在大人的各种纠纷里成了多余的东西。夏尔

听了，十分高兴，就留在了图莱特。

帕斯卡看过最后两个病人之后，已是晚上七点，他才和克洛蒂尔德坐火车回到了普拉桑。第三天，他们又一同来到莫兰先生家里，没想到卢贡老夫人也在这里，心里很不愉快。她当然是知道马卡尔的死的，所以急忙跑来，外表上尽量装出一副十分痛苦的样子。宣读遗嘱的过程很简单，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对于自己为数不多的资产马卡尔完全有权支配，拨出一部分款项，修建一处壮丽的大理石坟墓，坟墓上是两个特大的天使，翅膀全部合拢，泪流满面。这是他自己的主意，过去当兵时可能在德国见过这样的陵墓，脑子里一直记着。他委托侄儿帕斯卡负责监督这件工程，因为据他说，家族里只有侄儿一个人具有艺术鉴赏能力。

在宣读遗嘱时，克洛蒂尔德到公证人家的园子里去了，她在一棵老栗树底下的椅子上坐着。真福和帕斯卡又出现了，场面很尴尬，因为他们已经好几个月没见面说话了。另外，老夫人装出一副自由自在、若无其事的样子，对于新的局势只字不提，给人的感觉是，在外人面前，无须解释，无须调和，大家都可以友好相待，团结一致。但是，她错了，她过分显露出马卡尔之死给她带来的巨大悲痛。一想到叔父的丑恶历史，一想到家族的这个创伤终于就要愈合了，帕斯卡对于她的惊喜和无穷快乐起了疑心，不由得心情烦躁、怒气冲冲。无意中，他的目光落到了母亲黑色的手套上。

是的，她内心里很悲伤，说话的声音更加柔和。

“像他这样的年纪，还固执己见，非要一个人单独生活不可，这样做法谨慎吗？他家里要有个女仆就好了！”

医生于是说话了，其实他心里并不清楚，只是有一种非常强烈的需要，使他非说不可。

“母亲，我要问你，既然你当时也在场，为什么不把火弄灭呢?”

卢贡老夫人一下子被问得面无人色。儿子是怎么知道的?她张口结舌地看了儿子一眼；现在，面对证据确凿、昭然若揭的犯罪事实，克洛蒂尔德和祖母一样，也是脸色苍白。母亲、儿子、孙子三代人之间吓得一句话也说不上来，这实际上是一种无言的招认，这惊恐无言之中隐藏着他们的各种家庭悲剧。祖孙二人无言以对。医生因为开口说话感到很失望，他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口舌之争，已经说出的话他正要极力收回时，不料一场新的灾难反倒替他们三人解了围。

真福决定要把夏尔领回去，她不愿意滥用莫兰先生的殷勤接待。午饭后，莫兰命人将小孩带到疯人院去，在迪德姑母身边呆上一个小时，现在，他又派女仆去那里将小孩立即带回来。正在这时，他们正好在园子里碰到了女仆人，她跑得满头大汗，气喘咻咻，神情慌乱，老远地大声喊叫：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们快来……夏尔先生满身都是血……”

他们惊慌失措，三人立即向疯人院跑去。

这一天，迪德姑母一切如常，她很平静，很温和，直直地坐在沙发里。二十二年以来，她就是这样久久地枯坐着。她好像越来越瘦，身上的肌肉全没了，只剩下皮包骨头的胳膊和腿，饮食起居完全靠着女看护人员的帮助。这是一个金发女子，身强力壮，照料病人易如反掌，应付自如。老祖宗已被人忘记，她身材高大，枯瘦如柴，面目可怕，只有一双眼睛还活着，泉水般的晶亮。可是，这天上午，她的脸上忽然淌着泪水，接着就时断时续地说起话来，这似乎表明，她虽然机体衰微，疯病无可救药，但是大脑还没有完全僵化，记忆的仓库里

还存留着智慧的闪光。她又恢复了毫无表情的面目，对于眼前的一切事物毫不动心，偶而也因为一件悲伤的往事、一件失意的事发出一阵笑声，但多数情况则是，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听，两眼直瞪瞪、木头人似地呆坐着。

小夏尔被领来了，女看护士立即把他安顿在小桌前，和高祖母面对面地坐着。老祖宗特意为小孙子保留着一包图画册，其中有士兵，有军官，有国王，一律穿着紫红色和金黄色的服装，连同一把剪刀都交给了他，让他去剪画。

“你好好地玩吧，要听话。你看看，老祖母今天挺好的，你也要像她一样。”

孩子抬起头看着老疯子，祖孙俩久久地互相凝视着。这时，一看就知道，老少二人长得出奇地相似。尤其是他们的目光，空洞而澄澈，互相交流，分不清彼此。其次是他们的面容，百岁老人憔悴的面孔历经三代遗传到少年鲜嫩的脸上，使之因为种族的恶劣影响而早衰老。祖孙俩谁也不笑，只是互相看着，仿佛泥塑木雕似的。

“啊！”女看护人继续说道，她因为喜欢和女疯子开玩笑而养成了高声自言自语的习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完全一个模样……算了吧，你们笑一笑，高兴高兴，能在一起相处是很愉快的。”

但是，注意力稍微一集中，夏尔就感到疲劳，他首先低下了头，似乎对眼前的图画发生了兴趣；而迪德姑母则相反，她有超人的注意力，不眨眼地死盯着她的小孙子。

女看护人忙碌了一阵子，小卧室里充满了阳光，四壁贴满了浅色兰花壁纸，一派欢悦。她收拾了一下床铺，换了换空气，整理了一下衣橱木板上的衣物。平时，只要小孩在跟前，她就抽空出去一会儿。按规定，她是不能离开病人的；只要他

在，她就敢把病人委托给他去照管。

“你听着，”她吩咐道，“我要出去一会儿，如果她有什么动静，如果她需要我，你就按一按铃，你就立即叫我，是不是？……你也明白，你也长大了，会叫人来的。”

他又抬起了头，做了个手势，表示他听懂了，他会叫人来的。只剩下他一个人和迪德姑姑时，他又默无声息地看着他的图片。看了有一刻钟时间，疯人院里静悄悄的，偶而只听到一阵轻轻的脚步声，清脆的钥匙响声，接着，又是短促的呼喊声。但是，在这个大热天里，孩子一定感到很疲倦，不一会儿，他搭拉下了脑袋，轻轻地扒在图片上睡着了。迪德姑姑看着他，目光呆呆的，既没有欢愉，也没有痛苦。

然而，过了几分钟，她明亮的眼睛里显示出一种兴趣。一件事发生了，孩子的鼻孔流血。这次出血和往常不一样，没有碰撞，没有摩擦，是自动流出来的。淡红的血一滴一滴流到图片上，聚集成堆，向桌边继续流去，最后落到了地面上。孩子仍然沉睡在甜蜜的梦乡，他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在渐渐消逝。女疯子目不转睛地看着孩子，她越来越感兴趣，但却面无惧色，反倒兴致勃勃，仿佛眼前飞着几只大苍蝇，她的目光一连数小时紧跟不舍。

几分钟时间又过去了，红色的血流越来越粗，不停地滴滴答答越流越快。小夏尔一时慌了手脚，睁开眼一看，他满身都是血。但是，他并不害怕，他已经习以为常，稍微碰一下，他的身上就血流如注。他烦恼地叫了一声，本能的警告下，他惊慌起来，喊声更大，嘴里含糊其辞地叫着：“妈妈！妈妈！”

他已经虚弱到了极点，又一次感到麻木，脑袋又弯了下去。他又闭上了眼睛，似乎又睡着了，在梦中继续呻吟，那轻柔的叫声越来越细微，以至于完全消失。

“妈妈！妈妈！”

图片上盖满了血迹，装饰着金黄条的黑天鹅绒短上衣和短裤上印着许多红色条纹。鼻腔里继续流着血，在地面上积了一滩。当时，只要老疯子惊叫一声就行了，但是，她没有大声呼叫，只是静静地坐着，固定不变的目光看着命运的完成，她仿佛已经灯尽油干，四肢和口舌已被沉重的百年岁月完全捆缚，大脑因为痴呆而冷漠无情，她失去了意志和行动的能力。然而，看到孩子大量流血，她也开始动情了。一阵震颤掠过她死寂的脸上，一股热气冲上她的面颊。终于，孩子最后的呼喊声“妈妈！妈妈！”使她完全苏醒过来。

于是，迪德姑母内心里明显地发生着一场可怕的斗争。她抬起两只干瘦的手按在太阳穴上，她好像觉得大脑要爆炸似的。她张开大嘴，可是没有一点儿声音她内心越是激动，舌头反而不能动弹。她竭力想站起来，想奔跑，可是她一身都是皮包骨头，被钉在沙发上似的。她可怜的一把老骨头在拼命地挣扎着，试图向人求助，但是，她无法打破衰老和疯癫对她的禁锢。她脸上大惊失色，记忆力醒过来了，眼前的事一切皆知。

这是一个很缓慢的死亡过程，前后持续了很长时间。夏尔好像又睡着了，现在一句话也不说，血管里的血液悄悄地流光了。他的脸色越来越苍白，像死去一般。嘴唇也渐渐地完全失去了血色。快要断气时，他睁大了眼睛，直瞪瞪地看着高祖母，这是她在小孙儿眼睛里所见到的最后的目光。蜡黄的面孔已经死了，只有两只眼睛还活着。它们依然那么澄澈，那么明亮。突然，它们变成了空洞，它们熄灭了。眼睛的死亡就是生命的终结。夏尔死得很平静，生命的泉水已经完全枯竭了。娇嫩的皮肉里生命不再搏动，苍白的面孔上只剩下眼睫毛的阴影。但是，他仍然很漂亮，他的头躺在血里……他长眠了。

小孩刚刚断气时，帕斯卡医生、真福和克洛蒂尔德相继走进来了。医生立即看到，地面上到处都是血迹。

“啊！我的上帝！”他大声说道，“我一直就担心这一点。好可怜的孩子！竟然没有一个人在这里，这就完蛋了！”

但是，面对眼前这场非同一般的景象，他们三人都惊呆了。迪德姑姑似乎长高了，她几乎站了起来。她的眼睛一直盯着死去的小孩和凝固了的血迹，经过了二十二年的长眠，现在因为想起一件心事而忽然亮堂起来。这是疯病的最后损伤，这是大脑意识的昏暗，治疗是不可能的，但还没有达到完全彻底的地步，一旦遇到可怕的刺激，必定能唤醒一场遥远的记忆。被遗忘的老祖宗又复活了，身体笔直而又满面悲伤，像恐惧和痛苦的幽灵从虚幻中显露出来。

她上气不接下气地喘息着。接着，她战战兢兢、含含糊糊地只说出了两个字：“宪兵！宪兵！”

帕斯卡、真福和克洛蒂尔德完全听明白了。他们不由自主地互相看着，吓得浑身打颤。这是整个家族第一代老祖宗一系列凶暴故事：她青年时代烈火般的爱情，她成熟岁月里的漫长痛苦。她在精神方面已遭遇过两次可怕的打击：第一次，正是她的青年气盛时代，一名宪兵像打狗似的，将她的走私贩情夫马卡尔一枪撂倒在地上；第二次，事隔多年之后，又是一名宪兵用手枪将她的孙子西尔韦崩了脑袋，使这个起义者成了家族恩仇与流血斗争的牺牲品。她的身上总是溅满了鲜血。现在又遇上了第三次精神打击，结束了她的残年。这病孩的鲜血缓慢地在地上流淌着，她是亲眼看到的。

她曾三次回想起她的全部生命史，她的一生贯穿着赎罪法则的形象，被激情和酷刑染得通红。她嗫嚅地说：

“宪兵！宪兵！宪兵！”

老祖宗扑倒在她的沙发里，大家以为她一命呜呼了。

女看守人终于回来了，她确信一定会被解雇，尽量寻找各种理由为自己辩解。医生帮着她将迪德姑姑重新抱回床上时，他发现老祖宗还活着。只是到了第二天她才因为脑溢血而死去，终年一百零五岁三个月零七天。

帕斯卡立即告诉他母亲说：

“她过不了二十四小时，明天就要死去……啊！先是叔叔，接着是她和这个可怜的孩子，一个接着一个地离开了人间，多么大的苦难和悲伤！”

他顿了一会儿，又补充说，声音压得更低了。

“我们家的人口越来越稀少，老树死了，刚出土的幼苗也死去了。”

真福听了，只觉得这段话另有所指。她确实因为小夏尔的惨死而感到十分悲痛。但是，除了寒颤以外，她内心里又是一次极大的解脱。到了下一星期，大家的哭声已住，彼此相告，图莱特的这段丑恶已不复存在，家族的光荣终于高扬，传为佳话，这是何等的舒坦！

于是，她想起来了，在公证人家里，儿子无意中对她进行责难，她未曾给以答复；现在，她又大胆地回到了马卡尔这个话题。

“你看看，女仆们毫无用处。这里倒有一个女仆，但不顶用；叔叔即使身边有一个女仆，白费精神，现在还是要化为灰烬的。”

帕斯卡像平时一样，毕恭毕敬地弯下了腰。

“你言之有理，我的母亲。”

克洛蒂尔德立即跪倒在地。她是个热烈的天主教徒，置身在这个血腥、疯狂与死亡的斗室里，她的一切信仰又觉醒了。

她眼里淌着热泪，两手合十，为死去的亲人们热烈地祈祷着。我的上帝！但愿他们的苦难已经结束，但愿他们的罪过得到宽恕，但愿他们能够复活，来世永远幸福！地狱的恐怖笼罩着她，她以自己全部的热忱为亡故的亲人们求情，祝愿他们经历了悲惨的一生之后，能够摆脱地狱的永久苦难。

从这悲痛的日子起，帕斯卡和克洛蒂尔德显得更加温柔，在出诊的路上他们总是肩并肩地走着。面对着必然要发生的疾病，他的医学无能的思想可能更加严重了。在他看来，唯一明智的办法就是顺其自然，消灭各种危险因素，努力工作，以健康与活力的最终实现为唯一目标。但是，因苦难而死去的亲人们在他心中留下了对病邪的仇恨，他急切地需要和病邪斗争，并且战而胜之。每当医生通过打针的办法，成功地平息了一次紧急病势，看到病人安静下来，不再喊叫，并且安然入睡，他心里则感到莫大的高兴。她在回来的路上对他更加崇拜，她非常自负，仿佛他们的爱心就是痛苦世界的精神支柱。

十

一天上午，玛蒂娜照每季度的惯例，向帕斯卡医生索要一张一千五百法郎的收据，她要到公证人格朗吉约那里去领取所谓“他们的年金”。他似乎感到惊奇，年金期限这么快就又到了。他向来不关心金钱方面的问题，一切事务都交给女仆处理。他和克洛蒂尔德走进了梧桐林里，静听着泉水永恒的歌声，心里乐滋滋的，清爽极了；忽然，女仆跑回来了，她脸色慌乱，内心里遭受着不同寻常的感情折磨。

她激动得喘不过气来，顿时语不成声。

“啊！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格朗吉约先生走了！”

帕斯卡一时不解其意。

“好吧！我的姑娘，不用着急，你改一天再去吧。”

“不行，不行！他走了，你懂吗，他再也不回来了……”

好像水闸打开了，话语滔滔不绝，激烈的感情一泻无余。

“我刚走到街上，老远就看到他门前挤满了人……我身上有点发冷，我就觉得大事不好。大门关得严严的，一点儿动静也没有……立刻有人告诉我，他逃走了，一分一文也没留下，

大家都该倒霉……”

她把那张收据放在了石案上。

“喏！这是你的收据！完了，我们一分钱也没了，马上就要饿死！”

她泪流满面，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损失了这一大笔财产，她那吝啬的心好不悲伤，受穷的日子就在眼前，她气昏了头，浑身发抖。

克洛蒂尔德惊骇不已，一句话不说，两只眼睛只是看着帕斯卡。帕斯卡起初并不以为然，他尽量使玛蒂娜平静下来。算了！算了！不要这样惊慌失措嘛！她对事件的了解只是从大街上听来的一面之词，她带回来的可能都是无中生有、言过其实的传闻。说什么格朗吉约先生逃亡在外，是窃贼……真是一件天大的怪事，到处哄传。这怎么可能？此人忠厚老实！一百多年来，全普拉桑的人都敬爱这一家人！人人都说，钱存到他那里，比法兰西银行还要可靠。

“玛蒂娜，你想一想，像这样大的灾祸不会一夜间发生的，事前总要听到各种恶言恶语的……真见鬼！百年的信誉不会在一夜间败落的。”

于是，玛蒂娜失望地摇了摇头。

“唉！先生，这就是我的悲伤，因为我也有一定的责任……好几个礼拜以前我就听到有各种传说……你们当然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你们不知道日子是……”

帕斯卡和克洛蒂尔德微微一笑，的确，他们的爱巢远离尘世，凡俗中的日常琐事是传不到他们耳边的。

“不过，我听到的这些故事都是些坏事，我不愿意拿这些话打扰你们，我想都是些胡说八道的假话。”

她终于叙说起来，有些人责骂，格朗吉约先生曾在交易所

里坑过股票，另一些人则一口咬定他在马赛和许多女人私通。总之，吃喝嫖赌，无所不为。说到这里，她又抽噎地哭了。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我们可怎么办呢？我们马上就要饿死了！”

看到克洛蒂尔德眼里也充满了泪水，帕斯卡于是很受感动，他尽力回忆着，理一理思想上的头绪。过去，他在普拉桑行医时，曾分几次在格朗吉约那里存了十二万法郎，十六年的年金已足够他维持生活；公证人每次都要给他一张存款收据，白纸黑字，他无疑当上了债权人。接着，他朦胧中记起了一件事情：确切日期他说不上来，总之是，按照公证人的请求和某些解释，他曾呈交了一份委托书，允许对方使用自己的全部或部分存款作为抵押投资；他甚至清楚记得，这份委托书上，受委托人的姓名空着未写。但是，这份字据是否被人利用，他一概不知，资金如何存放，他是从来不放在心上的。

吝啬的玛蒂娜又一次忧虑地大声说：

“啊！先生，你是自己跌倒自己爬！一个人怎么能这样胡乱扔钱呢？我呀，你知道吗？我每三个月清理一次我的帐目，一分一文不差，钱数多少，证券多少，我了如指掌，一口说个清清楚楚。”

悲伤之中，不知不觉地一缕笑意浮上了他的面孔。她多年的强烈欲望得到了满足，她每年的工资是四百法郎，几乎不用，节省下来，存放了三十年，连本带利，终于达到两万法郎的巨款。这一笔钱财很完整，很结实，藏在一个很可靠的、没人知道的地方。她容光焕发，显得很自如，然而却避免坚持自己的意见。

帕斯卡一时惊愕，大声说道：

“谁告诉你我们的存款全丢了？格朗吉约先生有的是他个

人资产，我想，他总不会把房子、土地都搬走吧。边走边看，事情会弄明白的。随便说一个人是窃贼，我可没有这种习惯……唯一的麻烦是要耐心等待。”

他说这段话的目的是想稳住克洛蒂尔德的心，因为他发现她的情绪越来越不安定。她注视着他，注视着四周的苏莱雅德，她一心只想着他的幸福，怀着热烈的欲望，像过去一样，永远生活在这里，在这个亲切、宁静的地方永远深爱着他。他想的是安慰她，无忧无虑的念头又一次支配了他，他从来不是为了金钱而活着，他无法想象一个人能缺少金钱，因缺钱而痛苦。

“但是，我有的是钱！”他终于大声说道，“玛蒂娜竟然说什么我们一分钱也没了，我们马上就要饿死！”

他高兴地站起来，硬拉着她们俩跟他一块儿上楼去。

“你们跟我来吧！我让你们看一看我的钱！我把钱交给玛蒂娜，让她给我们今晚做一顿好菜好饭。”

走进楼上的卧室里，当着她们的面，他得意洋洋地取掉写字台上的遮布，钱就放在一个抽屉里头。将近十六年来，病人们都是主动付给酬金，他从不索要，收到纸币、硬币，他全都扔了进去。他从来不知道他的私房钱的确切钱数，他随用随取，不是日常的零用钱，就是实验费用，或者给人施舍，或者给人赠送礼物。几个月以来，他经常很认真地检查他的写字台。但是，他从不缺钱，需用多少就有多少，多年来，他是个天生的明哲之流，几乎没有什么开销，久而久之，他就以为他的积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所以，他心满意足地笑了。

“你们等着瞧吧！你们等着瞧吧！”

他心里慌乱起来，在一大堆笔记、发票里心急火燎地翻腾

了半晌，他总共才凑集了六百一十五法郎：二百法郎钞票，四百法郎金币和十五法郎小钱。接着，他又抖了抖其他证件，用手在抽屉的各个角落齐齐摸了一遍，大声喊道：

“这不可能！钱一直就有的，还有好几堆呢，就是这几天！……肯定是我上了这些旧票据的大当。我向你们发誓，就是那一个星期，我看到过，摸了一下，数目不小。”

他是个饶有风趣的好心人，惊愕中透露出童稚般的赤诚，克洛蒂尔德忍不住地放声笑了。啊！可怜的老师成了一个走投无路的事务家！接着，她注意到，面对这一点儿三口之家的活命钱，玛蒂娜满脸怒气，绝望透顶，牵动了她悲凉的柔肠，泪水晶莹，不禁喃喃自语：

“我的上帝！因为我你把钱花得精光，我们现在分文无有，这完全是由我一个人造成的，我是罪魁祸首！”

的确，花钱买礼物的事他忘得一干二净。显然，这才是最大的漏洞。现在，他心平气静，明白过来。她很悲痛，说要把他买的礼物全部还给商人们，他听了很生气。

“我赠送给你的礼物全部归还出去吗？这是我的心意啊！不能，不能！我宁可饿死，也不能改变我对你的初衷！”

接着，他又充满了信心，看到无限的前途展现在眼前。

“而且，也不是今天晚上我们就要饿死，是不是，玛蒂娜？……就是这一点儿钱，我们也能活下去。”

玛蒂娜点了点头。她保证用这一点儿钱维持两个月的生活，如果非常省吃俭用，可能维持三个月，但不会再多。过去，抽屉里的钱数多少总是有增无减；而今，先生断然不再行医，财源完全中断。外援是没有希望了。她结束说道：

“你把那两张二百法郎钞票给我。我尽量争取维持一个月，然后，我们再看……但是，你要谨慎，那四百法郎金币可不能

动，把抽屉关紧，别再打开。”

“噢！”医生大声说道，“你放心吧！砍了手也不会动用的。”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最后剩下的这一点儿钱完全由玛蒂娜自由支配。两位主人对她的理财方式是相信的，断定她是个锱铢必较的人。至于克洛蒂尔德，她从未有过私房钱，家里缺钱的困境她甚至无知无觉。只有帕斯卡一人感到痛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金库再也不能由他掌管，他明确保证一切开销由女仆支付。

“喔唷！总算了却一件难缠的事！”他如释重负，高高兴兴地说，仿佛处理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从此安然无事，永保太平。

一星期过去了，苏莱雅德丝毫没有变化。帕斯卡和克洛蒂尔德陶醉在他们的爱河里，忘记了即在眼前的困苦。一天上午，姑娘陪着玛蒂娜上市场买东西去了，只剩下医生一人在家，突然来了一位客人，吓得他一时慌了手脚。原来是卖旧货的那个女人，曾经给他卖过老式阿朗松花边女胸衣，那是一件百年不遇的奇物，是他的首赠礼品。诱惑力真不小，他只觉得难以抵御，激动得浑身打颤。女旧货商还没开口说话，他就连声说不要！不要！他不能买，他什么东西也不想买；又连忙伸出两手，唯恐对方从小皮包里掏出货物。然而，又肥又胖的女商人满脸堆笑一团和气，内心里抱定必胜的信念。她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讲起一件故事：是啊！普拉桑有一位极高贵的夫人，她叫不上名字，现在身遭不幸，手头拮据，不得已要将一件首饰出手；接着，女商人又赞口不绝，说这件宝物的原价在一千二百法郎以上，不过她可以忍痛割爱，以五百法郎的低价出售。尽管医生满脸惊慌，越来越焦虑不安，她却不慌不忙

地打开了小皮包，从中取出一件只镶着七颗珍珠的精致项链。这七颗珍珠既圆润、又明亮，可爱极了。这项链很精巧，很纯正，色彩清朗而绚丽。他立即联想起克洛蒂尔德，她那娇嫩的粉颈上戴着这副项链，接受着他的亲吻，鲜花似的甜美余韵无穷。再买一副项链又是他的多余负担，它只能表明她的青春。然而，他已经哆嗦着手指紧紧攥着它，一想到要掷还对方，心里痛苦死了。不过，他依然坚持不买，发誓说没有五百法郎，女商人语气不急不慢，不断地自卖自夸，说她的项链价钱确实低廉。又过了一刻钟时间，她以为事情十拿九稳，灵机一动，忽然决定，把价钱降低到三百法郎；他退让了，奉献狂的老毛病又占了上风头，他需要取悦他的偶像，装扮他的偶像。他要到抽屉里取出十五枚金币给女商人付款时，心时很踏实，公证人那里的存款问题不久就会解决，钱多的是。

于是，家里又只剩下一个人了，他衣袋里藏着项链，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一面等着克洛蒂尔德回来，一面在构思着一场小小的惊喜，心里真是着急。刚一看见她回来，他的心好像要跳出胸膛似的。她太热了，八月的烈日烧得满天通红。所以，她想脱下长衣；可是，刚从外面回来，她心里十分高兴，笑声朗朗地说，她和玛蒂娜仅仅只花了十八个铜子就买回来两只鸽子。他急不可耐地紧跟着她走进了卧室。她只穿着一件短裙，肩臂裸露，他装着看她的脖子上有什么东西。

“喂！你那儿是什么东西？让我瞧瞧。”

他手里藏着项链，巧妙地给她戴在脖子上，同时装着用手摸来摸去，好像要证实她的确什么也没戴。可是，她却高兴地半推半就。

“别动手动脚的！我知道，什么也没有……你呀，你捣的什么鬼，弄得我好痒？”

他一下子抱住了她，拉她来到大穿衣镜前，真相大白。她的脖子上戴着一条金线似的项链，七颗乳白色的珍珠微光闪烁，映衬着她那绸缎似的肌肤。她仿佛成了娇美的少女，立即昂头挺胸，一只小白鸽似地发出令人心醉的低鸣。

“噢！老师，老师！你真是好人！……难道你心中只有我一个人吗？……因为你，我太幸福了！”

她眼里充满了笑意，这是妻子兼情妇式的喜悦，她因为自己的美貌和被宠爱而陶醉；他也乐不可支，痴心得到了回报。

她回眸一望，光彩照人，抬起了红唇。他俯下身子，他们久久地亲吻着。

“你满意吗？”

“噢！是的，老师，满意，满意！……这七颗珍珠既圆润，又纯正，对我最合适不过！”

她又站在镜前自我欣赏了一会儿，点点珠光闪动之下，她的皮肤灿若黄花，心里胀满了无邪的虚荣。接着，她听到女仆在隔壁屋里的脚步声，不由自主地想去夸示一番；她挣脱了身，只穿着一件短裙，坦露着酥胸，向女仆跑了过去。

“玛蒂娜！玛蒂娜！你看一看，老师给我新买的这件东西！……你瞧，我多么美丽！”

但是，看到老姑娘的脸色顿时土黄，横眉冷对，她的兴头一落千丈。可能她已经意识到，她的年轻美貌在这个可怜的老女人心中激起了嫉妒的巨痛；后者崇敬主人，默默无闻，在操劳家务中耗尽了自己的心血。其实，这只是一刹那间的小举动，在一方是毫无意识的，在另一方几乎并无觉察；不过，女仆是个注重节俭的人，看到如此昂贵的礼物，显然是反对，谴责的态度。

克洛蒂尔德感到一阵儿心冷。

“不过，”她低声说道，“老师在他的抽屉里又搜寻了一会儿……你说呢，珍珠是否太贵了？”

帕斯卡也感到为难，他大声地辩解说，这件旧货是难得之物，卖旧货的女商人如何来到家里，一口气说了一大堆理由。总之，天大的好事，不能不买。

“多少价钱？”姑娘焦虑不安地问道。

“三百法郎。”

玛蒂娜一直没有开口，沉默之中脸色可怕，她忍无可忍，大声喊道：

“好上帝啊！六个星期靠什么生活，面包也没有！”

克洛蒂尔德的眼睛里涌出大颗大颗的泪珠。要是帕斯卡没及时阻拦，她就会从脖子上扯下珍珠项链。她说立即就去归还。

“真的，玛蒂娜说得有道理……老师简直是疯子，眼下我们是这样的处境，再戴上一分钟，我自己也成了疯子……这项链要烧破我的皮肤的，我恳求你，让我把它送归原主。”

对于克洛蒂尔德的恳求，他坚决不同意。他和她们俩一样，都感到懊恼；他承认他的过错，大声说，他的老毛病改不过来了，最好是把他的钱全部拿走。他跑到写字台前，把仅有的一百法郎全放在桌上，硬要玛蒂娜收下。

“我告诉你，我一个铜子不再需要！我手里拿不住钱……玛蒂娜，你是个最有理智的人。我坚信，你会细水长流，直至我们的事情得到最后解决……你呢，亲爱的，你戴着它，别让我心里难过。你来拥抱我吧，快去穿上衣服。”

这场灾难结束了。但是，克洛蒂尔德脖子上还是戴着项链，只是换上了长衣服。这件小首饰很精致，很漂亮，除了她一个人，谁也不知道，虽然很不起眼，却是十分可爱。有时候

只有他们俩在一起，她就对着帕斯卡微微一笑，很快地从胸衣内掏出珍珠项链，拿给他看，一句话也不说；然后，又很快地重新戴在微温的胸口上，心里甜滋滋的。她对他回忆起他们的疯狂，既羞惭，又感激，脸上总是显露着强烈的愉快。珍珠项链从此再也没离开过她的脖子。

窘迫的生活开始了，然而也不乏乐趣。玛蒂娜对家里的财源做了一番精打细算，情形很糟糕。只有土豆的储备还是充足的。时运不佳，油罐即将空了，剩下的最后一桶葡萄酒也快要完了。苏莱雅德既没有葡萄，也没有橄榄，只生产很少量的蔬菜和水果，况且梨子未熟，唯一能吃的也只有葡萄一种。总之，必须每天去买面包和大肉。所以，从第一天起，玛蒂娜就对帕斯卡和克洛蒂尔德的饮食实行定量供给，取消了原来的甜食，奶制品和糕点，蔬菜的定量少得不能再少。她又恢复了过去的全部威权，对待他们就像孩子一样，甚至连他们的意愿和口味也不再询问。每顿饭的食谱由她一人决定，他们的需要她更清楚，而且像母亲对待子女一样，对他们无微不至地关怀，奇迹般地让他们少花钱过舒服日子，有时候他们像不听话的孩子，不愿意喝下菜汤，她就善意地催促两句。这是不寻常的母爱，这是最大的牺牲，他们之间亲亲热热，她视而不见，相安无事，自已也多少得到满足，从绝望中挣脱出来。自从她如此这般地照料他们的饮食起居以来，她又恢复了原来的形象，脸色瘦小苍白，仿佛空门的尼姑，目光宁静，如同死灰。一天三顿都是土豆，蔬菜之外加上少得可怜的两块排骨；不过，某些时日，她也能在不影响伙食开支的前提下给他们增添点口福，让他们吃些油煎鸡蛋薄饼；吃得他们笑口大开，她也得意洋洋，笑声朗朗。

帕斯卡和克洛蒂尔德觉得一切满意，然而女仆不在场时玩

笑话还是免不了的。又像过去一样，说她如何吝啬。他们声称，为了节省，每一种菜需要多少胡椒，她都要一粒一粒数过。做土豆用油太少，排骨少得不够一口吃，他们就挤眉弄眼，只等着她出去，好让他们拿起餐巾捂住笑声。他们是乐天派，连眼前的贫困都成了他们的笑料。

第一个月将尽，帕斯卡想到了玛蒂娜的工钱。平时，全家的钱袋子由她掌管，每月四十法郎的工钱由她自己直接扣除。

"我可怜的姑娘，"一天晚上，他当面问她，"现在我们没有钱，你的工钱可怎么办呢?"

她低着头，神情很沮丧。

"先生，我只有等着呗!"

但是，他看得明白，她的话没有说完，心里藏着一项意见，只是不知以什么方式提出来。于是，他就鼓励她大胆说出。

"那么，只要先生同意我的意见，我希望先生能给我签一张字据。"

"什么？一张字据?"

"是的，就是一张字据，先生就写上，他每月欠我四十法郎。"

帕斯卡立即给她写好字据，她高兴极了，小心翼翼地拿在手里，好像是一笔到手的现款。这显然使她放下心来。但是，对医生和他的女伴说来，这又是一个惊奇和玩笑的新话题。对某些人来说，金钱的力量是何等地不寻常！这位老姑娘是拜倒在他们脚下的奴仆，尤其是对他敬若神明，奉献过自己的生命；她现在拿着这份保证书，完全是一纸空文，因为他没有能力支付!

此外，身陷不幸心永宁，这是人的一大优点，可是，帕斯

卡和克洛蒂尔德都做不到，因为他们并不觉得这是一场不幸。他们高高在上，远离尘世，徜徉在他们的温柔富贵之乡。饭桌上，他们面对粗米淡饭食之无味，心里梦想着公子王孙们的金杯银盏。日子越来越艰难，饿着肚子的女仆靠他们的残汤剩饭活命，他们却视而不见，习以为常。在空荡荡的家里走来走去，却自以为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这无疑是他们柔情蜜意的最幸福时期。他们的卧室就是一个世界，四壁挂着陈旧的桔红色印花布，他们互相拥抱，真是说不尽的幸福。其次，工作大厅里到处都是昔日美好的记忆，他们一连几天足不出户，朝夕相处，融融乐乐，仿佛沐浴在幸福的海洋里，苏莱雅德的旷野上，时值盛夏，蔚蓝的苍穹下金光熠熠。早晨，条条小路上松香习习；中午，梧桐的浓荫下，清凉的溪流水声汩汩；傍晚，台地上气温转冷，微温的打麦场上空，明星初现，天色微蓝。他们陶醉在贫苦的日子里，唯一的愿望就是永远生活在一起，其余的一切都不放在心上。只要他们互相拥有了对方，土地、财富、快乐和主权都属于他们。

然而，事与愿违，快到八月底时，情况更加恶劣。他们有时也从美梦中惊醒，这种无拘无束、无所事事的生活倒也觉得甜美；但是，老这样下去是不可能的，有害无益的。一天晚上，玛蒂娜告诉他们，她只剩下五十法郎，取消了葡萄酒也很难维持两个星期。另外，传来的消息也更加严重，公证师格朗吉约的确没有清偿能力，债主们一个铜子也拿不到手。当初，公证师逃亡时一所房子和两处田产自然要留下，人们还心存希望。但是，肯定的是，这些产权现在都落在他妻子的名下。据说，他逃到了瑞士，享受着山水之乐；他的妻子占据着一处田产，雇人耕种，自己清清静静，远离债务上的种种烦恼。普拉桑城里人心惶惶，众口纷纭，说妻子对丈夫的放荡不羁采取宽

容态度，竟然允许他带着两个情妇到大湖水边游玩。帕斯卡向来是个无忧无虑的人，竟然连拜见监察官商议债务这样的大事他也不放在心上；耳闻目睹，了然于胸，不禁问道，既然这是徒劳无益，何必为这件头痛事搅腾一番。

现在，苏莱雅德的前途很危险，要不了几天就是一贫如洗。克洛蒂尔德在内心深处是个深通事理的女子，她首先不寒而栗。帕斯卡在身边时，她始终欢欢乐乐；但是，她比他更有远见，她柔肠似水，他一时不在身边，她就惊慌不安，坐卧不宁，左思右想，像他这样的年纪，又肩负着如此沉重的家庭重担，会不会出什么事。几天以来，她心头暗暗盘旋着一项计划，她要工作，要靠她的彩粉画赚钱，赚很多的钱。她的才能非同一般，又独具个性，曾多次地受到夸赞，听得她动了心，便与玛蒂娜私下商议了一番；一天早上，她委托女仆带着好几幅奇思妙想的花卉前去寻找索韦勒林荫大道的颜料商，请他代为出售，据说这位颜料商和巴黎的一位画家是亲属关系。条件是很严格的，绝对不能在普拉桑展出，必须全部送到远地方去。但是，商量的结果太令人伤心，颜料商面对这奇特的创作，狂放的笔法，大为惊骇，直言相告，这样的画永远也卖不出去。她听了这话，感到太失望了，泪水涌出了眼眶。她有什么用呢？无一技之长，这是悲伤，这是耻辱！女仆只得对她好言相劝，耐心解释，说天下的女子不一定都是生来为了工作的，有的好像花园里的鲜花，香气袭人，有的则是田野上的麦子，被磨成面粉，供养人类。

可是，玛蒂娜又在琢磨着另一项计划，就是说服医生重操旧业。她把这个想法对克洛蒂尔德讲了，克洛蒂尔德立即反对，说了一大堆困难，说这样的尝试几乎是不可能的。昨天晚上，她正好也和帕斯卡谈及此事。他也在忧虑之中，曾想到要

工作，以为这才是唯一的生存之路。脑子里第一个念头就是重新开办诊疗所。但是，多年以来他就是专为穷人看病的医生！多年以来，他已经是只看病不收钱，现在怎么敢向病人要钱呢？其次，以他这样的年岁，从新开创一项事业，不是为时太晚了吗？且不说，到处都流传着许许多多关于他的荒唐故事，妇孺皆知，他是个天才加疯子式的人物呢！他不可能再找到顾客的，现在硬逼着他出门行医，碰上一鼻子灰，回来时又两手空空，这未免太残酷了，而且毫无益处。克洛蒂尔德则相反，她费尽口舌，竭力劝阻他出门行医。玛蒂娜明白了这几条正当理由，她也大声劝阻，像这样大的伤心事，他不应该去冒险。另外，在交谈中，她想起了一个在橱柜里发现的旧帐簿，过去医生的门诊收费她都一一登记在上面，于是，她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念头。许多病人从来没有交过诊费，名单子占了帐簿整整两大页。既然现在这样受苦受穷，为什么不向这些人追还欠款呢？先生始终拒绝到法庭去起诉，她不用告诉他，自动出门收帐。这一次，克洛蒂尔德认为她有道理，表示支持。这是一整套计策：她列出欠帐人的姓名，写好欠款数目，由女仆带着挨家挨户索取。但是，她东奔西跑，一个铜板也没讨回来，都是一种回答，先考虑一下，然后再亲自到医生家里交款，十天过去了，没有一个人来送钱。家里只剩下六个法郎了，最多还能维持两三天。

第二天，玛蒂娜跑到一个老顾客家里再次催帐，又空着手回来了；她把克洛蒂尔德叫到一边，说起她刚才在巴纳街上和真福太太见面的情况。老太太肯定暗中注意着女仆的行踪。她还是不愿意到苏莱雅这里来。即使儿子现在身遭不幸，突然损失了这一大笔钱，弄得满城风雨，她还是和儿子离得远远的。但是，她内心里却是强烈地期待着，外表上态度非常严格，对

于儿子的某些过失决不原谅，因为她铁了心，要把帕斯卡攥在手中，指望他迟早有一天不得不向她开口求援。他到了山穷水尽时就要叩她的门，那时她就要提出各种条件，比如要求他和克洛蒂尔德正式结婚，或者要求姑娘离开她的儿子。然而，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了，她还没有看到儿子来找她。所以，她在路上拦住了玛蒂娜，脸上显出一副可怜同情的样子，问长问短，儿子没向她伸手要钱，她表示大惑不解，同时又婉言示意，儿子之所以不敢迈开第一步是因为怕违逆了她的尊严。

“你可以和先生谈一谈，让他下个决心。”女仆结束道。“真的，他为什么不和他母亲说一说呢？这是自然不过的事！”

克洛蒂尔德对此很不以为然。

“噢！不行！这样的委托我不能承担。老师会生气的，他有道理。我认为，他是宁可饿死也不会接受祖母的一口面包。”

第三天晚上吃完饭的时候，玛蒂娜预先提醒他们，只剩下一点儿剩菜剩汤了。

“我没有钱了，先生，明天只剩下土豆，素油、黄油都没有……你们喝了整整三个星期的清水。现在，恐怕要把大肉取消了。”

他们听了反倒高兴，又开起玩笑来。

“你有盐吗，我的好姑娘？”

“噢！是的，先生，还有一些。”

“肚子饿了，有土豆、有盐，这挺不错的。”

女仆返回厨房去了，他们压低了嗓门，又讥笑她是个不多见的吝啬鬼。她从来没有主动提出给他先垫上十个法郎，其实她是有些私房钱的，藏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谁也不知道。另外，他们虽然讥笑她，但却并不责怪她，因为她一心只想着伺候他们，为了他们即使上天摘星星也在所不辞。

然而到了夜里，刚一躺在床上，帕斯卡就觉得克洛蒂尔德浑身发热，心悸不寐。平常他们就是这样，在温暖的黑暗里互相搂抱在一起，他倾听着她心中的秘密。她大胆地对他诉说，为了他，为了她自己，为了全家人，她心里感到不安。一分一文没有了，往后的日子怎么办呢？一会儿，她想起要对他谈起他的母亲。接着，她又不敢说，只是对他说了说她和玛蒂娜所采取的种种措施：旧帐簿被找到了，列出了帐单，由女仆挨家挨户地送去，结果一个铜子也没要回来。要是在其他情况下，一听到这样的事，他一定会痛断肝肠，大发雷霆，背着他暗中行动，这是刺伤了他的心，违背了他一生的职业态度。起初，他一句话没说，这足以证明，表面上他对目前的困苦满不在乎，内心里有时却是多么地忧虑。接着，他对克洛蒂尔德表示原谅，狂热般地把她紧紧接在胸间，最后终于表示她的做法很对，这样的日子难以为继。谈话停止了，但是她觉得他并没有睡着，他和她一样，也在寻思着一种为了日常需要而弄钱的方法。这就是他们的第一个不幸之夜，在这个共同痛苦的夜里，她因为他的痛苦而感到失望，他则因为知道她在饿着肚子而感到不能容忍。

第二天，到了吃午饭时间，他们只吃了几个水果。整个上午，医生闭口无言，显然是内心里经历着一场激烈的战斗。大约下午三点钟，他才下定了决心。

“走吧，要走动走动，”他对女伴侣说，“我不希望你今天晚上再继续空着肚子……你去戴上一顶帽子，我们一块儿出去。”

她看着他，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是的，既然他们欠了我们的钱，又不愿意还给你们，我去看一看，他们是否对我也一样地拒绝。”

他两手打颤，想到事过多年还要这样向人去讨债，真是让他伤透了心。但是，他却竭力微笑，装出一副勇敢的样子。从嗫嚅的话音里，她听出了他内心沉痛的牺牲，因此她觉得非常激动。

"不行！不行！老师，你不要去，这太累了……玛蒂娜可以再去一次。"

但是，正相反，女仆很支持先生的意见。

"怎么，为什么不能让先生去呢？追还欠款，光明正大……不对吗？人人都一样……我认为这是一件大好事，先生终于表明，他就是一个男子汉。"

于是，和往昔幸福的时刻一样，帕斯卡有时玩笑间以达维老国王自诩，外出路上总要挽着苏纳米特姑娘的胳膊。无论是他或是她衣着还不是见不得人的，他的礼服的钮扣总是扣得整整齐齐，她则穿着一身漂亮的红豌豆花布罩衫；但是，贫困的感觉却压得他们抬不起头，只觉得自己是两个地位卑微的穷人，小心翼翼地沿着大街走路。艳阳满天，街上行人寥寥无几。只要遇到别人的目光，他们就很窘迫，欲行又止，心里缩成一团似的。

帕斯卡打算先从一个旧官吏家开始，这是他曾经治疗过的肾病患者。他让克洛蒂尔德在索韦勒林荫大道的一条木凳上等着，单独走了进去。旧官吏不等他说明来意就先声夺人，说十月份领了年金，届时必还债，听了这话，他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来到一个年逾七十、瘫痪在床上的老太太家里时，则是另一番情景：老太太大为不满，说帐单是由一个不懂礼貌的女仆送来的；他急忙赔礼道歉，说药帐想什么时候还就什么时候还。接着，他又来到一个住在四层楼高的税务局职员家里，他发现小职员尚在病中，跟他一样地贫穷，甚至不敢提出要帐的

事。此后又一连跑了几家：一家是卖针线服饰、丈夫做律师的女老板，一家是卖油的，一家是烤面包的，全都是富裕人家；然而，接连三家都碰了软钉子，一家是巧言婉拒，一家是闭门谢客，第三家甚而至于装聋卖傻。还有一家是瓦勒凯拉侯爵夫人，这是一个百年望族硕果仅存的代表，家产巨万，却吝啬得远近闻名，和一个年仅十岁的小姑娘守着空房。他心里想，这应该是最后一家，因为他很害怕和她见面。他终于硬着头皮按响了侯爵夫人府上的门铃，这是马扎兰时代在索韦勒林荫大道上建成的一座特大公馆。他在大公馆里磨蹭了很长时间，在树荫下来回转悠着的克洛蒂尔德心慌意乱，以为出了什么事。

过了老半天，他终于又出现了，克洛蒂尔德放下了心，又开起玩笑来。

“怎么回事？她没有零钱？”

他到了侯爵夫人家里，也是一分钱没拿到。夫人怨言不断，说佃户们不再给她交纳地租。

“你想一想，”为了解释让她久等的原因，他急忙接上话题，“她家的小姑娘病了，我担心是副伤寒初起……她把我带到孩子床前，我检查了一番，好可怜哟……”

克洛蒂尔德的嘴唇上不禁掠过一缕笑意。

“你又给人治了一次病？”

“肯定的，我还能怎么样呢？”

她兴奋极了，又拉起他的胳膊，他只觉得她紧紧地贴在他的胸口上。他们又漫无目的地向前走了一会儿。完了，只有空着手回家。但是，他却不甘心失败，他不满足仅有的清水煮土豆，为了她，他非要弄到更好的东西不可。他们在索韦勒林荫大道上又沿着相反方向折了回去，向左边一拐，走进了旧城；恶运似乎穷追不舍，催逼着他们东漂西泊。

“你听着，”他终于说道，“我有一个主意……我不妨向拉蒙开口，他可能借给我们一千法郎，等我们的事情解决了再还给他。”

她没有立即回答。拉蒙曾经遭到过她的拒绝，现在已经结了婚，在新城安了一个家，眼下已成了财源滚滚的医林高手！幸而她知道他是个正直而稳重的人。他之所以没有再来看他们，那一定是出于谨慎。平时在路上和他们相遇时，他总是以赞赏的态度和他们打招呼，对他们的幸福表示非常满意。

“这对你有什么不便吗？”帕斯卡天真地问道，他把他的家门、他的钱袋、他的心扉完全向青年医生敞开。

她连忙回答说：

“没有，没有！……我们之间没有爱情，只有坦诚。我认为，我给他造成了许多痛苦，但是，他都原谅我……你说得对，我们再没有其他朋友，只能向拉蒙告贷。”

恶运偏偏抓着他们不放，拉蒙不在家，到马赛看病去了，第二天晚上才能回来。拉蒙的年轻夫人接待了他们。这是克洛蒂尔德昔日的朋友，年龄小了三岁。她虽然有些窘迫，但态度是非常友好的。当然了，老医生没有提出他的要求，只是说很久没见到拉蒙，现在顺路来看一看。

来到街上，帕斯卡和克洛蒂尔德又觉得孤立无援、前途茫茫。现在到哪里去？还能干什么？他们只得又无目的地向前走去。

“老师，我忘了告诉你，”克洛蒂尔德小声说道，“看样子玛蒂娜已经和祖母见过面……的确，祖母对我们的事情很担心，曾经问过她，既然我们现在情形艰难，那又为什么不上她家去呢？……你看，那不是她家的门……”

果然，他们来到了巴纳街，县政府的广场就在眼前。但

是，他明白克洛蒂尔德话中有话，不让她说下去。

“永远不去！你懂吗？……你也不要去，你之所以对我这样说，是因为看我这样流落街头，你心里难过。我也一样，想到你这样痛苦，我感到心痛。不过，一个人宁可受苦，也不要去做那种后悔无穷的事……我不愿意，我也不能。”

他们离开了巴纳街，走进了老区。

我最希望的是和不相识的人交往……也许我们还能找到一些朋友，但他们全都是穷苦人。”

达维只好请求施舍了，他挽着苏纳米特姑娘的胳膊继续向前走去。老国王挨家挨户地向人乞讨，年轻美貌的爱妃成了他唯一的精神支柱。将近六点钟，天色转凉，狭窄的街道上到处都是行人。这里是个人口稠密的地区，他们深受爱戴，人们都对他们笑脸相迎，亲切地打招呼。赞佩中又略带怜悯，因为尽人皆知他们已经穷得一贫如洗。然而，遭此沉重打击之中，他们却显得更加壮丽，他鬓发皆白，她金发满头。在人们眼里，他们身心交融，更加团结一致，总是昂首挺胸，为他们光辉灿烂的爱情而感到自豪；但是，恶运打击之下，他摇摇欲坠，而在她的坚定不移支持之下，他又挺起了腰杆。穿着帆布工作服的工人们一个一个从身边经过，他们衣袋里的钱很多，但是对于忍饥受饿的人勇于解囊相助的却一个也没有。他们来到康库安大街，走进了居乐德家里：一周之前她也死了。两次尝试又失败了。现在，他们梦想着能到什么地方借十个法郎。他们在城里跑了三个钟头了。

啊！这普拉桑城里，由三条街道划分成三个地区，即索韦勒林荫大道、罗马街和巴纳街。这普拉桑城里，骄阳似火，窗户紧闭，死一般的寂静；无声的夜幕落下之后，到处都是俱乐部和赌博场，一片灯红酒绿。热辣辣的八月午后，碧空澄澈，

他们拖着缓慢的步子在城里来回走了三趟！在通往各个山村的林荫道上，停放着许多破旧的马车；浓荫匝地的梧桐树下，咖啡馆门前，自早晨七点钟起就跑来了许多顾客；沿途中，一张张笑脸都转向他们。他们还来到了新城，豪华的公馆门前都直挺挺地站着面孔严肃的仆人，比起圣马克区更少了同情心。旧区的各条街上行人很少，陈旧的公馆保持着友好的宁静。返回旧区后，他们径直来到了圣萨蒂南教堂。树荫下清静凉爽，忽然走来一个穷人向他们要求施舍。火车站附近，房舍林立，发展成一个新兴城镇，他们便走了过去。接着，他们又最后一次来到县政府广场上，忽然萌发了一线希望，说不定最终能遇到一个什么好心人，送给他们几个钱。但是，看到他们如此团结一致，气度不凡，没有一个人给钱，只是满脸笑意地说对他们说一声对不起。一路上坚硬的碎石，走得他们脚痛。他们白白地跑了一天，最后只得两手空空地又回到了苏莱雅德。

晚上八点钟。在家里静等着的玛蒂娜知道，今天晚上不必做饭。她谎称已经吃过晚饭。看到她那样痛苦，帕斯卡打发她立即去睡觉。

“我们不需要你来侍候，”克洛蒂尔德也接口说道。“既然土豆已经在锅里煮着，我们就自己去拿吧。”

女仆心绪不佳，表示服从。她低声地自言自语：东西全吃光了，还往饭桌上坐什么？接着，未钻进她的卧室之前，她又问道：

“先生，老马一点儿荞麦也没有了。我看它样子有点儿不对劲儿，先生最好下去看一看它。”

帕斯卡和克洛蒂尔德立即感到不安，跑到马厩里去了。果然，老马半睡半醒地在地上躺着。半年以来，主人停止使用它。因为它的腿得了严重的风湿病，而且两只眼完全瞎了。没

有人理解医生为什么还保留着这个老而无用的牲口，玛蒂娜终于忍不住地说，为了可怜它，索性一刀宰了。但是，帕斯卡和克洛蒂尔德听了激动不已，大声反对，好像女仆说要把一位老病不死的亲人赶紧了结似的。不行，不行！老马为他们服务将近三十年，就是死，也要在他们家里善始善终、安然死去！这天晚上，医生像对待病人似地给老马很仔细地检查了一番。他抬起它的脚，看了看它的牙齿，听了听它的心跳状况。

“不要紧，它没有病。”他终于说。“只不过就是老了……啊！我可怜的老朋友，我们再也不能在一起跑路了！”

想到老马没有草料吃，克洛蒂尔德心头受着煎熬。帕斯卡安慰她说：一个牲口老成这个样子，再也干不成活，吃不了多少东西！于是，姑娘在女仆弄来的草堆里抓起了一把青草：老马像个纯朴的老朋友似地在姑娘手里吃着草，两位主人看着，心头十分高兴。

“嗨！你还是有胃口嘛，”姑娘笑声朗朗地说“可别让我们心里难过。晚安，好好睡吧！”

和平常一样，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分别在老马的左脸和右脸上亲了一亲，然后告辞。

夜幕降临，他们不想空荡荡地呆在楼下，忽然有了一个主意：一切门窗紧闭，干脆把晚饭带回他们的卧室里去吃。她端着一盘水煮的土豆和一瓶清水，急急忙忙跑到楼上去；同时，他提着一篮由女仆早已摘下的新葡萄。他们关好卧室的门，将餐具放在一张小桌上，中央是土豆，两边是盐盒和水瓶，葡萄放在偏旁的一把椅子上。这是一顿美餐，使他们回想起新婚后第二天中午的那次美味佳肴，那时玛蒂娜紧绷着脸一句话不说。现在，饭桌上只有他们两人，没人侍候，肩并肩地在同一个盘子里吃着，心里都感到乐滋滋的。

这是他们竭力避免的最贫苦之夜，也是他们生活中最愉快的时刻。自从回到家后，他们一头钻进无比亲切的卧室，远离冷漠无情的普拉桑城，忧虑和恐惧消失净殆尽，整整浪费了一下午时间，东奔西跑一无所得，这样倒霉的事也统统忘却。他们一心一意地只想着自己的爱情，不知道他们是穷人还是富人，也不知道第二天能否找到一个朋友给他们一碗饭吃。既然只要能在一起共同品尝可能的幸福，何必惧怕贫困，又何必自找烦恼？

然而，他感到恐慌不安。

“我的上帝！今天晚上我们是多么地害怕！这样地高兴有道理吗？谁知道明天我们是什么样子？”

但是，她用小巧的手捂住了他的嘴。

“不，不！明天我们将继续相爱，就像今天一样……你要全力以赴地爱我，就像我爱你一样。”

他们从来没有如此开心地吃过饭。她的肠胃真结实，大口大口地吃着盘中的土豆，边吃边笑，赞口不绝，说土豆比什么都好，是人世间最美好的食品。他也是当年三十岁时那样的好胃口。喝上几大口清水就好像琼浆玉液似的。吃着这一串串新鲜的葡萄，他们觉得美极了，这是土地里的血液，被太阳光染得黄灿灿的。他们吃得太多，清水、水果，尤其是快乐使他们陶醉。在他们的记忆中未曾有过这样的美餐。即使他们的第一次午餐，虽然有丰盛的排骨、面包和葡萄酒，但也没有引起今天这样的醉意，这样的人生幸福；今晚能在一起欢聚就心满意足，眼前的陶器变成了金餐具，难以下咽的粗食也变成了天上独有、神仙也没有尝过的佳肴。

夜幕已经完全落下，他们没有点灯，高高兴兴地立即上床睡觉。窗子全大开着，正对辽阔的夜空，远方熏衣草的香味随

着余热未尽的晚风不断吹了进来。天边刚刚升起一轮满月，卧室里银光满地，他们面对着面，皎洁温柔的月光下，如同梦境一般。

于是，她裸着双臂，裸着粉颈，裸着酥胸，肉香四溢，以其如花似玉的身体做为佳礼奉献于他的身旁。昨天夜里，苦难即将临头，他们本能地感到恐惧，第一次不安地哆嗦起来。现在呢，窗外的一切似乎又一次被忘记了，这是最最幸福的一个夜晚，这是善恶分明的大自然对他们的恩赐。

她张开两臂，小鸟依人似地和他拥抱在一起。

“老师，老师！我一直想为你工作，我也知道我是个无用的废物，我不能为你挣来一口面包。我只能爱你，为你奉献我的身心，成为你片刻的欢娱……只要你欢乐，我就够了，老师！但愿你知道，我因为你觉得我年轻美貌时是多么满意，因为这种美丽我可以对你无私奉献。我只有美丽，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

她如痴如醉地拥抱着他。他喃喃低语：

“噢！是的，你是最美丽、最令人心慕的姑娘……我装扮在你身上的这些金银珠宝小玩意和你绸缎似的皮肤根本无法相比。你的一个指甲，你的一根秀发都是无价之宝。你眼睑上的睫毛，我要虔诚地一根一根去亲吻。”

“老师，你听我说：我的快乐就是，你年长我年幼，因为我的身体礼物使你更加陶醉。你要是像我这样年轻，我的身体礼物就使你得到更少的快乐，因而我也就得到更少的幸福……仅仅是因为你，我才对自己的青春和美丽感到骄傲；仅仅是为了将二者奉献于你，我才得意洋洋！”

他激动得浑身打颤，他的眼睛湿润了，只觉得她和他融成了一体，她是那么可爱，那么珍贵。

“因为你，我成了最富有、最能干的老师，你给了我世间一切好处，你将最神妙的乐趣倾泻在我这个男子的心头，使我得到满足。”

她奉献得更加殷切，更加热烈，直至她的血和肉。

“请接受我吧，老师，让我消失得无影无踪，和你融为一体……请接受我的青春，给我一个吻，将我的青春一饮而尽，在你的两唇上仅仅留下一缕蜜意。你一定会使我感到幸福，我还会感谢你的……老师，请接受我的双唇，它们是鲜嫩的；请接受我的呼吸，它是纯洁的；请接受我的后颈，它是以柔对柔的；请接受我的两只手，接受我的两只脚，接受我的全部身体，我是一个含苞未放的花朵，我鲜嫩，我芬芳，使你醉迷不醒……你知道吧，老师，我是一束有生命的花，你在呼吸着我的芬芳！我是一只鲜嫩的果子，你在品尝着我的甜美！我是无穷的爱抚，你徜徉在我的心田！……我是属于你的，我是长在你的脚下，供你观赏的一朵鲜花；我是在你身旁流动着的清凉的小河；我是丰盛的生命之液，使你返老还童。老师，如果我不是属于你的，我半点用处也没有！”

他们拥抱在一起了。此时，一道月光照在她极其优美的裸体上。她青春永驻，她就是女性美的化身。他从来没有看到她如此年轻，如此白嫩，如此神妙。他感谢她的礼物，好像她将土地里的一切宝藏全部赠予了他。青年女子对男人的赠礼是无与伦比的，那是生命的潮流，也许是孩子。他们一想到生孩子，他们的幸福感顿增；这是由她提供的青春盛筵，即使历代帝王见了也会垂涎三尺的。

十一

但是，第二天夜里，可怕的失眠依然如期而至。对于眼前的苦闷，帕斯卡和克洛蒂尔德都闭口无言。在黑沉沉的、弥漫着忧郁的卧室里，他们连续几个小时并肩躺着，装着睡去的样子；其实，各自心事重重，都在沉思着日趋严重的境况。他们忘记了自己的烦恼，都在为对方担忧。眼前只剩下了一条路——举债。玛蒂娜赊来面包、葡萄酒和少许的肉；而且，她心里充满了耻辱，被迫与人撒谎，事事谨慎小心，因为无人不知，她的主人家里已经破产了。医生于是想到要把苏莱雅德抵押出去。不过，这是最后的一着；因为他只剩下这份家业，估计值两万法郎左右；即使卖掉，他也许得不到一万五千法郎。再往后去，就是流浪街头的大苦日子，甚至连歇脚之地也没有。所以，克洛蒂尔德恳求他耐心等待，只要有一线希望，决不做任何无可挽回的事。

三四天过去了。刚一进入九月，祸不单行，天气骤变，接连下着可怕的暴风雨，道路田野遭到严重破坏，苏莱雅德的一面墙壁倒塌，成了一个大洞，主人没有能力修复。女仆进了面包店已经不像从前那样讲礼貌了。接着，一天早晨，老女仆买

回来一些熬汤用的牛肉，她流着眼泪说，店主人卖给她的全是劣等货。又过了几天，连赊帐也不可能了。动动脑筋，想想办法，找一些日常的零用钱，这成了主人的当务之急。

星期一，难熬的一周又开始了。整整一个上午，克洛蒂尔德焦虑不安，看样子心里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斗争。午饭后，她看到帕斯卡有意剩下的那份牛肉，这才拿定了主意。她心平气静，态度坚定，不慌不忙地将一个小包放进玛蒂娜的篮子里，说是送给穷人的一点旧衣物，然后一同出去了。

两个钟头以后，她回来了，脸色很苍白。但是，她的两只大眼睛仍是那么纯洁，那么坦率，光芒四射。她立即向医生走去，面对着他直言相告。

“老师，我请你原谅，我违背了你的意愿，肯定要给你带来许多痛苦。”

他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心里不安起来。

“你到底怎么啦？”

她始终看着他，慢慢地从衣袋里取出一个信封，从中抽出许多钞票。他忽然脑筋一亮，猜着了，大声说道：

“噢！我的上帝！首饰，这全都是礼物！”

他平时是那么善良，那么温和，现在迸发出痛苦的愤怒。他抓住她的两手，气势汹汹，几乎要把她拿着钞票的手指头捏碎似的。

“我的上帝！你这是干什么呀，我可怜的……你卖掉的是我全部心思！这些首饰里包含着我们的全部心思，为了换取金钱，你把它们卖掉了……我赠送你的这些首饰，这都是我们最美妙时刻的纪念品，这些财产属于你一个人，你怎么让我夺回它们、享受它们呢？这可能吗？你想过这将在我心中引起的巨大痛苦吗？”

她轻声慢语地回答说：

“你呀，老师，你想一想，我们眼下衣食无着，而我却把这些戒子，这些项链，这些耳环锁在一个抽屉里，这样的困境我能忍心不管吗？我非常生气，如果我继续把它们保留下去，我就成了一个吝啬鬼，一个损人利己的人……是的，实话对你说吧，我的确太痛苦了，我几乎没有勇气舍弃它们；不过，我可以肯定的是，我是一个永远服从你、热爱你的女子，我别无选择，我应该这样做。”

接着，因为他没有松开她的手，她流下了眼泪，微笑着补充说道，声音还是那么轻柔。

“轻一点儿吧，你捏得我好疼哟。”

于是，他回头一想，不禁深为动情地也流起了眼泪。

“我这样生气，简直成了一个畜生……你做得对，你不可能有其他做法。但是，请你原谅我，看到你这样寒伧，我于心不忍……让我看看你的手，你可怜的手，我来给你治一治。”

他又轻轻地拉起她的两只手，亲热地吻个不停，那纤细的手上金戒指全部摘掉，空空如也，但在他眼里却是无价之宝。现在，她心里一片轻松欢快，对他侃侃而谈，诉说起她如何私逃，如何巧言取得玛蒂娜的信任，她们两人又如何跑到曾经出售阿朗松老式女胸衣的旧货商女人家里等等。最后，经过一番无穷无尽的检查和讨价还价，这个女旧货商女人将全部首饰折合了六千法郎的价格。他一听，又一次克制住他的失望情绪：才六千法郎！其实，他买进这些首饰时的价格不至三倍，至少是两万法郎左右。

“你听我说，”他终于开了口，“这笔钱我接受，因为这是你的全部心思。但是，我们有言在先，这是属于你的。我向你发誓，我一定比玛蒂娜更吝啬，我只给她几个铜子，够我们吃

用就行了，写字台抽屉里剩下的钱全部归你，就当我已没有能力补齐这笔款子。”

他坐了下来，让她坐在自己的怀里，十分激动地搂抱着她。接着，他低声地在她耳边说：

“你全都卖光了吗？”

她一句话不说，稍微挣扎了一下，用手在胸间轻轻地摸来摸去。忽然，她脸一红，微微笑了。最后，她终于掏出了那细细的项链，七颗珍珠闪闪发光，仿佛乳白色的寒星。她好像微微显露出她的隐秘之处，她肌肤上唯一仅存的这件首饰，散发着她鲜嫩如花的身体的芬芳，这是她全部人格最深藏不露的神秘所在。她把珍珠项链显露了一下，又立即藏回了原处。

他和她一样，脸色顿红，心头激起一阵巨大的喜悦，疯狂般地又把她搂进了怀里。

“啊！你真好，我真是爱你！”

但是，到了晚上，他又想起了被卖掉的首饰，心头仿佛压着一块石头，一看到写字台抽屉里的金钱，就不由得痛苦。贫困就在眼前，这不可避免的贫困就要压在他的身上。他想到了自己的年纪，这是更大的不幸。今年六十岁了，成了一个无用的老废物，想让一个女子过上幸福的生活，却挣不来钱；可怕的现实使他完全觉醒过来，永恒的爱情原来只不过是一场空梦。忽然，他陷入了极大的悲伤，只觉得自己垂垂老矣。他心头一片冰凉，充满了内疚，既绝望，又恼怒自己，仿佛他的生命史上发生了一件不正当的行为。

接着，他的心头射进一道冷光。一天上午，他一人在家，忽然收到一封寄自普拉桑本地的信。他仔细地看了看信封，奇怪的是看不出是谁的笔迹。这是一封没有署名的信，刚看了几行，他就不耐烦了，准备撕掉。但是，他坐了下来，两手打

颤，必须看到尾。另外，信中的文笔规范而优美，行云流水似的长句子刚柔有度，含而不露，颇似外交家的辞令，唯一的目的就是以理服人。信中摆了一大堆理由，指出苏莱雅德丑闻流传已久，应该停止。情爱热到一定程度，说明了他的过失。一个像他这样年纪和地位的男子越来越遭人唾弃，成了下流货，他固执己见，滥用亲情，致使年轻的侄女身陷极大的不幸。尽人皆知，他已经牢牢地掌握着她，她是为了他牺牲着自己的名誉。但是，她是年轻姑娘，不可能爱上一个六十岁老头子，这只不过是表示同情和感激而已；他应该立即醒悟，使她从这种垂老爱恋中解脱出来，否则她将名誉扫地，地位丧失，既不是妻子，也当不了生儿育女的母亲；这一切难道他不应该明白吗？既然他连小小一笔财产也给她留不下，只得希望他能做一个正派人，如果时间还得及，他应该努一把力与她一刀两断，确保她的幸福。信末尾处写道：一切恶行必将受到惩罚。

刚读了几行，帕斯卡就明白这件匿名信是出自他母亲的手笔。这封信一定是根据卢贡老夫人的口授写的，他在纸里行间听出了她的口吻。但是，他怀着愤怒的心情读完信之后，脸色顿时苍白，全身不停地打颤。信中的话是有道理的，照亮了他的心，使他很不自在，自悔贫寒暮年，不应该把克洛蒂尔德强留在身边。他站起身来到镜前，久久地看着，泪水渐渐地模糊了视线，须发皆白，皱纹纵横，使他满脸地失望。这个致命的打击使他心灰意冷，他想到，分手的事在劫难逃，即在眼前。他抛弃了这个念头，他无法想象自己最终还要接受它；但是，这个念头总是挥之不去，他一分钟也不得安静；夜不成寐，爱情与理智的这场斗争搅得他心痛欲裂，直至他血泪已尽甘心失败。现在，他只觉得心无余力，只要想到那一天有了这个勇气，他就浑身颤抖起来。末日已到，事情无法挽回，他为年华

正茂的克洛蒂尔德担惊受怕，现在他唯一的责任就是，把她从自己身边解放出去。

于是，他翻来复去地思索着信中的话语，竭力说服自己她并不是爱他，只不过是同情和感激而已。他认为，断绝关系并不难，只要他自己深信无疑，她是在自我牺牲，把她继续强留在身边，纯粹是满足他丑恶的私欲。但是，经过仔细地琢磨和考验，事实证明，进入了他的怀抱，她总是那么娇柔，那么情意绵绵。他心中一片茫然，眼下的事实是，和预想的结局正相反，在他的心目中她变得更加亲热。他竭力要向自己证明，分手是必然的，他逐项思索着分手的原因。数月以来，他们所过的这种没有联系、没有义务、也没有任何工作的生活是很不正当的。他只觉得自己一无所长，只配钻入地下一隅长眠不醒；不过对于她来说，这确实是一种苦恼的日子，懒懒散散，恶习满身，丧失了进取的欲念。在丑闻的喧嚣声中，他把她做为一尊偶像崇拜，宠坏了她。紧接着，他觉得自己突然死去，剩下她一人流落街头，一贫如洗，遭人鄙视。没有人愿意收留她，她只好东奔西走，永远也不能找到丈夫，不能生儿育女。不，不！这是犯罪呀，他还有几天幸福的日子，他不能只给她留下耻辱和贫困的记忆。

一天早上，克洛蒂尔德独自外出，到邻近地方跑了一趟，回来时，她心慌意乱，脸色苍白，浑身打着哆嗦。上了楼刚走进卧室，她几乎晕倒在帕斯卡的怀里，结结巴巴地说道：

“噢！我的上帝！……噢！我的上帝！……这些女人们……”

他吓坏了，急忙问长问短。

“你给我说呀！到底遇上了什么事？”

于是，她满脸通红，贴在他的肩上，紧紧地拥抱着他。

“就是这些女人们……走到树荫下时，我正在收拢我的小阳伞，不幸我把一个小男孩撞倒了……她们都对我不满，乱口纷纷，骂了我许多难听话！说我永远也不会生孩子！说像我这一种女人家里是不会养下孩子的！……还有许多难听话呢，我的上帝！我不能对你重复，我也没听懂！”

她低声哭着。他脸色铁青，只是说不出一句话来，他一面狂吻着她，一面也像她那样地哭着。他猜想着一片污言秽语责骂声中她被追赶的场面。接着，他结结巴巴地说：

“这是我的错误，你的痛苦是因为我引起的……你叫我说，我们走吧，到很遥远的地方去吧，那里没有人认识我们，你将会受到欢迎，得到幸福。”

但是，看到他泪流满面，她鼓足勇气又站了起来，止住了她的泪水。

“啊！我刚才的这种做法真是没有出息！我本来决定什么也不告诉你，可是，刚一回到我们的卧室，我太痛苦了，心里话全抖了出来……你看，事情已经过去了，不要伤心……我是爱你的……

她微笑着，又温柔地拥抱着他，像对待一个痛不欲生的人似地亲吻着他。

“我爱你，我多么地爱你呀，你是我的最大安慰！在我心目里，这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你以外的人与我无关！你太好了，你使我得到幸福！”

但是，他仍然泪流满面，她又哭了起来。这是无限的悲伤，他们的亲吻和热泪融合在一起，历久不息。

帕斯卡心中自忖，认为他是有罪的。他不能再继续加深他所酷爱的这个女孩的不幸。当天晚上，一个事件发生了，事情终于有了他怀着恐惧心情所期待的结局。晚饭后，玛蒂娜非常

神秘地拉着他到一边单独去说话。

“我见到了真福太太，是她让我把这封信交给你，先生；她还让我给你捎话说，如果她不怕影响她的好名声，她会亲自把信带来的……她请你把马克西姆的信归还给她，并且向她转告小姐的答复意见。”

这封信果然是出自马克西姆的手笔。接到手时真福很高兴，这成了她的很有用的工具，她等待了很长时间，总希望熬不过贫困的儿子能回到她的身边，结果是落空。帕斯卡和克洛蒂尔德都没有跑到她跟前去求援，她再一次改变计划，又打起了拆散他们的老主意，在她看来这正是成败的决定时刻。马克西姆的信非常急迫，他把信交给祖母的目的是，希望祖母能劝说妹妹接受他的道理。共济失调症已经发作，他只能靠着一个仆人的搀扶走路。他尤其悲叹的是他已犯下的过失，一个漂亮的金发姑娘来到了他的身边，招引得他形影不离，竟成了她股上玩物。最糟糕的是，他现在完全确信，这个吃人的女妖精是他父亲暗中送给他的一件礼物。风月老手萨卡尔急忙把这个姑娘塞在他的身边，目的是尽快分享家产。所以，女妖精赶出门外之后，马克西姆就躲进了他的公馆，一天早上，看见父亲想从窗子往里钻，他气得直哆嗦，赶了出去。孤寂使他感到恐惧，他走投无路，渴望妹妹来到身边，阻挡如此这般的丑恶的行径，做为一个温柔而正直的女人守护着他。他在信中暗示，如能与他和睦相处，她将问心无悔。他在信的末尾旧事重提，那一次去普拉桑途中，妹妹曾已郑重许诺，只要有朝一日真的需要她，她一定会赶来的。

帕斯卡只觉得心里冰凉。他又读了一遍那长达四页的信。这分手的事就摆在眼前，对他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在随和而自然的克洛蒂尔德这面是一件幸事，必须立即答应。尽管他费尽

了一番思索，却仍然下不了决心，只得两腿抖抖嗦嗦地坐了下来。但是，他想显出一副英雄气概，就静了静心，把他的女伴叫了过来。

“你看看这封信吧，这是祖母叫人送给我的。”

克洛蒂尔德仔细地把信从头至尾读了一遍，不动声色。接着，只是问了一句：

“这么说，你就回答吧，是吗？……我不愿意。”

他竭力克制自己，喜悦的叫声被压了下去。然而，另一个“他”却发了言，有条有理地信口说道：

“你不愿意，这是不可能的……应该考虑一下，等明天我们再做答复。现在我们谈一谈，你同意吗?”

她很惊奇，大声说道：

“我们分手？为什么？你真的会同意吗？……真荒唐！我们彼此相爱，一旦分手，我到哪里去了，没有人爱我的！……这样的后果你想过没有？简直是愚蠢!”

他尽量避开这个话题，只说已经做过的许诺和现在应承担的义务。

“你回想一下吧，我亲爱的，当我告诉你马克西姆处境不佳时，你的心情是多么激动，今天，他被疾病击倒在地，成了残废，身边没有一个人侍候，正需要你去！……你不能见死不救。这是你应尽的一项义务。”

“一项义务!”她大声反驳道。“一个从来不关心我的兄长，我对他有义务吗？我的唯一义务就是我的心愿。”

“可是，你已答应过了。我也代你做过许诺，我说你是个懂道理的人……你不能让我的话全落空呀!”

“你才是个不懂道理的人。彼此愁得要死的时候却要求分手，这是疯子的行为。”

她猛地一挥手，停止一切争论。

“何必争论呢？……这是最简单不过的事，只需要你说一句话，你是想打发我走吗？”

他叫了一声。

“我想打发你走吗？我的好上帝！”

“那么，如果你不想打发我走，我就留下。”

现在，她转悲为喜，急忙跑到她的书桌跟前，用红铅笔在哥哥的信上写下“我拒绝”三个字。她把玛蒂娜叫来，立即把信送回原处，不得违抗命令。他也笑了，心中乐不可支，尽着她的性子去做，苦留她的喜悦压倒了他的理智。

但是，当天夜里，她已经睡着了，他因为自己的怯懦而感到内疚。他又一次向自己的幸福需要让了步，每到晚上，她穿着长长的睡衣，娇嫩而温柔的身体和他拥抱在一起，使他沉浸在青春鲜美的芬芳之中，美妙极了。除了她，他将永远别无所爱，他的急迫心愿就是争取女子的爱心。他冷汗淋漓，只觉得她已离开，只剩下他孤零零一人，她的体贴入微的抚爱，她的呼吸，她的美丽心灵，她的刚直精神，这一切可贵的物质与精神的存在，现在对于他的生命像白天的阳光一样不可或缺，然而却烟消云散。她必须离开他，他则必须找到自我牺牲的勇气。他没有叫醒她，把她继续像小孩似地拥抱在自己的胸间，他因为缺乏勇气而感到自卑，然而他对目前形势的判断却是洞若观火。大局已定，到了那里，她既受人尊敬，又有一笔财产。他年事已高，不能一味自私自利，把她继续强留在身边，跟他一起受苦受穷，受众人的唾骂。他精疲力竭，只觉得怀抱中的她是这么可爱，这么诚恳，像老国王身边侍寝的王妃一样；他发誓要做一个强者，不管她愿不愿意，舍弃这个姑娘，还她一条幸福生路，这，决不能同意的。

从此，忘我的斗争开始了。几天时间过后，他当面明确指出，她在马克西姆信上写的“我拒绝”三个字措辞太严厉了。批评归批评，她始终不愿意离开苏莱雅德。为了尽量不动用卖首饰得到的那笔钱，他手头抠得很紧，她则走得更远，干吃着面包，不改其乐。一天早上，他突然听到，她在指点玛蒂娜如何省吃俭用。她每天三番五次地眼盯着他，扑在他的胸前吻个不停，为的是打消他眼中不断显露的可怕的分手念头。接着，她又有了一条论据。一天晚上，刚吃过晚饭，他忽然感到心悸，几乎昏倒在地。奇怪，他从来没犯过心病，他一想，肯定是神经紊乱又复发了。自从有了大喜大乐以来，他只觉得不如先前那样壮实，而且内心里还有一种美妙而深沉的奇特感觉。她立即慌了手脚。现在，他肯定不再问她提起去留这件事了。他们彼此相爱，所爱的人病了，自然是守在身边，照料病人。

斗争时时刻刻地进行着。忘我的温情波涛似地不断袭来，全然是为了满足对方幸福的需要。但是，看到她一片善心、情意绵绵，他为之心动，一想到她必须离开而去，他心如刀绞；他心里明白，这种必然性一日甚似一日。从此，他坚定了信念。不过，他的思路进入了死胡同，他心急如焚，犹犹豫豫，不知用什么方法劝服她。他感到绝望，泪流满面：他怎么办呢？对她怎么说呢？他们俩怎么能做到最后一次的吻别呢？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了，他一点办法也没有找到。夜里，蜡烛灭了，他又在心中责骂自己没有骨气，因为她又把他拥抱在鲜嫩的怀抱里，她战胜了他，心里一片幸福，十分得意。

她经常说着机智而温柔的玩笑话。

“老师，你心肠太好了，你留下我吧。”

这句话说得他生了气，心烦意乱，一脸的阴郁。

“不，不！你别说我的什么好心肠！……如果说我真是个

好心人，你早已到那里去了，你的前景一定是生活美好而宁静，决不是像现在这样守在这里不走，遭人辱骂，受苦受穷，没有希望，整天愁闷地陪伴着像我这样的一个老疯子！……不！我是个懦夫，我是个不诚实的人！”

她立即打断了他的话。实际上他的好心肠在流血。这样的好心肠来源于他对人生的热爱，他对宇宙万物普施仁爱，时刻关心着全人类的幸福。要做到为她着想，不就是接受她，以牺牲他自己的幸福为代价而使她成为幸福的女子吗？他只觉得他的心将是果断的、英雄的。但是，他好像下定决心要自杀的可怜人一样，他在等待着实现意愿的机会、时刻和手段。

一天早上，他七点钟就起床了。刚一走进工作大厅，她愣住了，发现他已在书案前坐着。好几个星期以来，他没读过一页书，没写过一个字。

“嗬！你是在工作吗？”

他没有抬起头，一面凝神思索，一面回答：

“是的，这张“系谱树”我还没弄完呢。”

她在他背后站了几分钟，看看他在写些什么。他把迪德姑姑、马卡尔叔父和小夏尔的传略补充了进去，把他们的死亡原因及日期也写了进去。接着，因为他仍然坐着不动，好像不知道她在身边站着，和平时一样，等待着亲吻和笑声，她扭身向窗前走了过去，又茫然地回来了。

“这么说，你真的是在工作吗？”

“肯定的，你看，这几个死者我早都应该登记上去。我手头还有一大堆烦难的事情要做。”

她直瞪瞪地看着他，不住地在他的目光里搜寻着什么。

“好吧！我们就一起工作吧……你如果有什么我力所能及的研究工作，有什么需要抄写的笔记，都交给我吧。”

从这一天起，他再一次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这是他的理论之一，即绝对静卧有百害而无一利，即使对操劳过度的人也决不应该这样要求。一个人只有在生活的海洋中搏击才能生存，他从中得到的感受转化为他的思想和行动；倘若绝对静止不动，倘若连续不断地接受各种感觉，而不加以消化和转变，不加以表达，其结果就要发生肿胀、不适，失去平衡。他早已在实验中证明，工作是调节他生命的最佳方法。甚至早晨起床后精神不佳，他也要工作，在工作中恢复平衡。他只有完成了事先周密计划的每天早上几点几分写多少页的任务时，才会感到身心俱健。他把这种任务比做为一件平衡器，使他在贫困、衰弱和失算之中站稳脚跟。所以，他自责自怨，认为自己几个星期以来，纯粹是因为懒惰、游手好闲而导致了不定时的心悸憋闷。他如果想不治自愈，道路只有一条，重新投入巨大工程。

一连几个钟头，帕斯卡带着狂热的激情向克洛蒂尔德解释着这种种理论。就像对女友的钟情一样，这种对科学事业的爱又一次抓住了他的心，占据了他的生命。他反复告诉她，他要建树一项永恒的伟业，不能半途而废，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他的心思又回到了卷宗上，巨大的书柜一天开闭二十次，书柜高层的卷宗拿下拿上，不断地增加新的内容。他关于遗传的思想已经改变，他很想从头检阅，另起炉灶，从本家族的自然与社会历史中总结出一项涵盖全人类的结论和粗线条式的梗概。与此同时，他又恢复了他的注射疗法，以便推而广之。朦胧中，一种新的治疗方案慢慢成形，一种还较模糊的理论，他根据个人的经验，确信劳动催人奋进的良好作用。

现在，他每每坐在书案前时就悲伤不已。

“我剩下的岁月不多了，人生苦短！”

听他的口气，他是惜时如金，寸阴必争。

一天早上，他忽然抬起头，对身边正在抄写一份手稿的女伴侣说：

“你听我说，克洛蒂尔德……假如我死了……”

她吓慌了，抗议说：

“这是哪里的念头！”

“假如我死了，你听清楚……你把所有的门立即关上，全部卷宗归你一人所有。你先把我的其他手稿收集起来，然后交给拉蒙……记住，这就是我的遗愿。”

可是，她打断他的谈话，拒绝他的意见。

“不！不！你是胡说八道！”

“克洛蒂尔德，你要向我发誓，保管好一切卷宗，把我的其他手稿转交给拉蒙。”

她终于发了誓，脸色变得严肃，两眼噙着泪水。他也非常激动，把她拥入自己怀中，亲热地抚摸着她，仿佛他的心扉一下子又打开了。接着，他沉静下来，谈起了他的种种担心。自从他挣扎着工作以来，似乎又感到恐惧不安，他经常守护在大书柜的周围，声称已经看见试图逼近的玛蒂娜。难道那女仆就不可能动摇这位姑娘盲目的虔诚之心吗？不可能以拯救男主人为借口而鼓动姑娘做一件坏事吗？他因为这个猜疑而受尽了痛苦！孤独的日子就在眼前，他再次陷入了痛苦，陷入了这场酷刑，在肉体和精神两方面遭受着身边人的威胁和迫害。

一天晚上，他和克洛蒂尔德又说起了这个话题，不由得脱口而出：

“你知道，你很快就要离开这里……”

一听这话，她的脸立即变得刷白；看到他顿住了，浑身打颤，说：

“噢！老师，老师！你难道老想着这件丑事吗？我从你的眼神里看得很清楚，你一定有什么事隐瞒着我，你的心思和我不再一样……但是，假如我走了，假如你死了，有谁会来这里保护你的事业呢？”

他认为她已经听惯了“分手”这两个字，便尽量笑脸回答：

“你以为我死了就再也不见你吗？……我会给你写信的……活见鬼！我将来死了还要你送终的。”

现在，她低声哭着，倒在一把椅子上。

“我的上帝！这可能吗？你的意思是我们明天就分手，我们可是形影不离、相依为命的人啊！可是，如果孩子生下来了……”

“啊！你这是谴责我！”他的语气很粗暴。“如果孩子生下来了，你是绝对不可能走的。难道你没看到，我已经太老了，而且自视无能吗？跟我在一起生活，你永远也不会生孩子的，你将永远遭受着这种非妻非母的痛苦！你走吧，我已经不是一个男子汉！”

她用尽了口舌，试图使他安静。

“不！我不是不知道你的心思，我们已经说过二十次：如果不是为了生孩子，爱情是肮脏的、有害无益的……那天晚上，你正在看一本小说，你把它扔了，因为书中的两个男女主人公糊里糊涂地生下一个孩子以后，既不想要却又不知如何摆脱……啊！我期待着有个孩子，只要是你的孩子，我就会很喜欢的！”

这一天，帕斯卡更加投入了工作。现在，他一连工作四五个小时，整个上午、下午连头也不抬一下，他已到了狂热的地步，不许人打扰他，不许人对他说一句话。有时候，克洛蒂尔

德蹑手蹑脚地到楼底下去传递命令，或者上街买东西，他只要遛一眼就知道她不在身边，接着，他就搭拉着头扒在桌边，显出非常疲倦的神色。这是一种痛苦的放松，当他觉得她就在身边时，则必须做出非同一般的努力克制住自己，静静地坐在桌前，不去拥抱她，不是一连几个小时地搂着她，轻轻地吻着她。啊！他多么热烈地呼唤着工作，这是他唯一的避身之地！但是，他常常无法工作，他只好假装着认真，眼睛老盯着一页书，那忧郁的眼里噙满了泪水，那思想即将死去，模模糊糊，影影绰绰，总是充满着同样的形象。他认为，工作至高无上，是世界唯一的创造者和调节者；难道他就要亲眼看到工作的这场失败吗？难道他必须扔下工具、放弃行动，一头钻进女儿国吗？或者说，写不出一页东西，生不出一个孩子，这也是他年老体衰的过错吗？阳痿的恐惧总苦恼着他，在贫穷的压迫下，他的脸颊无力地挨着桌面，他做梦自己只有三十岁，每天夜里都伏在克洛蒂尔德胸前，为了第二天的工作汲取着精力。泪水不断地落在他的白色胡须上，他只要听到她上楼的声音，就立即振作精神，挺起胸膛，又拿起笔写字，好让她再次发现自己和刚才的情形一样，在颓丧和空虚中苦思冥想。

到了九月中旬，极漫长的两个星期过去了，贫困依旧，没有半点解决的办法。一天早上，克洛蒂尔德突然看到真福祖母进了家门。昨天，帕斯卡在巴纳街上曾经碰到过她的，一方面他没有耐心再让牺牲继续下去，一方面他又没有勇气分手，尽管他很反感，最后还是对母亲说了知心话，请她第二天到家里来。恰好她已收到了马克西姆的又一封来信，信的措词很悲痛，是哀求她给以协助的。

首先，她说明了她的来意。

“是的，是我啊，我的心肝，你明白，没有非常要紧的事，

我是不会再到这里来的……但是，说老实话吧，你疯了，我不能让你这样糟踏自己的一生，我最后一次帮你擦亮眼睛。”

她流着泪立即读了马克西姆的来信。他已经被钉在了沙发上，得的是一种很痛苦的高速进行性共济失调症。所以，他要求妹妹确切答复，还希望她亲自来，说他一想到必须另找女看护士就吓得发抖。然而，如果他的恶劣处境得不到改善，这就是他迫不得已的办法。她读完了信，接着又婉言相劝，说马克西姆的这笔巨产一旦落到外人手中，那将是多么令人心烦；但是，她尤其谈到帮助亲属的社会义务，而且还装腔做势地说什么有一项正式的许诺。

“我的心肝，你想一想吧。你曾经对他说过，他一旦需要你，你就到他那里去。我还听说……我的儿子，你说不是吗？”

自从母亲来到家里，帕斯卡就一句话不说，脸色苍白，脑袋低垂着，对母亲的所作所为丝毫不加阻拦。他只是轻轻地点头，表示回答。

然后，真福旧调重弹，把儿子自己对克洛蒂尔德说过的道理又全部搬了出来：可怕的丑闻已变成了辱骂；贫困的威胁又如此沉重地压在他们俩的肩上；他已风烛残年，她年纪轻轻的就断送了自己的终生，这种不正常的生活是不可能继续下去的。现在已陷入贫穷，他们能指望有什么前途呢？如此固执己见是愚蠢的、残酷的。

克洛蒂尔德挺着胸，绷着脸，一句话也不说，甚至拒绝讨论。但是，由于祖母的不断催促和纠缠，她终于说了话：

“我再说一遍，我对我哥哥没有任何义务，我的义务就在这里。他可以随意支配他的家产，这和我无关。等到我们穷得支持不下去了，老师就把玛蒂娜打发走，他会留下我当佣人的。”

她一挥手，表示谈话结束。噢！是的，忠于她的王子，为了他贡献自己的生命，宁可手挽着手上街乞讨！接着，回到家里，仍像那天晚上挨门挨户乞讨之后，将青春奉献给他，用纯洁的胸怀温暖他的身心！

卢贡老夫人摇了摇头。

“在没有做他的佣人之前，你最好是先做他的妻子……你们为什么不结婚呢？这样做更简单、更合适。”

她又回忆起来，有一天，为了防止刚刚发生的丑闻继续传播，她特意赶来提出要求他们结婚这件事。姑娘当时感到惊奇，说，她和医生都没想到过这一点；但是，如果有必要，他们以后总要结婚的，现在不必着急。

“结婚，我很愿意！”克洛蒂尔德大声说道。“你说的对，祖母……”

她又对帕斯卡说：

“你在我面前说过一百遍，我的意愿就是你的意愿……你听我说，你和我结婚吧，我做你的妻子，我留在你身边。一个妻子是不会离开她的丈夫的。”

他只是做了个手势表示回答，仿佛担心说话声音会泄露他的本意，担心自己在感激心理的驱使下一口答应她这项永恒姻缘的提议。他的手势可能意味着拿不定主意，意味着拒绝。一切都垮了，行将就木之时这婚姻意义何在？

“肯定的，”真福又接上了话题，“这都是美好的感情。你的小算盘打得很不错。但是，结了婚不等于你们就有了年金，相反，你的花费很大，是他最沉重的负担。”

这句话在克洛蒂尔德身上发生了不同寻常的效应，她脸颊绯红、两眼噙泪，蓦地向帕斯卡转了过来。

“老师，老师！祖母刚才说的话都是真的吗？我在你这里

花了许多钱，你感到遗憾吗？”

他的脸色依然苍白，一动也不动，仿佛被压倒在巨石之下。但是，他低声说着，声音那么遥远，仿佛是对自己吐露心声：

“我有这么多的事要做！我的卷宗、我的手稿、我的笔记，我多么想重新加以整理，了结我终生的宿愿！……倘若我是孤身一人，我有可能解决好全部问题。我可以卖掉苏莱雅德，噢！只够一口面包，它卖不了几个钱。我可以带着我的全部文稿躲进斗室，从早到晚地工作，力争做一个不十分痛苦的人。”

但是，他尽量避免去看她。在心神骚动之中，这种痛苦的、结结巴巴的话语并不能使她得到满足。她的恐惧感与时俱增，因为她清楚地感觉到，压在心头的话不说不行了。

“你看看我吧，老师，你正面看一看我吧……我求求你，你要做一个勇敢的人，你必须在你的事业和我之间做出选择，因为你好像是说要打发我走，以便更好地工作！”

英雄谎言的时刻已经来到了。他抬起头，勇敢地正面看了看她；像一个即将死去的人一样，脸上挂着一丝笑意，恢复了他天帝般和善的语气：

“你太激动了！……这义务很简单，难道你就不能像众人一样去完成吗？……我要做的事很多，我需要的是一人独处；你呀，我亲爱的，你应该到你哥哥那里去。算啦，一切都完了。”

一阵儿可怕的沉默。她一直盯着他不放，希望盯软他的心。他说的是真心话吗？他没有为了她的幸福而做出自我牺牲吗？一会儿，她产生了微妙的感觉，仿佛他发着轻微的颤音，在耳边提醒着她。

“你是永远打发我走吗？你不允许我明天再回来吗？”

他的态度很坚定，他似乎又一次微微一笑，那意思是你走了就不会像这样再回来。一时间，天旋地转，她只觉得一阵晕眩，她可能认为，他是个重事业轻女人的科学家，真心诚意地选定了事业这项前程。她的脸色又变得刷白，阴阴沉沉地半个字不说，又等待了一会儿；接着，她又恢复了温柔、绝对服从的神情，斯斯文文地说：

"好吧，老师，你说要我走我就走，你哪一天叫了我才会回来了。"

于是，他们之间一刀两断，事情无法挽回。真福觉得惊奇，无需再多费口舌，她立即要求确定克洛蒂尔德出发的日期。她对自己的韧性感到沾沾自喜，以为在伟大斗争中已经夺取了胜利。那一天是星期五，根据约定，克洛蒂尔德将于星期天动身，甚至给马克西姆的电报也已发出去了。

强烈的北风已经吹了三天。到了晚上，吹得更加厉害。玛蒂娜根据农谚预计，北风至少还要持续三天。九月将尽，维奥内河谷上空风势急劲。所以，她跑上楼去，查看所有的房间，看百叶窗是否关得严实。北风吹来时，像布带似地把苏莱雅德团团围住。这是连续的、疯狂的龙卷风，昼夜不停地抽打着整个楼房。屋瓦在空中乱飞，窗户上的铁配件被全部抽掉，从窗缝灌进来的风呜呜呜的，鬼哭狼嚎，稍有疏漏，那关门声就像放大炮似的。真是兵临城下，人喊马嘶，焦愁万状。

第二天，这所死气沉沉的房子继续遭受着大风的袭击，帕斯卡却坚持要在这里帮助克洛蒂尔德做临行前的准备。卢贡老夫人只是在星期天最后告别时才到这里来。玛蒂娜刚听到他们即将分手这件事时，她愣住了，一句话没说，眼里燃起了短促的亮光。主人把她从卧室支走了，说收拾箱子的事不需要她，于是她又回到厨房，操劳起她的日常工作，对于三口之家遭遇

的这场灾祸装出一副全然不知的样子。但是，只要帕斯卡稍微叫一声，她就急忙跑来，满面春风，殷勤侍候，仿佛又变成了妙龄姑娘。帕斯卡始终紧跟着克洛蒂尔德，帮着她收拾，唯恐她忘了什么。两只大箱子开着，卧室里一片混乱；大包、小包、衣物扔得到处都是。衣柜抽屉反反复复地检查了二十遍。在这项工作中，在这种无微不至的关切中，他们忘记了心头的巨痛。他们简直忙昏了头：他仔细到了家，只恐怕空着什么地方，给帽匣里装上细小衣物，给衬衣和手帕中间塞进各种小盒子；她拿下几件罩衫，放在床上叠好，等着最后装进上层的柳条箱里。接着，他们感到有点疲倦，又直起腰，面面相觑，相互莞而一笑；但一想到无法避免的灾难再次向他们笼罩下来，他们又收住了涌泉般的眼泪。他们坚持着，尽管受伤的心在流血。我的上帝！他们真的就要分手了吗？他们静听着墙外的风声，那可怕的北风好像要把房子拦腰吹断似的。

在这最后一天里，狂风不息，他们不知有多少次一直跑到窗前观看，希望狂风吹走这个世界！北风阵阵，阳光灼灼，天空始终是蓝色的，但这铅蓝的天空中又布满灰尘；黄色的太阳在颤动中显露出一片苍白。他们向远处望去，条条大路上白烟飞舞，树木倒伏，枝杈交错，绿波似地向着同一方向奔腾而去；处处干旱的旷野上空，狂风如雷，无休无止，滚滚而去。许多被吹断的树杆不翼而飞，被揭掉的屋顶消失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无踪无影。为什么大风不把他们一起吹到那幸福的、不为人知的地方去呢？两个大箱子很快就要收拾好了，他想把被大风吹坍的百叶窗再次打开；但是，风太凶猛，她只得跑过去扶住他。他们用尽全部力气，终于扭动了窗上的插销。卧房里，到处都是被大风吹乱的衣物。一面小镜子从椅子上摔了下来，他们一片一片地捡起了碎玻璃。按照当地农妇们的说法，

这难道就是即将死亡的不祥之兆吗?

晚上，明亮的、鲜花盛开的饭厅里刚吃过一顿阴郁的晚餐，帕斯卡就说要睡个早觉。克洛蒂尔德明天早晨就要出发了，坐的是十点一刻的火车。二十个钟头的火车，他担心这旅程对她太长了。接着，到了上床睡觉的时间，他和她拥抱了一番。他坚决要求，从当天晚上起，他一人独寝，并且要回到他的卧室。据他说，她一定要好好休息，这是他的绝对要求。如果俩人躺在一起，谁也别想合上眼睛，准是彻夜不眠，无限忧愁。她以温柔的大眼睛恳求着他，她对他伸出仙女似的臂膊，都没有用；他的抗拒力不同寻常，他坚持要走，他像对待一个小女孩似地在她眼睛上连续不断亲吻，他给她盖好被子，规劝她要有理智，要好好睡觉。这不是已经分手了吗?现在，她不再属于他，如果他还继续占有她，那将是他的悔恨，他的奇耻大辱。但是，这屋里很潮湿，没有人味，只有一张冰冷的单人床等着他，多么悲凉!他好像又回到了垂暮之年，这黑暗的老屋沉重地、永远地压在他的身上，使他动弹不得。他彻夜不眠，他责怪这大风是罪魁祸首。这死寂的屋子里充满了强烈的叫声，哀告声、怒吼声、连绵不绝的哭泣声交织成一片。他一连起来两次，跑到克洛蒂尔德卧室里去听，什么也没听到。他又下楼去关门，那门发出低沉的声音，仿佛灾难在敲击着四壁。各个黑暗的屋子里，轻微的呼吸声起伏荡漾，他又睡下了，浑身打着寒颤，眼前不断地闪现着各种魔鬼似的怪影。接着，他明白过来了，这个使他痛苦、使他失眠的巨大声音并非来自疯狂的北风，而是克洛蒂尔德的呼唤，他只觉得她还在自己身边，却又看不见摸不着。于是，他辗转反侧，如痴如狂，在极度的失望中挣扎。我的上帝!其实，只要他说一句话，他就可以继续拥有她的，永远拥有她的；然而，他不再拥有她，

永远地失去了她。这年轻的血肉之躯被夺走了，这是他自己的血肉。一个正当三十岁年纪的妇女可以失而复得。但是，这要付出多么巨大的努力！他垂垂老矣，欲火将尽；这鲜嫩的身躯却洋溢着青春的芬芳，对他无私奉献，与他身心交融；面对此情，要舍而弃之谈何容易。他十次、八次地几乎要跳下床来，重新去夺回她，把她保留在自己身边。可怕的精神危机一直持续到天亮。狂风怒吼，古老的房子摇摇欲坠。

早晨六点钟。玛蒂娜听到地板上的敲击声，以为是主人叫她，便向楼上走去。她和两天前一样，带着活泼、兴奋的神色来了；但是，她吓破了胆，呆呆地站着，她看到主人半裸着身体，横躺在床上，面目全非，把脸深深地埋在枕头里，只怕哭出声音来。他很想坐起身，立即穿好衣服；可是毛病又犯了，头晕目眩，心慌胸闷，又跌倒在床上。

暂短的昏厥刚刚过去，他又结结巴巴地说起他的痛苦。

“不，不！我不行，我太痛苦了……我宁可死去，现在就死……”

然而，他认出了玛蒂娜，完全放下了心，在她面前诉说着心中的不幸，他筋疲力尽，被淹没在巨大的痛苦之中。

“我可怜的姑娘，我太痛苦了，我的心要爆炸了……是她夺走了我的心，夺走了我的生命。离了她，我寸步难行。昨天夜里，我几乎死掉，我想在她离开之前就要死去，眼看着她离我而去，这是撕心裂肺，我无法忍受……噢！我的上帝！她走了，我再也没有她，就剩下我一个人孤零零的……”

老女仆上楼时兴冲冲的，这时脸色变得蜡黄、严肃而凄苦。一会儿，她看着他用痉挛的两手将被子揭掉，把嘴捂在被子里，绝望地长吁短叹。接着，她咬了咬牙，下定了决心。

“先生，伤这么大的心，真没有意思。真可笑……既然弄

成这样，你又离不开小姐，我马上去告诉她你现在的情形……”

听到这句话，他忽然坐起来，摇摇晃晃，两手紧抓着椅背。

“你不能这样做，玛蒂娜！”

“那我就听你的吧！你还想半死不活，你就把眼泪哭干！……不，不！我去找小姐，我把真实情况告诉她，我强迫她守在你身边！”

但是，他气势汹汹地抓着她的胳膊，再也不肯松手。

“我命令你规规矩矩，你明白吗？否则，你跟她一起走……你为什么到我这里来？我病了，因为这场大风和任何人无关。”

接着，他的心里充满了柔情，平时的善心又占了上风，他终于微微一笑。

“我可怜的姑娘，你真让我生气！为了大家的幸福，我知道该怎么办，你不要挡我的路。你别多嘴，否则，我很痛苦。”

玛蒂娜也克制了她大颗的泪珠。正是和解的时候了，因为克洛蒂尔德几乎同时赶来，她起得很早，急于和帕斯卡再见，希望在最后时刻他将她留下。她整夜未眠，眼皮很沉重，始终以疑虑的目光盯着他。可是，看到他那么委靡不振，她很担忧。

“不，没有什么，我向你保证，没有北风，我也会睡得很好……不是吗？玛蒂娜，我曾经告诉过你的。”

女仆点了点头，表示同意。克洛蒂尔德也表示服从，闭口不说她夜里的斗争和痛苦。两个驯服的女人深知他在忘我之中，对他一味地服从和帮助。

“你别走，”他打开抽屉，继续说道，“我这里有一件东西

给你……你瞧，这信封里有七百法郎……”

尽管她激烈反对，百般拒绝，他还是对她讲清了全部帐目。首饰钱一共是六千法郎，用掉的不到二百，他自己保留一百，省吃俭用坚持到月底。然后再把苏莱雅德卖掉，天天工作，下去，困难就会解决的。但是，现在还剩下的五千法郎他一分一文不用，因为这是属于她的财产，她可以在抽屉里支取。

“老师，老师，因为你，我愁死了……”

他打断了她的话。

“这是我的意愿，是你刺伤了我的心……你看，现在是七点半，我就去把两个箱子捆上，因为它们已经被关上了。”

屋子里只剩下克洛蒂尔德和玛蒂娜两个人，她们面面相觑，谁也不说话。自从新形势以来，她们之间的隐形对抗均已互相心知，环绕在受崇敬的男主人身边的是，少妇的嘹亮凯歌和老女仆的暗中醋意。今天看来，后者终于胜利了。但是，在这最后的时刻，共同的喜悦使她们站在一起了。

“玛蒂娜，他的吃穿用度不能像穷人那样。你能对我保证他必须每天有酒有肉吗?”

“别担心，小姐。”

“你知道，还剩下五千法郎，那是属于他的。我想你不会在他身边饿死的。我希望你让他吃饱喝足。”

“小姐，我反复告诉你，我会做好我的工作，保证先生有吃有穿。”

又是一阵儿沉默。她们互相注视着。

“还有，你要监督他，不要让他过分工作。我要走了，心里很不安，最近他的身体不大好。你要好好照料他，是不是?”

“我会好好照料他的，你放心，小姐。”

“总之，我把他托付给你了。现在，他身边只剩下你一个人，使我放心的是你很爱他。你要全心全意地爱他，这是为了我们两个人。”

“是的，小姐，我一定尽力而为。”

她们都流下了眼泪，克洛蒂尔德继续说：

“玛蒂娜，你愿意和我拥抱吗？”

“噢！小姐，我很愿意！”

她们互相拥抱着，帕斯卡又进来了。他装着没有看见她们，可能是害怕自己心软。他放开嗓门，大声说着临行前的最后准备工作，显出一副忙乱的样子，不想让她耽误了上火车。他已经捆好了两个箱子，让迪利厄老爹装上马车拉走了，送到火车站后再取下来。现在还不到八点钟，还有整整两个钟头。这是受煎熬、非常忧闷的两个小时，各自都在心里千次百次地咀嚼着离别的苦味。早饭不到一刻钟就吃完了。接着就是反反复复地起来坐下。眼睛总是不离开座钟。死寂的屋子里，时间过得慢极了，仿佛无穷无尽的苦刑。

“啊！好厉害的风哟！”克洛蒂尔德说着，一阵北风吹过，所有的门窗发出强烈的哀鸣。

帕斯卡向窗前走去，他注视着强劲的北风吹拂之下迅速倒伏的树木。

“自从今天早晨，北风刮得更猛。再过一会儿，屋顶一定会被揭掉的，我很担心，因为有些屋瓦已经不见了。”

他们的心已经散了，耳边只听到这怒号的风声，横扫一切，连他们的生命都吹走了。

终于到了八点半，帕斯卡只说了一句话：

“时间到了，克洛蒂尔德。”

她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她时不时地忘记了自己要走的事。

突然，可怕的确信又浮现在脑海里。她最后一次看了看他，他却没有伸出胳膊挽留她。完了，她面如死灰，丧魂失魄。

首先，他们交换了几句很平淡的话语。

“你可能给我写信吧，是不是?”

“肯定的，你也要给我写信，越多越好。”

“尤其是你有病时，要立即告诉我。”

“我保证做到。可是，你不要怕，我的身体很结实。”

接着，即将离开这亲爱的家时，克洛蒂尔德以晃悠的目光上上下下地打量着帕斯卡，扑倒在他的胸前，把他拥入怀中，结结巴巴地诉说着。

“我要在这里拥抱你，我要感谢你……老师，我之所以有今天，完全是你的功德。你经常反复告诉我，你改正了我的遗传特性。到了马克西姆所生长的环境，我将会变成什么样呢？……是的，假如说我是个有用的人，这完全归功于你一人，是你把我移植在这个真诚与善良的家里，是你把我教育成像你一样充满温情的人……今天，你在征服我、对我广施恩惠之后却又打发我走。你的意愿是会实现的，你是我的老师，我服从你。我是爱你的，永远爱你的。

他紧紧地拥抱着她，说：

“我心中只惦记着你的美好前途，我要完成我的事业。”

这是最后的亲吻，这是撕心裂肺的亲吻。她低声地哀叹着：

“啊！但愿孩子早日来临!”

她仿佛听到，他一面抽泣，一面更低声地喃喃自语。

“是的，梦寐以求的事业，唯一真正美好的事业，我无法实现……请原谅我，你要努力做一个幸福的人。”

卢贡老夫人已经来到火车站。尽管已是八十岁高龄，但是

她很高兴，很兴奋。她胜利了，她以为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自己的儿子帕斯卡。她看到他们俩都是一样的笨手笨脚，便把一切手续都承担起来，买票，登记行李，又把克洛蒂尔德送上单坐女旅客的车室里。接着，她长时间地谈起了马克西姆，做着各种指示，要求向她随时汇报。火车还没有开动。漫长的五分钟过去了，她们面对面地坐着，无话可说。最后，一切都陷入混乱，互相拥抱，车轮声隆隆，五颜六色的手绢在挥动。

突然，帕斯卡发现，月台上只剩下他一个人，火车在远处拐弯的地方消失了。于是，他不听母亲的叫唤，一直向前跑去，像心急火燎的年轻人似的，向高坡上奔去，在石头台阶上大步地跨了上去，仅仅三分钟时间就到了苏莱雅德的平台。北风怒号，百年的柏树像麦苗似地被吹得倒伏在地上。昏暗的天空里，狂风接连吹了六天，太阳已经疲倦了。硬朗的帕斯卡就像被吹得乱糟糟的大树似的，身上的衣服军旗似地噼噼啪啪地响个不停，狂风击打之下头发胡须仿佛要被连根拔掉似的。他喘着气，两手按着激烈跳动的胸口，注视着旷野上渐渐远去的火车。那火车很小很小，就像狂风吹荡下的一节干树枝。

十二

从第二天起，帕斯卡就躲在空荡荡的大屋子里。他本来还偶尔出门行医，现在则是全然足不出户。门窗紧闭，一人独处。他给玛蒂娜下了一道死命令：不许以任何借口放进来一个人。

“可是，请问先生，要是你母亲真福太太呢?”

“我母亲更不行，我有我的理由……你可以告诉她，我正在工作，我需要集中精神，我请她原谅我。”

卢贡老夫人接连来了三次，她在楼下大发雷霆，企图破门而入。他在楼上听得一清二楚。接着，吵闹声平静下来，只听见她和老女仆唠唠叨叨地密谋着什么。他不退让，始终没高喊一声让她上来。

一天，玛蒂娜竟大胆地说：

“先生，把生身之母拒之门外，这太不近人情了。况且，真福太太来这里是出于好心，因为她知道先生手头很拮据，她只是想给先生帮帮忙。”

他一听这话勃然大怒。

“我不要她的钱，你懂吗……我要工作，我要自谋生路，

真见鬼!”

然而，这钱的问题却越来越紧迫。锁在抽屉里的五千法郎他坚持分文不能动用。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物质生活全然不放在心上，清水加面包就足够了。每一次老女仆问到他要不要买点酒、肉、糖果之类的好东西时，他就不高兴地耸一耸肩膀：何必呢？昨天还剩一点面包，这还不够吗？但是，看到主人自找苦吃，她动了温情；主人的吝啬比起自己有过之而无不及，和全家人一起安于贫贱，她心里悲痛极了。就连郊区的工人都比他生活得更好。所以，她整天地遭受着内心激烈斗争的煎熬。她温顺小狗似的爱心和对钱财的贪欲在斗争着。据她说，她的钱是一分一文积攒起来的，秘不示人，存着它生“儿子”。她宁可割下自己身上的肉。只要不是她主人一个人在受苦难，动用她的宝库的主意连想也想不到。这是一场非同寻常的英雄主义行为。这天早上，她被逼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厨房冷冰冰的，食厨空无一物，她索性跑出去一个钟头，然后又带着许多食品和一张一百法郎的钞票回到了家里。

这时，帕斯卡正向楼下走来，觉得很奇怪，问她这笔钱是哪里来的。他以为女仆到他母亲家里去过，气得火冒三丈，恨不得把东西和钱全部扔到大街上。

“不，不！先生，”女仆结结巴巴地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老女仆终于把事先准备好的谎言说了出来。

“你想一想，格朗吉约先生的帐目已清理完毕，至少在我看来很像是这个样子……今天早晨，我打算去看一看，听说他肯定还欠你一笔钱，我可以领取一百法郎……人家只要我一张收据，以后的手续由你去办理。”

帕斯卡听了并不觉得惊奇。她只希望他不要出去核对事

实。然而，看到他那么轻易地相信了她编造的故事，她终于放下心来。

“啊！真是好事！”他大声说道。“我早已说过，绝望是人生的大敌。现在我完全有时间安排我的事情了。”

他的事情就是卖掉苏莱雅德。这件事他曾经模模糊糊地想过。但是，要离开这个家，这是多么巨大的痛苦！克洛蒂尔德就是在这里长大的，他和她在这里共同生活了将近十八年！这件事他在脑子里想了两三个星期。现在他有了这线希望，他多少还可以追回来一点钱，他放弃了出卖房地产的念头。他再一次安于现状，玛蒂娜给啥吃啥，他甚至没有觉察到，她忍痛割爱，动用自己的小宝库，对他奉若神明小心侍候，高高兴兴地让他吃好喝好，过着温饱不愁的小康生活；他却没想到，他的生命是靠她支撑着。

而且，帕斯卡对她并不怎么报答。后来，他动了温情，对于自己的粗暴言行表示遗憾。但是，他处在绝望和狂热之中，稍有不顺心的事，他就旧病复发，对她很不客气。一天晚上，他听到母亲在厨房里没完没了地谈论着什么，他的怒火一下子爆发了。

“你听我说，玛蒂娜，以后不许她再到苏莱雅德来……你如果在楼下再接待她一次，我赶你出去！”

她惊呆了。服务三十二年以来，他第一次像这样以辞退威胁她。

“噢！先生，你竟有这样的勇气。我不会走的，我要躺在家门口。”

他对自己的粗暴言行感到耻辱，态度更加温和了。

“我很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她是来教训你的，故意挑逗你和我作对，是不是？……是的，她在窥伺我的文章，她想盗

窃、破坏楼上大书柜里的全部资料。我了解她，她一旦想做什么事，就非要坚持到底不可……好吧，你可以告诉她，我在监视着，只要我没死，我就不会让她接近大书柜。而且，钥匙就在我这口袋里。”

的确，他是个遭受围攻的学者，恐怖再一次笼罩着他。自从他独守空房以来，他只觉得一种危险又复活了，有人在阴暗中不断地窥探着他。包围圈越来越小。面对来犯者的种种企图，他严阵以待，对于母亲的多次进攻，他每每迎头痛击，因为他看清了她的真实计划，他只怕自己被认为是软弱可欺。她只要一来，就是得寸进尺，慢慢地掌握他，直至取消他。所以，他又陷入了极度痛苦，昼夜警惕，夜里门户紧闭，半夜三更多次起来查看，只怕有人来砸门撬锁。他担心的是，老女仆已变了心，自以为是他的保护神，随时都可能开门迎接他的母亲。他只觉得他的全部卷宗被扔进了壁炉，他眼睁睁地看着，又一次心碎肠断；为了这一张张冰冷的手稿，他牺牲了女人的欢爱，耗尽了自己的爱心，忘记了生活。

自从克洛蒂尔德离开以后，帕斯卡立即投入了工作，他试图使自己淹没在其中，消失得无踪无影。他整天闭门谢客，足不出户，有一天玛蒂娜上楼通报拉蒙医师来访，他竟有勇气说不能接见；他如此矢志不移地追求宁静的目的只有一条，就是使自己在连续不断的艰苦劳动中自我毁灭。这位可怜的拉蒙多么想和他拥抱呀，因为他是怀着美好感情急忙赶来安慰老恩师的。但是，何必要浪费一小时的宝贵光阴呢？何必要淌下软弱无能的泪水呢？天一亮，他就坐到书案前，上午下午都不离开，晚上还经常继续工作，直至深夜。他想实现他的老计划：按照新的角度对他的全部遗传理论重新进行整理，利用本家族提供的卷宗、资料，说明这一群生物中的生命以何种法则在各

自环境下数学般准确地逐代分布和繁衍。这将是一部浩瀚的“圣经”，是家族、社会、整个人类的“创世纪”。他希望全身心地投入一项如此庞大的计划，为实现一项如此宏伟理想必须付出努力，使他在大功告成的最高享受中恢复健康、信仰和骄傲。对他来说，兴致勃勃、顽强地、毫无保留地自我奉献，这都是徒劳无益，只能使他身心过度疲劳，在工作中无所用心，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以至绝望。这难道是工作的彻底失败吗？工作吞噬了他的一生，他视工作为唯一的动力，它给人以恩惠和安慰；他现在却要被迫得出爱与被爱高于一切的结论吗？他经常沉思着许多重大的问题，不断地勾画着他的势力均衡新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人的一切来自外界的感受必然表现于运动。倘若一个人能够圆满地生活，就像一部运转很正常的机器一样，烧的是燃料，产生的是力量，通过自身各器官的分工协作，始终保持朝气蓬勃，这是多么健康、充实、幸福的生活！在他眼里，这样的生活既有体力劳动，也有脑力劳动，既有感情，又有理智，生殖功能与大脑功能二者不偏不倚，劳逸有度，因为过度疲劳只能导致平衡失调和疾病。是的，是的！重新生活，学习生活，耕耘土地，研究世界，热爱女人，手脑并用，达到完美的人生和未来的全人类的共同幸福，这就是一位圣哲医生留给人们多么美好的遗嘱！可是，他一想到自己只剩下一把耗尽力气的老骨头，这遥远的美梦，这憧憬中的理论给他心头灌满了苦味。

帕斯卡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他只觉得万事俱休。失去克洛蒂尔德的惋惜、失而不再复得的痛苦，永世不得团聚的确信，痛苦潮水似地向他袭来，势不可当，一浪高过一浪。工作被打败了。他也累坏了，有时不由得让疲倦的脑袋扒在正在写作的纸页上；一连几个钟头地流着泪，没有勇气再拿起笔。他拼命

地工作着，日日慢性自杀，终于落到了夜不成寐、夜静心不静的可怕结局。深夜里，他死咬着被褥不放，只怕叫出克洛蒂尔德的芳名。在这个囚室般的家里她的倩影无处不有，他仿佛看到，她在各个房间里出出进进，不是在椅子上坐着，就是在门后站着。他一来到楼下餐厅，坐在饭桌对面的必定是她；他一来到楼上的工作大厅，她则继续形影相随；她曾多年在这里幽居过，所有的东西都闪露着她的形象。他总觉得她时时刻刻都在他的身边，她俯身画案，凝神绘制着一幅彩粉画，身影挺拔而纤细。这种亲切的记忆不停地折磨着他，他没有走出家门躲而避之，因为确信不疑，她仍是处处相随，或在花园里行走，或在平台边沉思遐想，或在松间小径上漫步，或坐在梧桐树下乘凉，聆听着泉水的永恒鸣唱，或黄昏时分躺在打谷场上两目茫然地期待着夜空的繁星。但是，在他心目中有一个地方最为神圣，那里喜惧参半，他每次进出都是怀着一颗颤栗的心：这就是她曾以身相许，并与之同衾共枕的闺房。这闺房的钥匙由他保存着，自从那天早上苦别之后，屋子里一切原封不动。一件忘记带走的裙子还在沙发上扔着。他甚至闻到了她的呼吸，闻到了她永存的青春芬芳。他狂乱地张开两臂，想把她的幻影紧紧抱在怀里；那幻影飘忽不定，时而跑到半明半暗的百叶窗前，时而又跑到粉红色印度花布挂毯上。他面对各色家具低声哭泣着，久久地亲吻着她的床，那上面保留着她苗条身形的印痕。走进闺房使他喜上心头，人去房空却使他悔恨不已，这样强烈的感情使他十分疲劳，他没有勇气每天都来看一看这个可怕的地方，他宁愿在他自己冰冷的卧室里过夜，那里虽然有失眠之苦，但是她的幻影却并不贴切，并不生动鲜明。

帕斯卡一面坚持不懈地工作，一面又享受着巨大的、痛苦的喜悦，就是克洛蒂尔德写来的信。她每周写两次信，每次长

达八至十页，详述她的日常生活。她在巴黎似乎并不十分幸福。马克西姆再也离不开轮椅，他性情乖戾，又身患重病，对她百般挑剔，使她受尽折磨。她在信中谈到，她像修女似地整天得守在他的身边；大街上阔绰的游人如潮，她连到窗前看一眼都不允许。从某些辞句可以看出，她哥哥迫不及待地把她叫来之后就已经对她顿生疑窦，对她和一切在身边侍候的人就开始不信任，并且憎恶，他整天提心吊胆，总怕遭人剥削和掠夺。她曾两次见到过父亲，此人向来笑口常开，生意上忙得不亦乐乎，信仰方面已倒向共和，政治和金钱两者俱获全胜。萨卡尔把女儿叫到一边，对她解释说，可怜的马克西姆真让人难以忍受，她如果甘愿受他折磨，说明她有勇气，是好样的。鉴于女儿一人忙不过来，第二天，他就殷勤主动地把他的理发师的侄女派来侍候病人。这是一个十八岁的年轻姑娘，名叫罗斯，长着一头漂亮的金发，神态天真烂漫。事实，克洛蒂尔德并无怨言，她反倒装出一副心平气静、志得意满、安分守己的样子。她的每封信里都充满了勇气，对于极其痛苦的分离并无愤怒，并不因为想返回帕斯卡身边而极力呼吁他的温情。但是，他却感觉到，那字里行间颤抖着她的抗争之心，她归心似箭，只要他说一句话，就会欣喜若狂地立刻返回！

就是这句话，帕斯卡却偏偏不愿意写。事情会处理好的，马克西姆将会习惯妹妹的侍候，牺牲既然已经开始，最终会坚持到底的。他一时软弱之下只写了一行字，努力的成效丧失了，苦难重新开始。给克洛蒂尔德写回信成了帕斯卡一生中碰到的最大难题。到了夜里，他心急如焚，坐卧不宁，三番五次地狂呼着她的芳名，多次从床上坐起，恨不得打电报把她立即召回来。接着，天亮了，泪干了，他的狂热一落千丈；回信总是很短很短，又冷冰冰的。他字斟句酌，只要觉得有什么疏

漏，就另行修改。但是，这些简短、冰冷的可怕信函对他来说是多么巨大的痛苦呀！他信中的话全都是违心的，唯一的目的就是想让她和自己疏远，就是承担一切过错，就是说服她相信，既然他已经忘记了她，她当然也可以忘掉他！他写过信后虚汗淋漓，筋疲力尽，仿佛干过了一番轰轰烈烈的英雄事业。

十月的最后几天，克洛蒂尔德走了有一个月，一天早上，帕斯卡突然感到气喘胸闷。在此之前，他已经好几次发生过像这样轻微的气喘，他总是认为工作疲劳所致。但是，这一次症状很明显，他不可能搞错：心区剧烈疼痛，波及整个胸部，沿左臂向下辐射，窒息与恐惧感并发，全身都是冷汗。这是心绞痛发作，持续了不到一分钟，刚开始时他只觉得奇怪，并不十分害怕。他和一般医生一样，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有时抱着盲目乐观的态度，他从来没有怀疑他的心脏会受到损坏。

他恢复过来了，玛蒂娜正好跑到楼上，说拉蒙医师就在楼下，再次求见。帕斯卡可能在下意识里想要了解什么，便让了步，大声说道：

“好吧！让他上来吧！既然他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意见。我也很高兴见到他。”

两个男人在一起拥抱着，他们除了有力而悲伤地握手以外，“人去楼空”之类的话半句也没有说。

“你不知道为什么我来这里吗？”拉蒙立即大声问道。“是一件关于钱的事……是的，我的岳父莱韦克先生，就是你所认识的诉讼代理人，他昨天还对我谈起你在公证师格郎吉约处存款这件事。他建议你一定要走动走动，因为据说有人已经捞回来一些钱。”

“但是，”帕斯卡说，“我知道这问题会解决的。玛蒂娜已经弄回了二百法郎，我想。”

拉蒙听了，大惑不解。

“什么，玛蒂娜？你没有过问……总之，你是否同意让我岳父代替你起诉？他会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的，因为你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为这件事奔波。”

“肯定的，我同意莱韦克先生，请你转告，我对他十二万分地感谢。”

接着，这件事谈妥之后，年轻人发现他面色苍白，就询问了几句，他微笑着回答：

“你想一想看，我的朋友，我刚才心绞痛发生了……噢！这可不是想象，一切症状都有……好吧，既然你正好来了，你就给我听一听吧。”

首先，拉蒙表示拒绝，戏称给人诊断不过是一场玩笑。像他这样的新兵敢于在他的将军面前说三道四吗？但是，他还是给老医生做了一番检查，发现老人的面色消瘦、焦虑，目光格外地惊慌。他最后又给老医生做了很详细的听诊检查。好几分钟过去了，谁也没说一句话。

“怎么样？”等青年医生站起身时帕斯卡问道。

年轻人没有立即回答。他觉得老师的眼睛在看着他。所以，他并不回避，面对老师沉静勇敢的发问，他只是简单地回答：

“唉！真的，我认为是血管硬化。”

“啊！你是好人，你没有说假话，”老医生接着说。“我刚才还担心你说假话，听假话我心里会难过的。”

拉蒙又继续听着，他低声说：

“是的，冲力是很大的，第一声模糊，而第二声正相反，很响亮……我觉得尖端有些下移，又转向腋窝……有硬化现象，至少这是很可能的……”

接着，拉蒙又直起了身。

“即使有了这，也可以活二十年。”

“肯定的，有时候会这样，”帕斯卡说。“除非是突然死去。”

他们还继续交谈着，说起普拉桑医院观察到的一个心血管硬化特殊病例，他们感到很惊奇。青年医生临走时说，他一得到关于格郎吉约事件的消息，就立即再来报告。

只剩下一个人时，帕斯卡觉得他将不久于人世。一切都是明摆着的，几个星期以来，他心跳过速，头晕目眩，气喘胸闷。尤其是这种脏腑的损坏，可怜的心脏由于激情和工作而疲劳过度；这巨大疲劳和末日即在眼前的感觉，此时此刻他再也不会发生错误的判断。然而，他还没有恐惧的感觉。刚才他首先想到的是，他也一样地为自己的遗传付出着代价，血管硬化这种蜕变就是他先天性生理贫弱所致，是上辈人对他不可避免的遗赠。其他人曾经患过原发性神经症，后来转变成邪恶或美德，或成为天才，或成为罪人，或醉生梦死，或皈依宗教；还有一些人则死于肺痨、癫痫和共济失调症；而他本人平时则以激情为生命，最后将以心脏病告终。这种遗传性是显而易见的，是命中注定的，也许是必不可少的，他不再为之而恐惧，而生气。正相反，他有了一种谦卑的想法，他确信，一切对自然规律的反抗都是有害的。过去，他一想到他并非属于这个家族，自觉与众不同，毫无共同之处，他就得意洋洋、欣喜若狂，这是为什么呢？尽人皆知，只有怪物才是离开同伴而孤独地生活着。属于本家族，我的上帝！属于另外一个家族对他来说也是一件好事，一件美妙的事，因为普天之下所有的家庭还不是都很相似吗？人类不是善恶兼备处处皆一般吗？在痛苦和死亡的威胁下，他竟能很谦虚、很温和地面对生活，接受生活

的一切考验。

从此，帕斯卡老想着他随时都有死去的可能。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更加平静，以至达到了完全忘我的境地。他不断地工作着，但是他从来都不明白，一分努力应该得到成果，所以他的每项事业总是过渡性的，有时甚至是半途而废。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玛蒂娜告诉他，曾在图莱特疯人院住过的制帽工人萨尔特不久前上吊死了。整个夜里，他想着这件奇事，想着这个人。他以为，经过他的皮下注射治疗，病人的杀人狂被治好了；显然是因为旧病复发，病人头脑相当清晰，没有随便掐死一个过路人，而是自缢身亡。他仿佛又看到了萨尔特，当他建议病人重新恢复劳动生活时，病人显得非常有理智。当杀人的需要转换成自杀、死神为所欲为之时，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破坏力量？随着此人的死去，他作为医生的最后一点骄傲情绪也消失了。每天早上他重新工作之时，他自视只不过是一个初学认字的的小学生，永不停息地追求着真理。

但是，在这种宁静之中，有一件心事使他无法宁静：如果他死了，他的那匹老马可怎么办呢？现在，可怜的老马双目失明，四腿瘫痪，整天躺在地上。主人来看它时，它却能分清脚步声，于是转过头来，十分高兴地接受主人在它鼻孔上的两次亲吻。邻居们都不以为然地耸一耸肩膀，开玩笑地说，医生心太善良，像对待老长辈似地，舍不得把老马让人杀掉。他自己先走一步倒没有什么，他担心的是老马的可怕下场。一天早上，他走进了马厩，老马没有听见，没有抬起头。它死了，静静地躺着，仿佛因为无疾而终而松了一口气。主人跪在地上，向它最后一次亲吻，向它告别，脸颊上淌着两颗巨大的泪珠。

这一天，他对邻居贝隆布尔先生有了兴趣。他向窗前走去，向下一望，贝隆布尔先生就在园林墙外。十一月初的阳光

惨淡无力，这位邻居和平时一样正在散步。看到这位退休教授生活如此幸福，他感到十分惊奇。这件事他似乎从来就没有想到过：一个七十岁的男子就住在这里，没有妻子，没有孩子，没有爱犬，一人置身世外，怀着极端自私目的独享生之幸福。随后，他又想起了他对此人的愤怒，想起了他对此人惧怕生存的讽刺，想起了他希望此人灾难临头，希望此人将受到自私自利的惩罚……但是，不行！他总发现此人健壮如牛，他觉得很久的将来自己也会这样衰老的，也是一个冷酷、吝啬、无能而幸福的人。然而，他不再厌恶此人，而且很乐意为其辩解。他将不久于人世，因为他孤身一人！他的心即将爆炸，因为他的心中只有他人而没有自己！宁可遭受痛苦，只有这痛苦，也不要这种自私主义；宁可死去，也不要披着一张人皮只为自己活着！

第二天夜里，帕斯卡的心绞痛又犯了，持续了将近五分钟，他只觉得要胸闷气绝，没有力量把女仆叫到身边。他又缓过来了，他没有打扰她，病痛加重的事他不想对任何人说起；他只是相信自己是个废人，可能连一个月也活不过去。他首先想到的是克洛蒂尔德。那他为什么不给她写信叫她快快赶来呢？正好他昨天收到她的一封来信，他想这天早上给她写回信。接着，他忽然想起卷宗的事。如果他突然死去，由他母亲当家做主，她就要毁灭卷宗的。岂止是卷宗，他的手稿，三十年的智慧和努力全部要毁灭的。他很担心这场罪恶的发生，夜里他只要想到此事，他就心急如焚，坐卧不宁，侧耳细听，看是否有人砸他的大书柜。他又一次冷汗淋漓，只觉得自己遭到抢劫、身受侮辱，全部事业化为灰烬随风吹去。他立即又想到了克洛蒂尔德，他心里想，只要把她叫回来就行了：她来了，为他送葬，为他身后辩诬。他于是在书案前坐下，急于给她写

信，以便早晨立即寄出去。

但是，帕斯卡面对空白信纸，举笔不定，对自己颇为不满。心里老想着卷宗，巧计安排给卷宗要来一个女保管员，加强保护，以防毁灭，这是不是他软弱的表示？是不是他为了重新把克洛蒂尔德弄到手而假想的借口？其实骨子里是私心，他的心思在一己之利，而不在于她。他仿佛看到她又回到这贫苦的家，被迫照料一个患病的老人；尤其是他仿佛看到，有一天，他将突然死去，倒在她的身边，使她吓破了胆，陷入悲痛、恐惧之中。不，不！他不愿意让她看到这可怕的时刻，连续几天的悲伤离别，随后是贫困，他不能以这样忧愁礼物赠送给她，否则他就是犯罪者。对她来说，只有宁静和幸福才是最要紧的，其余的一切算不了什么！他宁愿一人老死在自己的窝里，他以她的幸福为自己的幸福。至于如何抢救他的手稿，他想看看自己是否有勇气割爱，交给拉蒙去保存。即使他的全部手稿都消失了，他也没有二话；他希望他的一切——甚至他的思想，都将不复存在，只要他亲爱的妻子能安宁地生活就好！

帕斯卡像平常一样开始写起了回信，他有意写得很艰难，言之无物，几乎是冷冰冰的。克洛蒂尔德在她的来信中对马克西姆并没有发表什么怨言，字里行间只是流露出哥哥对她态度疏远，对理发师的侄女罗斯发生了偏爱。她发觉到这是父亲对轮椅上病残儿子设下的美人计。但是，医生虽然内心里很担忧，信中给克洛蒂尔德却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对她反复说她的责任就是忠诚到底。他落款签字时，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他将像一头老牲口似地死去，孤苦伶仃，没有亲吻，没有抚摩。接着，他又产生了几种疑虑：那是一个很坏的环境，她身边恶事层出不穷，让她老呆在那里，他的这种做法对吗？

每天早上九点左右，邮差给苏莱雅德送来信件和报纸。帕

斯卡有个习惯，他每次给克洛蒂尔德写信，都要亲手交给邮差，以免被人卡住。然而，这天早上，他走下楼把刚写好的信交给邮差时，他很惊奇，又收到克洛蒂尔德的一封信，按时间这一天不是她来信的日子。然而，他的信发走了。随后，他又上了楼，重新坐到桌前，拆读来信。

刚读了几行，他就大为震惊，不知如何是好。克洛蒂尔德在信中写道，她怀孕已经两个月了。她之所以迟迟不愿意告诉他这个消息，原因是她自己想弄个绝对准确。现在，她不可能搞错，受孕肯定是在八月的最后几天，就是那个幸福之夜，她以玉体相许，让他享受青春之宴；那天傍晚，他们饿着肚子到处沿门乞讨。在多次热烈拥抱中他们就不曾感到孩子将要来临的喜悦吗？刚到巴黎的第一个月过后，她怀疑是月经迟来，或是身体不适，这在当时不难理解，因为他们为分手之事弄得凄风苦雨心烦意乱。可是，到了第二个月仍无月经，她又等了几天。今天她才确信是妊娠，其实，一切症状已经证明就是。信很短，只是简单地说了一个事实，然而又充满了热烈的快乐，无限的温情，恨不得立即从巴黎返回来。

帕斯卡心绪极乱，担心没有看懂，他把信又仔细读了一遍。一个孩子！他曾经自视无能，不会养下这个孩子。分手的那一天，北风怒号，凄凄凉凉，这孩子已在母腹之中，被她带走了；他一直凝视着空旷平原上远去的火车。啊！这才是真正的事业，唯一美好的事业，唯一生动的事业，也是使他充满了幸福和骄傲的事业。他的工作、他的遗传方面的担忧都已经置之度外。孩子就要问世了，不管他是个什么样子，只要他是父子相承，生命永继，是另外一个自我就行！他简直高兴得要死，他放声大笑，高声大喊，疯子似地在信上吻来吻去。

但是，听到有人走路的脚步声，他稍微安静下来了。他转

过头，看见是玛蒂娜。

“先生，拉蒙医师在楼下等着。”

“啊！让他上来！让他上来！”

这又是喜事临门。拉蒙刚走到门前，就高兴地嚷道：

“胜利了！老师，我把你的钱送来了，不是全部，但数目也不少！”

他叙述了事情的全部经过。这是一个意外的事件，有幸碰到他的岳父莱韦克先生手上，现在已经水落石出。按照收据，帕斯卡在格郎吉约处确实有十二万法郎的个人存款，但债户已无偿还能力，收据成了毫无用处的一纸空文。不过，幸运的是有委托书在，医生曾按照格郎吉约的要求，准许其使用全部或部分款项去做抵押借贷。因为代理人的名字是空着的，公证师就找来一个书记作为顶替人；就这样，八万法郎被重新找回，原来这笔款项是由一个心地善良、与老板的事务毫无关系的中间人保存着。如果帕斯卡及时行动，向检察院提出申诉，这件事早已解决了。最后，十拿九稳的四千法郎年金会进入他的衣袋的。

他抓起年轻人的两只手，兴奋地向自己身边拉去。

“啊！我的朋友，你知道我是多么地高兴！克洛蒂尔德这封信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幸福。是的，我本来就要把她召回我的身边；但是，一想到我的贫困，我的缺衣少食还要强加在她身上，她即使归来，大家能有什么乐趣？……现在既然弄回来了这一大笔钱，我至少可以养活我这几口人了！”

他一时心中激动，把信交给拉蒙，叫他非读不可。接着，年轻人面带微笑地把信还给老医生时，因为受到对方的感染也充满了温情，他伸出巨大的臂膀，像同伴、像兄弟似地和老医生拥抱起来。两个男子互相在对方的脸颊上使劲地亲吻着。

“既然好风把你吹来了，我还有一件事需要你帮忙。你知道，这里的一切人我都不放心，甚至是我的老女佣。你去把我的电报送到电报局去吧。”

他又坐在书案前，拿起笔简单地写道：“我等你，今晚就走。”

“你看，”“他又接着说，“今天是十一月六号，是不是？……现在差不多十点钟，不到十二点她就会收到我的电报。她完全来得及准备她的行李，今天晚上八点搭快车，明天到达马赛赶上午饭时间。但是，没有直达车，她只能坐明天五点的火车到这里。”

折好电报，他站起了身。

“我的上帝！明天五点钟！……时间太长了！我怎么办呢？”

接着，他又想起了一件什么事，脸色变得很严肃：

“拉蒙，我的同伴，我们之间友谊深厚，你能对我实言相告吗？”

“怎么回事，老师？”

“你听我说吧……那一天，你给我做了检查。你想我还能活过一年吗？”

他死死地盯着年轻人，不让对方逃过他的目光。然而，年轻人还是躲过了他的目光，开玩笑似地说：一个医生真的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吗？

“拉蒙，请你不要开玩笑。”

于是，拉蒙坦诚相告，以他之见，老医生完全有希望再活一年。他说出了种种理由：相对而言，硬化程度并不严重，其他脏腑非常健康。无疑的，必须把未知的因素考虑进去，因为突然的意外事故随时都是可能的。他们心平气静地讨论着病

情，就像在一个病人身边进行会诊一样，各自说着不同的意见，根据明确无误的征候确定预后情况。

仿佛与己无关似的，帕斯卡又恢复了他的冷静、他的忘我精神。

“是的，”他低声说道，“你说得有道理，再活一年是有可能的……啊！你看，我的朋友，我是希望再活两年，这是一种疯狂的愿望，肯定的，是一种永恒的喜悦……”

他沉浸在这场未来的梦幻之中。

“孩子在五月末将要生下……这多好呀，看着他渐渐地长大，一直长到十八个月，长到二十个月，好了，到此为止。只要看着他会吃会喝、学会走路……我的要求并不高、我希望能看着他走路，以后，我的上帝！以后……”

他摇了摇头，其余的想法没有说出来。接着，他陷入了幻觉：

“可是两年时间，这不是不可能。我曾遇到过一个很奇怪的病例，他是郊区的一个车匠，活了四年，我的预料完全失败了……两年，两年，我要再活两年！我必须再活两年！”

拉蒙低下了头，再也不说一句话。一想到自己的态度过分乐观，他不禁觉得为难起来。老师的兴奋使他感到不安，感到痛苦；仿佛这场兴奋扰乱了昔日的一颗坚定的头脑，并提醒他一场危险就在眼前。

“你不想马上寄出这封电报吗？”

“是的，是的！你快去吧，我的好拉蒙，我以后和你见面。她后天来这里，我希望你来和我们一起拥抱。”

漫长的一天。凌晨四点钟，帕斯卡狂喜不寐之后刚刚入睡，突然旧病发作又醒来了。他只觉得整个房子压在他的胸膛上，胸腔被压得扁平，和背部贴在一起，他无法呼吸，疼痛波

及到两肩和颈项，左臂瘫痪了。另外，他的知觉完全正常，他觉得心脏停止跳动，他的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他的病势没有达到尖锐阶段，他还有力气坐起身，拿一根棍子在地板上敲击，把玛蒂娜叫上楼来。接着，他又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不能说话，浑身冷汗淋漓。

幸亏是夜深人静之时，玛蒂玛听到了楼上的响声。她穿好衣服，披着围巾，端着一根蜡烛急忙向楼上跑来。夜正深，黎明即将到来。当她看到主人时，只有两只眼睛还活着，牙关紧闭，口不能言，脸色忧虑，她吓破了胆，不知所措，一头向病人床上扑去，大声说道：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先生，你怎么啦？……你给我说呀，先生，我怕！"

帕斯卡气喘得更厉害了，无法呼吸。接着，疼痛稍减，他才低声地说：

"写字台抽屉里的五千法郎是属于克洛蒂尔德的……请你告诉她，此事已在公证师那里得到解决，她的吃穿有了保证……"

这几句话听得玛蒂娜口呆目瞪、大失所望，承认自己撒过谎，不知道拉蒙带来的好消息。

"先生，你应该原谅我，我说的都是假话，再继续说假话就不好了……当我看到你是一个人，而且又很痛苦，我就取出了我的钱……"

"我可怜的姑娘，你是这样做的！"

"噢！我抱着一线希望，先生总有一天会还给我的！"

危机过去了。他转头看着她。他很惊奇，很感动。三十年间，她锱铢必较，攒下了一笔财富，无论是为了别人或是她自己，她从来一分一文也没花过；这个吝啬老姑娘的心里到底想

到了什么？他还没弄明白，他只是想表现出感激和善良的态度。

“你是个好人，玛蒂娜。这一切都要还给你的……我想我快要死了……”

她不允许他把话说完，她抗争着，发出了最强烈的抗议。

“死去，你，先生！……死在我前头！我不同意，我要想尽一切办法，你不能死去！”

她跪倒在床前，两只手紧紧地抓着他，在他身上到处摸着，想知道他何处疼痛，又挡着他，好像怕被人抢走似的。

“你应该告诉我你是什么病，我会治你的病、救你的命的。假如有必要对你献出我的生命，先生，我一定做到……我白天黑夜都守在你身边。我身体还壮实，我能战胜疾病，你看着吧……死，死，啊！这不可能！好上帝不会这样地不公道。我天天向他乞求，他应该听从我，他会满足你的愿望，先生，他会拯救你的！”

帕斯卡眼睛看着，耳朵听着，心头忽然一亮。原来这位可怜的姑娘是爱他的，向来就爱着他！他回想起她三十年的愚忠，她往昔默无声息的崇敬。那时她还年轻，对他毕恭毕敬，后来由于和克洛蒂尔德暗中争风吃醋，不知不觉地吃了许多苦头。今天，当他弥留之际，她仍然跪在他的身边，头发花白，两目昏暗，由于多年间独守空房脸色像修女似的刷白。他只觉得她是个愚昧透顶的女人，她甚至不知道自己以何种爱情爱着他，她为了追求爱情的幸福，为了能和他在一起，为了侍候他，才爱上了他一个人。

帕斯卡脸颊上淌着泪水。一种痛苦的怜悯，一种无限的仁慈的温情充满着他可怜的半死不活的心。他对她以知己相待。

“我可怜的姑娘，你是世间最好的姑娘……你是爱我的人，

你尽力拥抱我吧!”

她也哭泣着。她让自己花白的头、让自己由于长年劳作而憔悴的脸落到主人的胸前。她疯狂地吻着他，在这狂吻中投入了她全部的生命。

“好吧！我们不必伤心，因为你知道，天数已到，相爱何益……假如你希望我真的爱你，那你就要听我的话。”

首先，他坚持要从他的卧室搬出去。他只觉得那屋子又冰冷、又高大、又空寂、又黑暗。他希望在另外一个屋子——克洛蒂尔德的闺房死去，那里是两人曾经相爱的地方，现在他只有带着宗教般的颤栗才能进入其中。这就需要玛蒂娜做出最后一次让步，需要她帮着站起来，在她的搀扶下摇摇晃晃地来到尚有余温的床上。他从枕头下取出了每夜必藏的大书柜的钥匙，现在又放进另外一个枕头下边，只要他活着，他就要提防着她。天色微明，女仆把蜡烛已放在了桌子上。

“现在我已经躺下了，呼吸好了一点儿，你听我的话，赶快到拉蒙医师那里跑一趟……你去把他叫醒，跟他一块儿回来。”

她正要走，他忽然感到一种恐惧。

“你尤其注意，我不允许你去告诉我母亲。”

她感到很为难，转过身向他表示恳求。

“噢！先生，真福太太曾多次要我答应她……”

但是，他寸步不让。他终生对母亲都保持着敬重的态度，他认为，在他将死的时刻，他拥有与她对抗自我保护的权利。他拒绝和她见面。女仆只得向他发誓一定守口如瓶。这时，他的脸上才又恢复了笑意。

“你快去……噢！你还会见到我的，我不是现在就死。”

天终于亮了。这是十一月的早晨，天色昏暗而忧郁。按照

帕斯卡的吩咐百叶窗全打开了。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他注视着室外的阳光，这可能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了。昨夜里刚下过雨，乌云蔽日，天色寒冷。附近的梧桐林里忽然飞来一群小鸟；遥远的旷野上红日高悬，一列火车不停地哼着沉闷的调子。死气沉沉的大屋子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他感受着四周的空寂，他聆听着室内的宁静。天色慢慢地亮了，他久久地凝视窗玻璃，凝视着渐渐变大变白的光影。接着，蜡烛灭了，整个屋子显露在眼前。他期待着一种解脱，他的希望并未落空，桔黄色的帐幔，每件熟识的家具、他曾经爱之不尽的大床……都给他带来了安慰。在高高的天花板下，在振奋人心的大屋里，始终飘荡着一种纯洁的、青春的芬芳，一种无限的、爱的甜美，他仿佛被包围在一片忠诚的爱抚之中，从中受到鼓舞。

帕斯卡的危险虽然暂停，但他仍感到非常痛苦。胸口间剧痛不止，左臂麻木而沉重。他久久地期待着即将由玛蒂娜带回来的援助，他终于把他的思想集中在这种肉体的痛苦上。他竭力忍受着，不像过去那样，只要一看到别人的肉体痛苦就会激起心头的反感。这痛苦激怒了他，这是一种丑恶的、有害无益的残酷。他对医学正在怀疑之中，他现在替病人治病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与痛苦作斗争。今天，他终于承认，他自己也在遭受着痛苦的折磨，这说明他的人生信仰又更上了一层楼，达到了这宁静的极致：总体而言，人生是美好的，即使她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痛苦，因为离了痛苦，说不定人生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是的，要全面参与人生，有享受，就有痛苦，不要反抗，不要以为消除了痛苦就是更好的人生；他身将死眼更明，这就是他的大智大勇。他又想起了新近发明的种种高论，他企图以空想解除自己的焦虑和痛苦，梦想着如何利用痛苦、化痛苦为行动和工作的巧妙办法。倘若人类在文明进程中更加感觉到痛

苦，那么可以肯定，人类也变得更强大，装备更加精良，更有抵抗力。人类的大脑，只要它接受到的感觉和它付出的劳动二者之间保持平衡，它就在运转，就会发达，就会更加结实耐用。从此，人们就不能梦想一个劳动与感受完全相等，痛苦既被利用而又被消除的社会吗?

现在，太阳升起来了，疼痛似醒非醒，帕斯卡在朦胧中筹划着这遥远的希望，忽然他觉得胸腔深处的病势又发作了。他一时吓破了胆：这就是末日吗? 他就要孤伶伶地死去吗? 可是，就在这时，楼梯上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拉蒙进来了，后边紧跟着玛蒂娜。老病人没说几句话就喘不过气来。

“马上给我打针，用纯净的水! 打两次，至少十克!”

真糟糕，医生还需要找一个小型针管，然后再做全部准备工作。准备工作持续了几分钟时间。病情很可怕。拉蒙很焦虑地注视着病情发展，病人面色如土，嘴唇发紫。终于，他打了两针，他注意到，病情稳定下来，随后又慢慢地减弱了，这一次大难又避免了。

可是，刚一停止喘息，帕斯卡看了看座钟，就以微弱而平静的声音说：

“我的朋友，现在是七点钟……再过十二个小时，也就是今晚七点钟，我将死去。”

看到年轻人要提出抗议，他继续说：

“不，你不能说假话。你对病情的发作和我一样地清楚。从现在起，一切将会像数学般地向前发展，而且，我可以将病情的各个阶段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向你准确描述……”

他顿住不说了，呼吸更加艰难；随后，他又补充说：

“其实，一切都好，我很高兴……克洛蒂尔德五点钟就赶到这里，我只要求见她一面，然后在她的怀抱中死去。”

然而，没过多久，他又觉得明显好转。打针的效应真是神奇，他可以靠着枕头在床上坐起。说话声音又恢复了正常，头脑从未像现在这样清醒。

“你知道，老师，”拉蒙说，“我不会离开你的，我已经告诉我的妻子，我们共同渡过今天；不管你怎么说，我希望今天不是最后一天……是不是？请你允许我今天就像在我家里一样。”

帕斯卡微微一笑。他给玛蒂娜下了命令，想让她给拉蒙准备午饭。如果楼上有什么事需要她，他们会叫她的。两个男人单独亲密地交谈着，一个在床上躺着，蓄着大白胡子，圣人似地侃侃而谈，另一个坐在床边，弟子似地洗耳恭听。

“真的，”老师声音很低，仿佛自言自语，“这两针打得好厉害……”

接着，又提高了嗓门，高兴地说：

“我的拉蒙朋友，我想把我的手稿留给你，这可能不是一件什么大礼物。是的，等我不在了，克洛蒂尔德按照我的命令都交给你……你可以翻一翻，也许能翻出一些不算太坏的东西。如果你哪一天从中得到一点什么好的思想，这将对大家都有好处。”

他以此为出发点，提出了他的科学遗嘱。他清楚地意识到，他自己只是一个孤独的开拓者、前驱，草创着各种理论，在实践中反复摸索，由于方法不够先进而遭到失败。他回想起他的过去：他曾用神经质素给人注射，自以为找到了包治百病的万能药，那是何等的兴奋；接着就是他的沮丧、他的失望，例如拉富阿瑟的猝死，瓦朗坦终于被肺痨夺去生命，萨尔特由于再度疯狂而自缢身亡。所以，他疑窦丛生，简直不再相信医生能给人治病；他酷爱人生，视人生为唯一信仰，确信它是健

康和力量的唯一源泉。但是，关于未来的探讨，他不主张关门主义，正相反，他很乐意将他的假说传给青年一代。每隔二十年，各种理论总要发生改变，只有已被认可的真理存留下来，成为科学继续发展的牢不可破的基石。即使他的功劳只是提供了一时的假设，他的工作也不是没有效果的，因为进步肯定是在努力之中，是在智慧的不断运用之中。接着，谁知道呢？他心力交瘁地死了，打针疗法的希望也没有实现；其他的努力者会赶上来的，他们年轻，他们热烈，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重新提起他的思想，阐明它，扩大它。也许一百年后，由此而诞生出一个崭新的世界。

"啊！我亲爱的拉蒙，"他继续说道，"但愿人能有第二次生命！……是的，我要重新开始，我要继续坚持我的观念，因为最近以来，这种这种奇特的效果使我深为感动，就是清水注射进去也几乎同样地有效……所以说，注射液倒并不重要，那只是一种简单的机械作用……整整上一个月里，关于这个问题我写了许多东西。你将会发现有许多笔记，许多很多很有趣的观察报告……总之，我只相信工作，我把健康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各器官的平衡运动上，恕我直言，这叫做动力疗法。"

他的谈兴渐渐浓厚起来，连即在眼前的死亡都忘记了，只想着他对生命的热烈的好奇心。他概括地叙述着他的最新理论。人沐浴在大自然的某一环境之中，通过接触，环境对神经末梢不断地进行着刺激。由此而引起的功能不仅仅是感觉器官，而且还有人体的内外两个表面。于是，这些反映到大脑、骨髓、各神经中枢里的各种感觉就分别转化为紧张力、运动和意念；他确信，身体健康与否就在于工作的正常运转：即接受感觉，使之表现为意念和运动，通过各器官的正常活动滋养人体的机器。因此，工作变成了基本规律，变成了生命世界的调

节器。但如果平衡被打破了，如果来自外界的刺激大量减少，则必须创造出人工治疗办法，以便恢复标志健康状态的紧张力。他憧憬着一整套新的治疗措施：催眠诱导方法，医生对感官的绝对权威；电疗、摩擦、对皮肤及筋腱的按摩；调节饮食；肺病患者高原空气疗法；最后，循环系统的蒸馏水注射。上述种种疗法具有无可争辩的、纯粹的机械作用，给他指明了道路，现在他只是由于推广精神的需要而在扩大着他的假设，他再一次发现世界在这种完美的均衡中得救了，受到多少感觉就表现出多少工作，世界的运动在永恒的劳动中得到恢复。

想到这些，不由地笑出了声。

“好啊！我的幻想老毛病又发作了！其实，按我的想法，不闻不问，听其自然，这才是真正的明智！啊！我是个老疯子，改不了！”

拉蒙握住老医生的两手，心里充满了温情和钦佩。

“老师，老师！只有像你这样的激情和狂热才能造出天才！……你不要担心，我会按你的话去做，我要在医学方面做你的名符其实的继承人；我和你一样地相信，伟大的明天必将到来。”

在宁静的、充满了温情的闺房里，帕斯卡滔滔不绝，他沉静而勇敢，像一个即将离开人世的哲人在讲授着他的最后一课。现在，他又谈起了他个人的观察，他解释说，他自己经常通过工作自我治疗，这是一种有规律的工作，井井有条，劳逸有度。十一点钟到了，他要拉蒙吃午饭；玛蒂娜一面准备着饭菜，他一面继续着他的高谈阔论。阳光终于从早晨的乌云背后钻出来了，太阳半遮半露，暖融融的，片片金光照暖了宽敞的屋子。帕斯卡喝下几口奶，不再说话了。

这时，年轻医师正在吃着一只梨。

“你是不是觉得更不舒服?”

“不，不！你把它吃完。”

但是，他不能说假话，这是一次发作，很可怕。忽然，他喘不过气来，倒在枕头上，脸色已经发紫。他用两只手抓住了被单，攥得死死的，仿佛一下子要把压在胸前的巨石掀掉似的。他脸色铁青，睁大了眼睛，死死盯着座钟，显出一副绝望，痛苦的可怕神情。持续了整整十分钟时间，他几乎断了气。

拉蒙立即给他打了针。病势的减轻来得很慢，效果也不大。

生命刚一恢复，帕斯卡的眼里涌出大颗的泪珠。他还没有说话，他哭着。接着，他用模糊的眼睛始终盯着那座钟。

“我的朋友，我四点钟将要死去，我见不到她了。”

拉蒙为了分散老师的思想，肯定地说老师的判断是错误的，帕斯卡再次为自己学者的激情所鼓舞，他想根据自己的直接观察对青年同行做最后一次的讲授。他曾治疗过和他相类似的病例，他尤其记得，在医院里曾为一个患血管硬化症的可怜的老人做过心脏解剖。

“我看到了我的心脏……它的颜色就好像枯黄的树叶，肌肉的纤维脆而易断，心脏的体积虽然有些增加，但是它却显得瘦小。一定是因为炎症使它变硬了，要切开，很困难……”

他继续低声说着。刚才，他只觉得他的心脏变软了，收缩无力而缓慢。血液流动很不正常，主动脉流出的只是红色涎沫，后面的静脉血管里充满了黑色的血，随着心脏跳动的减慢，气喘更加严重。打过针以后，他强忍着痛苦，不断地关注着逐渐复苏的心脏，它仿佛在鞭击之下又跳动起来，将静脉血管里黑色的血扫除出去，用动脉血管里的红色血液再次输入力

量。但是，注射的机械效应一旦停止，病情就再次发作。他能以几分钟之差说出发作的具体时间。由于打过两次针，发作可能还要出现三次。第三次发作将要夺去他的生命，时间是四点钟。

接着，他的声音越来越微弱，他拼着最后的力气对英勇的心脏进行了一番夸赞，说它是生命中最顽强的劳动者，即使人体在睡眠期间也是分秒不停地工作，而其他各器官则懒洋洋地休息着。

"啊！勇敢的心脏！你是英勇的斗士！……你是多么地忠诚，多么地宽厚，你从不知疲倦……你奉献爱，你搏动过多，所以你碎了，勇敢的心脏，你不愿意死去，你还想继续搏动啊！"

但是，第一次发作如期而至。帕斯卡只觉得气喘吁吁，恐慌不安，声音嘶哑，说话艰难。尽管他是个很有勇气的人，他还是不由自主地发出了低声的怨言：我的上帝！这苦刑难道就没有个尽头吗？然而，他胸中只有一点热望，就是不要立刻死去，争取多活一些时间，和克洛蒂尔德做最后一次拥抱。但愿正如拉蒙反复告诫的那样，他的预言是错误的！但愿他能坚持活到五点钟！他的两只眼睛一齐转到座钟上，始终紧跟着秒针和分针，那一分一秒就像永恒一样地重要。过去，他们经常开这个座钟的玩笑，说它是镀金的青铜里程碑，微笑的爱神两眼凝视着沉睡的时光。三点钟。接着，三点半。只剩下两个钟头的生命了，还有两个钟头的生命，我的上帝！太阳落下了地平线，冬季灰蒙蒙的天空下，一片沉寂；他倾听着远处旷野上呼啸而去的火车。一列是开往图莱特去的。来自马赛的那列火车就永远不到达吗？

三点四十分，帕斯卡示意拉蒙过去。他的声音很弱，几乎

听不见。

“脉跳应该快一点，否则我活不到五点钟。我还抱着一线希望，可是，我不行了……”

他低声地叫着克洛蒂尔德的名字。这是痛彻肺腑的离别，他因为见不到她而感到凄惨悲愁。

随后，他又想起了他的手稿问题。

“你不要离开我……钥匙就在我的枕头下面。你告诉克洛蒂尔德，要她来取，她有我的命令。”

三点五十，又打了一针，还是没效果。将近四点钟，第二次发作出现了。喘息过后，他突然跳下床来，他要起来走路，他身上又有了力气。他需要空间，需要阳光，需要空气，他向前冲去。接着，他听到从隔壁屋里传来一声不可抗拒的生命的呼唤，他的全部生命的呼唤。他向那里跑去，摇晃着，喘息着，往左边倒下，他顺手抓住手边的家具。

拉蒙医师急忙走过去把他扶住。

“老师！老师！你躺下吧，我求求你！”

但是，帕斯卡暗自下定决心，坚持站着不动。他心里还残存着生之激情，英雄的工作信念，推动着他向前猛冲。他喘息着，他嗫嚅着：

“不，不……是那里，是那里……”

青年朋友搀扶着他。他就这样向前走去，脸色恐慌不安，踉踉跄跄，一直走进工作大厅的深处，他在书案前一把木椅上坐下，桌上是一张手稿，四周堆放着各种书籍和纸张。

他坐在那里喘了一会儿气，闭上了眼睛。不久，他又睁开了眼睛，两只手搜寻着他的手稿，正好在散乱的笔记里碰到那幅“系谱树”。前天晚上，他还曾经修改过若干日期。他认出了它，拉了过来，摊开在眼前。

“老师，老师！你不要命了吗？”拉蒙反复地恳求着，心里涌动着同情和钦佩。

帕斯卡半个字也听不进去。他只觉得一枝铅笔在指下滚动。他手里攥着笔，低下头，迷迷糊糊的眼睛似乎已经看不见了。他最后一次检查了一下家族的全部成员。马克西姆的名字吸引住了他，他写道：“一八七三年，死于共济失调症。”，因为他确信侄子活不过这一年。紧接着旁边就是克洛蒂尔德的名字，他心里一惊，也填补了注释。他写道：“与其叔父结合，一八七四年生一子”。但是，轮到了自己，他拼命地苦思苦想着，越想心里越乱。终于，他确定了自己的位置，手上一使劲，用坚定而有力的字体写道：“一八七三年十一月七日，死于心脏病。”这是最后的努力，他的喘息加剧了；当他看到克洛蒂尔德名字上方的空白纸页时，他气喘得更厉害。他的手指再也拿不住铅笔。然而，他竭力克制着巨大的痛苦，用模糊不清的字体补充写道：“遗腹子，一八七四年生，男女未详。”接着，他昏倒在地。玛蒂娜和拉蒙费了很大力气才把他又抬回床上。

四点一刻，第三次发作出现了。这是最后一次窒息，帕斯卡脸上流露出可怕的痛苦。做为一个男子汉和学者，牺牲再大，他也必须忍受到底。他的昏暗的两只眼睛似乎还在寻找着座钟，他想知道现在是几点几分。拉蒙看到他的嘴唇在翕动着，便弯下腰，耳朵贴到他的嘴边。果然，他喃喃低语着什么，声音之轻柔和微弱的呼吸没有什么两样。

“四点钟……我的心脏睡着了，主动脉里再也没有红色的血液……瓣膜软弱无力，停止工作……”

一阵可怕的喘息使他全身颤抖，很细微的呼吸变得几乎听不见了。

“这来得太快了……你们不要离开我，钥匙就在枕头底下……克洛蒂尔德，克洛蒂尔德……”

玛蒂娜跪倒在床边，她哽咽着，哭不出声来。她看得明白，先生即将死去。她没有敢跑出去找来一位牧师，虽然她内心里很想去找。她自己为即将死去的人背诵着祈祷文，热烈地乞求好上帝，祝愿先生得到宽恕，直升天堂。

帕斯卡死了。他面色紫黑。完全沉静了几秒钟之后，他想要呼吸，抬起了嘴唇，张开了嘴，仿佛小鸟的嘴似地要最后一次呼吸空气。这就是死亡，太简单了。

十三

大约四点钟吃过午饭之后，克洛蒂尔德才收到帕斯卡的电报。这一天，马克西姆哥哥正在和她赌气。身患重病的哥哥脾气越来越坏，无事生非，喜怒无常。总之，她在哥哥身边很少看到过笑脸。在他眼里，她是个面冷心粗之辈，无法得到欢悦。现在，他整天和年轻的罗斯姑娘耳鬓厮磨；这个憨态可掬的金发女子撩拨得他春心如焚。自从患病以来，他行动不便，身体更加虚弱，只知享受，不知为爱护自己而谨慎小心，丧失了长期以来养成的对“女妖精”的警觉性。所以，当妹妹想告诉他她要回伯父那边，马上要走的时候，他有些迟疑，不愿意叫人开门，因为罗斯正在给他做裸体按摩。不过，他二话没说，立即表示同意，并且希望她事情了结后尽早再赶回来，他只想在表面上装出一团和气。

克洛蒂尔德把下午的时间花在准备行李上。她心里激情荡漾，完全沉浸在归去的巨大欢乐之中。匆匆忙忙地吃过晚餐，就去和哥哥告别，然后坐上马车大老远从布洛涅森林路赶到里昂车站，坐上了妇女专用车室，八点钟起程。十一月的深夜里冷雨淅沥，火车已经驶出了巴黎城，她开始镇静下来，渐渐地

左思右想，朦胧中觉得有些惶恐不安。为什么发来这封“我等你，今晚走”急迫而又简短的电报呢？这可能是对她宣布怀孕喜讯那封信的回答。不过，她知道他是多么希望她留在巴黎，过着幸福的生活，她现在感到惊奇的是为什么急忙又召她回去。她期待的不是一封电报，而是一封信，然后把各种事情安排好，过上几个星期就回去。难道是发生了其他什么事么？也许是一时身体不适，一种意愿，一种立刻再见面的需要吗？于是，这种恐惧像某种强烈预感似地深入她的心间，越来越强烈，不久便完全占据了她的身心。

整夜里，勃艮第平原上大雨滂沱，雨水抽打着玻璃车窗。只是到了马孔这大雨才停止了。过了里昂以后，太阳出来了。克洛蒂尔德身上带着帕斯卡写给她的全部信件。她焦急地盼着天亮，信中的笔调变化很大，她想再一次仔细研究。的确，她发现他笔下欲言又止、续断无常，心里不禁打了个小小的寒噤。他病了，病得很厉害：现在，事情已经确然无疑，精妙的预知多于理性的分析，她的猜想完全应验了。剩下的路程格外地漫长，离目的地越近她越是焦虑不安。最难熬的是，十二点半马赛站下了车，一直要等到三点二十才能搭上去普拉桑的火车。整整要等三个小时！她在车站餐厅里三口并做两口地吃了午饭，好像怕误了这趟车似的。接着，她在满是尘土的花园里走来走去，走过一个又一个木椅。阳光惨淡，余温未尽，汽车和马车往来不绝。终于，她又搭上了慢车，每隔十五分钟就是一站，每个小站都停。她把目光转向车门外，只觉得在车上已坐了二十多年，她怀疑地点一定变了。火车离开了圣马尔泰。她极目远望，心中大为激动，遥远的天边苏莱雅德隐约可见，十多里外平台上的两棵百年大树如在眼前。

五点钟，已是黄昏时分。铁路上的转盘响了，克洛蒂尔德

走下车来。但是，她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因为没有看见帕斯卡到站台上来迎候她。自里昂开始，她在心里不断地重复着："假如我到了站没有立即看到他，那就是他病了。"然而，也许他是在车站大厅里，或者在外面招呼一辆马车。她急忙向前走去，只见到迪里厄老爹一人，就是老医生经常雇用的那个车夫。她急忙向他问这问那。老头是个少言寡语的普罗旺斯人，说话慢腾腾的，他的心思只在他的马车上。他要来行李票，想把两只箱子先取出来再说。她用颤抖的声音再次问道：

"迪里厄老爹，大家都好吗?"

"是的，小姐。"

她还要继续问下去，得到的答复是，昨天下午六点钟，玛蒂娜吩咐他赶上马车到火车站来接车。两个月以来，他没有见到过老医生，谁也没见过。既然他没有来车站，也许是卧床不起吧，因为普拉桑城里的人都说他身子不大爽快。

"小姐，你等一等，我要去拿行李，那里有一个长凳子你可以坐。"

"不，迪里厄老爹，时间太长了，我走着去吧。"

她快步走上斜坡，只觉得心急气喘。太阳在圣马尔泰的山后落下去了，天空灰蒙蒙的，这是十一月的第一次战栗。她走上了通往弗努伊埃勒的大路，又一次见到了苏莱雅德，她的心冰凉了，黄昏下门前阴沉沉的，所有的百叶窗紧闭着，沉没在一片荒凉愁悲之中。

可是，使克洛蒂尔德受到可怕打击的还是，她看到拉蒙站在过厅门前在等候她。的确，他在楼上一直等着她回来。他急忙下了楼，想尽量减轻可怕灾祸在她心中造成的悲伤。她气喘吁吁地来了，为了走近路，她直接从泉水附近的五棵梧桐树间穿过；她看到的是年轻人拉蒙，不是她所希望的帕斯卡，顿时

只觉得轰雷压顶山崩地裂，一切都完了。拉蒙脸色熬白，神态大为悲伤，尽管他事前鼓足了勇气，但还是半句话也说不上来，只等着对方的询问。克洛蒂尔德哽噎着半个字也说不出来。他们就这样地走进屋里。他领着她走进了饭厅，又一次面对面地站了一会儿，心中十分悲痛，嘴上却一句话也不说。

“他是不是病了?”她终于嗫嚅地说。

他只是简单地应声答道：

“是的，病了。”

“见到你时我一切都明白了，”她继续说道。“除非是他病了，否则一定会来接我的。”

于是，她又问道：

“他病了，病得很厉害，是不是?”

他不再回答，脸色更加苍白。她注视着他。这时，她仿佛看到那死神就在他的身上；就在他曾给死者打过针的、仍在继续颤抖的两只手上，就在他绝望的面孔上，就在他存留着垂死挣扎之影的慌乱的眼睛里；他作为一名医生，在这里和死神手忙脚乱地搏斗了十二个钟头，结果是回天无术!

她不禁一声大叫。

“他死了!”

她打了个趔趄，轰雷压顶，一下子扑倒在拉蒙的怀抱里；他像对亲兄妹似地、哽哽噎噎地紧搂着她。俩人哭成一团。

接着，他把她扶着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慢慢地叙说起来。

“昨天大约十点半时，我去电报局给你发了那封你收到的电报。他当时很高兴，心里充满了希望!他梦想着未来，希望再活一年、两年……今天凌晨四点，他的病情第一次发作，打发人去找我。很快他就觉得自己不行了。但是，他希望能坚持

到六点钟，能和你最后见上一面……病势太凶猛了。他就像解剖学老师在课堂上演示一样，随着病情的发展给我条分缕析，一直讲到最后一口气。他死时嘴上一直叫着你的名字，他很沉静，也很绝望，视死如归。”

克洛蒂尔德恨不得一下子飞到楼上的卧室里去，可是她好像被钉在椅子上，没有力气站起身来。她静静地听着，眼里不断地涌出大颗大颗的泪珠。老医生慨然而死，青年医生事后追述，字字句句听得她痛彻肺腑，铭心刻骨。她回味着这极为悲痛的一天。她将永远忘不了这一天。

但是，尤其使她绝望透顶的是，玛蒂娜刚一进门就冷言冷语地说：

“啊！小姐哭得有道理，先生就是因为思念小姐而死的！”

老女仆不肯迎上前去，只是在厨房门边站着，她因为死去了主人而痛苦、而愤恨。面对这个亲手抚养长大的女孩，她连一句亲切、宽慰的话也不想说。她信口开河，以吐为快，至于听者的苦乐她全然不顾。

“是的，先生死了，就是因为小姐不在身边！”

克洛蒂尔德内心深处很不以为然。

“不，是他一气之下逼着我走的！”

“哼哼！小姐一定是高兴糊涂了……你临走前的夜里，我就觉得先生有些气喘，他心里很难过；我想告诉小姐，他不允许……而且，自从小姐走后，他的心思我看得一清二楚。每天夜里都是这样，他说什么也不肯写信把小姐叫回来……反正，他已经死了，这还能假吗？”

克洛蒂尔德只觉得悲喜交集，心头豁然开朗。我的上帝，她一时的猜测难道真的成为事实吗？随后，面对帕斯卡的严厉拒绝，她终于相信了，他说的是真话，在她与工作之间，他真

心诚意地选择了工作，因为他是科学家，爱事业胜过爱女人。然而，他也撒谎；他内心里一片赤诚，毫无私心，只要是为了她的幸福，万死不辞。无穷的悲愁使他一错再错，就这样铸成了大家的不幸。

克洛蒂尔德又一次表示抗议，她失去了一切希望。

“可是，我怎么能知道呢？……我只知服从，我在服从之中投入了我的全部柔情。”

“啊！”玛蒂娜仍然大声说道，“要是我，就可能知道！”

拉蒙好声好气地插了嘴。他又拉着朋友的两只手，对她解释说，悲伤是有可能加速不幸结局的到来，但是，不幸的是在此之前老师已经病入膏肓。他的心脏病一定是由来甚久：一是过度疲劳，二是某些遗传因素，三是他火辣辣的情欲；可怜的心碎了。

“我们上去吧，”克洛蒂尔德说道。“我要看一看他。”

楼上的卧室里，百叶窗全都关着，阴郁的落日余辉一丝也透不进来。灵床边的一张小桌子上，两枝高高的蜡烛在烛盘里燃烧着。暗黄的烛影照在帕斯卡的身上，他两腿并拢，两只手轻轻地搭在胸口上。他终于瞑目了。熟睡的脸上依然紫青，但是已经平静下来，须发皆白，有如雪浪。他死了差不多有一个半小时。永久的宁静开始了，永眠吧！

克洛蒂尔德看到他成了这个样子，心里想，他再也听不见，看不见，从此只剩下她一个人，她要和他最后一次吻别，并且将永远地失去他，她不禁心中一阵剧痛，一下子扑倒在灵床上，只能嗫嚅地发出这温情的呼唤：

“噢！老师，老师，老师……”

她的香唇紧贴在死者的前额上。她只觉得那前额刚刚变冷，生命的余温尚存，便有了一会儿幻想，自以为他还能感觉

到这最后的、期待已久的爱抚。他不是在永眠中微笑了吗？现在，他已经感觉到她和腹中的胎儿都来到自己身边，他不是终于获得幸福并且能够安然地死去吗？接着，面对残酷的现实，她又一次哭了，哭得天昏地暗死去活来。

玛蒂娜端着一盏灯进来了，她把油灯放在壁炉的一角上。她听见拉蒙在说话。拉蒙看到怀有身孕的克洛蒂尔德如此悲伤，心里很不宁静，便在一旁守护。

"我带你走吧，如果你缺乏勇气的话。你要想一想，你不是一个人啊，还有腹中那亲爱的小生命，他生前和我谈到此事时心里充满了喜悦和温情。"

这一天里，老女仆偶而听到过一些事情，她觉得大惑不解。忽然，她听明白了。她正要离开卧室时，却停下了，又继续听着。

拉蒙压低了嗓门。

"大书柜的钥匙就在枕头底下，他多次对我说要提醒你这件事……你知道该怎么办吗？"

克洛蒂尔德尽量回忆着，并且做出答复。

"我该怎么办呢？是不是关于文字资料的事？……是的，是的！我想起来了，所有的卷宗由我保存，其他手稿都交给你……你别怕，我头脑完全清楚，我是很有理智的人。但是，我不愿意离开他，我今晚上就守在这里，平平静静，我对你说到做到。"

她心里很痛苦，神色坚定地守护着死者，直至青年医生前来劝阻。

"好吧！我要走了，家里还有事情。而且，还有各种手续要办，死亡报告，出殡车辆等等，我不想让你操心，我一切全包了。明天早上，一切事情办妥之后我再来。"

再次和她拥抱之后，他走了。这时，玛蒂娜也紧跟着他一块儿出去了，锁好了楼下的大门，浓浓的夜色下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现在，屋子里只剩下克洛蒂尔德一个人。静悄悄，空荡荡。孤独的克洛蒂尔德守着死去的帕斯卡。她搬来一把椅子，紧紧地贴在床头边，木然地坐着。刚回来时，她只是把帽子脱下；接着，她发现手上还戴着手套，赶紧也脱了下来。但是，她没有脱下那件沾满灰尘、二十小时火车旅途中弄得皱皱巴巴的风衣。迪里厄老爹可能早已把两只箱子放到楼下。她没有心思、也没有力气去洗脸换衣服，现在只是颓然地坐在这个椅子上。唯一的遗憾、无限的内疚充满着她的心。她为什么要服从呢？她为什么甘愿离去呢？如果她留下不走，她坚信他是不会死的。她一定会强烈地爱他、抚摩他，使他的病不治自愈。每天晚上，她一定会把他搂在怀里让他静静地睡去，以她的全部青春温暖他的衰老的躯体，在和他频频热吻中输入她的生命。当你不想让死神夺去一位亲爱者时，你就会献出鲜血和生命，直至把它击退。这是她的过失：她失去了他，她再也不能在一次热烈的拥抱中将他从永眠中唤醒。她只觉得自己当时太愚蠢，不明白他的意思；自己太卑怯，没有做到全心全意；最后一走了之，这是犯罪，要永远受到惩罚；其实，当时即使没有坚定的意志，而只要稍具良知的话，她也应该铁心恪守使命，当好国王的侍臣。

万籁俱寂。克洛蒂尔德将目光从帕斯卡的脸上移开，在卧室里到处看看。眼前只看见模糊的阴影：油灯斜照在巨大的穿衣镜上，好像一块灰暗的银板；高高的天花板下，两枝蜡烛的黄褐色火苗袅袅腾腾。这时候，她又想起了他写给她的一封封信件，简简单单，冷冷清清。她明白他的内心痛苦，他是在遏

制自己的爱情。为了实现她的高不可攀的幸福，他精心策划，不知要花费多少心血！他只求速死，要把她从自己的衰老和贫困中解脱出来。他梦想着她变成富姐，远离他，自由自在地享受她二十六岁的青春岁月：这是完全的忘我精神，为了实现对他人的爱而毁灭自己。她只觉得感激，觉得深深的甜蜜，同时又夹杂着对悲惨命运的苦涩和愤懑。接着，她突然想起了幸福的岁月，她的青少年时期就是在他身边度过的，他是多么和善，多么欢乐！他柔情似水，渐渐地征服了她；经过多次的抗争、分裂之后，她只觉得她是属于他的人；既然他迷恋着她，她就喜冲冲地献身于他，进一步地、毫无保留献身于他！此时此刻，他的遗体在这个屋子里渐渐变冷，然而在她的心目中这屋子余温尚存，过去的柔情蜜意之夜历历在目。

座钟刚响过七点。寂静中听到这轻柔的声音，克洛蒂尔德不禁惊醒。谁在说话呢？她回想着，她看看座钟，这铜铃敲响过多少欢悦的时刻！这陈旧的座钟声音颤抖，像一个老朋友似的，每当深夜无眠、相拥相抱时听到了，他们都感到乐滋滋的。现在，每看到一件家具，她都能想起过去的事情。她仿佛在灰暗的穿衣镜里看到了他们的身影：影影绰绰，面带微笑，欣喜若狂；他拉着她到这里来，给她戴上一件首饰……还有这个燃烧着两支蜡烛的桌子，就是在这个小桌子上，他们还一起吃过可怜的晚饭，那天晚上，他们断了面包，她以身相许，让他享受青春。这白色大理石面的五斗橱里蕴藏着他们的多少爱情片断！过去，她经常坐在直腿长椅上穿长统袜子，引得他来打趣逗乐，那时他们的笑声是何等开心！就是那陈旧的桔黄色帷幔上，也有窃窃私语传到她的耳边，全都是他们过去经常说的纯洁的柔肠热语，以及她的柔发间的紫罗兰香味，真使他爱之不尽！座钟响了七下，停止了，在她的心中却显得很长很

长，她又望着帕斯卡沉静的面孔，再一次陷入了颓然。

克洛蒂尔德越来越觉得筋疲力竭，过了几分钟，忽然听到有人哭泣。这是祖母真福太太的声音，她进来时像一股风似的。克洛蒂尔德无动于衷，毫无表示，痛苦不已。玛蒂娜不顾禁令，急急忙忙跑到卢贡老夫人家里去通报凶信。老夫人一听，灾难如此突然，先是愕然失色，接着一阵悲痛，哭声连天地跑来了。她在儿子灵前哭着，又和克洛蒂尔德拥抱一番，仿佛在梦中似的。从现在起，克洛蒂尔德虽然仍在沮丧之中，但却觉得不再孤独，屋子里轻微的响动声不断。真福太太流着眼泪，蹑手蹑脚地出出进进，寻寻觅觅，嘴里唧唧哝哝，忽而坐下忽而又站起来。将近九点钟，她坚决要求孙女吃点什么东西，在孙女耳边训斥了两次：

"克洛蒂尔德，我亲爱的，我告诉你这样做不对……身上一定要有力气，不然你就撑不到底。"

但是，姑娘只是摇了摇头，始终坚持不吃。

"唉，你是在马赛车站餐厅吃的午饭，是不是？后来什么也没吃……这对吗？我不想让你也病倒……玛蒂娜还有些肉菜汤。我已吩咐她做些轻淡菜汤，再加一只小鸡……你下去吃吧，哪怕只吃一块儿，我就留在这儿。"

克洛蒂尔德又一次痛苦地摇了摇头，仍表示拒绝。她终于嗫嚅地说：

"你别管我，祖母，我求求你……我不能吃，我咽不下去。"

她不再说话。然而，她也毫无睡意，她大睁着眼睛，死死地盯着帕斯卡的面孔。接连几个钟头，她一动也不动，木头似地坐着，心不在焉，随着死者一起远去了。十点钟，她听到玛蒂娜剪灯花的声音。将近十一点，坐在沙发里守灵的真福太太

忽然觉得不安，出去看了一下，又进来了。从此，姑娘身边焦急不安，来来去去的脚步声始终不断，她却依然故我，警觉百倍，总是睁大着眼睛。半夜的钟声响了，她仍然没有睡意，空空的脑袋里总有一个大疑团纠缠不清：她当初为什么要服从呢？假如她是留下不走，她一定会用她的全部青春温暖他孤寂的心，他一定不会死去！将近凌晨一点，这个大疑团才由混乱不清而化入一场恶梦。她沉睡了，痛苦和疲劳耗尽了她的力气。

从玛蒂娜口中得知儿子突然死去的消息，卢贡老夫人大吃一惊，不禁在愤怒中夹杂着忧伤地喊了起来。什么！帕斯卡快死了也不愿意见她一面，而且还严禁这个老女仆来告知病情！这让她真伤透了心，一生中儿子与她不共戴天，看来儿子死后这场斗争还要继续下去。接着，她急匆匆穿好衣服，向苏莱雅德奔来，一路上她脑子转个不停，老想着大书柜里那些可怕的卷宗和手稿。现在，马卡尔叔叔和迪德姑姑都已死去，她所谓的图莱特丑事再也不必担心；而且，可怜的小夏尔也死了，本家族最丢脸的污点也不复存在。唯独只有这见不得人的卷宗还威胁着卢贡家族的光荣历史；为了这段光辉历史，她费尽了终生的心血，这是她晚年的唯一心病，她铁了心，使出全身解数，不获全胜决不罢休。多年以来，她总是窥伺着这些卷宗和手稿，从不知疲倦，失败了再干。啊！要是把它们夺到手付之一炬，多好呀！这将是丑恶历史的毁灭，这是他一家人的光荣，历史将接受她的谎言。她穿过了普拉桑全城三区，像一位尊贵的皇后似的，人人称颂——她是在为衰落制度送葬。所以，当她得知克洛蒂尔德就在死者身边时，她加快了步子，只怕晚到苏莱雅德一步。

真福太太刚一来到儿子家里，立即恢复了平静。无须着

急，还有一整夜时间。然而，她却想立即见到玛蒂娜。她知道，老女仆是个头脑简单的人，对于狭隘的宗教深信不疑，主人死了一定会感到悲伤。看到厨房里乱哄哄地正在煮着小鸡，她的第一个表示就是悲伤，因为她想到儿子死前没有和教会方面和解。她追问着老女仆，要求告知细节。但是，老女仆只是失望地摇了摇头：不！一个神甫也没有来，先生连一个十字也没画过。只有她一个人在地上跪着，背诵着对亡人的祈祷，对于一个亡灵的得救这当然是不够的。然而，她却怀着极大的热忱，祝愿仁慈的上帝保佑先生安然到达天堂。

炉火熊熊，小鸡在锅里翻滚。真福太太说话声更低了，神情非常专注。

“啊！我可怜的姑娘，你知道他为什么不能上天堂吗？他真是不幸，就是因为他在楼上大橱里保存的那些糟糕的资料。我不明白为什么天上的雷火还不打在这些资料上，把它们烧成灰烬。这些东西一旦传出这里，那就是瘟疫，就是丢脸，而且是永世的地狱！”

玛蒂娜脸色熬白，她静心听着。

“那么，夫人以为最好是放火烧掉、保证先生亡灵安息吗？”

“伟大的上帝！我认为是这样……只要我们能把这些可怕的资料弄到手，哼，我就要把它们全扔进这火炉里。啊！你用不着再加木柴，楼上那些手稿，煮三个像这样的小鸡的木柴也足够了。”

老女仆拿起一个长柄汤匙在翻动着小鸡。她也在思索着。

“不过，这些资料不在我们手中……关于这件事我还听到过一场谈话，我可以一字不漏地给夫人重复……克洛蒂尔德小姐到楼上的卧室里去了，拉蒙大夫问她是否还记得临走前得到

的各项指令，她说记得，她应该保存全部卷宗，其余的手稿一律交给他。

真福太太听了不由得惊慌。她觉得这些资料全都不翼而飞。她要的不只是卷宗，凡是儿子写的东西全都要，她是个资产阶级老女人，心性高强，头脑迟钝，认为儿子的写作是斜门歪道，只能使家丑外扬出去。

“必须行动!”她大声说道，“今天晚上就行动! 明天就可能太晚了。”

“我知道大书柜的钥匙在哪里,”玛蒂娜低声说道。“医生给小姐说过。”

真福太太立即竖起了耳朵。

“钥匙到底在哪儿?”

“在枕头下，就在先生的头底下。”

熊熊的木柴火下透过了一丝凉气。两个老女人都不说话了，只听到小鸡的油汁落到滴油盘上的轻微响声。

但是，卢贡夫人独自吃过晚饭之后，又急匆匆和玛蒂娜上了楼。现在，她们不再说话，意见达成一致，决定赶天亮以前无论如何要把全部资料抢到手里。最简单的办法还是先把钥匙弄到手。克洛蒂尔德肯定要瞌睡的：她似乎太筋疲力尽了，不久就会累倒的，只有耐心等待吧。她们在工作大厅和灵堂之间来回走动，一直窥伺着克洛蒂尔德小姐，看她那大睁着的眼睛是否闭下。她们是实行轮流的办法，一个进去看时另一个就在点着油灯的大厅里焦急地等着。这一直持续到将近半夜，每隔十五分钟一次。茫然的眼睛里充满了阴影和无限的失望，始终睁得大大的。快到半夜时，真福太太又在灵床边的一张沙发里坐了下来，她下定了决心，只要孙女不睡她就不离去。她的目光一直没离开孙女，发现对方的眼睛直瞪瞪地睁着，毫无倦

意，她非常恼火。随后，这场游戏玩得太久，她也感到瞌睡。一气之下，她不想继续等下去，再次去找玛蒂娜。

“这没有用，她不会瞌睡的！”她说道，声音颤抖得几乎出不来。“要想其他办法。”

她已经想好了办法：撬锁。但是，那橡木的老框架似乎无法摇动，旧的金属配件也很结实。用什么东西砸开锁子呢？且不说砸东西声音很大，到处都能听见！

然而，她还是在那厚实的书橱门前站着，用手仔细摸着，想找比较脆弱的地方下手。

“我要是有一个工具就好办了……”

玛蒂娜兴趣不大，她大声地劝阻道：

“噢！不行，不行，夫人！她会听见的！……你等一等，也许小姐睡着了。”

她轻轻地走进去一看，立即又出来了。

“是的，她睡着了！……眼睛闭着，不动弹。”

于是，她们俩都去看克洛蒂尔德，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只怕地板上有一点儿响声。果然，克洛蒂尔德睡着了，像死去一般，所以两个老女人才如此大胆。但是，她们却很害怕把她弄醒，因为她的椅子就靠灵床放着，万一撞着怎么办。而且，她们都很害怕，这也是一种可怕的亵渎行为——把手塞进死人枕头底下去偷东西。是不是打扰他的休息呢？在强烈的震惊中他就一动不动吗？这样一想，她们的脸都吓白了。

真福太太已经伸出了胳膊，向前走去。但又退了回来。

“我个子太小了，”她嗫嚅地说着。“你试一试吧，玛蒂娜。”

老女仆也向床边走去。她吓得直打哆嗦，也向后退去，以免跌倒。

“不，不，我不行！先生的眼睛似乎要睁开了。”

她们在灵堂里又呆了一会儿，浑身打颤，不知所措。屋子里静悄悄的，充满着死亡的威严；帕斯卡永远地走了，丢下克洛蒂尔德一人，悲伤得抬不起头。这个无声的头颅是那么尊贵，仿佛显示着他高尚工作的一生，头底下压着他的辉煌业绩。淡淡的烛光燃烧着。一阵神圣的恐怖掠过，她们被吓跑了。

过去，真福太太是个无所畏惧的人，刀光剑影中也不曾退让，而今却不战自败。

“快来呀，快来呀，玛蒂娜。我们去找一件工具吧。”

她们在工作厅里喘息着。女仆想起来了，钥匙应该放在先生的床头柜上，昨天夜里病情发作时她还见过的。母亲不顾一切，把柜子打开了。但是，她眼前看到的只是五千法郎，她又扔了进去，因为她的心思不在钱上。她又在她所熟悉的地方去找家谱图，也没找到。这是她心头第一大恨，她多么想把它毁掉！其实，这家谱图就在老医生的办公桌上。该她找不见，她心急如火，头脑不清，只知在锁着的抽屉里乱翻，不知有条不紊地在身边查找。

她仍不甘心，又站在大书柜前，左看右看，两眼冒火，恨不得一口吞下。尽管个子矮小，尽管年已八旬，她仍奋不顾身，摆出一副大干一番的架势！

“啊！我要是有一件工具多好呀！”她连声说道。

她反复地观察着书柜上的门缝，她要用手指把门撬开。她想象着各种进攻方案，强攻不如巧取，她最终还是决定智取，只要吹一口气就打开了。

突然，她眼睛一亮，办法找到了。

“你说呢，玛蒂娜，第一扇门上是不是有一个小钩子钩

着？”

“是的，夫人，就是在一个螺钉上扣着，正对着中央隔板以上……你看，差不多就是这个线脚上。”

真福太太一挥手，自觉得稳操胜券。

“你有一个钻子吗，大一点儿的，有吗？……快给我一个钻子！”

玛蒂娜急忙跑下楼去，拿来了所需要的工具。

“就像这样往下一钻，一点儿声音也没有，”老太太一面说着一面行动起来。

那干瘪的老手不知哪来的一股劲儿，一下子就按照女仆指示的位置钻了一个洞。但是，她个子太矮，只觉得钻头已进入了木板。又钻了一下，直接钻到了铁钩上。这一次太直接了。她又左边右边地连续钻了好几个洞，终于用手推了推铁钩，从螺钉上推下来了。锁舌滑动了，两扇门也打开了。

“好不容易呀！”真福欣喜若狂，大声嚷道。

接着，她一动也不动地站着，心惊胆颤，向着灵堂那边侧耳细听，只怕弄醒了克洛蒂尔德。但是，黑夜沉沉，人声寂静。只听到座钟锵然一声，凌晨一点。书橱大开着，三层隔板上挤满了各种资料。她猛扑上去，在神圣的阴影中，在丧礼守夜的无限安息中，大破坏开始了。

“好不容易呀！”她低声地重复着，“我等待了整整三十年啊！快，快，玛蒂娜！快来帮我！”

她已经拿来一把高椅子，一纵身跳了上去，先把最高层的资料取下来，因为她记得全部卷宗就在那里。但是，她觉得奇怪，怎么不是蓝色的卷宗夹，只有很厚很厚的手稿，那是老医生已经完成而尚未发表的著作，是他的全部研究，是他的全部发现，是他的未来光辉的丰碑，他已经交给拉蒙保管。可能是

他临死前几天吧，他想到只有卷宗受到威胁，其他著作根本不会有人去破坏，所以就来了个大搬家、重新分类，以免被人搜去。

“啊！算了吧！”真福太太低声说道，“这么多的东西，随便从哪一头开始，我们都可以达到目的……我站在高处，我们给他来个一扫而光……嘿，快接住，玛蒂娜！”

她见东西就拿，一件一件往下扔，女仆一件一件接住，然后放在桌子上，轻轻地一点儿声音也没有，很快，桌子上就堆了一堆，她从椅子上跳下来了。

“放火烧吧，放火烧吧！……我们最后再动手找其他的，就是我要找的那些东西……烧吧！烧吧！先把这一堆烧掉！一张小纸片也不能放过，就是字迹不清的笔记也不能放过，烧吧！烧吧！我们一定不能让邪恶传出去！”

她热情高涨，极端仇恨真理，科学的证据只字不留；她从手稿里先撕下第一页，在油灯上点着，扔进可能有二十年没生火的大壁炉里。她不断地撕着，一片一片地扔进火里。老女仆的态度也一样坚定不移，帮着一起干，她拿来另一大本笔记，一页一页地撕着。从此，高大的壁炉里火光不断，一束明亮的火焰时快时慢，时小时大，时续时断。火堆渐渐扩大，细灰不断飞扬，厚厚的黑色纸页堆上万点火星喧腾。但是，这是一件颇费时间的事，纸页扔得太多了烧不着，必须随时用火钳子翻动，最好的办法是先把纸页揉皱，等着它烧着了再继续加纸。她们急中生智，事情变得颇为得手。

真福太太急忙又抱来一大堆手稿时，却撞到在一个沙发上。

“噢！夫人，要小心，”玛蒂娜说道。“要是来了人怎么办！”

"来了人，谁会来呢？克洛蒂尔德吗？她已经睡实了，可怜的孩子！……而且，就是她来了，也烧完了，我不在乎！得了吧，我是明着干，书柜子掏空掏净，大开着，不要关，我就说，是我把屋子里的脏东西清除掉的……一个字都不留，啊！我的上帝！其余的事我不管！"

壁炉里燃烧了将近两个小时。她们又来到大书柜前，掏空了两层书稿，只剩下最底下一部分，似乎塞满了各种笔记。她们被喜悦的火光冲昏了头脑，气喘吁吁，汗水淋漓，疯狂地进行着破坏。她们蹲在地上，黑乎乎的两手推着没有燃尽的纸灰，动作如此猛烈，灰白的头发乱麻似地披在肩上。这简直是两个女巫在急急忙忙地点一堆鬼火，她们要烧死一位圣徒，把他写在纸上的思想当众烧毁，把他的全部真理和希望摧毁。大厅里火光熊熊，相形之下灯光如豆，天花板上阴影团团，黑烟翻滚如云。

她把书柜最底层全掏空了，乱七八糟的一大堆笔记一把接着一把地扔进了大火里，真福太太喜不自禁地喊出声来。

"啊！卷宗全在这里！……烧吧！烧吧！"

她终于找到了卷宗。老医生在底层的前面放着笔记，大堆的笔记后面掩藏着蓝色的卷宗夹。这时，破坏活动达到了最高潮，她怒不可遏，卷宗一大把一大把地往火里扔去，壁炉里火声轰鸣。

"烧着了，烧着了！……终于烧着了！……玛蒂娜，还有这一个，还有这一个……啊！好大的火呀！"

但是，老女仆害怕了。

"夫人，要注意，小心把房子烧着了！……你没听见这轰隆声吗？"

"啊！这有什么了不起？全部烧光算了！……烧吧，烧吧，

真漂亮！……还有三个，还有两个，最后一个也烧了！”

看到烧着的烟灰纷纷落下，她欣喜若狂，开怀大笑，样子真是吓人。轰隆隆的火声更加可怕，大火在从来没有人打扫过的壁炉里不断地燃烧着。她看在眼里，心情更加激动；而女仆却乱了方寸，在大厅里跑来跑去，大呼小叫。

克洛蒂尔德在死去的帕斯卡身旁睡着了。屋子里静悄悄的，只听到座钟发出轻柔的敲响三点的钟声。两枝蜡烛在燃烧着，高高的火苗直立不动，一丝风也没有。无梦的沉睡中，她仿佛听到一阵儿吵闹声，恶梦似地越来越大。接着，她睁开了眼睛，一时没有明白过来。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心口上压着这么重的东西？惊恐中现实又回到眼前：她又看到了帕斯卡，听到站在身边的玛蒂娜的叫声；她急忙向前走去，忧心忡忡，想要弄个明白。

但是，刚一走到门口，克洛蒂尔德心头一惊，可怕的场面赫然摆在眼前：书柜大开着，空荡荡的，玛蒂娜因为惧怕烈火吓破了胆，祖母真福太太满脸绽着笑意，用脚将最后的卷宗碎片往火堆里乱踢。大厅里烟雾缭绕，火声隆隆，就像强盗在喊杀声中闯了进来似的，这就是她刚才在沉睡中所听到的景象。

她也发出了叫声。在那个狂风暴雨之夜，帕斯卡发现她窃取文稿时就曾经喊道：

“窃贼！杀人犯！”

她立即向壁炉跑去。她不怕猛烈的隆隆火声，她不怕纷纷落下的火花，她冒着头发和手指被烧着的危险，把尚未烧毁的残页一把抓了出来，勇敢地捂在怀里，试图弄灭。但是，已经晚了，这只是一些残篇，没有一页是完整的，不到两个钟头，庞大的工程，整个一生坚持不懈的巨大业绩被大火烧得干干净净。她越想越生气，怒不可遏。

"你们是窃贼，是杀人犯！……你们的这种行为是罪恶滔天！你们亵渎死者，你们扼杀他的思想，他的天才！"

卢贡老夫人并不退让。正相反，她步步紧逼，毫无忏悔，昂首挺胸，竟为她所发出并执行的焚稿决定进行辩解。

"这就是你对祖母说话的态度吗？……我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你过去也想和我们一起这样干的。"

"过去，是你们把我带上了邪路。但是，我有了人生体验，有了爱的体验，我明白过来了……而且，我的勇气中又有了一种神圣，这就是一位死者的最后的思想，是一个伟大头脑的产物，我应该向全人类发扬光大……是的，你是我的祖母！可是，你刚才烧掉的是你的儿子！"

"是烧毁了帕斯卡，因为我烧毁了他的著作！"真福太太大声说道。"哼！我还要把普拉桑城烧毁呢，就是为了保护我们家族的光荣！"

她寸步不让，她是战士，她是胜利者；克洛蒂尔德把抢救出来的黑色碎纸片放在了桌子上，她要用血肉之躯加以保护，只担心祖母夺走再扔进火堆里去。祖母才不屑一顾呢，她甚至不为壁炉里的火担心，幸而那火自己也灭了。这时，玛蒂娜却用铁铲在捂着火堆，想把那烟灰和最后的一些小火苗扑灭。

"你也知道的，"老夫人继续说着，她的瘦小身材似乎更加高大，"我只有一个心愿，就是我们家族的财富和威严。我一生都在战斗，都在密切关注，我硬撑着活了这么久，就是为了消除丑恶的故事，为我们留下一份光荣的传说……是的，我从来没有失望过，我从来不会心慈手软，稍微一有机会我决不放弃……我想要干的事全都干了，因为我善于等待时机。"

她手一挥，指着空荡荡的大书柜，又指着火星将要灭去的壁炉。

"现在，事情完了，我们的光荣保住了，这些可恶的资料再也拿我们没办法了，我身后将没有任何威胁……卢贡家族胜利了！"

克洛蒂尔德气坏了，她举起胳膊，好像要把祖母赶走似的。但是，她却自动地出去了。她下楼到厨房里去了，在那里洗了洗弄黑的手，理了理头发。老女仆正要跟着一块下去，回头一看青年主人的手势，又回来了。

"噢！我呀，小姐，后天等先生送进公墓以后，我就要走。"

一会儿沉默。

"但是，我没有赶你走，玛蒂娜，我知道你不是罪魁祸首……你在这个家里生活了三十年，你留下吧，跟我留下吧。"

老姑娘摇了摇花白的头，脸色煞白，形容憔悴。

"不，我服侍过先生，先生死后，我谁也不会服侍的。"

"服侍我呀！"

她抬起头，面对面地看了看年轻姑娘，这可爱的姑娘是她看着长大的。

"我不服侍你！"

这时，克洛蒂尔德感到很为难，她想和女仆说一说她怀孩子的事，这是主人的骨血，也许会同意留下吧。克洛蒂尔德的心思被看出来了，玛蒂娜想起那次无意中听到的谈话，看了看小姐的肚子，身孕还不甚明显。老女仆想了一下，毫不含糊地说：

"你是说孩子吗？……不！"

她是个重实际的女人，知道金钱的价值，把帐目交割得一清二楚。

"我不愁没钱花；我要带上我的年金另找一个去处安安宁

宁地吃两碗饭……你呢，小姐，我现在可以离开你了，因为你有的是钱。拉蒙先生明天会对你说的，四千法郎年金的事在公证师那里已经得到了解决。这是写字台的钥匙，先生留下的五千法郎就在里头放着……噢！我知道，我们之间以后不会有什么困难的。已经三个月了，先生没有给我付过一分一文，这有他的字据为证。另外，最近一段时间，我自己掏腰包花了将近二百法郎，这钱是哪儿来的，他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一切都是白纸黑字写着的，我问心无愧，我想小姐一分一文也不会给我算错……后天，先生不在这里了，我就走了。”

老女仆也跟着到厨房里去了。这个忠诚而盲目的女人虽然插手了一件罪恶，现在要离她而去，克洛蒂尔德却觉得无限地悲伤！然而，当她回到卧室之前去收拾卷宗残篇时，她突然发现“家谱树”还在桌子上安然无恙地躺着，心头不禁自喜。这是唯一完整的遗物，是神圣的遗迹。她赶紧拿起来，连同未烧尽的残页锁进卧室的五斗柜里。

当她再次走进这个阴沉沉的卧室时，一阵巨大的悲痛向她袭来。大厅里由于野蛮的破坏而充满了烟尘，这里却是无穷无尽的宁静！静穆的阴影下，两枝蜡烛在燃烧着，纯净的火焰纹风不动。帕斯卡的脸色变得煞白，须发皆白，有如银浪。他静静地睡着了。光轮熠熠，气度不凡。她俯下身，又吻了吻他，只觉得这脸上冷冰冰的，双目紧闭，在做着永恒的梦。她因为未能抢救他留下的光辉业绩而感到极大痛苦，双膝跪倒在地，泣不成声。天才遭到了蹂躏，整整一生的工作遭到了这场野蛮的破坏，她觉得世界从此要毁灭了。

十四

在工作大厅里，克洛蒂尔德重新穿上她的短上衣，怀里还抱着刚喂过奶的孩子。大约三点钟，刚吃过午饭，八月底的天空火伞高张；百叶窗关得严严实实，宽敞的大厅里阴影重重，窗缝间只射进细微的阳光金剑。今天是星期天，处处安闲宁静，远处响起了晚祷的最后钟声。空荡荡的家里静悄悄的，只有母亲和孩子两人，女仆请假到郊区去看一位表妹。

克洛蒂尔德看了一下她的孩子，胖乎乎的男孩已经三个月了。她是五月下旬分娩的。她为帕斯卡服丧将近十个月了，整天只穿着一件黑色的衣袍，美若仙女，那么温雅，那么苗条，年轻的面孔上显得那么忧郁，一头金发是那么诱人。她脸上没有笑意，看到漂亮的孩子心头却觉得甜蜜蜜的：粉红色的脸蛋儿胖乎乎的，小嘴巴上还沾着乳汁，一对小眼睛忽然遇到了闪耀的阳光。他满脸的惊奇，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奇迹般的耀眼金光。接着，他瞌睡来了，淡色稀发的小圆脑袋歪落到母亲的怀里。

于是，克洛蒂尔德慢慢站起来，把孩子放进了桌旁的摇篮里。她弯下腰看了一会儿，看他是否睡着了。她放下了细纱窗

帘，屋子里一片昏暗。她轻轻地走着，一点儿脚步声也没有，然后又忙着在桌子上整理小衣物，一只小毛线鞋不见了，她在屋子里走了两遍东找西找。她很沉静，很温柔，又很忙碌。这一天，家里非常孤寂，她思前想后，一年的共同生活又浮现在脑海里。

痛苦的葬礼过后，玛蒂娜立即就走了。她坚持要走，连八天的服丧期也不肯接受，找来了邻近一家女面包商的年轻表妹接替自己的工作。这是一个褐发的胖女子，衣着倒也整齐干净，品性忠厚老实。玛蒂娜就住在圣马尔秦偏僻的小院子里，她是个小气鬼，身上仅有的一点儿积存还得节省着用。她膝下无子，何必如此吝啬呢？整整十个月，她再也没来过苏莱雅德一次：先生不在了，她连先生的儿子也不想见一面。

在克洛蒂尔德的遐想里，祖母真福太太的面目又出现了。她是个至尊的长辈，时不时地也来垂顾这个年轻的晚辈，心胸倒也开阔，只要严厉惩罚了，一切过错都可以宽恕。她说来就来，来了就是吻一吻孩子，指教晚辈如何做人，提出种种规劝。面对着唠唠叨叨的长辈，年轻的母亲只是采取帕斯卡生前的一贯态度——敬而重之。而且，老祖母正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她终于要实现一项心慕已久、深思熟虑的意愿：就是让本家族的纯洁光辉像一座丰碑似地照彻千古。这项意愿的具体内容就是，倾其巨万家资修建一座养老院，名字就叫做“卢贡氏养老院”。她已经买好了地皮，就是老槌球场的一部分，在城外火车站附近。这一天正好是星期日，大约五点钟，暑气渐渐下去了，极为隆重的奠基礼即将开始，政府的官员们光临现场，真福太太像一位皇后似地受到万民的欢呼。

克洛蒂尔德对她的祖母也怀着几分感激，因为祖母在展读帕斯卡的遗嘱时毫无异议。帕斯卡生前决定，克洛蒂尔德是他

的遗赠财产承受人。母亲则表示她遵守儿子的遗愿，只保留四分之一的财产权，其余的全部放弃。她身后一个继承人也不要，她的“遗产”就是耗资巨万，修建一所养老院，让卢贡家族的芳名流传百世。五十年间，她贪财如命，而今却视金钱如粪土，在更高尚的雄心中得到了净化。由于祖母的慷慨大度，克洛蒂尔德用不着为将来的生计担心：四千法郎的年金足够她们母子二人生活了，她要把儿子抚养成人。写字台里的五千法郎，她打算全部记在小儿子的名下。另外，她还拥有苏莱雅德的地产权，大家都建议她卖掉。无疑的，维持生活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屋子太大了，一个人孤零零的。这生活是多么苦寂，多么忧愁！然而，她至今没有下定决心离开这个家。也许她永远也不会下定这个决心。

啊！苏莱雅德这个地方，她的全部爱情，她的全部生命，她的一切美好记忆都在这里！有时候，她觉得帕斯卡似乎还活着，因为过去的一切原封未动。所有的家具还是原来的位置，饮食起居的时刻一如旧例。只有他生前的卧室是关闭着，她觉得心情太沉闷时，就独自一人参谒神殿似地进去痛哭一场。在这个他们曾经相亲相爱的卧室里，在这个他曾经卧病不起的床上，她和当年做闺女时一样，每天夜里必来就寝；所不同的只是，每到黄昏时她就要把孩子的摇篮搬到她的床边。这个卧室永远充满着温馨，熟识的陈旧家具，年久色淡的帷幔，孩子降生了，陈旧不堪的卧室再度生机勃发。另外，每次到楼下明亮的餐厅用饭之时，她就感到索然无味，不禁忆起昔日饭桌上的情景：那时，他们为了生命的健康，笑声阵阵，狼吞虎咽，何等快乐！还有那可爱的菜园，一草一木都牵动着她的心灵，每向前走一步路都要想起他们当年形影相随的景象。广阔的台地上，古老的柏树绿荫淡淡，他们经常去那里凝神俯视山石环绕

下的维奥内河谷！面对那层层石阶，面对那橄榄和扁桃丛林，他们像逃学的顽童似地，急不择路，勇于攀登，勇于穿越！还有那小松林里，绿荫暖人，松香扑鼻，细如针的松叶在他们脚下发出瑟瑟的响声；那宽广的打谷场上软草齐肩，黄昏以后繁星满天！尤其是那高耸参天的梧桐树下，一片宁静闲适，夏日里他们每天必至，聆听那泉水的万古不息。清亮如玉，沁人心脾的歌唱！家园的一砖一石，苏莱雅德的每一寸土地，她无处不感觉到他们热血的搏动，他们共同生命的传播。

但是，她现在更偏爱的地方却是工作大厅，在这里她可以回味往昔最美好的记忆。这里也只是多了一件家具——摇篮。老医生的桌子仍放在左窗前原来的地方，他说不定可以进来坐一坐呢，因为那张椅子连动也没有动。在大厅中央的长桌上，原来堆放的书籍和小册子一仍其旧，其间也不过只增加了几件颜色鲜亮的孩子的小衣服，她此时正在逐件检查着。书架上的卷帙还是原来的样子，橡木的大书柜紧闭着，里面似乎还是原来的宝藏。在熏黑了的天花板下面，总是弥漫着那让人喜爱的工作气息；在这个共同的作坊里，坐椅横七竖八，令人觉得亲切，长期以来，姑娘想入非非，学者潜心研究。今天，尤其使她怦然心动的是重新看到她钉在墙上的旧时的各种色粉画，笔下一丝不苟，纸花栩栩如生，而且心驰神往皆为异境，梦花怒放竟使忘情。

克洛蒂尔德收拾好桌子上的那些小衣服，正要站起身，忽然看到眼前达维老国王和美丽的苏纳米特姑娘并肩同行的色粉画像。她不再笑了，内心里一片幸福，喜悦冲上眉梢。那一天，她在欣赏这温柔和骄傲的象征，只觉得他们是多么相亲相爱，多么渴望永恒！老国王身着笔挺的长袍，珠光宝气，一身华贵，白发苍苍的头上戴着王冠；她是更加华贵，白皙的肌肤

犹如百合花，苗条的身段，圆润的酥胸，柔软的玉臂，仙女似的妩媚！现在，他已走了，长眠于地下，她则是一身乌黑乌黑的丧服，包裹得严严实实，丝毫显不出她娇美的体形，人稠广众、光天化日之下，只有她的孩子显露出她人格方面绝对平静的天性。

慢慢地，克洛蒂尔德终于在摇篮旁边坐了下来。阳光像金箭似地射进了大厅，暑气越来越浓，紧闭着的百叶窗前阴影沉沉，家里更加寂静无声。她把孩子的几件小衬衣放在一旁，慢慢地又缝起了几条细带子；室外火伞高张，室内闷热而宁静，渐渐地她陷入了沉思。她的思想首先回到了她的写实和虚幻的彩粉画上，现在，她心中自忖，她的全部二重性一是在于对真实性的酷爱，有时为了准确描绘一枝鲜花也要一连花上几个钟头；一是在于她对彼世的渴望，使她多次摆脱现实，异想天开，升入不生不灭的花海似的天堂。她向来如此，她总觉得，生命的潮水永是流逝，她却依然故我。于是，她突然萌发了对帕斯卡深深的感激，是他造就了她的今天。过去，她还很小的时候，他把她从一个恶劣的环境中解救出来，收养在自己身边，悉心善待；不过，他也可能有一番心愿，就是通过实验来看一看，换了一个全然真诚与温情的环境，她将是如何成长。这是他坚持多年的愿望和理论，他很想进行大规模的实验：即通过环境进行培养，以至治疗，使人的生命在身心两方面得到改良和救治。她身上的优秀品格肯定是得益于他，他给予她的只是激情和勇气，她却想到自己很有可能变成一个思想离奇、性情激烈的人。这里阳光灿烂，鲜花盛开，漫漫的生途中，他们终于投入彼此的怀抱；善良和喜悦的最终成果是孩子降生了，倘若他还活着，他们一定会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

在这段回忆中，她清楚地感觉到自身经历过的漫长的努

力。帕斯卡不断地改正她的遗传性，在真实与虚幻的斗争中，她潜移默化，经受着徐缓的转化。当初，她是个喜怒无常的孩子，心里时时酝酿着反抗的情绪，稍有不平就恶念丛生。后来，她对宗教突然萌发了巨大的虔诚，一想到这恶浊的土地上处处是不平等、不公正，必须由未来天堂的永恒快乐加以补偿，她就需要幻想和谎言，就需要眼前的幸福。这是她和帕斯卡斗争的时代，那时她一心想着要扼杀他的天才，使他吃尽了苦头。在这个人生道路转弯的地方，她变了，认识到他是她的老师，在那暴风雨之夜，他以严厉的态度教育了她，征服了她。从此，新的生活环境发生了作用，演变加快了；她终于变成一个平稳的、有理智的女子，认识到人生的正确道路，满怀着希望，通过共同劳动，人类总有一天将从邪恶和痛苦中解放出来。她曾经爱过，现在又为人母，她终于领悟了人生。

突然，她想起了打谷场上他们共同度过的夜晚。她至今还能听到她在星光下的叹息：大自然多么残酷，人类多么丑恶，科学破产了，只有上帝，只有神秘才是人类的归宿。除了毁灭，不可能有持久的幸福。接着，她的耳边又响起了他的信条：通过科学发展人类的理智，这是逐步取得真知的唯一好处，相信知识与日俱增，终将给人类带来不可估量的能力和安然宁静，甚至是幸福。千言万语归结为一句话：对于人生的热烈信仰。正如他所说的，必须与永不停息的生命共进，不希望有任何的停顿，愚顽中没有半点儿的宁静，倒退中没有半点儿的轻松。必须有坚定的精神，谦虚地承认，对于生命的唯一报答就是勇敢地生活过，完成生命赋于我们的任务。于是，邪恶只不过是一件尚无法解释的意外事故，高高在上的人类仿佛一架庞大的机器，永不停息地工作着。一个工人完成了他一天的工作之后，离开了人世，为什么因为不能看见和判断其工作成

果就要诅咒他的工作呢？即使工作没有结果，为什么不品尝行动的快乐、行走中的新鲜空气和长时间疲倦之后睡眠的甜美呢？孩子们将继续挑起父辈留下的重担，他们来到人间就是为了这个，人们之所以爱他们也正是为了这个，人生的重担将世世代代地传下去。因此，面对共同的伟大事业，只有勇敢地接受，不能因为一己之利而去抗争。

她扪心自问，并不像过去那样因为身后的事而感到悲伤。来世的担忧不再使她痛苦。过去，她恨不得向苍天逼问出命运的秘密。她因为自己是盲目地活着而感到无限的忧愁。一个人来到这世界上是干什么的？这丑恶的人间既无平等，也无公正，在她看来，简直是谵语之夜的恶梦，如此人生意义何在？战栗平静下来了，她可以勇敢地思考这些问题。也许吧，孩子生下来了，后继有人，从此掩盖着她的可怕结局。但是，在她的生活也有不少的平静，她认为，人活着就必须努力，这世界上唯一可能的宁静就在于完成这种努力的喜悦。她经常在心里重复着老医生的一句话。每一次看到一个农民收工后安详地回到家里时，他就说："你看，什么来世不来世，他照样睡他的觉"。他的意思是说，这场关于来世的争论只有在懒汉们的发烧的头脑里才被搅得一塌糊涂。如果人人都努力工作，那就高枕无忧了。在痛苦和失亲的悲伤中，她自己也体会到了劳动的极大裨益。自从他教她学会惜时如金以来，尤其是她当上了母亲整天围着孩子忙碌以来，她再也没有感到未知的颤动像寒冷的呼吸在她的后颈上掠过。一切可怕的梦幻她挥之即去；即使还有什么恐惧来烦扰她，即使还有日常生活中的苦水淹没了她的心口，惹得她要作呕，她也会找到一种精神安慰，一种不可战胜的抗拒力量；她想，孩子有了今天就有明天，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她的生命著作终将写成。这使她在困苦包围之中得

到甜美的休息。她有她的职责，有她的目标，她在幸福的宁静中也时刻牢记，她扎扎实实地实现命运赋于她的使命。

然而，此时此刻，她也明白过来，胡思乱想的毛病在她心中并未完全死去。沉寂中，忽然掠过一缕轻声，她抬起头循声望去；这是什么神明的媒介？或许是她日夜啼哭的死者阴魂不散吧。她还是像过去信仰宗教的女孩子那样，对于神秘怀着好奇、本能地需要未知世界。她曾经思考过这种需要，甚至给予科学的解释。科学把人类知识范围扩展得再多么深远，但有一点它肯定无法超越；这正是帕斯卡所追求的唯一人生目的，即不断求知的欲望。从此，她认识到，我们的世界充满了数不清的未知力量，这黑暗的领域无比宽广，比已知的领域大过十倍，从未得到勘测，未来的人类将不断地冲锋陷阵。的确，这是想象力大有作为的广大场所。在沉思之中，她满足着生命对来世的强烈渴望，必须逃避这可见的现实世界，必须满足对未来的绝对公正和幸福的幻想。这是过去精神痛苦的残余。她的最后虚妄念头渐渐平息下来了，因为苦难的人类只有依赖谎言的安慰才能生存下去。但是，所幸的是，一切都在她心里融化了。在这个科学过度的疲劳时代的转折点上，她因为科学造成的废墟而感到不安，面对眼前的新世纪而感到恐惧，心里怀着停止和倒退的强烈愿望。她代表着幸福的平衡，代表着日益扩大的真知的追求。学者们出于门户之见，拘泥于表面现象，封闭人们的认识视野；而她则不然，她心地坦荡，不知道的事都要动脑子想一想。帕斯卡的信条是整个事业的逻辑性结论，她一如既往不断向苍天提出的关于来世的永恒问题，面对着前进中的人类重新打开了未知世界的大门。既然人无全知全能，必须永远学习，那么，保留神秘，保留一个永恒的疑虑和一条永恒的希望，这难道不是志在运动、志在生命本身吗？

这时，一个新的声音，像飞鸟的翅膀，像轻轻掠过她的柔发的亲吻，听得她微笑了。他肯定就在身边。她沐浴在柔情的海洋里。他是个善良和欢乐的人，他的爱他人之心给了她生命的激情！他自己可能只是一个梦想者，因为他曾经做过最美好的梦，他坚信，当科学一旦给人类以无可估量的能力时，这就是最优越的人生世界；为了幸福，接受一切，运用一切，了解一切，预见一切，变大自然为公仆，人人和睦相处安居乐业！现在，只要大家协调一致地工作，就能保持身体健康。今日的痛苦说不定哪一天会有用的。面对着艰巨的事业，面对着良莠不齐的人群，她只看到亲如兄弟的人类，她只有无限的宽容，无穷的怜悯和热烈的慈善。爱沐浴着大地，善良是奔腾不息的大江大河，滋润着世间一切的心灵。

将近两个小时以来，克洛蒂尔德一面不紧不慢地做着针线活，一面做着无边无际的梦。小衣服的几个细带子缝好了，她还给昨天买来的新尿布编上了记号。做完了针线活，她站起身想收拾一下衣物。外面，太阳渐渐落下去，窗缝间只透进金箭似的斜阳余晖。她几乎看不见了，便上前去打开了一扇百叶窗；接着，面对突然展现在眼前的辽阔原野，她一时竟忘了自己。暑气消退了，湛蓝的天空里掠过一阵微风。左面，塞耶河谷血红的山石间长满了松树；右边，过了圣玛尔泰丘陵，是一望无际的维奥内河谷，斜日的余晖黄灿灿的。她看了看圣萨蒂南教堂，也是金光耀眼，鸟瞰着玫瑰色的城市。她正要转过身来，忽然被眼前的一种景象吸引住了，她站在窗前又看了很长时间。

铁路线那边，旧日的槌球场上，挤满了人群，万头攒动，熙熙攘攘。克洛蒂尔德立即想起来了，这是奠基礼。她明白过来，她的祖母即将要做“卢贡养老院”的奠基人。这是胜利的

丰碑，它将使卢贡家族的光荣千秋万代地传扬下去。巨大的准备工作进行了整整八天，据说老夫人还亲自挥戈上阵，她不顾八十二岁的高龄，坚持出头露面，以炫耀自己的胜利。使她感到极大骄傲的是，她在这样的场合第三次征服了普拉桑城；在她的感召下，全城三个区的人都赶来了，聚集在她的周围，前呼后拥，欢声雷动，俨然一副大善人的样子。的确，那里有圣马尔泰区名门贵族选送来的女施主们，有旧区劳工社会的代表们，还有新城里最有名望的居民，即律师、公证师、医生之流，至于一般小民百姓尚不计算在内，他们穿着漂亮的衣服，成群结队蜂拥而至，像过节日似的。在这如此一片欢腾的气氛里，她显得更加自豪，她是第二帝国时代的一位"皇后"，为垮台了的制度竭诚尽忠，战胜了年轻的共和国，逼使它指派本地的县长莅临现场，对她捧场，对她表示感谢。首先是市长发表演说的问题，但是，一天前起就已确定下来，县长也要讲话的。从很远的地方，克洛蒂尔德影影绰绰看到，明亮的阳光下，黑色的礼服和红红绿绿的艳丽服饰闹轰轰地一片喧腾。接着，就是隐隐约约的音乐响声，这是城里业余爱好者们吹奏的音乐，晚风习习，时断时续地送来响亮的铜管乐声。

她离开了窗子，打开橡木的大书柜，把桌子上的小孩衣物全摆了进去。过去，这个柜里装满了老医生的手稿，而今空空如也。它像个无底洞似地敞开着，各层宽阔的、空无一物的隔板上摆满了各种小衣物：小衬衣、小帽子、小毛线鞋、一堆堆的尿布，细细软软的，仿佛还没有出巢的小鸟的轻柔羽毛。过去，这里曾经沉睡着那么多的思想，三十年间，一个人埋头于案日积月累坚持不懈地工作着；现在却成了存放一个小生命衣物的地方；这所谓的"衣服"只是初生儿临时避寒的东西，过不了多久就不需要了。巨大的旧书柜顿时旧貌换新颜，一派喜

气洋洋。

克洛蒂尔德在一层隔板上摆放小衬衣和尿布时，忽然在一个大信封里发现了卷宗的残片，这是她去年从大火中抢救出来后又存放进去的。她想起来了，拉蒙医生昨天还叮咛她，让她留心检查，这些残片中是否有什么科学价值的东西。他太失望了，老师留给他价值连城的手稿已被付之一炬。老师死后，他立即动手，根据老师谢世前所沉静而大胆阐述的博大理论撰写临终访谈录；但是，事与愿违，他脑子里只记得一些基本线索，他所需要的是完整的研究、逐日进行过的观察、已取得的成果和已提出的法则。损失是无法弥补的，必须从头再来；而令他悲叹不已的是，他只记得一些粗略的指示；据他认为，科学至少推迟了二十年，因为单枪匹马的先驱者的思想在野蛮愚蠢的灾难中已尽遭毁灭，而要重新加以利用谈何容易。

"谱系树"是唯一幸存的完整资料，在信封里放着，克洛蒂尔德一齐拿到摇篮旁的桌子上。她把资料残片一片一片地取了出来，她发现保存下来的手稿没有一页是完整的，没有一条有一定意义的札记，剩下的只是一些没有完全被烧着的、黑乎乎的碎纸片，没头没尾，残缺不全。但是，她是个中人，在翻检过程中，这些劫后余生的只言片语都会在她心头激起一段情趣；倘是换了别人则是不知所云。她想起了那个暴风雨的夜晚，当时的情景又回到了脑海；一句话只要看个开头，就联想起一系列的人物、一系列相关的故事。就这样，马克西姆的名字就出现在她的眼前，使她又想起了这个陌生哥哥的一生，他两个月以前死了，她几乎无动于衷。接踵而至的又是包含着她父亲名字的一行残句，她看了很不舒服，因为据她所知，父亲是通过他的理发师的侄女的帮助，把儿子的财产和公馆窃为己有；那个心性天真的罗斯，只要得到别人一分好处，她就会报

之以百倍的慷慨。接着，她还碰到了另外几个人的名字：她的大伯父欧仁，当年的“二皇上”，而今已销声匿迹；她的表兄塞尔日，圣厄特罗珀的本堂神甫，昨天有人告诉她，此人因为肺痨病重卧床不起。看了每个碎片心里都乱哄哄的，从这些碎屑中，从这些黑色的纸灰中，从这些毫不相干的字词中，既可憎又可爱的家族又死而复生了。

于是，克洛蒂尔德觉得好奇，便在桌子上将谱系树摊了开来。面对这些“圣迹”，她感动极了。当她重读帕斯卡临终前几分钟用铅笔附加的简略笔记时，泪水涌出了眼睛。他在注明他的死亡日期时笔下是多么勇敢！当他笔下抖抖战战宣告孩子的诞生时，他对人生是多么地留恋而失望！谱系树越长越高，枝繁叶茂，她久久地看着，看得出了神，心里想，这个分门别类资料翔实的家谱树就在眼前，这是老师的终生事业。她仿佛听见了他对每个遗传病例的评论，她回想着他生前对她的教导，尤其是关于孩子问题最使她感兴趣。老医生曾给努美阿港的同事写信，询问他流放期间和艾蒂安结婚后孩子的生育状况，这位同事只是回答说是个女孩，身体挺健康，别的没说什么。奥克塔夫·穆莱几乎失去了他的弱不禁风的女儿。而他的小儿子却长得很漂亮。另外，人丁特别兴旺的地方还是瓦尔凯拉的让的家里：他的老婆三年生了两个孩子，现在又怀着第三个孩子。那里阳光充足，土地肥沃，一家大小欢欢腾腾；父亲赶着牲口耕地，做母亲的在家里忙前忙后，既烧饭，又拉扯小家伙。那里，生机勃然，劳作不止，足以再造一个新世界。想到这里，克洛蒂尔德的耳边响起了帕斯卡的惊呼：“啊！我们的家族将要变成什么样子？它的最终结局是什么呢？”面对谱系树的最后部分，她自己又继续遐想着。谁知道那健康的一枝将在何处？未来的智者和强健者说不定就在那里发芽吧！

一声轻微的呼唤将克洛蒂尔德从沉思中惊醒。摇篮上的细纱，微风似地动了一动，孩子醒来了，喊着，闹着。立刻，她抱起了他，高高兴兴地把他举起，让他大饱眼福，看看黄灿灿的落日余晖。但是，眼前这壮丽的景色并未引起他的兴趣，他茫然的小眼睛避开了辽阔的天空，小鸟似的红润嘴巴总感到饥饿，尽情地张开了。他狠命地哭着，小饿狼似的，妈妈只好决定再次给他喂奶。而且，他也该饿了，离上次吃奶已经三个钟头了。

克洛蒂尔德又在桌旁坐了下来。她把孩子放在膝盖上，小家伙不听话，哭闹得更凶；她满脸微笑地看着，一面解开衣服，细嫩而饱满的胸口显露出来了，充满着奶水的乳房微微隆起。雪白的胸脯上映衬着浅褐色的乳晕。孩子已经感觉到了，抬起头，用小嘴唇寻觅着。小嘴巴刚一噙住乳头，就满意地轻轻哼了一声，一下子钻进她的怀里，为了求得生存，贪婪地吃了起来。他举起小手，抓住一边乳房，摆出一副非他莫属、神圣不可侵犯的姿态。接着，温温的奶水在喉咙里汩汩作响，小家伙越吃越高兴，旗子似地举起了胳膊。克洛蒂尔德看着孩子吃着自己的奶，长得结结实实，她的脸上不禁绽出了笑意。刚开始几个星期，她因乳头皲裂吃尽了苦处，就是现在还有些痛；但是，她仍然微笑着，脸上一片宁静，像献出自己鲜血似地提供乳汁。

她解开了胸衣，女人的另一个最美妙的隐秘显露出来了：精致的乳白色珍珠项链！老师当时馈赠成癖，那一天虽贫困已极，还是买来戴在她脖子上。自从戴上它以后，再也没有人看见过，简直成了她金枝玉体的组成部分。孩子天天要喂奶，只有她一个人能看到，心里怦怦地跳着，回味着亲吻留下的美好记忆。

远处传来了一阵音乐声，克洛蒂尔德感到奇怪。她转过头，向斜阳下黄灿灿的田野上望去。啊！是的，那边的奠基礼开始了！她的目光又回到了孩子身上，看到他吃奶的劲头真大，心里又一次充满了欢乐。她拉来一个小木凳，跷起一条腿，一个肩膀靠着桌子，旁边就是谱系树和黑色的卷宗残片。她想东想西，忽然心里甜滋滋的；这纯洁的乳汁是她身上最美好的东西，点点滴滴地流着，出自她腹中的亲骨肉和她越来越亲密无间。孩子降临了，说不定是个救世主呢。各地的钟声响了，朝拜初生耶稣的三王已经启程了，背后紧跟着的就是大众，普天同庆，人人都面带笑意地看着襁褓里的小救世主。作为人母的她，一面给孩子喂着奶，一面幻想着未来。当她呕心沥血养大了他，他将变成一个怎么样的人呢？是教导世人学会一点儿永恒真理的一名学者吗？是给祖国将带来光荣的一位将军吗？或者更好一些，是劝告世人平息自己的激情和让正义统治世界的一位牧师吗？在她的想象中，他将是一个很英俊、很善良而且精明强干的人。这是一切做母亲的美梦，她们都确信生下的孩子是期待中的救世主。在这个希望中，在每个母亲对自己孩子抱着必胜的顽强信念中，还有生命的希望本身，还有给予人类以永生力量的信念。

孩子将会变成怎样的人呢？她注视着他，竭力在他身上寻找和大人相似的地方。确实，他和父亲长着一样的前额和眼睛，天庭宽阔而饱满。在他的身上，她也看出了她自己的影子，她小巧的嘴巴和优美的下颔。接着，她暗暗地担忧起来，和摆在眼前的谱系树相对照，她在寻找着其他长辈可怕的遗传因素：和这一个，和那一个，或者另外一个是否相似呢？然而她还是平静了下来，她不能不抱着希望，因为她心中一直胀满着永恒的希望。老师生前的教诲使她对于生命的信念早已在心

中扎下了根，使她勇敢地站稳了脚跟，坚韧不拔。什么贫困，什么痛苦，什么丑恶，都算不了什么！健康就在于广泛的劳动，就在于努力生殖繁衍。爱情的结果有了孩子，事业就是成功的。从此，希望之门又一次打开了，虽然一切创伤都展现在眼前，人间的奇耻大辱交织成一片昏暗。屡败屡试的生命从来没有停息，人们向来坚信生命是美好的，人们不是在痛苦和不公正的压迫下不屈不挠地生活着吗？

克洛蒂尔德不自主地向摊在身边的“谱系树”瞥了一眼。是的！威胁就在这里，一面是罪恶滔天、污泥浊水，一面却是苦泪涟涟、善良受欺！如此罕见的优劣混杂构成了人类的缩影，一切的社会弊病和斗争无所不有！这不禁使人想到，这腐朽而不幸的“蚁巢”还不如来个一扫光更好呢。可怕的卢贡们、可恶的马卡尔们死后，又生下了一个坏东西。永恒的生命无所畏惧，它不怕一个接着一个地创造。它是按照自己的规律不断推进，不断扩展，一切的科学假设全然不顾，只是向着它的无穷创造迈进。纵使生下什么妖魔鬼怪，它也要不断创造；因为尽管创造的是一大堆病人和疯子，它仍然坚持不懈地创造着，它的希望是，总有一天会生下身体、理智健全的孩子来。生命，洪水般的生命，连续不断周而复始地向着未知的归宿奔腾而去！我们的生命像流水或东或西或南或北数不胜数地永远搏动在广阔无穷、碧波万顷的海洋！

一股母爱的热流从克洛蒂尔德心头升起，她高兴极了，只觉得那贪婪的小嘴巴在她身上不断地吸吮着。这是一种祈祷，一种请求。面对前途未卜的孩子，就像面对陌路相逢的神灵！这孩子明天就要长大成人了，也许是天生之才，也许是未来世纪的救世主，他将把各族人民从疑虑和痛苦之中解救出来！既然我们的民族有待于重新改造，他难道不正是应运而生的吗？

他将继续实验，努力建设，给暗夜里探索着的人们以确信，建立起正义之邦，使唯一的劳动法则确保幸福的生活。在混乱的时代，人们应该期待的是先知们。但愿他不是基督的仇敌，不是地球上的灾星，而是正如预料中的清除大地上一切污秽的善者。生命永是流驶，绝不回头，不过，还要耐心地等待千年万年，直至另一个前途未卜的孩子出现，他才是伟大的善人。

这时，孩子吸干了右边的奶，由于他生气了，克洛蒂尔德把他换过来，给他吃左边的奶。接着，她的脸上又绽出了笑意，贪婪的小嘴巴吃得她痒痒的，她毕竟代表了希望。一个给孩子喂奶的母亲不正是不灭的、得救的世界的形象吗？她低下了头，和他的目光相遇，那一对亮晶晶的眼睛睁得圆圆的，高兴极了，渴望着阳光。这小生命尽情地吸着乳汁，吸得她的心怦然而跳，他说的是什么呢？他用轻轻的吸吮报告着什么喜讯呢？这甜美的乳汁使他一天天地强壮起来，长大成人，到那时他将为什么事业贡献他的血汗呢？也许他什么也没有说，也许他已在说谎话，然而她却是如此幸福，在他身上寄托着绝对的希望！

又一次，远方的铜管乐轰然而鸣。奠基礼正式开始了，老祖母真福挥动着银质泥刀，为卢贡家族的纪念碑放下了奠基石。辽阔的蔚蓝天空下，热热闹闹，呈现出一派节日景象。她，克洛蒂尔德的工作大厅里一片宁静孤寂，她微笑地看着正在吃奶的孩子，他举着手臂，仿佛一只呼唤着生命的小旗子。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左拉性爱小说 帕斯卡医生
作者＝（法）左拉著 张上赐译
页数＝３２６
ＳＳ号＝１１２７３３５４
出版日期＝１９９８年０２月第１版